



北京圖書館

1953.7.17

期刊庫

# 大衆

新華書局

## 十二月號

吳下阿蒙

中庸：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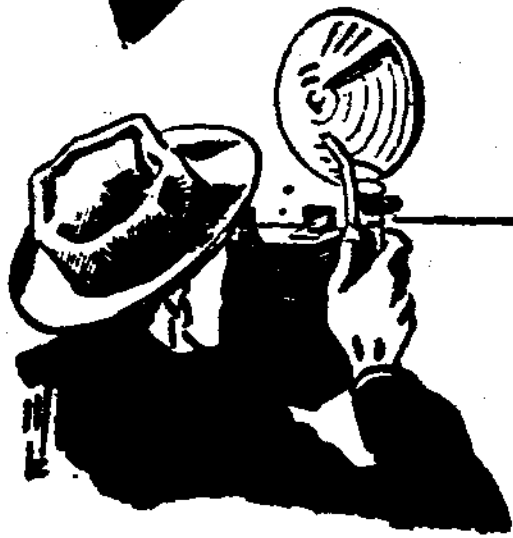
大衆出版社印行

AAOK

冬季西裝大衣

備貨最多

出品精良



標準現成西裝

大衣西裝 式樣齊備  
貨色繁多 定價劃一

成都路靜安寺路口464號 電話62693番



售均房藥大各

# 深得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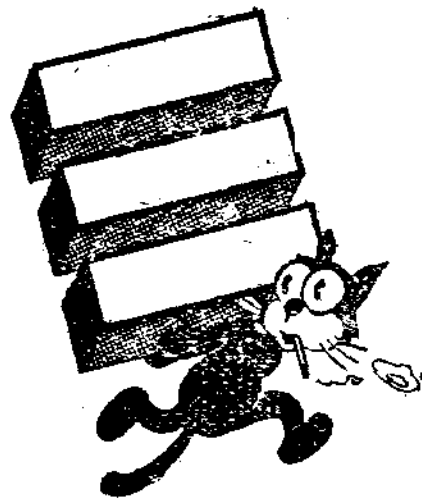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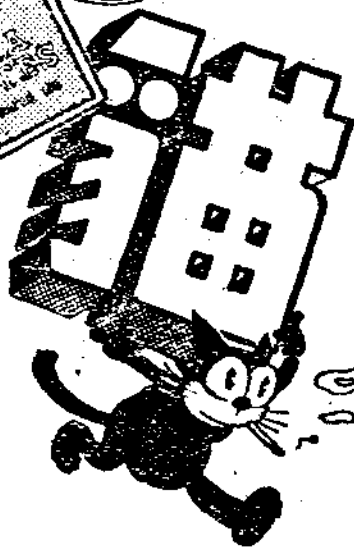
造血肝精  
及維他命A<sub>1</sub>B<sub>2</sub>C  
綜合補汁



新  
星  
巨  
獻

高貴名煙

好



元華和記煙草公司出品

售出有均店商司公大各

# B.H.B.

## 衣雨牌馬雙

一第樣式 一第料質

品出器廠衣雨生祥海上



### 大衆三月號目次

民國卅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彩色銅圖四頁

△ 插圖 ▽

黃心織

變

古鋼表

聖女

狗

視死如歸

八盤山

結婚

粉紅蓮

農人們

△ 國故新知 ▽

孝經講義

中庸新解

歷代文體的沿革

△ 參攷資料 ▽

鄉諺證古

書學淺論

石鼓新釋(銅圖)

△ 散文筆記 ▽

予且(四)

丁諦(一七)

程小青(二)

譚惟翰(三)

白悠(三)

胡三葆(四)

唐萱(五)

陳冬林(五)

徐碧波(五)

楊絢霄(六)

唐文治(六)

胡樸安(六)

王治心(六)

張壽鏞(七)

葉百豐(七)

馬公愚(插頁)

◁ 顏色最漂亮亮的 ▷

# 黑 人 墨 水

品出廠水墨人黑海上



◁ 特點 ▷  
決不沉澱  
不傷筆尖  
各大文具商店均售



# 派 拉 蒙

衣 雨 吱 嗶  
漏 不 濟 經 亮 漂

品 出 舉 榮 廠 衣 雨 國 中

病廢閉門記	壽言	梁山人物論	瞿伯華孫子詳解序	投機談	秋星閣筆記	余之記者生涯	寄瑣散葉	雉尾集	上海名人論	此時此地	國際知識	菲律賓素描	省米吃飯法	血型的話	銀海滄桑	新婦	史可法	拈花記	京塵影事	編後小記
胡樸安 (七六)	沈禹鐘 (八〇)	何若 (八二)	孫夢蕉 (八七)	張毓珊 (八八)	包天笑 (九五)	張叔通 (九六)	范烟橋 (一〇〇)	屈彈山 (一〇三)	俞珍 (一〇五)	張超 (一〇七)	安納 (一〇九)	嚴懋德 (一一一)	徐傅霖 (一一五)	孫介玉 (一二七)	姚克 (一二九)	顧仲彝 (一三三)	陶秦 (一三七)	包天笑 (一三一)	張恨水 (一三七)	編者 (一四〇)

總廠 梵皇渡路一四八六弄二三號  
電話 二三七一四

發行所 威海衛路十二弄六號  
電話 六二五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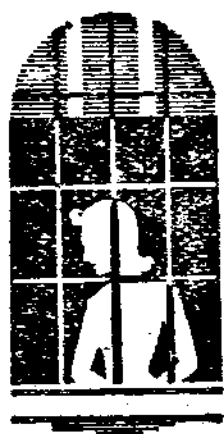
## 九 星 牌 手 帕

品質細軟  
式樣新穎  
顏色鮮艷  
久洗如新

九星牌織造廠出品

九 大 明 星 介 紹

各 界 一 致 推 崇



# 黃心織

予且

黃小姐是個胖胖的人。她有潔白的皮膚，柔嫩的手，溫和的心胸，終年帶笑的容顏。

她渴望有人愛她，但是沒有一個人愛她，因為她太胖了。

「胖，終究是女人不遭人愛的唯一原因。」

這是她在赴約於某餐館時，剛進室門聽見的，她真像一個怕聞雷的人驟然聽見了一聲霹靂，她連走進去的勇氣都沒有了。但是那白衣侍者，不管這些，他儘管替她推門招待她走進去。她走進去的時候，就看見他們一個個的笑臉，這笑臉像炎天的烈日，使她不敢仰視。

今天她雖然和往常一般的美麗溫和，可是她心境不對了。她老是記得自己是個胖子，胖子找不着愛她的人。

她想哭，但是拘於有許多客人在座。只好不聲不響的坐在那裏。像一座偶像，眼中沒有一點光。

就在那次宴會之後，有一縷希望降臨在她頭上了。她接着一封信，就是那次宴會中所遇見的一位朋友寫來的。信上說！

黃小姐：

請你恕我唐突，我乍然寫這封信給你。

我覺得你是我們當中最可愛的人，在昨天宴會的時候，有你在座，我們面前空氣就陡然變得溫和燦爛了。

人間的美，不是從叫囂擾攘空氣中獲得的。我深深地感謝你，使我們從叫囂的酒筵中，得着了沉靜的美。

黃心織

這封信所給予黃小姐的快感真是太多了。她連連看了十幾遍。黃心織三個字攪入她的眼簾了。這三個字中的一個「黃」字，就使她呆了大半天。她默默的念着：

「怎麼他也姓黃？怎麼他也姓黃？」

她捏着信呆呆的對着燈，強自解說着：

「世間姓黃的多得很。同姓不同宗的人也多得很。」

她笑了。對着那框臺的鏡子笑了半天。

「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她竭力的回想着，也想不出一個粗淺的印象來。她記得昨天有一大堆客人，主人的介紹怎麼記得清？她記得裏面是有老有少的，可是誰又叫做黃心織呢？

當天晚上，她就沒有好睡眠。閉上眼睛就覺得有個黃心織在面前，他也是一個白皙而肥胖的人。他似乎在向她說話，但是說些什麼，自己始終不知道。

她睜開了眼，靜靜的想着：

「他說什麼，還不是信上的幾句話嗎？」

他一定是一個最愛靜寂的人。倘使自己要和他認識的話。兩個人一定會靜靜地對坐，在溪邊，在柳下，在月光如水

的夜裏。她沉醉了。她把所有幻想的美境都想到。這幻想的美境中有她，也有黃心織。

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兩眼有點酸痛，但是她的精神却非常奮興的。她盡量的修飾了一番，就去找那前天請客人的主人，問他誰是黃心織。

主人非常殷勤的招待她。等到她問出來的時候，主人就笑起來道：

「姓黃的到有，可是不知道誰叫心織。」

黃小姐想告訴他一個原委，可是話到了唇邊，到底不好意思，就連忙縮回去了。

主人望着她，仍是原來那一臉的笑。

主人的妹妹，便在這時走進房了。她一看見她便笑說：

「這樣早，什麼風把黃家姊姊吹來的？」

黃小姐笑道

「昨天的宴會，真是快樂極了。」

「快樂極了。我哥哥也不知道那兒來的那些朋友，連認也認不清。」

「朋友多是好的，大家熱鬧熱鬧。」

主人仍是望着她，仍是原來那一臉的笑。黃小姐詢問「黃心織是誰」一層意見，便淡下去了。她向妹妹望着，妹妹真是又嬌小，又玲瓏，又美麗，又活潑。那張小嘴十分的可愛。那雙眼睛十二分的可愛。

那十分可愛的小嘴，又在說話了。

「姊姊，你還要和我哥哥說話嗎？」

黃小姐趕緊搖頭。

「那麼你到我房裏去談談罷！」

黃小姐無條件地隨着她出了哥哥的房。心裏却一巡盤算着：

「也許她知道誰是黃心織呢？」

她雖然是想着，可是不好意思直接的問出來。她今天來問主人誰是黃心織。實在是所謂「一鼓作氣」。主人回說不知道，就已經是「再而衰」了。如今是在「三而竭」的情景裏，她真沒有勇氣問出來。

黃小姐來到了妹妹的房，就看見妹妹房裏衣櫥上嵌的一面長鏡。長鏡中所反映出來的是什麼？還不是自己這一個胖胖的身軀麼？

她覺得十分的氣短，尤其是在這位嬌小玲瓏，活潑美麗妹妹的面前。她坐下來，癡呆呆地，一語不發，滿臉的不高興。

「姊姊，我看你是有什麼心思！」

「什麼心思？」

「你昨天就有不高興的樣子。」

「我一向是如此的。」

妹妹就哈哈地笑起來了。

「笑什麼？」

「我想我能猜出你的心事！」

「你？」

「不相信我就猜猜看。」

「你猜！」

「你一定是恨昨晚宴會上的某一個男人。」

「爲什麼？」

「因爲他向你看過好幾回。」

黃小姐的精神就被她這句話激起了。照她的意思，恨不得就要問：「那個人是什麼樣子？穿什麼衣服？是不是姓黃？是不是叫做黃心織？」但是她一轉念，還是不問的好。她想她哥哥都不知道誰是黃心織，她焉能知道呢？問出來不過是添一個自己被她取笑的話柄。

她失望的坐在那裏一語不發。

但是妹妹却一毫不注意她，自己站在鏡前，理了頭髮，又理衣服。一面却笑着向鏡中說：

「世界上最可惡的東西，大約要算男人的一雙眼了。女人有什麼可看的，要他一看再看？」

黃小姐被她這樣無意的左一句右一句，真說的不能忍了。她問道：「你究竟說的是誰呢？」

「噢！不就是看你的那個男人嗎？」

「誰是看我的人呢？」

「我也說不上來是誰。哥哥有那麼多朋友，叫我怎能知道他們的姓字？」

黃小姐不自覺地深深嘆了一口氣，接着說：

「有誰要看我呢！」

「姊姊！」妹妹很快地笑着轉過身來道：

「怪我年歲小，隨便亂說，把你的心思說上來了。我們不談這些。我請你來，原不是談這些話的。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知道買士箴不是和我很要好的嗎？他向我提出一個訂婚的要求。我哥哥叫我自己做主。我却是六神無主的。要是叫我哥哥做主，我却又不願意。」

「你們那一天訂婚？」

「還沒有決定。原是要我決定呀！我問你，選擇男子，

到底是憑他的體態，還是憑他的心？」

「當然是要憑他的心。」

黃小姐毫不遲疑的 answering。妹妹笑道：

「喲！心，是一件多麼難知道的东西呵！男人對女人，總是甜言蜜語的，拿他的甜言蜜語，就當作是他的真心。」

「不見得總是甜言蜜語的罷！」

「那也是十有八九。」

「不一定從言語裏看出來。」

「還可以從什麼地方看出來？」

「信裏也可以看出來。」

妹妹不禁格格的笑了。說道：

「姊姊！你是在騙人罷！信和言語不是一樣的东西嗎？我說信就是言語，言語就是信。」

「不見得！」黃小姐堅決地肯定了她的意見。又接着說：

「妹妹，你不懂，我告訴你。信和言語是不同的。言語可以隨便的說，而且說過之後還可以賴掉。信就不同了，信是要坐下來想着寫的。他要是真心，看着自會叫你心裏快活。要是假意，破綻你是不會看不出來的。而且寫出來寄給你，就不能收回去，要賴也賴不掉，他又怎能隨便呢！這是他成敗的關鍵，他怎能不露出他的真心？」

「我看信是靠不住的。」妹妹淡然的說着，她不相信她的話。接着又說：「信的本身就能假！」

「妹妹，你若是這樣的懷疑，你就永遠看不出對方的心地了。」

「那麼你是絕對相信信的。」



妹妹笑着這樣說。

「絕對相信！」黃小姐的態度却很莊嚴。她的意思還沒有完，又道：

「體態雖然是不變而又明顯的東西。但是心比體態更重  
要！」

黃小姐話說完了，一切也就完了。她雖然絕對相信着信，她却不知道這位寫信的黃心織究竟是個甚麼人。她又不肯問，又怕問不出，又怕給了人家的把柄，結果，她只有挾着一片失望的心情走回去了。

黃小姐是失望的，哥哥却是懷疑的。他想誰是黃心織，昨晚的客人中並沒有黃心織。黃小姐爲什麼要問黃心織呢？他想來想去也想不出答案來。他萬想不到黃心織會寫給黃小姐那樣的一封信，更想不到黃小姐藏着這一番心思，他只是糊裏糊塗的自己解說着。

「大概這個姓黃的總是她的遠房兄弟，還不是聽人家說昨晚來過的，所以就順便問一聲。」

幾天過去了。

事情似乎也要被人忘懷了。

但是，黃心織却沒有忘記黃小姐，他的第二封信又寄給黃小姐了。這第二封信寫的比第一封還要好。黃小姐一看心裏就快活。她一連看了幾十遍，連那信中的一筆一勾一點是個什麼形式，她都記得很清楚，可憐她的心，真像十七八個吊桶，吊上吊下的一刻也不能寧息。

「我要不知道他是誰，我真是太對不住他。」

她的心靈這樣啓示她。她還是要問個明白。  
「怎樣去問呢？去問誰呢？」

這兩個小問題，足足在他心中盤算了一夜。

次早，她還是去找妹妹。她想她一定有點知道，她說有個男子看過自己好幾回。

「男子的眼睛，可惡的眼睛。」

眼睛是能分別美醜的，那裏有盡是可惡的呢？西施只是藏在情人眼內的，世上沒有西施，却散布着許多的人。

黃小姐迷惑了。

她挾着迷惑的心情去找妹妹。妹妹很殷勤的招待她，那一句老話又吹進了她的耳中。

「嗚！什麼風把姊姊吹來的！」

「妹妹，我問你一句話，你哥哥的朋友中，有沒有人叫做黃心織？」

「哥哥有那麼多的朋友，我怎能知道？也好，我替你問問罷！」

這一句輕輕巧巧的話。在黃小姐聽起來，真像仙宮裏的音樂那般的悅耳。她謝了又謝，辭別了妹妹，在家裏去坐候好音。

又過了一天，黃小姐心中真有說不出來的急燥。

晚上，妹妹叫人送了一個字條來，說：

「明日下午三時，來約同往公園一談。」

「公園！」

公園兩個字真像烙印一般地烙在黃小姐的腦內。她想公園是個什麼場所？不是約我去會黃心織嗎？要是妹妹一個人和我談話，用不着上公園。今晚她在床上却又掉了一番心思了。她覺得自己的心是非常平靜的，明早要做的事就是怎樣裝飾自己，雖然對方是愛自己的，自己要是裝束格外好看些

，那總是有利而無弊的。

第二天一早起來，黃小姐便去做頭髮。午飯之後，加意的在臉上修飾一番，真是容光煥發鮮明撲人。到了下午三點鐘，妹妹還沒有來。她索興把衣服換好，對着鏡子，照了又照。覺得自己雖不如妹妹身材苗條，但是「燕瘦環肥」，各人却有各人美的領域。

她坐在那裏，冥想著，真像一個待嫁的新娘。

妹妹就在這時候走進來了。

「噢！姊姊，你今天真漂亮，到那裏去？」

「你不是說到公園嗎？」

妹妹笑起來道：

「你太漂亮了，你看我，一件藍布褂子和你出去不相稱。」

黃小姐心中真爲難，她想脫下那件衣服換上藍布褂子。

但是向妹妹一看，妹妹的臉上却充滿了滑稽的笑容。她暗想

：「這個小東西定然不是好人。如果我真的換上藍布褂子，和她一道到公園，看見黃心織，她又要當人面開玩笑，那可受不了。」

她繼續地推測着：

「你約我和黃心織在公園會面。我假推不去，看你怎樣向黃心織交代？」

她決定了這層意見，便很淡然的說：

「那我們就不去罷！」

「不去？很好！我也不想去。外邊的風很大呢？」

妹妹一般地淡然說出來。

黃小姐心中却起了一片波瀾，她的臉色倒又有些變了。

妹妹道：「你問的話，我已經代你問了。」

「怎麼說？」

「哥哥只給了我一個含糊的回答。他說他有那麼多的朋友，自然有好幾個姓黃的。姓黃的是個很普通的姓啦！至於某一個姓黃的是不是叫黃心織。這也是一句難說的話，中國人是喜歡用許多名字的。尤其是文人，今天換一個，明天換一個。黃心織也許是一個筆名呢？姊姊，我問你，心織究竟是不是筆名？」

「可憐黃小姐那裏會知道。她希望着「黃心織」是個筆名。她以爲那樣好的信，非文人不能寫的，定然是筆名。可是自己從來不看雜誌不看報，也不知道那些出名的文人當中，有沒有一個黃心織。」

她答不出來，她心裏十分的難過。

妹妹倒是個解事的人。她說：

「姊姊，你不要急。我看我的哥哥是有點知道黃心織的。」

。

「怎麼？他向你說過？」

「說雖是沒有說，從他的話音中，可以聽出來。姊姊，我問你一句話，我哥哥是不是一個壞人呢？」

「那我怎能說他不好！」

「不過，我要告訴你，原是好人的，要叫她做媒或是要叫他做介紹這一類的事，好人也就會變成壞人了。這並不是他故意促狹。中國人原是有這樣一種脾氣。有一次一個朋友找他介紹，他故意的延遲着，真等到人家請了他好幾次客，他方纔替人辦到。末了他還向人家說，你就是不請我，我也

替你辦到，不過要遲一點，讓你着着急而已。」

黃小姐向妹妹出神的望着，妹妹又浮出滿臉滑稽的笑容。她想她這些話一定是不大靠得住的。

「這是她哥哥的意思嗎？」

她真有些不相信。她相信這就是妹妹的意思，不過是要騙她請一次客罷了。

「找人的事不容易，自己又怎能不費點本錢？」

但是她明說出來是她哥哥要人請的，又怎能不請她的哥哥。她於是笑着說：

「我本來應該請你們兩位。就請你代約會兄罷！」

在這餐飯吃過之後，妹妹却向哥哥說了。

「黃小姐是愛你的，她在我面前透露過她的意思。你看她今天那樣濃裝豔抹，不勝嬌羞的樣子，是給誰看的，就是給你看的。」

「給我看的？」

哥哥真有些驚訝。

「你老實說，你愛她，你不愛她！她是愛你的。前次你請客，今天她請客。前次你請的是許多人，今天她請的只是你，我是沒有關係的。她自己常常覺得難過，就是因為她生得太胖了。」

「胖又有什麼關係！」

哥哥無意回答着。黃小姐的影子立刻就浮在他的腦內了。

。妹妹說：

「真的，胖確實是胖子些，臉生的却並不錯。」

哥哥想着，臉上便浮起一層笑容。

「笑什麼？你到底愛她不愛她。」

哥哥道：

「我真想不到她會有這種心思。」

「是不是？你看她今天那身裝束，那種嬌羞的態度。」哥哥也不覺有些迷了。

他本來並沒有怎樣注意過黃小姐。如今被她一提，倒覺得黃小姐今天確和往常不同，今天她確實是美的。又好像向自己看過好幾次，又好像是有許多話要說而沒有說。

他是真的有些迷，迷於自己虛空而甜蜜的回憶。

妹妹已經坐下來了。

她靜靜地說：

「女孩子的心思是最難透露的。尤其像她那樣溫柔嫺靜，默默無言的人。我是爽直的，我把這些話都告訴你。她自己知道自己太胖，不易被人家看得中，但是她看中了人，她的內心因為羞於傳達，真是太痛苦了。她沒有人追求她，她更缺乏表現自己的技能，她真是可憐的。我看過她的眼淚，我從眼淚裏看見她的心。哥哥，你也是個爽快人。你就說罷，愛她不愛她，愛她，我希望你早一點向她提訂婚的意見。免除她的痛苦，她是能照料你的，並且能死心蹋地的愛着你。你向她提議並不是你的低微。提議本來是男人的事，不是女子的事。」

哥哥真被她這套話說糊塗了。楞楞地望着她。她又道：

「如果，你不喜歡她，也望你早些說一句，雖然她的痛苦，不能免除，減輕却是可以的。今天你不是看我約了你們明天去看電影嗎？這就是一種表示。倘使你不喜歡她，我就打個電話向她說，你沒有功夫，她便知道那就是你不喜歡她了。」

妹妹說完了，就預備去打電話。

哥哥的心裏真有些急了。她覺得黃小姐對自己的好意，不能辜負她。他說：

「妹妹，你慢些去。」

「怎樣？那你是喜歡她，預備和她訂婚。」

哥哥的臉有點紅。他說：

「不能這樣的急。」

「你知道你們中間，沒有什麼彼此不認識的。現在只是欠缺了一句話。這句話為什麼要遲遲的不說出來？」

「以前她對我的一切，我實在是太沒有注意了。你又為什麼要苦苦地剝奪我看一場電影的機會。」

妹妹哈哈的一陣笑，便起身走開了。

人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遇事都是不大注意的，可是一經注意之後，就會着迷的。男子的賭博，女子看櫥窗的衣料。學者的讀書，有閒階級玩古董。都有迷，都不是生而有迷，實在因人提醒而迷的，宇宙人生全是大謎，這謎是不能提醒，一提醒立刻就可以着迷。提醒人的人，自己以為離人於苦海。殊不知人因你的提醒，反使他下了深淵。

第二天的電影的約會。哥哥也變得漂亮起來了。黃小姐究竟怎麼樣，用不着去說她。她雖不是西施，但是已獲得一雙「情人的眼」。

今天哥哥真是處處注意黃小姐的。因為一注意，他就着了迷。他覺得黃小姐的一顰一笑，一言一動，都含有無限的情意，她是有意要表示的，但是哥哥又說不出來，她究竟要表示些什麼！妹妹的興趣真高昂，剛看完了電影，她倒又提議明天去逛公園了。

他們都是無條件地異口同聲的答應着。在黃小姐，以為在公園也許會看見黃心織，即使黃心織不來。自己請他吃了飯，陪他看過電影，又陪他逛公園，大概也會多少得着一點黃心織的消息了。但是哥哥不是這樣想，他覺得黃小姐條件依從，對着自己又是非常的好，這全是愛的表示。

「她是能愛我的，能照料我的。餐館中電影中一切，由小可以見大，由現在可以推及將來。我不能辜負她，有機會我應該向她提出訂婚的意見。」

愛火一經燃着，如果不遇到阻礙，總是燃燒的，而且越燃燒而火越越熾。黃小姐如此，哥哥也是如此。所不同者黃小姐僅有虛空的對象。哥哥却有一個「情眼」中的「西施」而已。

高爽的天氣，把人們送入了公園。公園中真熱鬧。妹妹一進公園就遇着一位女友，兩人便到樹下去嚼嚼談話了。這裏只剩下哥哥同黃小姐，兩人並肩默默地走着。

兩個人表面是沉默的，心裏却十分的緊張而熱烈。黃小姐幾次想問黃心織的話，終於到口便縮回去了。她真怕，怕她問出來，他又回一聲：「沒有這個人，」那就很糟了。她把這事看作像打仗一般，一次敗北，又不知要費上多少的時間來整理來改變戰略，這就未免太令人氣短了。

他們走着，走着，結果是走了很長的路。

哥哥看她實在胖，他的「憐香惜玉」之心，便油然而生了。他說：

「吃方嗎？在前面椅上坐一回。」

「好！」

他們已經來到樹下了。

黃小姐的心，跳的真是非常利害。她想這時再不問，真的要失去時機了。她期期艾艾的做了一個引子道：

「這幾天光陰差不多完全花費在陪着你玩。」

她露出一種含羞帶笑的態度。哥哥的心也開始勃勃地跳了。他不知道這是一個引子，更想不到這是一個條件。他只覺得她是在埋怨自己不知道她這一番深情厚意。他連忙的說：

「我是十分感謝的，我永遠忘不了。」

黃小姐更加覺得難爲情了。她說：

「我的意思，妹妹都全告訴過你麼？」

「全問過的，問過的。我真是十分的感激。如果黃小姐不嫌棄的話，我願意請求黃小姐作我終身的侶伴。」

這句話在黃小姐不曾空中的一个響雷，她受不了。她的心裏，真是「油鹽醬醋」一齊湧了上來，也不知是一種什麼味道，她的淚珠流下來了。她不能再在此地坐下去，反身就走出了園門。

哥哥這一驚，正如俗語說的「非同小可」。他滿園中去找妹妹，找得他滿頭大汗，方把妹妹找着。妹妹道：

「這算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你向她求婚，她總不能說。好罷，我就嫁給你罷！」

「那她爲什麼流眼淚？」

「傻子！大喜歡極了，也會流眼淚的。」

哥哥真是益發不明瞭了。他當時實在是心情過於專一，過於緊張。分不出她還是真的傷心還是喜歡的落淚！他只好說：「你是有戀愛經驗的，我沒有。我是老實人，我不會做。」

「不會做，這樣不是做得很好麼？」

他們兩個人彼此冷冰冰的走出了園門。妹妹便到黃小姐家裏去了。

黃小姐在園中雖然受了刺激，可是走回家之後。心中也就開朗了。她想哥哥也許是神經病，這不會是真的，決計不會是真的。

妹妹到了那裏倒是很直率的，一句話不說，就把黃小姐的兩張信稿拿在她的面前，笑道：

「黃小姐，你當真想嫁給姓黃的嗎？」

黃小姐把這兩張信稿一看，不但是和她所收到的信上的話，絲毫無二。就是那一筆一劃一點也不是絲毫無二。她用不着對筆跡，早已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她說：

「究竟是誰寫的？你這個壞東西！」

「賈士箴！」

黃小姐不覺嘆了一口氣。妹妹道：

「你到底是相信這兩封信呢，還是我哥哥的話。信上的話是假的，明白地放在你的面前。我哥哥的話是不是假的呢，如今仍在你的耳中，你自己去思量罷！」

「妹妹！是真的嗎？」

妹妹一聲也不響，把臉色沉下來望着她。那一幅園中景象，又顯現在黃小姐的腦內了。她覺得哥哥言語和態度，真是十分的真實？她想妹妹爲什麼這樣做？她說不出道理來，可是她一點也不恨。要是說怪妹妹不該使用這些手段罷，她找不出什麼破綻，更找不出什麼錯誤痕跡。

她紅着臉低着頭，輕輕地說：

「我想哥哥向我說的話是真的。但是你要原諒我，我遠比不上你，我是沒有戀愛經驗呵！」



妹妹覺得黃小姐屈服了，完全是屈服了。她不費吹灰之力，玩弄了兩個人，就是自己的一篇得意的文章。

但是人們情愛發生，那裏會如是之簡單呢？哥哥對於黃小姐的啼哭，雖然一時輕信妹妹的話。但是經過一夜的思量，就知道自己是由一時的迷惑，上了妹妹的當了。他在被中真有無限的憤恨，要不是因為是自己的妹妹，他無論如何，是要出這心中一口惡氣的。

在黃小姐，她和哥哥也有同樣的情景。她恨自己迷於虛空的「黃心織」，無意的走入妹妹的圈套。

「黃心織！賈士箴聽從她的話寫信和我開玩笑？」

她心中的怒火，蓬蓬勃勃地燃燒起來了。她想哥哥的話，雖然是真，仍不免有幾分假。賈士箴的信雖然是假，難道沒有幾分真？

她憑着一時的怒意從床上爬起來。扭開了燈，拿出了信紙，一直的寫下去。

士箴先生：

兩次接着你的信，令我迴環低誦好幾十回。我知道你寫這信時心中念着，這是假的。否則你怎肯聽從妹妹的話，用了「黃心織」的名字？如今，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好，我就用它作我的名字來寫信給你了。

我覺得你雖然知道這是一件假事，你寫的時候，心裏必對我表示極大的同情。否則你不會寫出那些感人的字句。我對於那些感人的字句，永遠地忘不了。我保存它，珍重它。我是一個孤獨的人。孤獨的人，在孤獨的環境中，得着人家一點溫情，便永遠忘不了。這不是我對你的迷戀，這是人情。我也是一個人，我怎能沒有這

些情感？

人和人的相知相遇，就是憑着這點情感，這點同情心。我以前是太不認識你了。自從妹妹告訴我寫這封信的就是你。我又把你的兩封信拿出來仔細的看。我覺得這信是假的，同情是真的。我忘不了你對我的同情，所以寫這封信。我並不希望你給我的回答，我却忘不了我們過去的友情。

黃心織

賈士箴讀了這封信，心中也覺得有些不對。正如我在先說的。人們做事每每不經意。可是一經人家提醒，反使他墜入深淵。他覺得有些對不住黃小姐。他想自己就是和妹妹要好，也犯不上寫那兩封信。要好是一件事。聽從她的話往錯路上走，是另外一件事。

他想起和她在學校的一切，雖然黃小姐比自己高兩班，但對於自己仍是很客氣的。就是自己和妹妹認識之後，她也遇事無不促其成。而妹妹就不對了。她爲了安慰她嫌胖的心情於一時，就假造一個姓名去寫信給她。而寫信的人就是自己。

她開始痛恨妹妹不該對黃小姐這樣不忠實。也恨自己，自己爲什麼這樣糊塗？但是人們每每不喜歡自己却喜歡怪別人的。他有點怪妹妹，他要融和黃小姐的情感。他寫信給黃小姐，信上說：

「你不希望我回答，我想來想去還是應該寫封信回答你，過去的事，實在有對不住你的地方。我不應該聽妹妹來捏造一封信給你，引起你精神上的不安。」

他想他只能寫這一點，如果要是再寫下去，恐怕要寫出

其他的錯誤來。到底用什麼名字好呢？他想來想去，還是用「黃心織」。他以為她既是不用真名，自己也還是不用真名好。他寫了黃心織，就把這封信發出去了。

事情的變遷，本不是人所能逆料的。尤其是在妹妹一方面，她自己以為做了一篇好文章，把黃小姐和自己的哥哥拉在一起。她沒有想到自己這篇文章並沒有結論。黃小姐當了哥哥的面流了一次淚水，她就去了。哥哥深自懊悔着粗糙和魯莽。他們並沒有訂婚之可能。却只留下了一句話讓妹妹空想着他們也許有盼望罷了。他們都向妹妹說過：「沒有戀愛的經驗」。但是妹妹又何嘗有戀愛的經驗呢。她和賈士箴並沒有訂婚，就說她有經驗，這種經驗也就太淺了。

不過這篇好文章總是要收尾的。妹妹已經籌思過好幾回。她想黃小姐雖然是一種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哥哥這一面總要說好的。否則哥哥一翻臉，後面的結論就不會有了。自己忙了一些什麼？

她跑去向哥哥說，她已探過黃小姐的意思，她是無可無不可的。哥哥却向她很莊嚴的說：

「我們已經有一個錯，就不能再有錯了。我這兩天心裏就很有些懊悔，不知如何我在前兩天的時候，思想是那麼糊塗。也許我是太相信了你的原故，我就以為黃小姐是真的愛我了。……」

「她並沒有不愛你！」

「那她為什麼終於向我流下了眼淚。那是因為喜歡的原故麼？」

他遠望着窗外的青天。  
妹妹這篇文章的結論是真的做不下去了。

哥哥說：「你管管你自己的事，不是很好嗎？為什麼還要管別人的。」

「我看她精神上實在是痛苦的，當你那天請客的時節，周吳兩個人說胖終究是女人不遭人愛的一個原因。你看她終席都沒有發出一絲的笑容。」

「那她不一定是要和我結婚呵！」

妹妹笑道：「愛是做出來的。倘使你願做。」

哥哥向她望了望，不禁嘆了一口氣。

兩天以來，妹妹是感到非常煩悶的。她想着這篇文章沒有結論，自己更沒有法做出結論來。她連賈士箴那裏都不願意去了。

妹妹雖然沒有心到賈士箴那裏去，賈士箴的心裏却有着黃小姐的。他老是念着：

「她接着我這一封信大概心裏要好一點罷！大概不會再對我有什麼惡感了罷！」

念的結果，果然接着黃小姐的第二封信。信上說：

你曾用黃心織的名字，一連寫給我兩封信，我如今也用黃心織的名字寫給你兩封信，大概你不會討厭我罷。

我所最感到興趣的就是你後面的署名還是黃心織。我們是由於黃心織的介入，使我對你有深切的情感。黃心織這個人，我老實說，我就是最愛的一個人。當我接着以前那兩封信的時節，我也不知道看過多少遍。我老實的告訴你，不單是那信中的話，就是那一筆一勾一點，都很清楚地刻畫在我腦內，永遠地不能忘去了。我是一個極可憐的人，沒有人同情我，只有人抱着和我開玩

笑的心思，向我說個謊，使我在虛空的幻想裏和夢寐榮  
遇中得着一些虛空的甜蜜。我真不忍告訴你，但是却又  
捨不得不寫給你。可憐我就是這一點虛空的甜蜜，我  
也捨不得丟棄了。我的心靈無所寄託。我只有這一位黃  
心織可以寄託我的心靈。我現在懇切地要求你，你能不  
能仍用黃心織的名字，在你課餘的時間，在燈下，在窗  
前，在你閒空的時節，把我當作一個小說中虛構的人物  
，隨便寫幾句給我呢？因為我不但是不能離去黃心織，  
更不能不見他的筆跡，那一筆一勾一點都在我的心頭刻  
下了深痕。我的心靈是屬於他的，精神是寄託給他的。  
他是我的靈魂，他是我的生命。

——黃心織

這一封信真是憑着她一時熱烈的情感寫下去的。信上的  
字也是越寫越歪斜。但是這一種情感這一種寫法，却真是引  
動賈士箴的情態而有餘了。他拿了這封信癡呆半天都沒有  
說話，心裏也不知道有一種什麼感覺。他一時又覺得她可憐  
，一時又覺得她可愛。一時又覺得這信是一封孤獨畸零者的  
哀鳴，一時又覺得這信是一封求愛的信札。

「她不能離開黃心織。那一筆一勾一點都在她的心頭刻  
下了深痕。」

是誰的筆跡呢？黃心織！黃心織！！

他真不敢想下去了。他覺得如果不常寫信給她，簡直就  
是對她作心靈上的虐殺，那未免太殘酷了。他回想到以前在  
校中的時節，她比自己高兩班。可是沒有一點高傲的氣息。  
她不過就是胖一點，胖一點，又有什麼關係呢。

如今，他真的開始對她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覺得妹妹用  
假造的信去安慰她破碎的心，實在是一種卑下而且輕薄的方

法。

「到底是女人對於女人！」

他迷迷糊糊地思想着。但是賈士箴是男人，男人對她又  
該怎樣呢？他答不出來。

當晚，他的心靈催促他去寫一封信，連第二遍都不敢看  
，封了起來，趁着黑夜，一個人走出去送到郵筒中了。

這是一個危機。賈士箴每天想着黃小姐，妹妹好幾天沒  
有來，他幾乎要將妹妹忘去。黃小姐的覆信却毫不延誤的寄  
來了。

最不幸的事就是黃小姐的信來時，正是妹妹來的時候。  
妹妹也到賈士箴家裏，她看見桌上放的一個信封，上面就寫  
了黃心織的名字。

「黃心織？」

她口中一面說着，一面就把那封信拿起來了。賈士箴說  
：「不能！你不能看這封信。」

「爲什麼？黃心織這個名字還是我取的呢！」

「你取的你也不能看，這個名字已經有了別的用處了。」

賈士箴雖然說時臉上帶了笑，但是他的態度却十分的莊  
嚴。妹妹向他望一望，終於把手中的那封信放下來了。

她沉沉的想着，這究竟是一回什麼事。黃心織這個名字  
是不應該再現的，因爲他的職務已經終了。她再向那放下來  
的信看一看，見上面寫的字並不賈士箴的筆跡。

「黃心織！」

妹妹仍繼續着想。

「除去自己，賈士箴和黃小姐之外，又有誰知道。」  
如今放在桌上的信，既不是賈士箴寫的，那就必定是黃

小姐寫的無疑了。

「這是誰給你的信？」

「黃小姐！」

「怎麼上面也寫的是黃心織？」

「我們能叫做黃心織，人家就不能叫做黃心織嗎？」

妹妹的心裏真有些急了。她說：

「你應該告訴我，她向你說了一些什麼？」

「我想我用不着告訴你。」

他在微微地笑着。

妹妹的心裏便更急了。

她想這件事的敗象已經是全部顯露出來了。黃小姐和他說些什麼，他都不告訴我，他的心那裏還在我身上。他用黃心織的名字寫了去，她又用黃心織的名字寫了來。她想到黃心織三個字，心裏真像一萬把鋼刀刺着。她的淚水不禁流下來了。

在平時，如果遇着這種情景，賈士箴一定要安慰她一番，就是虛假，也得做一做。今天他是這樣，他老是在那兒癡呆的想着，聽憑妹妹去傷心。他想了半天，終於把那封信塞到抽屜中去了。

這一切還是妹妹所能忍的嗎？

她是一個玩弄人家的人，她今天受不了這樣的刺激，她鼓起她的勇氣，擦乾了眼淚，連個招呼都不打，便出了門跑到黃小姐那裏去了。

黃小姐招待她，還是像往常那樣的殷勤，臉上的笑容也許比往常還要多。她現在的心裏真是十分平靜。可是妹妹就不對了。她很直率的說：

「你怎麼寫信給賈士箴？」

「不能嗎？不過，我想你還沒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很簡單的，誰向我寫信來，我就向誰回信。禮尚往來，我做的並沒有錯。」

「你要把賈士箴從我手中奪過去？」

「妹妹，你說話太不檢點了。誰又能奪誰？像我這樣的人，就更談不上。誰不知道我是一個不會遭人愛的人。雖然你用出方法來促成我和你哥哥的結合。但這不是永遠的，只是暫時的情感衝動而已。這些你我看的很明白。我已經想過了好幾天。你誠然是替我介紹了一個愛我的人，這人不是你的哥哥，乃是黃心織。這個人是虛假的。但是我自己想的很透徹，在這個時間這空間裏，我只能有着這樣一個理想的人永遠地愛着我。」

她說的很莊嚴，但是她的熱情却很奔放。話說完了，淚水也就隨着掉下來了。她一面用手帕拭着。看她的樣子並不悲傷。好像還充滿了熱情和希望。

妹妹還有什麼說的。她思前想後的想了半天。終於伏在黃小的案頭哭起來了。

妹妹的哭，似乎對於她不感到什麼興趣。她一毫也不去勸慰她。她仍是拿着手帕拭着淚，一面思想着。

妹妹的啼哭，也漸漸地停歇了。房內沒有一些聲響，只有那的搭的鐘聲，一秒一秒的打進人的耳鼓。黃小姐道：

「妹妹，我現在和你說一句實話。我覺得我的生命還有一線光明。就是用黃心織名字寫信的人是真的有這個人。這個人是個真人，不是虛假的，不是捏造的，不是幻想的。真人便有血肉之軀，有思想，有情感，有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同時你還要明白，他不是黃心織的代表，因為根本沒有黃心織這個人。所以要末他不表現思想，表現思想就是他自己的思想。要末他沒有情感，有情感就是他自己的情感。除非這個人永遠不理我，理了我我就不能放過他。」

妹妹拭乾了淚，癡呆地望着她。她又道：

「你不要疑心我奪了你的愛人。要知世上沒有能奪去的愛。愛是生出來的。有生可以有死，愛可以死去，並不能奪去。我能奪誰的愛？」

「但是我培養我自己心中的愛，也能培養別人心中的愛。在一兩個禮拜之前，我都不能明白這些理。我的心裏好像有東西蒙蔽着。但是我現在明白了。我為什麼老是記着我是個胖子？為什麼老是疑心着胖子沒有人要？這些思想真加增了我不少的錯誤與羞恥。再想到了我用濃裝來遮掩我自己，我真是要羞的無地自容了。」

「因為我自己有這種思想，便連帶別人也有這種思想。我以為我是一個胖子，人家也以為我是一個胖子。我以為胖子沒有人要，人家也以為胖子沒有人要。因為沒有人要，不得不想點方法來遷就人家。人家看我如此，也就想出方法來，促成我去遷就。這是什麼一回事？這就是我的靈魂，侮辱我自己的肉體。到底是靈魂因肉體而存在呢？還是肉體因靈魂而存在呢？」

她越說越興奮，好像她已經明白了人生的大道。可是妹妹却被她越說越糊塗了。她不自覺問道：

「那麼你以後怎麼辦？」

「怎麼辦？我有一個黃心織。黃心織一天不死，我的前途就有無限的光明。」

妹妹一聽，臉上的顏色又變了。她想「黃心織」的創造者就是她自己。黃心織被她造了出來，飛出去幹了些什麼，自己就完全管不了了。黃心織就是黃小姐的理想靈魂。這靈魂由妹妹造出來附上賈士箴的身上，來做和妹妹反對的事。如今這一番情境，妹妹是完全明瞭了。在先。她還可以哭。現在覺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她是真的陷落在啼笑皆非的場合。她冷然地說：

「現在你是培養你心中的愛，兼培養別人心中的愛？」

「是的。」

「那你就去培養罷！」

妹妹轉身出門回了家。她更不和任何的人說任何的話，便獨自走到房內，坐下來默默地想了。

妹妹的年齡既沒有黃小姐大，她又沒有黃小姐那種「慧根」。她是想不出「人生」「戀愛」那種大道理來的。她想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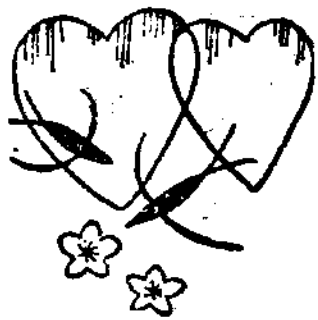
「黃小姐的愛，就是黃心織。只要能把黃心織殺掉，賈士箴便不會和黃小姐發生任何的關係了。但是，賈士箴並不是黃心織。多給賈士箴一分痛苦，黃心織就要增高一尺。甚至你把賈士箴殺掉，黃心織却還是沒有消滅。」

如今的問題，便是要殺掉黃心織，不是殺掉賈士箴。能殺黃心織的又是誰呢？就只有黃小姐一個人。可是黃小姐保護他還來不及，又怎會去殺他呢？」

這就是妹妹一篇好文章的結論。她對於這個結論是不滿意的。

她無法使它變為滿意，便不能不承認這是人間的一重憾事了。





## 變

丁諦

陳宜東到上海來，第一件事便是訪他十年前的老同學王浩吾。

王浩吾一看見陳宜東，吃驚的樣子：

「怎麼你——」

陳宜東還不懂，他問是什麼，王浩吾招呼他在他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來，帶點輕微的歉意說道：

「你比以前瘦多了。我記得十年前你是一個小胖子。而且——」

說到「而且」，他陡然停下來，週身的把對面的這一個土氣，寒儉的老朋友打量了一番，要想說話，但是又忽然變成沉默。

他的意思是：

「你沒有以前活潑了。你變得呆木，無神，……」

只是也沒有說出。經過陳宜東的追問，他祇說他的神態好像比以前改了點兒。這點，陳宜東也承認。陳宜東坐在這一個富麗堂皇的經理室裏，看見來來去去川流不息的人，聽着接連不斷的電話鈴聲，他覺得十分不慣。十年來的小城市的生活，住在一個貧山帶郭，有荒場，有雞籠，有青草的巷子裏，賦閒若干年，做初級中學國文教員若干年，平靜無譁的生活已把他訓練成又一個人，與十年前縱橫學生會會場時判若兩人。他自

已不明瞭。王浩吾自然更不明瞭。

「你事體真忙！」陳宜東看看王浩吾一手拿着電話筒，一隻手還迅速的寫着數字，另外一個行員又站在旁邊向他請示，他擱下電話吩咐行員的話語。雖然事體很多，可是他一點不亂。陳宜東真覺得莫大的欽佩。

「今天還算忙，今天是禮拜六啦！平時比這個還忙得多。等會我就沒有事了。我們可以回去吃中飯去。……你這次來是耽擱在哪哩呢？……旅館……國際還是滄洲……」

「不，不，……」陳宜東連連的搖頭。但是王浩吾並沒有看見，他早又繼續拿起電話筒，他對着那個走出房間的行員咳嗽，簡短的說了這樣的幾個字：「就這樣辦！」他又打起電話來。

接連打了幾個電話，接了幾個電話，才算稍微有點空閒。他移到陳宜東坐的那個雙人沙發上，開始和他話舊。

「時間過得真快，想不到我們大學畢業後一隔倒又是十年了。是十年吧？」王浩吾一隻腿蹺了起來；手指彈了彈雪茄烟的灰，派頭挺大的。偏着頭，做個凝想的樣子。

那個頭，頭髮上擦着薄薄的髮漿，時時透出清芳的香味。不用說，頭髮是修得齊整的。一根根髮都有個恰當的安排。光潤潤的臉，圓下頰，汗毛孔裏，好像都透着很多的脂肪。他

的面部也完全變了。以前是瘦臉，尖下頰。現在呢？——一點也不尖，瘦……

莫名其妙的陳宜東竟對他呆望起來。由他的頭看到他的軀幹，他的肚腹……黑馬褂的下面凸起了一大塊，鬆鬆胖胖的，全是肉。他又忽然想起過去一般人形容人有錢總是說什麼大腹賈的，這話果然是得到證明。王浩吾的肚子不是完全和以前不同了嗎？他說我變了。實在他也是真真的變了。

「你呆呆地望着我，是不是？幹嗎不說話？」王浩吾噴了一口烟，慢慢地。

「我是說你——」陳宜東的眼睛從上面移下來：「我說你也變了。」

「怎麼個變法呢？」王浩吾有興趣地。

「你比以前胖了！發福了。和我是相反。」故意要變得活潑點，勉強發出一點笑聲，只是極勉強的。嘎啞的聲音在空氣中顯得乾燥。

「哈哈！」王浩吾站了起來自己望一望，左顧右盼的，大笑道：「話也對。十年……：……唉，十年了，大家都不免有點兒改變。……這是無可奈何的。」

他又坐到雙人沙法上，顯得親密的樣子，拍了拍陳宜東的肩膀：

「宜東兄！」

「我們以前不是都稱呼老陳老王麼？」陳宜東有一個感覺，但是他沒有說出。他趁王浩吾坐近時候他也故意坐得緊點。他們要顯得仍像過去的親密，遙遠的日月並沒有把他們的情感沖淡。

他聽他說下去。——

「你以前是一個最歡喜活潑，最歡喜熱鬧，歡喜玩笑，也最歡喜團體活動的人。你在學生會場中，二千多人的大集會，口若懸河；你在各種學術的座談會，你在一院的同學會，甚至什麼同鄉會，遊藝會，野餐會……：……什麼地方都少不了你，爲什麼這許多年來你却一直的悶坐在家裏？你大可以出來活動活動！憑你的才能你很可以活動……：……」

「但是——」  
「但是怎麼？你是說你現在……：……」才要說下去，王浩吾又趕忙的收回來，他裝做不明瞭的問：「你說因爲什麼原因呢？」

「老實告訴你！十年前的我不是十年後的我了。不是我今天來看你，也許我不會知道。可是一看見了你我就相形見拙了。你……：……」陳宜東有點顯忌的，但是終於說了出來：「你和我相反。……：……我覺得你現在倒是比以前更能適應這個社會一點。」

王浩吾點點頭，微笑地，由衷地，他表示很心直：「我也覺得。我以前並不是怎樣一個好動的人，可是畢業以後一直的這麼混混，我倒覺得反比以前不同了——」

立刻陳宜東接上口：「那是進步了。」

「奇怪！」王浩吾偏着頭說：「也奇怪！是從學校出來以後，好像才漸漸改變的。」

「學校好像是一個分水嶺。」陳宜東說：「由學校到社會一個人是還有變化的。」

「我們就吃飯去吧！吃飯的時候好細細再談我們各人的狀況，十年來的。」王浩吾正要走，看見桌上的一張帖子，立定了望了望，問陳宜東道：

「今天你還高興同我一道玩玩去麼？一個大學校開演講會請我去評判。你對演講是比我擅長。你可以評判一下。」

「荒疎久了。」陳宜東不是說客氣話。的確，他十年來沒有作過一次正式的演說。即使在學校裏的演講，那種規模簡陋的學校實在也是談不上演說的。他的聲音已經沒有以前的洪壯了。他的頭腦沒有以前的善於分析了。甚至，說句寒儉的話，他到這富麗堂皇的銀行經理室來會見這位多年不見的老友時，他的舉動也會顯得拘束。這不是說他過分的自卑和修養的不夠，實在是十年來的生活折磨了他成這個樣子。平靜的城市！寒儉的交遊！狹窄的街道！穿着臃腫的破棉袍的學生和終年潮溼陰黯的教室，永遠的單調的鐘聲，空場上晒太陽縫補衣服的太太，和專門向賣菜的老張爭較一個子兒的老母……牆上是青苔，門外是青草，夏天有蛙鳴，夜裏有狗吠的這一個家，這一個胡同，這一個城市！害了他！空氣永遠寧靜！他再想不起世界上還有富源，還有探險。幸而他沒有餓死。但是也不幸他沒有將近餓死。他不找富源，他沒有探險。十年來他就像一柄刀放在潮溼的地方，生滿鏽斑。他再到上海來的時候他才覺悟自己做了一柄鏽刀。

他這次來看看老友是有許多話要跟老王談的。可是一到要出口時便又木訥了。越看老王眉飛色舞的談話，便愈沉默，他怕說錯話受譏笑。十年前他是比王浩吾強的，口才，學問，手腕……他自然不能留下一個不好的印象，在一向佩服自己的人的心中。

一切要考慮。不但要言語的內容好，連音節，姿勢和措詞的秩序也都要細細的研究。他不敢多說，隨便說。往往一句話想上半天，可是說出來仍然是極不滿意。尤其是跟老王說的一

比，他所說的話一切都顯得幼稚，淺薄了。想不到十年來老王竟有這麼大的進步，往慚愧處想，他真的不敢發言了。

一席中飯就完全是王浩吾談話。他發言極其有限，而且即使發言，他也發覺他的音調有點顫抖。

「在我這裏坐會兒，我們等會一道參加那個演講會怎樣？」

備大拿上四個水果盆來，捷克玻璃盆，照在陽光中閃閃爍爍。王浩吾用一柄水果刀削着梨，刀光映着陽光，照在他的富有脂肪的臉上，格外有光。但是，自己注視了一會兒，却又覺得自己的眼睛眩起來了。一剎那昏花中，他有這麼一個幻覺。他好像看見十年前老王的臉……

老王也是削着梨……不是梨，也許是削別的水果……是畢業同學茶話的一天。有人要拉老王上去演講，他不肯。他的臉紅起來。結果還是陳宜東上去致的答詞。

「我不會演講。」王浩吾表示，慚愧的。

「我剛才祇是隨便的說了幾句。」

「你的口才是全校聞名的。」

他的耳朵裏嗡嗡的聲音，好像還聽見老王這樣誇贊他。

但是，陽光一暗，飛過去幾隻蜜蜂，他看見老王的一隻梨已經削好了，遞了過來。

「你臉上的酒竟不少了。吃隻梨吧。」

「不，不，我還好。我並沒有醉。」陳宜東想起他以前在學校裏喝酒是有名的，他不願意示弱。

他再望望王浩吾，王浩吾喝的酒比他多，是真的沒有一點醉意；他奇怪起來。王浩吾以前還沒有他會喝酒。他問王浩吾，王浩吾笑着說：「這是我練出來的呀！每天宴會，還有練不

出的麼？以前不能的現在能了。」一陣哈哈。

「以前不能的現在能了。」這句話包含着深大的意義，尤其是聽在陳宜東的耳朵裏刺耳。

這次來看望他的老友添得的觀感真是太多了。他的舊印象中的老王完全變了，人變了，好像可以談的話也少了。幾次他要辭出，可是王浩吾一定留住他，他說是休息會兒他們同到X大學去。

他又對陳宜東說：「這個大學你應該去一去的。因為我還要拜託他們商學院的那個院長辦個銀行訓練班。你現在不是沒有事做麼？我想請你擔任一個副主任。訓練班辦完以後你便到我行裏來做秘書，怎樣？」

這意思自然是陳宜東願意的。他點點頭答應了，走上前拉緊王浩吾的手；他想變得活潑點，還像以前的活潑，只是他的耳根不由的紅起來。他噙着說：

「你我到底是老朋友囉！」

一小時後。他們到了XX大學。

當王浩吾給陳宜東介紹的時候，陳宜東又備促起來。

「陳宜東先生？」那個商學院院長楞了一楞，說：「我記得有一次三大學演講會有陳先生演講，演講後有一位朋友介紹，我們還談過一回話。」

「不錯。」陳宜東想了一想，點點頭：「我們是會過的。」他的耳根又紅起來了。

「今天一定要請陳先生演講。」商學院院長說。

「我不敢，我不敢。」

「一定要請講幾句。陳先生是演講家。」

「等會我一定代你請他。」王浩吾笑咪咪地。

商學院長又問起陳宜東畢業後的情形，他只是急急巴巴地回答：「在家鄉混了多年，鬼混，鬼混。」那位商學院長却是一口氣滔滔地說出了他一陣在美國得M.A.學位的經過，美國的都市，美國的物質文明，美國的風景……

等會兒商學院長又和王浩吾親密的談起來，談些什麼棉紗，標金，股票，利息，放款……等等，一切都不是他熟習的。他插不進嘴來。

演講會開完了。幾個評判也都致過詞了。出人意料的是王浩吾說得很好，他遠不像十年前的言談。他現在是一個紳士風度的演講家了。

存着敬畏王浩吾的心，減少自己登台的勇氣。照理他是決不會講的。然而被許多人逼迫着有什麼辦法呢？……他只有獻醜，他也還想幹一下，他要表示自己的才能，他要做訓練班的副主任。

但是，想不到講得竟是意外的糟！

他在講台上聲音抖起來。前後的言辭是那樣的凌亂。

在稀少的掌聲的，異樣的目光下，他走下台了。他忘記自己，忘記一切的回親戚的家裏。

親戚問他：「事情找着了沒有？你那位同學呢？」

他不曉得回答什麼好。他只有含糊的回說：「沒有，我明天就回去！」

事實是：他明天就回去了。

王浩吾着人來找過他，但是，他已經回去了。

他回到那個小城市，牆上有青苔，門外有青草，夏天有蛙鳴，夜裏有犬吠……永遠是悠閒，寒信，庸碌的……沒有競爭的，容許一個人躲藏的世界。……



## 霍桑古鋼表

程小青

· 一 ·

在一般人的眼中，霍桑的性情要被看做是相當古怪的。他最厭憎無聊的應酬。他常說我國的有閒階級裏面，有一種專門應酬的人才。他們的生活，祇限於今天李家請客，後天張家答席；或是王某三十大慶應當去應酬幾副撲克，趙家如夫人開甲，又得去敷衍幾圈麻雀。「不作無益事，怎遣有涯生？」便是他們的人生哲學。結果影響了那些意志薄弱的後輩，弄得社會的風尚奢靡好閒，正常的社交反不容易推行開來。所以凡係有什麼冥慶彌月一類的會集，霍桑總是一概謝絕。但是那一天他和我一同到倉橋路米振愚家裏去赴他們的水晶婚宴，情形却彼此不同。

米振愚是我們的中華大學時的老同學。他服務於教育界，所結交的都是些美術家、著作家和新智識的商人們。那天他請的客人祇限於少數知己朋友。他拿出了幾冊他親自攝取的照片簿和幾本圖畫的冊頁，給來客們欣賞消遣了好久。家中的佈置也比衆不同，不但那些繁文縟節一概免除，就是坐席的時候祇聽客人們的自由，彼此選擇相識的人同席。有不相識的，主人祇按照來客的職業和年齡，介紹他們合在一起，絕沒有一毫「假謙讓虛恭敬」的麻煩。他在席間的談話，也是非常坦直率真而不用客套的。他把霍桑介紹來賓們時，著實稱頌過幾句，說他不但思想敏銳，而且正直無私，極富責任心，在同輩中實

在少見。霍桑本來不喜歡人家當面諛讚，但此刻都是幾個智識分子，主人所下的評語又不虛不濫，比不得那些虛偽的恭維或籠統的譽揚，所以他也覺得十分開懷。人類的心理凡有一技一藝的長處，對於知音的賞識，除了少數矯俗逃名的高士，總是願意接受的。霍桑既不是矯俗的高士，當然不能例外。

在那許多賞識的人中間，有一個人的天真無邪的稱賞，霍桑最喜歡領受。這人就是主人米振愚的公子，名喚慧生。這孩子生得面清目秀，活潑伶俐，今年才十五歲，在中學二年級讀書。慧生在空閒的時候，最喜歡讀我所紀述的霍桑探案，所以當衆人從人的行爲轉到紀錄的作品一致稱贊霍桑的時候，慧生也隨聲附和。

他笑着說：「霍叔叔，你真是了不得！」

霍桑也笑着問道：「慧生，你也懂得我的好處？我的好處在那裏？」

慧生應道：「霍叔叔的探案的好處是思想周密，絕沒有疏漏的地方。是不是？」

霍桑的嘴角上露着微笑，向我瞧了一眼：似乎說這孩子有這樣的眼光，真是出乎意外。

他又向慧生說：「慧生，你是自己瞧出的？還是——」  
慧生忙答道：「不，這是我爸爸說的。爸爸常說偵探小說，應當選擇思想縝密可以助長想像和養成精細的觀察力的讀。我起先祇喜讀驚奇的東西，但聽了爸爸的話以後，果然漸漸地



覺得驚奇的東西有頭無尾，遠不及霍叔叔的探案有趣味。」

霍桑不禁連連點頭，向振愚說：「這孩子真是不凡，我很願意認他做一個小朋友。」

我也笑道：「他將來長成的時候，也許可以傳你的衣鉢罷？」

那晚上因着談得投機，大家不覺多飲了幾杯，我和霍桑都有些酒意。酒席罷後，主人又留住談天，有些唱歌彈琴，有些拍球遊戲，因而又耽擱了幾個鐘頭。等到衆客散時，天忽然下起雨來。米振愚因說我們的寓所在愛文路，距離最遠，不如就在他家裏權宿一宵，免得冒雨夜行。霍桑躊躇了一下，便應允了。他就打了一個電話給施桂，叫他不要等候。於是我們就在樓下的左廂房裏設榻安宿。

那時正交五月，天氣已有些熱。米振愚上樓之後，卸了他的外褂，重新下樓來和我們閒談，直到時鐘打了一下，彼此纔道別安睡。這一晚我睡得很熱，一則夜深，二則有些酒意，所以頭一着枕，便呼呼地睡去。睡夢中恍惚有一種怪物壓在我的胸口，耳朵中又聽得荷荷的怪聲。我進了一口氣，把身子一擰，張開眼來，忽然看見慧生立在我的榻前。

• 二 •

這時天已破曉，淡淡的曙光，隨着嫩涼的曉風，從窗口中悄然地透進來。我看見慧生的面色驚慌，不覺大吃一驚。

慧生開口道：「包叔叔，你醒了？很好！很好！我方纔叫霍叔叔不醒，叫你不答應。我正是着急呢！」

我從榻上坐起來，問道：「你爲什麼要叫醒我們？」  
慧生低聲道：「包叔叔，輕聲些。我家已出了盜案！」

我大驚異道：「當真？盜失了什麼？」

「一隻古表。」

「唔？」

「那是我爸爸的表，價值很貴。但這事還沒有讓饒人們知道。爸爸的意思，叫我來請兩位先上樓去看一看。」

事正湊巧。昨晚我們正談論探案，不料今天果真發生了盜案，霍桑又有工作了。但他今天怎麼會這樣子酣睡？難道昨晚的酒力實在太厲害，至今還控制着他，就使他的官覺的敏銳失了常度？我略一轉念，正待喊他，忽見霍桑已從床上直坐起來。

他駭問道：「可不是發生了盜案嗎？」

我才知他的官覺的敏銳到底不會減失，忙應道：「是。振愚兄在樓上等候我們，不如先上去瞧一下子。」

霍桑問慧生道：「你不是說被盜的是一隻古表？」

「是。」

「在那裏盜去的？」

「就在我們的臥房裏。」

霍桑點了點頭，急忙套了一件襯衫，又穿上了白嗶嘰的褲子，立起來揩一揩眼睛，預備上樓。我也不穿外褂，一同跟着慧生上去。慧生是和的的父母同房間的，就在右廂的樓上。我們進房的時候，米振愚的夫人已避往中樓的米老太房裏去，振愚自己却早候在臥室門口。

他一見我們，便低着聲音說：「二位請見諒。我這樣驚擾你們的清夢，很不安。但這件事既然不幸突然發生，二位又恰巧在舍間，不得不煩勞一下。」

霍桑答道：「振愚兄，何必客氣？我們進房後再說。」

這臥房本是側廂連次間，非常寬暢。房的東南向都有窗子——南向的窗臨街，東向的窗就是天井，這時候都開着。米振愚夫婦的銅牀向南而設，位置在次間的盡端。近床放着二隻紅木鏡檯。檯上擺列着一對銀質花瓶，一隻小瓷鐘，幾種化妝品和一副珠耳環。靠南窗的東向另有一張小鐵床，就是那孩子慧生睡的。米振愚指着那臨街的南窗，說：「這窗本來是關着的。因為我們爲謹慎起見，睡時祇開東窗，把南窗闔住。方纔慧生起來小遺，忽看見南窗開着。他覺得有異，急忙向鏡檯上一瞧，那隻我所最心愛的古式鋼表果然已不翼而飛了。」

霍桑道：「那是一隻鋼表嗎？」

「是。表殼雖是鋼質的，機器却是瑞士的手工做的，非常準確堅固。我當初向一個朋友買來，出價一百五十圓，用了九年，從不曾修理過一次，因此我非常心愛它。」

「除了這表以外，可還有什麼別的損失？」

米振愚搖頭道：「沒有。我們已約略查過，鏡檯和抽屜中的一切都如舊。」

霍桑沉吟了一下，才說：「這樣還好，幸虧祇有百多圓的損失。」

米振愚着急道：「霍桑兄，這不是錢的問題。表的價值雖然不大，但那是我一刻不離的心愛東西，總望你費一些心。」

霍桑向四周瞧了一瞧，目光終於停住在鏡檯面上，問道：「那末你可是確實把表放在鏡檯上的？」

「是。日間我總帶在身上，晚上臨睡時才取出來放在鏡檯上。天天如此。」

「昨天也是如此？」

「當然。」

「你可記得昨晚放表的時候，在客散之前，還是在客散之後？」

米振愚低頭想了一想，答道：「大概是在客散以後。」

霍桑點點頭，就走向南窗口去。我也跟着去觀察。窗外就是靜修路。夜間當然是很冷靜的。窗口離街面約有一丈多高，街邊的牆跟還長着細草和蒲公英一類的野花。我又細察窗口，果見窗檯上有些泥迹。

霍桑回頭問道：「振愚兄，這窗是有栓子的。你每晚關窗，是不是一定下栓？」

米振愚遲遲道：「昨晚我多喝了幾杯，有些模糊。我平日關窗的時候，總是順手下栓的。昨晚下樓時，似乎窗已經關好，我不會動手。」

慧生忽從旁插嘴道：「昨晚的窗是我關的，但不曾落栓。」

霍桑應道：「那就對了。否則窗栓若然扣着，玻璃又沒有移動的痕迹，外面是開不開的。」他向慧生點點頭。「小朋友，你是個活潑不過的人，又讀過許多探案。此番你自己家裏出了這件意外的事，你也可以出馬歷練一下了啊。」

慧生的眼睛靈了幾靈，瞧瞧霍桑，又瞧瞧他的父親，却不說話。

霍桑又問道：「小朋友，你對於這回事可有什麼見解？」

慧生低垂了頭，手指在捻一件灰布學生裝的袋口，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振愚用力搔他的頭皮，好像焦急不耐，對於霍桑這種好整以暇的態度有些不滿。

他說：「霍桑兄，這孩子祇會淘氣，懂得什麼？你看究竟怎樣把表追回來？」

霍桑仍自顧自地問慧生，說：「你說說看。我要試試你的

眼光。」

慧生才仰面答道：「霍叔叔，像我這樣年紀，那裏真會偵探？」

霍桑笑道：「別客氣了。無論你所見的是否合理，儘不妨直說出來。我很有意思把你收做一個小門徒呢。」

慧生略略躊躇，果然答道：「據我看，表的遺失，一定是有人從窗口裏進來取去的。否則房門上有外國鎖，睡時天天下鎖，又從那裏可以進身？」

霍桑連連點頭道：「對。不過你所說的窗，是南窗還是東窗？」他俯身向東窗口上瞧了一下。

慧生道：「東窗祇通天井。我想大概是南窗罷？」

霍桑道：「那末你的意思是指外來的人？」

慧生點點頭。霍桑也點一點頭，又向他笑一笑，似乎稱讚他的說話果真有些見地。他看見旁邊的米振愚又要耐不住地插口，才回頭問話。

他問：「振愚兄，你的房門上的鑰匙，平日放在什麼地方？」

米振愚道：「總是在桌子上或抽屜裏面。」

「那末這房裏總有僕人們出進。他們可有看見房門鑰匙的機會？」

「出進的祇有兩個：一個是小女的乳娘蘇媽，一個是小使女采芹。若說他們倆雖見鑰匙的機會固然不能保沒有，但霍兄的意見是不是以為這表就是屋內人竊的？」

霍桑摸著下頷說：「我沒有什麼成見。這不過是偵查上應有的問句。」

慧生正立在那窗近處，似乎在那裏觀察泥迹，忽的回過頭

來。

他問道：「霍叔叔，你看這案子容易破嗎？那鋼表是不是還有追還的希望？」

振愚附和道：「對，這才是眼前最切當的問句。」

我覺得這一個問句有些尷尬，霍桑很不容易回答。因為如果真有外來的賊，那末霍桑對於追捕小竊的任務是不擅長的，失表的珠還當然也沒有把握。但霍桑仍慢條斯理地毫不著急。他再看一看房門上的鎖，向振愚搖搖頭。

霍桑緩緩地答道：「振愚兄，你不用如此著急，急也沒用。你這問句，我必須細細地考慮一下才能答覆。」他向慧生點點頭。「小朋友，你也得助我一臂，想一個進行方法。現在我要下樓去漱洗，少停再聽你的計劃。」他回身出房，一個人匆匆下樓去。

我慢走一步，乘機問道：「振愚兄，你睡時房門上是不是天天下鎖？」

振愚道：「是的，昨晚也照常下鎖。我還記得是我親手鎖的。直到剛纔慧生喚醒我時，我起來瞧房門，門還是好好地鎖著。」

「那末昨晚這房門既鎖之後，除非有人另有鑰匙，當然沒有人可以進來。」

「是。」

「但當房門未鎖以前，可有什麼人進來過？」

振愚想思說：「我記得昨晚和你們兩位談罷登樓的時候，乳娘蘇媽剛在房裏。」

我又問：「那時你的表是不是已經取出來放在樓上？」

振愚皺眉說：「這個——這個我已記不清楚。」

「那末你的表本來放在那一件衣袋裏的？」  
「在這套灰色西裝的半臂袋裏。」他拍一拍他身上的半臂的空袋。

我記起了上晚的事，又說：「我記得你昨晚重新下樓的時候，你的外褂雖已卸去，這件半臂還穿在身上。」

米振愚又有些猶豫不決。「雖然，但我第一次登樓脫外掛時，有沒有順手將表取出，或是直到第二次歸房時方纔取出來，現在已經記不清楚。」

我道：「這一點很有關係，可惜你記不得。」

米振愚又搔搔頭皮，抱歉似地說：「酒能誤事，這句話今天果真應驗了！不然一夜工夫，我何致於這樣健忘！」他略頓一頓。「這樣罷，我不妨問內人。伊也許瞧見我卸外掛時沒有把表拿出來。」

我道：「好。我下樓去洗臉，回頭再談罷。」也就回身下樓。

### 三

我回到我們下樓的左廂房的門口，剛要跨進門去，忽聽得霍桑在裏面高聲喊叫，似乎有什麼意外驚喜事。我走進去一看，他正丟了煙尾，從椅子上直跳起來，身上的衣裳既沒有穿好，激洗的水也仍好端端地放在桌上，沒有用過。

我問道：「霍桑，什麼事？還沒有洗臉？」

霍桑似乎不聽得，瞧着我道：「包期，我正要找你！你在樓上做什麼？」

「我幫你偵查。」

「當真？你可曾發見什麼？」

「雖沒有什麼發見，但你所遺漏的一個要點，我已經給你問過一下。」

霍桑忽張大了雙目。「我遺漏的一個要點？請原諒，我還莫名其妙！」

我答道：「我看這案子的唯一疑點，就在那扇南窗。但南窗雖開着，櫺上也有些泥迹，可是我看見窗的下面野花細草還是好端端的，不見有什麼迹象，不能就算做有人從外面進來的證據。你難道沒有瞧見？」

霍桑彎彎腰，作謙遜態道：「瞧是瞧見的，可是沒有像你那麼精細。你的意見怎麼樣？」

我說：「窗上的疑迹既然不足完全憑信，那就不得不另尋一個通道——就是那房門。因為房門如果有做通道的可能，那末這屋子裏僕人們——」

霍桑忽更深地彎着腰，又作恭維狀道：「費心，費心！你真是周到極了！」

我正要和米振愚問答的經過情形說給他聽，但看見了他那種故意做作的恭維的狀態和一味敷衍的語氣，覺得有些不是路道。哼！他不是聽我的報告，實是在那裏匿笑戲弄我呢！我漲紅了臉，微怒道：「霍桑，你好狡猾！這案子你不是已經有了成竹，却還在戲弄我嗎？」

霍桑也笑出聲來。「誰戲弄你？你分明在怪我不仔細。我受了責備，自然祇有性命是聽！」

「我所有的祇是一種理解。你既然有了成竹，覺得我的理解不對，也應當早些說明，怎麼故意藏在心裏，不宣布出來？那不是戲弄我是什麼？」

霍桑搖手，笑道：「你別這樣蠻橫。你說我胸有成竹。」

不錯，這是事實。但你不但沒有問過我一句，並且也不容我有自述的機會。你仔細想一想，到底誰的不是？」

我經他一說，回想我一進門來，就說他遺漏一個要點，果然也有些鹵莽。我的怒氣不覺平了一半。

霍桑又婉聲說：「好了，閒話休講，言歸正傳。你幫助我偵查，你的好意，我是領受的。不過你剛才看見了我的態度就應明白，這件事用不到多費心思。老實告訴你，這案子太簡單，已經完全破獲了。」

我驚異道：「真的？那失去的古表怎麼樣？」

「當然也沒有問題。」

「什麼意思？這表也有了着落？」

霍桑點點頭。「這一件事實的真相我早已知道，但因着古表的所在一時還沒有把握，所以纔下樓來思索。直到你方纔進門的當兒，我無意中發見了古表的所在，這纔算大功告成。」

我急忙道：「那末表在那裏？竊表的人是誰？」

霍桑不即回答，忽的拉了我的手，走到他剛纔坐的一張椅子上，叫我坐下來。

他說：「你且坐着。我們應靜寂五分鐘。」

「做什麼？」

「我要考一考你的聽覺。來。」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用意，祇得依着他的話坐下來。我靜聽了一回，一些聽不出什麼。

我不耐地說：「霍桑，你還要把啞謎給人家猜？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霍桑問道：「你真聽不出一些聲音？」

我搖頭道：「沒有。你要我聽什麼聲音？」

霍桑不答，忽從他的皮篋中取出一卷繩尺來，從我所坐的椅子量起，一直量到那掛衣的衣架為止。我愕異地摸不着頭緒。他驚訝地說：「唉，這中間的距離竟有五十七英寸！」

我疑惑地問道：「什麼意思？」

他仍自顧自地說：「美國的童子軍創辦人西登有過一個官能測驗。在聽覺測驗時，他用的是一隻標準的二號表，受測的是三百五十七個童子軍。他的結論是：常人的聽覺能夠達四英寸以外的，已算是優越；若能聽到六十英寸的距離，那人聽覺已可像梟一樣的敏銳。因為梟的聽覺在動物中算是最靈敏的。現在既有這樣遠的距離，莫怪你聽不出。」

我仍自疑惑道：「霍桑，你到底搗什麼鬼？」

「我要測驗你的聽覺。」

「結果呢？」

「我知道你的聽覺實在不及我。」

「你要我聽什麼？」

「表的聲音。」

「什麼表？」

「自然就是振盪失去的那隻鋼表。」

「表在那裏？」

「就在你的外褂袋裏！」

我驚疑道：「當真？你又開玩笑？」

霍桑正色道：「你自己去瞧瞧。你的法蘭絨外褂不就在那距離你五十七英寸的衣架上嗎？」

我還是半信半疑。事情雖覺突兀，但無論真假，到衣袋裏去摸一下子，也不見得怎樣費事。我立起身來，走近衣架，伸手向那白法蘭絨外褂的兩隻外面袋裏摸了一回，却並沒有表。



衣架上祇有我的一件外褂。霍桑的外褂掛在他的榻欄杆上，距離很遠，似乎不會誤會，況且霍桑明明指明我的法蘭絨外褂。現在外褂的袋裏空空，不是他又在那裏鬧笑話嗎？我正待回身發作，霍桑又大聲說話。

「包期，你的耳朵在那裏？距離這麼樣近，難道還聽不出？」我經他一提醒，斂神一聽，果然有叮叮叮的表機聲音非常清楚。我更不疑遲，又伸手向裏襟袋中一摸，當真摸出一隻鏤刻古式的大鋼表來。

太奇怪！表怎會得到我的衣袋裏去？

我問道：「霍桑，表果然在這裏。但竊表的又是誰？」

霍桑含笑：「你還問我？真臟實據，還容得你辯？」

我道：「你還說笑話？快告訴我，誰弄這把戲？」我呆看着手中的表。

「你且猜一下子，到底是誰？」

「那當然是屋內的人。」

「對，很對。」

「可是有什麼僕役從房門裏或者竟是東窗口裏進去，偷竊了這表，現在覺得我們已着手偵查，恐防查出真相，便悄悄地把表放在我的袋裏，爲卸罪地步？」

「不對，不對。而且你的說話還矛盾哩。」

「唔？矛盾在那裏？」

「我們現在偵查，僕人們未必知道；即使知道，我們茫無頭緒，還不會疑心他，他何必先自己心虛地把表嘔出？」

我道：「也許震於你的大名。那人知道你是一個百無一失的大偵探——」

霍桑搖手笑道：「慢！這就是你的矛盾點了。這個人假使

果真震於我的虛名，那就應早知趣，斷不敢多此一舉！」

我負氣道：「那末你自己說罷，我被你玩弄的夠了！」

霍桑彷彿嘆一口氣，走近桌子邊去，開始洗臉。

他一壁說：「你說我玩弄你？那真是冤枉。我自己才被人家玩弄呢！」

「那個玩弄你？」

「就是那位小朋友米慧生！」

我一聽這話，恍然地說：「失表的事，莫非就是慧生玩弄的一齣把戲？」

霍桑點點頭。「可不是嗎？這孩子真是不凡。他久聞我的虛名，此番相見，便來試我一試。我險些兒失敗在他的手裏！」

「唉！他不但戲你，而且也連帶地戲弄我。他取表之後，竟把它藏在我的袋裏，你想可惡不可惡？」

「是啊，就在這一着上，我險些兒失敗。因爲當慧生進來叫你的時候，我即已驚醒。他告訴你，他叫我不醒方纔叫你。這明明是他說謊。因爲他進來藏表的時候，我雖沒有覺察，但

他第一聲叫你，我便醒來。他實在不會先叫過我。」

「他所以不敢直接叫你，大概知道你的本領強過我多，怕你瞧出破綻來的緣故。」

「也許如此。但這就是他的弱點。他若使直接叫我，我也許反而容易懷疑他。」

「你可是從他的說謊上就注意到他？」

「不，這一着祇給我一絲疑痕。我經過一度觀察，又運用一下推理力，略一推想，才料定是慧生作弄。」

「有根據嗎？」

「自然有。」

「那是什麼？」

霍桑用乾巾擦着臉，一壁說：「多着呢。第一，南窗雖開着，却尋不出有人上落的迹象，你也早已見到了。第二，如果有人盜竊，鏡檯上還有銀瓶瓷罐和別的飾物，怎麼不一起偷去，單單偷這一隻鋼表？因為這表的外觀並不像價值錢的東西。第三，這案子據振愚說，是慧生發現的。他發現時第一關心的就是鏡檯上的鋼表，偏偏單不見了這表。豈不太奇怪？第四，房門上是耶爾鎖，並無挖撬痕迹。第五，窗檯上有偽裝的泥迹，也不是無智的僕人們佈置得出。此外我更把慧生叫呼時的謊話做一個印證，便一切顯然了。」

「當時你就知道慧生在弄把戲？」

「是。不過我還沒有知道他把表藏在什麼地方，若使當場指實出來，他必不肯承認，我也不免要被他的訕笑。我曾刺探他的口氣，這孩子真狡黠，絕不透露什麼。我也就不露聲色走下樓來，打算想個方法到樓上去搜索一下。我默想一回，忽然在靜寂中聽得衣架上有表機走動的聲音。我看見你的手表留在桌上，以外又沒有別的表，料想這一定就是那隻遺失的鋼表。」

我聽到這裏，纔知道我二人都受那小孩子的戲弄。於是我再也按耐不住，拿了那鋼表，一口氣奔上樓去。

#### • 四 •

我把慧生從樓上拖下來時，霍桑正在穿衣，自顧自地結領帶，扣皮鞋，並不理會。我叫慧生坐下了，自己也開水盥洗。慧生帶着詭異的神氣，問道：「包叔叔，你不是說這小小的案子已查明了嗎？」

我點點頭。「是。完全明白了。」

「喔？這是怎麼一回事？表是誰拿的？」

「誰拿的？不，慧生，你應得說誰「偷」的！」

那孩子頓了一頓，又說：「唉，那末誰偷的？」

我吐出了一口漱口水，答道：「我告訴你，有一個人因着垂涎這表的重價而偷去的。」

慧生笑嘻嘻地問道：「果真？那人是誰？」

「那是一個本屋子內的人。他偷了以後，就把表交給一個同黨，所以這一件案子內一共有兩個人。」

「喔？有兩個人？包叔叔，這兩個人你都已查明白？」

「自然。」

慧生好像要笑出來似的，但仍忍住，問道：「那末，請你說出來罷。偷表的人是誰，同黨又是誰？並且那表現在又在什麼地方？」

我道：「偷表的人的姓名，我們姑且隱一隱，同黨却不是別人，很不幸的，就是我的朋友！」

「包叔叔的朋友？」

「是，也是霍叔叔的朋友——是我們的小朋友！」

慧生有些踉蹌。「他是誰？」

我說：「他叫米慧生！」

慧生怔了一怔，忽大笑道：「我是同黨？」

我瞧着他，反問道：「難道我說錯了？」

「你有什麼證據？」

「我說過的，那偷表人取表以後，把表交給同黨。現在表還在你的身上，難道還算不得證據？」

慧生仍笑着說：「那裏有這一回事？包叔叔，你不是鬧笑話？」

我道：「你還要強辯？你姑且伸手到你的衣袋裏去摸一摸再說。」

慧生不由不呆了一呆。他的手伸進他的灰布學生裝的袋裏去一摸，不禁驚怪地直立起來。他的面色一白，立即又漲得通紅。我一壁用木梳理髮，一壁偷眼看他。看見了他這種狀態，不禁暗暗地發生一種愉快的感覺，這裏面也許含着些報復得遂的意味。慧生果然摸出一隻表來，向我道：「唉，包叔叔，這表是你放在我的袋裏的。你設下了圈套，特地把我圈在裏面罷了！」

這時候霍桑已整裝完畢，也微笑着說：「小朋友，你說的不錯。這果然是包叔叔給你設下的圈套。但是你自己怎麼樣？可也會設什麼圈套給我們鑽？」

慧生又紅了一陣臉，笑道：「我設什麼圈套？」

霍桑道：「有兩個。」

「唔？那兩個？」

「你的第一個圈套，取了表誠報失竊。這倒並沒有什麼難處，在我們眼裏，當然可以一瞧就破。譬如你在窗檻上擦些泥土，目的要我們疑心有外來的人。可惜你還欠精細些，反而留下了破綻。昨天晚上曾經下過雨，泥土是溼的。你却祇把乾鞋底上的乾泥擦了一些，並且擦泥時祇擦在窗檻的中心，檻的邊口上却反而沒有。你下樓報告的時候，又不敢叫我，却叫包叔叔，又當我睡着了撒謊。這都是你的圈套上的弱點。」

慧生呆住了，臉上忽紅忽白，但那不自然的微笑還不曾消滅。霍桑裝做沒有瞧見，自顧自繼續下去。

「你的第二個藏表的圈套，却厲害多了。若不是我的感覺敏捷些，我還疑心你把表藏在樓上，要到樓上去找。那就不免要落進你的圈套，讓你大笑一笑了！」

慧生聽到這裏，面上的神色又經過一度的改變，從輕笑的變而為欽佩的。他祇是暗暗地點頭，再也說不出話來。

霍桑又說：「小朋友，你這一次的舉動，我並不怪怨你。你雖然久聞我的虛名，却還不曾目覩，就想親自實試一下，究竟怎麼樣。是不是？這原是一種懇證求真的科學態度，動機是可取的。當昨天晚上我們在席間談論的時候，你也許就起意設備這一齣把戲，要將我們試驗一下——」

慧生忽插口道：「霍叔叔，請你原諒。我這一次的舉動，祇想開玩笑。你說我要試驗你們兩位，我實在不敢。這事的起意也是出於偶然的。我今天清早起來小遺的時候，忽然看見南窗開着，大概因昨天晚上沒有下栓，下雨時被風所吹開的。那時候我忽想跟包叔叔玩一玩，便不知不覺地做出這件勾當來。現在我真是後悔莫及！……包叔叔，請你原諒。」

我笑道：「好，我去向你的爸爸算賬！」

慧生一聽這句，兩隻手捧住了那表，不由不目瞪口呆，分明十二分驚懼。霍桑忙解圍道：「慧生，別着急。我知道你幹這件事，你爸爸並不知情。我們若要追究，你當然是要受責備的。現在你放心，回頭我會向你的爸爸解說，決不教你吃苦。」

慧生顫聲說：「霍叔叔，謝謝你！……包叔叔，請你饒恕我！」

我笑道：「我也跟你說說笑話啊。」

霍桑拍拍那孩子的肩。「慧生，你聽我說，你的動機雖可取，但所用的方法却並不正當。這樣的遊戲可一不可再，否則不但無益，也許有害。你得牢記我這一句話。少年的行動，應當趨向正當的軌道。」慧生忽一聲歡呼，奔到霍桑面前，展着兩臂，像依人小鳥般地撲在他的懷中。

# 聖女

譚惟翰



喊。

「麗姑娘！麗姑娘！」周奶奶趕到樓梯口

方麗祇當沒聽見，急匆匆的奔下了樓。

彷彿有猛獸在她背後追，到了路上，方麗還不停的在向前跑。跑了許多路，她不知來到什麼所在。更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要到這地方來的。

她離開那羣可怕的人已較遠了，稍定一定心，便停住了脚步。她的氣還在喘，身肢被早春的晚風吹得打着寒戰。忽然，一個人影在她眼前一晃，她想起了她的母親……

心地空虛的跑出來，仍然空虛的跑回去。她開始憶及剛才那種妄念未免太糊塗，她暗地裏在責備着自己了。

這時她的腹中已漸漸覺得飢餓，晚飯還沒吃呢！不錯，母親也不會錯過一點食物。怎麼辦？

在回家的途中，方麗摸出身邊僅賸的錢來買了兩塊米糕。她自己捨不得吃，決意拿回去給她的母親。

幾乎迷失了路徑，許久才到家。

剛進房門，便瞧見母親的牀頭圍着幾個鄰人。那些人見了方麗，透著「怎麼回來得這麼晚」的神色，驚異而且哀憐的向她望。她已猜到了八九分，忙奔過去，手裏的米糕落在地上，她立刻跪倒在牀前，哭聲震盪了全屋，直令旁觀者也不能止住自己的淚水，大家感到這種情境實在太悽傷了。

## 八

母親的屍首葬在山上，這座山正是方麗與企明從前一同遊玩過的地方。那樹，橋，亭，岩石，溪流依然如舊，就是那枇杷的滋味似乎還留在她的嘴裏，企明的聲音也響在她的耳邊……這一切究竟是不是夢？

每次追悼她的母親歸來，常常懷着滿腹的愁思。她很愛那個山地，可是又不敢到那兒去，越是想避開它，對於它的懷念却越發的來得深切了。

畢竟她還是不能時時待在那個地方。她無法遠行，因為，隔了不久，她生產了！

方麗產的是個女孩，鄰居們爲她幫了不少的忙。在一個毫無經驗的母親看來，這些鄰居們給她的恩賜，確是沒法兒報答的。她真是高興極了，把往事丟得遠遠的，準備從這孩子身上對自己的苦楚去找取點兒安慰來作補償。

「寶貝乖喲！心肝啊！噢！」

她時常向孩子叫着連她自己都覺得奇怪的話，以往她是無論怎樣都叫不出口的。她又不時伸着手指來撥弄孩子的臉孔，鄰居們都說這孩子真像方麗，無論眼，嘴，鼻，耳，都是一模一樣，僅是小了一套；方麗聽到這些話，她是最喜歡的，因此對於自己的孩子越加看得珍貴。可惜，她沒有好的衣帽給這孩子作裝飾，在滿月的那一天，她找了許久，都找

不出什麼。末了還是檢出了企明送給她的那塊小白玉，替孩子繫在頸項上，作為小小的點綴。

產後，她一直沒有得着好的調養，然而她絕對不是不愛惜自家的身子。她的身子可以稱得起十分瘦弱了，但爲了衣食，尤其是爲了孩子，她不能再拚着性命去謀生。

藝專裏早就不需要她，仍舊祇有找電台這條路。電台裏她本來已告了兩個月的長假，這期間經理已經找了旁人來替代她的位置了，幸而方麗平日尙盡職，大家都還同情她，說了半天的好話，總算沒有被解職。

這樣，每天夜晚她喂了孩子的奶便跑到電台上繼續去擔任報告的工作。

有一晚她正代表某藥房做廣告，嘴裏唸到「諸位聽衆要吃補品，無論辛勞過度，或者產後失調，最好請服X×藥房出品的……」突然，她嘴裏噴出了一口鮮血，眼睛一陣發黑，她暈倒在播音機前！

同事擁進播音室來，大家忙亂了一會，有的連忙替她叫車，有的在背後責怨，也有的摸出點兒錢來的。他們說：

「既然身體不好，爲什麼還要跑出來呀！」

此話問得似乎很在理，然而也好像很奇突。方麗難道不知道自己的體弱嗎？難道不知道自己曾經受過種種的激刺而又加上產後失調？可是，世界上的人事本來就奇怪。明明有許多事知道做了是於本身有害的，但不能不去做，也有許多事做了，不僅於個人無損而且對於大眾都是有益的，却又偏偏不肯去做它。方麗遭到這樣的不幸，又豈是自討的？

她的經濟狀況不容許她進醫院作好好的調養，還多虧旁人的規勸，才請了個西醫到家裏來診視，診視的結果說方麗

的肺病已經進了第二期！

這對她真是個極嚴重的打擊。她憂急得痛聲大哭了。

「哭有什麼用？」小鳳來探望她的病，一面勸慰她說，「如果你當真愛你的小孩的話，你就該和她分居！」

「分居？分居怎麼行！我怎麼能把她送到旁人的手裏去？」

「你不要捨不得這樣做，你不和她分開，難道你情願看她受你病菌的傳染？麗姐，你不是不明白的人……」

方麗的心緒充滿了矛盾，幾夜她不曾安睡。病勢愈是嚴重，她的知覺愈是清楚。越想越傷心，她越想越害怕。到底，她承認小鳳的勸告沒有錯。於是，她決心把這孩子送到近處的一個育嬰堂去！

在淒清的夜半，她抱起了她的孩子，她的心肝，她的骨肉，蹣跚的走到育嬰堂的側門口。她發現了一個接嬰箱——吞食她孩子的口。她知道就在她的一舉手之間，她將永遠不再見她的骨肉了。她真恨不得再把孩子拖回去。可是，她並沒有那麼做。在路燈的照射中，可以看出她的淚水一串的往孩子身上落，落在那塊潔白的玉石上。

「……留給你作個紀念吧。孩子，你別怪你的媽心狠，媽是……」

她說不下去了，擔心路人會瞧見，趕緊抽開了箱門，把小孩放了進去。

永別了，孩子！

## 九

這真是個不小的喜訊，企明回國了！

長途跋涉，使他顯得更加憔悴。他似乎有點不堪疲乏的樣子，深怕給新聞記者包圍，剛下火車，便跨上了一輛人力車，令車夫拉到他私人的畫舍。

畫舍裏許久無人打掃，到處積滿了灰塵。企明脫下外套，倒在沙發上，眼睛自然的注意到室內的石膏像身上。石像沒有變樣，仍然安靜的守着各自的本位，祇不過不及以前那麼潔白罷了。企明很珍視自己的作品，忘了疲勞，站起身來，拿揮帚拂去石像上的塵汗，對着這些像，不能不使他想起一個人，於是他趕忙又鎖上門，逕自跑到藝專裏去。

他以為到學校裏一定可以找到方麗的，因為平常這個時候，方麗總登在校中；然而他沒有找到她，祇遇見了小鳳。

「小鳳，你瞧見方麗沒有？」

小鳳對她看看，躊躇了好一會，說：

「麗姐姐，沒，沒有來……」她想把方麗的不幸的遭遇全部告訴企明，但又怕傷了這位情緒不大穩定的藝術家的心，祇說，「她已經搬了家了！」

「搬了家？」企明有點疑慮。

「她住得離這兒很遠……讓我把地址抄給你吧。」

「好的，謝謝你。我想去看看她。」

小鳳睜着大眼睛向企明望望，便拿一枝鉛筆寫了個小紙條給他，並且叮囑一聲：

「要去你最好現在就去，晚上也許她不在家。」

這時，上課鈴響。小鳳匆匆忙忙的又奔到了教室裏。企明弄不明白這小姑娘的意思，他再看着手裏的紙條，轉身便往外跑。

「沈先生，沈先生！……」

(待續)

•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

曆本

• 大小開本 • 應有盡有 •

• 精印考究 • 大量批發 •

掛曆

美術底版  
橫直俱有

日曆

案曆

開洞狹洞  
無不齊備

• 各種日記 • 各貴手冊 •

日記

• 饋贈親友 • 無上禮品 •

總店 分店  
四馬路 河南路

百新書店

總批發 特別 克己



言和物



▽ 宋徽宗御筆花鳥 △

▷ 水山士女霞石唐 ◁

▷ 首引生先綽恭葉 ◁



▷ 字題生先斐友魏 ◁

唐石霞女士名  
怡瑩河北北平  
人早歲以才俊著  
向平津閑崑  
曲通法蘭西文  
字一時名彥多  
与之游軍興以後  
流寓上海惟以畫  
畫自娛其畫直  
追宋元於時人與  
滿漢宗室溥心  
畲氏為近月前  
中國畫苑曾揭  
其近作數端即  
為識者購求一  
空且壇名多交  
相推服誠金匱  
之妙筆竊非之  
羨法已右幅為  
女士近作朱碧  
燈燭工細堂倫  
亟為乞室大眾  
藉快閱者並志  
取福

甲申十月

寄樓居記





吾 蓋 象 亞 柳 樂 微 葉 除 導 馘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馘 止

口口口馘，作原

作口口口衛道

造我嗣口口口

除帥皮彼阪口

口口草為世

里口口口微微

道黑口口口栗

柞械其口口口

櫛櫛格祇鳴口

口口口亞若其

華口口口為所

旂游擊優口口

口口整衛道二日樹

口口口五日

按此碣曾論為

春白故每行上

各缺三字

馬 急



△ 釋 新 及 鼓 石 臨 縮 生 先 愚 公 馬 △



▷ 迹真人山羅新 ◁



▽ 張叔通先生山水 △



# 狗

白悠

新組織的小家庭，有一種特殊的氣象：不但一對新的主人，一舉一動都感到不自然，就是那些新的床，新的桌椅，新的窗簾，新的燈罩：等等，也全是顯着舊生的樣子。

「舟，我覺得這個環境太寂靜了，昨天綠芙姐說：桃花源算得僻靜的了，可是，其中還有雞犬相聞，我們這裏，真連一隻雞一隻狗都找不出來。我們得想法子，怎樣使牠能夠再熱鬧一些！」斜躺在沙發上，一邊在玻璃盤裏抓着瓜子的新主婦沈紅櫻，兩眼直楞楞地望着那位正在縛皮鞋帶子的男主人。

「這還不容易！今天晚上，我們再請一次客，邀一批朋友來玩一場撲克，不是就夠熱鬧了嗎？」男主人陳雨舟說得相當地輕描淡寫。

「不成！請客，我們能天天請客嗎？能一刻不停地請他們來玩嗎？況且，打撲克——一切的賭博，我都感到興趣。所以，請客，至多是片刻的熱鬧，等到大家走散，剩下来的，依舊是寂靜、寂靜！」紅櫻厭起了塗滿膏膏的小嘴，反對這種主張。

「那麼，我們只好希望早些獲得一個小寶貝！」雨舟的兩隻眼睛裏，滿含着美意，「真的，家庭裏有了一個小孩子，一天到晚，儘是哭啊嚷的，也許就夠你熱鬧的了！」

「不准這樣講！我不要孩子，孩子來了，多麼麻煩！——你們這些男人，最是自私，自己一心想做爸爸，便不管別人的痛苦！……」紅櫻羞澀地，不能再說下去了。

「那你只能一輩子寂靜地生活下去了！」

「我不相信，除了人的方面，我們不能向旁的方面想辦法嗎？譬如：養一隻鸚鵡之類的小動物，悶來時，不也可以破除一些寂靜嗎？」紅櫻自以為駁倒她的丈夫，把斜躺着的身體修正了一些，滿臉顯着甜笑。

「很好，請你自己去設法破除寂靜罷！——對不起，我此刻要出門去，不能奉陪了！」雨舟開開廚門，預備在衣架上褪下一件西服上裝。

「嗯，那不成，剩我一個人，怎麼受得了！」紅櫻拉住了丈夫那根新的紅領帶，不讓他走。

「你說剩我一個人，難道何媽不是人嗎？哈哈！」雨舟向他的新太太扮了一個鬼臉，終於把上裝穿上了，「Dear！吃午飯的時候，我準定回來陪你！書櫥裏儘有許多流行的雜誌，你嫌寂靜，不妨拿幾本出來解解悶！」

紅櫻很高興地望着她的丈夫，走下了樓梯。

一分鐘以後，立刻有一陣鐵門的開動聲，從每個紗窗的窟窿裏傳了過來。紅櫻忙從沙發上跳起來，趕到窗檻邊，往下瞧着。

「乖乖地臥在家裏，停一會，我準定帶一磅奶油山楂糕



給你！」做丈夫的丟了一個飛吻上來，接着，就把鐵門闔上了。

紅櫻把身體重行掉在那張沙發裏，沙發，尤如一個「沉思」的海，她掉在海裏，頓時發生了許多幻想，她想：「一個女子結了婚，就像一個犯人判了刑，開始過着監禁生活了！」她又想：「難道女人不如一隻狗嗎？一隻狗，也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一天到晚，儘他往歡喜跑的地方跑，爲甚麼女人結了婚，就應該死守老營，替男人管這份家？」最後，她愈想愈不平了，不覺喃喃地自語：「別這樣傻，男人有兩條腿，可以往外面跑，女人也一樣有兩條腿，當然也一樣可以往外跑。」

她打定了主意，一時倒興奮起來了，連忙動手重行梳洗了一次，然後換了一件最心愛的新旗袍，決計離開這個寂靜的家，暫且找一處地方來換過這無聊的時光。

她最先到她姨母家裏，幾位表姊妹們，也正感覺到沒法消遣的苦悶，瞧着她進來，當然是出於意料之外的虔誠歡迎她的。

「櫻姊姊，你來得正好，今天華美大戲院開演新片『紅樓夢』，你陪我們一淘去瞧瞧，好嗎？」八歲的小表妹香珠，首先扭住了她。

「不，珠妹妹，你別打岔，我們今天三缺一，非得要櫻妹妹湊一脚不可！」大表姐香珂，不由分說地把她按在一張沙發椅上了；接着是一陣麻將牌倒下來聲音，「來，我們馬上來扳位！」

「請原諒！我是忙裏偷閒地溜出來瞧瞧你們的，家裏還有許多雜務等着我去料理，今天實在沒法奉陪了！」紅櫻忙

不迭地推卻。

「噲，櫻妹妹出嫁了才三天，便儼然地搭起主婦架子來了；我偏不賣帳，隨你家裏的事情怎樣忙，難道連打四圍牌的時間都沒有了。」二表姐香球，頗有些硬派作風。

「哼，那裏有甚麼家務要料理，還不是捨不下那位正在情熱頭上的表姐夫，趕緊要回去陪伴他罷！櫻姐姐，你不妨老實說，如果真是這樣，我們馬上放你回去！」這是三表妹香玲，和她開的玩笑。

紅櫻在這樣熱鬧的一個氛圍中，照理應該是達到了她的願望，可以和她們爽爽快快地玩一天，可是，不知道爲甚麼，她現在的心情，和未出嫁以前大不相同了；她愈是處身在熱鬧的場合，愈會記念着她的雨舟，她在姨母家裏，竟至片刻也停留不住。她僅僅喝了一口茶，便像囚犯越獄似地，逃出了她們的包圍，打算趕回家裏去等雨舟回來。

她無所適從地走着走着，迎面齊巧走過來一個舊日的同學王文筆。

「喂，是櫻嗎？你到那裏去？在這蜜月期間，你怎麼竟撇下了他，獨自個到街上來踴躍？」

「筆姊，別取笑了！他在一清早，就像野馬似地向外溜，剩我一個人在家裏，你想是多麼寂靜！要不是出來走走，悶也要悶死了！」紅櫻憤憤地。

「我以爲一個人不會真正感到寂靜的，只要自己會安排的話；像我，從學校裏出來，就失去了慈愛的雙親，不久，志新又和我鬧翻，終於演了一齣離婚的把戲，要是別人變了我，一定寂靜得生活不下去了，可是，我不，……」文筆竭力誇耀着自己的鎮定功夫。





如一條狗，他們能使你得到一些甚麼安慰呢？……」末了幾句，當然是那個離婚女主角的憤激話，在濃情蜜意中的沈紅櫻，怎麼會了解她的意思！她打發了那個送狗人走後，竟忘記了吃飯，連忙吩咐何媽，叫她把那竹筴打開來。

「噲噲！」竹筴子裏跳出來的，是一隻深黃色的小狗，毛片很長，很光澤，腿兒矮矮的，尾巴蓬蓬鬆鬆，走在那磁磚地上，東嗅嗅，西嗅嗅，動作很滑稽，只這一點，便足以引起紅櫻的發笑了。

「何媽，你瞧，這真是一件有趣的玩意兒啊！——快些，盛一點飯來！今天沒有買肉，就拌上一些油爆蝦的滷汁給他吃！」紅櫻畢竟還年輕，她一時興奮得像一個孩子似的，一把就將那小狗抱起來，使他蜷伏在她的膝頭，給他細心地整理那黃金似的毛片。

「啊，毛片裏有小虱子呢，下午要給你好好地洗一次澡！啊，Bobby，我就叫你這個名字，好不好？」紅櫻自言自語，好像獲得了一個談話的對象了。

「唔——唔——唔！」那隻小哈叭，也好像在答應她。她看着 Bobby 吃完了小半碗飯，自己也覺得有些肚子餓，因此，才慌忙地坐上餐桌去。

放下了碗筷，她又急急地吩咐何媽打水，並且找出一把梳子來，由她親自動手，給這新來的小畜生，做了一次潔身工作。完了以後，又利用那隻竹筴子，給他製成了一個溫暖的小窩，預備讓他晚上睡覺。

忙了整個下午，只覺得趣味盎然，真的早已把以前所感到的靜寂消滅了。直到傍晚時候，她才獲得一些閒功夫，

燃上一枝香烟，坐在沙發上，逗着那隻小狗，試驗牠的種種把戲。

「真有趣，真有趣！怎麼畜生也懂得人說話，何媽？」正在縫一個未完成的防空燈罩的何媽，笑了一笑：「少奶奶，這種狗，一般人家是不歡喜養的！」

「爲甚麼？」

「俗語說：『雄貓雌狗朝西屋』，雄貓老是不擇處所的撒溺，容易毀壞一切東西；朝西屋，夏天晒得滿屋子全是太陽，您想，誰歡喜這些東西！至於雌狗，一胎一胎地最會生小狗，弄得屋子裏血污淋漓，多麼髒，所以，更爲一般人所討厭。這隻狗……抱甚麼，我剛才已經瞧清楚，確實是一隻雌狗啊！」何媽放下了手裏的鍼線，說教似的。

「你的意思，是叫我把牠丟掉了，是不是？那可不能！因爲，這是我的一位朋友誠意地送給我的，俗語說，『打狗還須看主面』，何況是『丟狗』，怎麼可以得罪人！我知道，你是怕增加了你許多額外工作，那我可以加你工錢！」紅櫻繼續地逗着那隻小狗玩。

挨到傍晚，陳雨舟才疲倦地跨進了家門。這一天，他在跑狗場裏的總損失，是八百多張拾元紙幣，因此，他滿心貯積着「失望」、「憂鬱」和「憤怒」。失望是由於他最初原是抱着必勝的希望進場的，料不到結果卻是這樣；當他一起這筆輸去的款子，還是暫時挪用的公款，自然是憂鬱跟着來了；最後，便使他不得不憤怒起來，把一切的罪惡都歸到狗的身上了。他恨跑狗場裏的狗，連帶也恨一切世界上的狗，尤其是永遠縈繞在他耳邊的「噲噲」的狗叫聲。

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一跨進大門，突然來了一陣噲

哩聲，頓時竄出一隻小狗來。他把所有的憤怒，立刻加在他的身上了，立刻舉起他的皮鞋腳，向那小狗的屁股上踢了一腳。

「唔哩！——唔哩！——唔哩！」小狗受着痛，忙向客堂裏躲。

「舟，你怎麼這樣殘忍！要是一個失脚，踢中了要害，將牠踢死了，怎麼好？」紅櫻迎着她的丈夫，望着他那失神的臉色，「你不覺得怎麼不舒適嗎？爲甚麼臉色這樣難看？」

「這小狗是那裏來的？」他和紅櫻認識以來，還是第一次這樣粗聲暴氣地。

「是我的一個朋友送來的。她因爲我太寂靜了，特地送牠來給我解解煩悶！」她說得很委婉。

「我是最反對餵養這種小動物的！解悶，以後你服侍着牠，一定夠麻煩了！」雨舟悻悻地，自管自地抽着板烟。

「反正，我獨個兒就在家裏，沒有事做，服侍一隻小狗，也算不了一回事！」紅櫻兀自抱着她的Bobby。

「好的，你每天就和這小狗去做伴罷！」

「你自己爲甚麼不想看，你爲了玩跑狗場，把新婚的妻子，冷清清地丟在家裏；我爲了寂靜，不過餵一隻小狗解解悶，於你並沒有甚麼損害，你何必這樣挖苦我呢！」紅櫻忍不住嗚咽地啜泣起來。

「我並不是挖苦你，不過，我最討厭這種小動物，所以，希望你也別和牠們親近，你要不同意，那也沒有甚麼關係，你餵養着就是了，何必這樣傷心！」到底還在新婚中，雨舟對着這第一次流淚的妻子，不期然地起了憐惜。何況，他

是一個善於交際的男子，使用出全副技術來對付一個熱情的女子，當然是一下子就會風平浪靜了。

自此以後，雨舟雖然不再干涉她餵養這隻小狗的事，可是在他辭色之間，總是十分嫌惡這小動物的；尤其是當牠在雪白的沙發套子上，印上了無數的梅花朵的時候。他常常避過了紅櫻的眼睛，會沒頭沒腦地捶牠幾下，這樣，彷彿才出了心頭的一股惡氣。

在一個天高氣爽的秋夜，雨舟從朋友的宴會中喝得醉醺醺地回來，時間是已經午夜了，他們的臥室中，寂靜得連一張紙片掉下地來都聽得清楚。他在月光中望到那張六尺闊的大銅床上，一條粉紅色的薄綢被中，除了裹着他那骨肉停勻的新夫人以外，彷彿還有一件毛茸茸的東西，伏在枕頭旁邊，他霎時把剛才決意要和她來個偷吻的心情打消了，他不必細瞧，猜測得到又是她那頭小哈叭兒，暫時充了自己的代表了。

他腦門子上隨着沖起一股酸氣，他把那盞檯燈扭亮，忍着一臉怒火，輕輕地把他的新夫人喊醒。

「怎麼，你到這時候才回來？」紅櫻打了一個呵欠，瞥眼發見了她頭邊的那頭小狗，「啊，Bobby，你爲甚麼不到窩裏去睡覺？」

「櫻，今晚這宴會，真有意思，我聽到了許多有趣的新鮮故事，可惜你沒有和我一同去參加，否則，你也一定可以獲得那些聞所未聞的知識了！」雨舟一邊脫外衣，一邊揮那小狗趕下床。

「你揀着那些最有精彩的，轉述一遍給我聽，不是一樣的嗎？何必一定要我親自去參加！」紅櫻注意地預備聽他的

故事。

「有一位黃先生，他曾經在歐洲留學過，據他說，西洋女子，十九都歡喜養狗，其實，她們並不是真的愛狗，……有的是死了丈夫的寡婦，有的是丈夫長期出門在外邊，有的是丈夫失了性機能的……她們的目的，只是用來做丈夫的代表。這，雖然有些像齊東野語，不見得一定真實，可是……」

「雨舟一本正經地還想說下去。」

「哈哈！別再說下去了！看你好像是個聰明人，其實，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你這樣的笨人了！——枉算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卻還空地和這畜生吃起醋來，你自己想想，不怕難為情嗎？」

「別誤會，我說的是一個聽來的故事，和這小狗有甚麼關係！」

「哼，你的小心眼兒，難道我會不明白：你不過借這故事，實行你那「打紅娘羞小姐」的策略罷了！其實，我告訴你：你雖然不大歡喜多逗留一些時間在家裏，可是，我沒有這樣下流，決不會請這小狗做你的代表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檢驗一下，牠正佔着「雄貓雌狗朝西屋」的第二位呢！

——舟，我勸你可以放心了，這樣好的月色，還是安靜地睡覺罷！」紅櫻這段相當風趣的話，把眼前的沉悶空氣打破了。

雨舟爲了要掩飾他臉上的紅暈，拍的一聲，竟把那檯燈扭熄了，「好月亮，睡覺罷！」他心上像落下一塊石頭那麼輕鬆。

這個小家庭中，排演過了這幕趣劇，反使他們夫婦間幾個月籠罩着的一重黑雲散開了。最奇怪的，雨舟當初極度憎嫌着的那隻小狗，有時候也會揀一塊牛肉之類的食物，引逗

着牠做跪、拜……等等動作，增加了這家庭中無限的熱鬧和快樂。

有時候，不但這小狗撲到他的膝上，用着那鮮紅的舌頭，添着他的手背，他也只是嘻嘻着嘴對牠笑；並且，在高興的時候，他竟會像嬰兒那樣的抱着牠睡覺。

「噢，我們的 Bobby 呢？我買了一包豬頭肉，預備給牠吃的！」雨舟每次從外邊回來，總是這樣關心着牠，不過，豬頭肉是常常掉換了別的食物名稱替代着的。

這樣經過三個月，這隻小狗，居然成爲雨舟的唯一寵物了，甚至連紅櫻也有因了牠而受氣的時候。譬如：牠高興起來，嗚嗚地多叫了幾聲，雨舟便會責備似地向她問：「是不是忘記給牠餵飯了？」或是：「你爲甚麼不替牠檢查一下，牠身上有沒有甚麼不舒服的？」

爲了這個緣故，現在是夫婦倆掉換了一個地位，輪着紅櫻憎嫌這隻小狗了。

「物價這樣飛漲，連人也沒有好東西吃，天天還是牛肉呀，燻肚子呀，蹄筋呀……這樣餵給這畜生吃，到底是爲了甚麼呢？」這是紅櫻常常絮絮着的話，也是她惱恨這小狗的唯一理由。

中秋那天，紅櫻差何媽送幾盒月餅給她母親，因爲她臨走時沒有把後門關上，隔不到二十分鐘，廚房一隻新買的鍋鐘鍋子，便不翼而飛了。直到雨舟回來，紅櫻下樓去開門，才發覺了這回事。

「你這吃糧不管事的東西，家裏來了賊，你也不會叫幾聲！」紅櫻指着那隻小狗，氣憤憤地罵着。

「人也管不了，何況這小小的畜生！你這樣責備牠，於

事實有甚麼裨益呢！」

「我莫非連一隻狗也沒有資格罵牠一句嗎？你這樣袒護牠，何不就和牠去做人家呢？」紅櫻好像在報復前次的仇恨。

「是的，我也是一隻狗，袒護牠，就要牠做人了！」雨舟似玩笑非玩笑地回答她。

不過，狗，終於是一隻狗，紅櫻即使對她發生了妬意，只要經過雨舟的一番溫存，也就很容易地把牠完全忘記了。

在另一方面，她卻發現了雨舟的態度，在這短期中特然起了變化，他雖然每天仍舊是按時回家，可是，那種心神不甯的樣子，漸漸地，連何媽也瞧得出來了。紅櫻不時地在心裏盤旋着：「是做投機事業失敗了嗎？」「是在賭博場裏輸了一大筆款子嗎？」「還是他工作的處所有了裁員的消息嗎？」結果，她確切地證明：他的經濟狀況相當的充裕；他的工作場所，業務也臻臻日上，只有添聘職員的廣告，不斷地在報上露布出來。

「不要是患了神經病吧？」的確的，他每天晚上，總得抱着那隻小狗，喃喃地不知道訴說些甚麼，她聽別人說，「一個神經失常的人，最容易發生自殺的念頭。」她怕他有一天真會演出這慘劇來，因此，他每晚脫下來的衣服，她必須悄悄地檢查一番：有沒有安眠藥片一類的毒藥藏著。

第一天，沒有檢查着甚麼特殊的東西；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一點特殊的東西也檢查不出來。直到第八天晚上，給她檢查出一件特殊的東西來了；那不是甚麼毒藥，卻是一張機子批的「命書」。她不懂得上面寫着的「甲乙丙丁……」或是「子丑寅卯……」等等天干地支，她只知道開頭「右道」兩個字，是指着女性說的，女人的命書，怎麼會在他

的衣袋裏呢？再看下去，明明又寫着：「二十一歲，壬戌年九月九日寅時生。」「戌年，生肖不是屬狗的吗？」……雨舟忽然這樣的愛狗，原來他是把 Bobby 當做那個屬狗的女人看待的。「早知他用情這樣不專，我又何必跟他結婚？」「好在，現在還沒有孩子，甚麼東西也羈勒不住，他既然移愛於別的女人，不如趁早離婚。」「離婚，離婚！準定各人走各人的路！」她那雜亂的思想，頓時像潮一般地湧了上來。她不管雨舟睡得怎麼沉酣，她急忙趕到床前，狠狠地用拳頭在他肩上捶了一下。

「起來，快起來，這屬「狗」的女人到底是誰？」

「那……那……那是我朋友的一個愛人……」

「朋友的愛人，爲甚麼要你替她把命書藏起來？哼，哼，我明白你突然要袒護這小狗的原因了。我不能永遠充着這不等邊三角形的一邊，還是大家爽快些，散了夥吧！」

「那……那也好！」雨舟終於迸出這麼一句。

他們倆都是直爽人，他們用不着第三者參加，第二天，便面對面地把一切條件談妥了，只預備在離婚摺上，請律師簽個字，這案件就可以告一結束。

只有一件難以解決的事，那便是那隻小狗 Bobby。雨舟的意思，除了贍養費以外，一切都允許紅櫻帶走，只有那隻小狗，一定要把牠留下來，以便和那屬狗的女人結婚時，作一個紀念；紅櫻呢，看着雨舟這樣地捨不下這頭小狗，她也故意地堅持着：丈夫不能任意地侵佔妻子的財物，應該讓她把 Bobby 帶走。

他們每天爭吵，甚至請了親友來公斷，因此，這個寂靜的小家庭頓時熱鬧起來。 三三，八，二八。於漏室。



## 視死如歸

胡三葆

「孩子，你們過來，我想是時候了。把那條毛絨圍巾遞給我，讓我好坐起來。你們都到我身邊來。媽媽想摟住你們，有許多話對你們說……你們得留心地聽她說。」

孩子把毛絨圍巾送到床上，這個垂死的婦人把它圍在她的肩膀上。十歲的彼得首先爬上床去，蜷臥在他媽的身邊。他比他的妹妹愛倫只大了兩歲，當然還稚氣未脫。媽撫摩着他的頭，他把頭擱在她的肩上，湊着她的臉。愛倫躊躇了一下，也就爬到她媽的另一邊，縮在被窩裏。

「你們還記得我們昨天所談起的事情嗎？」

孩子們都點點頭。

「就是讓彼得帶着那塊錢，你們就可以去看你們的寶琳姨媽了，並且還可以和傑雷在一塊兒玩，那不是很有趣的嗎？」

孩子們把頭點了一點，因為他們知道傑雷，那隻靈敏的小獵犬，挺喜歡耍些小把戲；牠能用牠的嘴接住一隻皮球。也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他們能夠跟傑雷相見的機會真少。難得遇到他們的母親去拜訪她的妹妹的時候，他們才有機會跟傑雷玩上一會兒。

「真的，從此你們愛跟傑雷玩多久就可以玩多久了。你們就睡在那裏，傑雷和你們睡在一起，你們也就不會害怕了，好不好？」

「不要！」他們同聲答道。

「媽媽不再能跟你們在一起了，所以你們總得做得像大孩子一樣。夜裏你們如果要喝杯茶或是要旁的什麼東西，你們不要吵醒你們的姨媽才好。你們只要按亮了電燈，你們就可以自己把所要的東西拿到手，你們就像大人了。你們要牢記住我這幾句話。如此你們的姨媽一定會非常歡喜你們的，而你們也得愛她，我知道她一定待你們很好的，不過你們也要做得好而且肯聽話。她自會給你們到學校裏去讀書。你們都想進學校，好同別的孩子玩，是不是？」

「是的，媽媽！」彼得說，同時愛倫也把她編着辮子的頭點了一點。

「孩子，你們可記得寶琳姨媽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美森，」他們答道。

「那麼你們知道怎樣去法？」

他們一同點點頭。

「去，彼得你去找那塊錢拿來，再把衣廚頂高那隻抽屜裏的一隻匣子也拿來給我。」

彼得離開他母親的身邊，把那張一元紙幣從藏着的地方取了出來，他媽所要的那隻匣子也拿到了。

「你要留心不要把這塊錢丟了。看你把它藏在什麼地方好？這就對了。愛倫你看他藏的多好！這樣他不用想一想就



可以知道是放在哪一隻袋裏了。」

她把那隻匣子打了開來。

「你們看，這個是很重要的。看過這卡片上寫點什麼。我來讀給你們聽。約克市，美森區，小徑街二二七號，孟買琳夫人。千萬不要把它丟了。這就是你們現在所要去的地方，你們把這個給中央車站上的一個男人看，把那塊錢也交給他，他自會把你們送到車子上去的。等到你們到了美森，你們再把這個給那面車站上的人看，他就會把你們帶到你們的姨媽家裏。彼得，現在你把這卡片放在你的袋裏。愛倫寶貝，這封信由你帶着，你們到了那面，你就把它交給你的姨媽。你看上面也寫着同樣的姓名和地址。你把它放在你的大衣袋裏。你們到車站去，一路上要小心，等到燈光換了顏色，你們才可穿馬路。彼得，你該攙住愛倫的手。」

「是，媽媽。」

「現在我有些很好的東西給你們。彼得，這裏是你爸爸的一隻錶和銀鍊。你要好好地帶着。我來給你開好，把辰光對準，明天你自己也能開了。現在是兩點鐘。」

她把這隻銀錶開準，給他放在他的袋裏，把銀鍊的一端穿在他的背心上的一個鈕洞裏。

「這樣就不會丟了。你們可記得你們父親的名字叫什麼？」

「喬治，」他們同聲叫了出來。

「對。你們該永遠記牢他的名字是喬治。這裏，愛倫，是你外婆的一枚金雞心，在我給你帶上之前，我再把我手上這個戒子穿在這根金項鍊。將來這戒子你也許可以帶。」她從手指上脫下那隻戒子，把它穿在項鍊上，然後把項

鍊扣在愛倫的頸子上。

「你看，這樣子多好看。這些就是媽所能給你們的一切了。媽雖想給你們更多的東西，但她現在能給你們的最好的東西還是讓你們回到學校裏去繼續讀書。她把你們留在家裏已經好久了，你們對她已經服侍得很好。要是光是服侍與愛心能成一味良藥，那末倒早已把她治好了。從此你們都可回到學校裏去，你們的寶琳姨媽和佛萊姨夫一定會照應你們比什麼人都好的。你們的媽媽就要出遠門去了。」

「很遠嗎？」愛倫問。

「是的，很遠。」

「那末您還回來看看我們嗎？」

「我得試試看回來。我無論如何試試看。不過你們總得做好孩子，等到你們太起來，你們就會什麼都明白了。彼得，你必須答應我要照顧你的妹妹，好好地愛護她，而她也會像我一樣的愛你，愛將會使你成爲一個堅強的男子。如果你們相親相愛，世界上就沒有一種力量敢來侵犯你們了。所以你們必須答應我你們決不要吵嘴，不管是爲了什麼緣故。你答應不答應？」

「噢，媽媽。」

「還有你，愛倫寶貝。不久你就要長成一個小婦人了，你得隨時當心你哥哥，不要讓他傷了風或是做什麼愚蠢的事情。」

她點點頭。

「現在沒什麼別的話要說了，太多了怕你們反而記不牢。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勇敢。不要害怕。你們不害怕，你們才能勇敢。要勇敢有時候也很難做到的……現在給你們的

媽媽一個親熱的擁抱和一個甜蜜的吻，然後去帶上你們的帽子，穿上你們的大衣。」

她摟住她的兩個孩子，並親熱地吻他們。她的氣力已盡，頭不由睡倒在枕上。她望著他們穿好衣服，帶上帽子，等到他們預備走了，她用了細若游絲的聲音說：「你們總要勇敢。你們的媽已經竭力做得勇敢，所以希望你們也要做得勇敢。」

「是，媽媽！」他們一同說。

「那麼可以去了，把門稀開一些兒；只要留着一條縫就行。你們到了外面，你要攙着你妹妹的手。從此你們整個的世界都在外面了，願上帝愛護你們，保佑你們！」

她的一隻手已經擱在嘴上，把另一隻手從被頭底下伸出來，有氣無力地向他們搖晃着。

孩子們站在門口，也向他們的母親揮着手。他們看見她露着笑容——不是一種歡然的微笑，僅是一絲牽強的笑意——他們也報以微笑。他們緩緩地退了出來，彼得隨手把門輕輕地帶上，留着一綫縫。

當他們走下樓梯的時候，愛倫突然停了步，揮着她的手臂喊道：「媽媽，再會！」

「她從這兒又看不見你的，」彼得說。「走罷！」門一帶上，床上的那個婦人再也支撐不住了。就是生鐵也早要熔化了！她把手指擱着嘴哽咽了，一陣痙攣在她的臉上流過。現在，最後的支持已告崩潰，她似乎很容易的就伸展了她的四肢，閉上了她的眼睛。

到中央車站約有十幾間門面的距離，這兩個孩子就手攙着手走去。他們現在是漂流在人海之中的孤兒了。他們不時

在陳列玩具的廚窗前面立停了觀看，逗留得似乎太久了，彼得就說：「走罷！」

將近車站，彼得把不知幾時留在袋裏的五個辨士在糖攤上買了一支棒棒糖。他把糖給了愛倫，好像她是個孩子而他自己却是個父親一般。

他們走到問訊處，拿出張卡片。

「原來你們要乘火車到美森去？」

「是的，」他拿出那張一元的紙幣。

「住在美森的那個人是誰？」

「是我們的齊琳姨媽。」

辦事員囑咐一個脚夫把他們帶到售票處，替他們買了兩張到美森去的半票。一元上還多下些微找頭，彼得接了放進袋裏。

「這面走，」脚夫說。

當他們走過待車廳的時候，彼得摸出那隻銀錢，跟車站上大鐘對了一對。愛倫在一旁瞧着他，看他對於這件事在行不在行。她一面望着他，一面嚼着那支棒棒糖。

一面向月台走去，那脚夫一面同這兩個孩子攀談起來。

「你們的母親呢？」

「她走了。」

「出門去了？」

「是的。」

「到那裏去了？」

「她到人們去死的地方去了。」

「天哪！天哪！真的嗎？」

「先生，是的。她不願意告訴我們，可是我們是知道的。」

。」同時愛倫也點點頭，表示這是的確的。

傑雷幾乎要從牠的軀殼裏跳了出來，當牠瞥見這兩個孩子手挽着手走來。牠知道現在可有人和牠玩了。牠飛跑到草地上，找到了牠的皮球，衝着奔回到屋子門口。

「啊！原來是你們，我的寶貝！」孟夫人嚷道，一面給每人一個擁抱和一個甜吻。

「我猜，是你們的母親差你們來的，因為她知道我們是多麼的歡喜你們！」

孩子們不響。

「她好嗎？」

彼得若無其事地點點頭。

她揪了一下電鈴，吩咐女僕拿幾塊蛋糕和幾隻水果來，因為她自己雖還不會有過孩子，但她知道這兩個孩子一路上來一定已經餓了。

孩子們急於要跟傑雷去玩，所以他們匆匆地把蛋糕和水果吃下肚去。不久他們已經在草地上奔來跑去，把球拋到空中讓傑雷去接，或是把球滾到老遠叫傑雷發瘋地追上去把它含回來。

彼得忽然想起了那封信，連忙提醒愛倫。她趕到客堂裏，把信從她的大衣袋裏抽出來，送到她的寶琳姨媽手裏。

「這是什麼？」

「媽媽寫來的一封信，」她漫不經意地答道。

她拆開信封，看下去：「寶琳，這裏是我的兩個孩子。我不能把他們帶着一同去，而他們年紀又太大了，無法把他們拋在人家的門口。你上幾次的來信我沒有拆開就退還了給你，因為它們實在對我沒有什麼益處。我做的事情你什麼都

不贊成，而我正病着——並且也聽膩了你的那種自以為是的批評。」

「是的，寶琳，我嫁了一個酒鬼。但在他活着的時候，我們是幸福的，很幸福的。這是你一向不知道的，而且我相信你到現在也不會懂得的。你的丈夫給你鑽石，給你皮大衣，而我的丈夫所遺下給我的只有貧窮和一具寡婦所帶的面幕。可是我却有了這兩個孩子，我們一向是竭力支撐着過日子。看在上帝的面，寶琳，孩子們是天真無邪的。請你不要把你一向反對我的態度去憎嫌他們吧。請不要再批評一個已死的人了。要是你愛他們，他們也許能給與你不少快樂。而且，除了你，我還能把他們交給誰呢？」

你的姊姊娜拉絕筆。」

愛倫站在她的姨媽身旁，望着她看這封信。

「你知道這信裏說些什麼嗎？」

她把她編着髮辮的頭點了一點。真的，她是知道的。

正當她點頭的時候，她的姨媽看到了這孩子頸子上掛着的那根陳舊的項鍊和雞心——她自己的老母從前所帶過的。她吻了一下孩子，急忙跑去打電話給她的丈夫。

「佛萊，佛萊！我很高興在你還沒離開城區之前就找到了你。那兩個孩子已經來了。是的……已經到了一個多鐘頭了。」

「我真歡喜你竟然已經跟你的姊姊言歸於好了。我一向很想念那兩個小把戲哩！」他在電話中說道。

「不，我們並沒言歸於好。你聽我說啊！孩子們已經在這裏了。他們是來就我們的。等一會你自會明白的。請你趕快坐到汽車那面去。不，那兒是沒有電話的。一切請你斟酌

情形辦理好了。再會！」

孟佛萊到了那面公寓裏，但死神已經先他一步而至了。房門仍然觀掩着。

有許多事情需要辦理，所以等到佛萊姨夫回到美森，已經很夜深了。

「是的。」他說。「我什麼都已辦妥了。那兩個孩子已經睡了嗎？」

「已經在一個鐘頭前把他們送上床了。」

「佛萊姨夫！」打樓上一間臥室裏發出一聲細小的呼喊。

「唔，寶貝。我來了。」

孩子們一點也沒有睡熟。他們的姨夫見了他們很高興。

他們爬到他身上，抱住他，歡笑着告訴他，說是他們又教會了傑雷一個新的玩意兒。

隔了一會，愛倫依然歡樂地問道：「你看見媽媽嗎？」

他們的姨夫不想回答他們。

「她吩咐我們要勇敢，」彼得說。「所以我們一切都知道的。」

「你們知道些什麼？」

「我們知道她走了，到很遠的地方去，她去見上帝了。」

「是不是？」

「是的。她走了。」

他也只得這樣隨口的回答他們。孩子們不久仍回到床上，閉上眼睛睡熟了。他們睡得很甜美，夢見許多很好玩的東西，就像掛在聖誕樹上的，和復活節的點綴的那類東西。譬如說，鬼子啦，朱古力糖所製的雞蛋啦，用糖製的透明的大蛋啦，蛋的裏面嵌全村的景緻，有着一個牧童和一隻小山羊。

太陽出來。又是一個早晨了。傑雷，那隻有勁的小獵狗，已經站在廚房裏等候着他的餅乾浸牛奶的早餐了。他把渾身抖了一抖好像要趕走睡虫似的。然後就吱得吱得地把盤裏的東西舐個乾淨。他的嘴上還淋着牛奶，可是他已經站在樓梯上候那兩個孩子起身下來和它玩了。

不一回，他們都已到了院地裏，帶着那隻皮球。他們好像決不玩膩這一套玩意兒的。愛倫立停了一會，問她的哥哥道：「媽媽不回來了嗎？」

他搖搖頭。

「從此不回來？」她問道。

「不回来了。她不會回來了。」

他把球遞給她，他們就繼續玩下去。

原著者 Manuel Komroff

# 萬國大藥房

門市批發 價廉貨齊 各國處方 配製審慎 電話購貨 接方迅速

• 經售各國名廠出品 •

• 自製家用特效良藥 •

• 總店 •

上海福州路山東路  
電話九一八二五（四線）

• 支店 •

上海同孚路福州路口  
電話三九九四二號



# 八盤山

唐萱

汽車的後面冒着黑烟，搖搖擺擺搖擺擺的穿進市街，乾燥久了的泥土便被這歪扭着的車輪揚了起來，車子像架着雲霧，在土陣裏飄蕩蕩的。

走路的人都捏緊鼻子捂着眼睛躲到一旁，不留神一張嘴就灌進滿口的泥沙：

「噢！」

車身子像一個風塵僕僕的老人，身上塗着沿途積來的黃土，走一步拐一拐，又吃不住力似的死勁的咳起來：

「咳，咳，咳，咳。」

前面有人挑着担子走過，車夫就按一下那低暗的喇叭：

「啞，啞——啞！」

汽車仍舊架着雲霧往前走，讓沿途的人都捏起鼻子捂住眼睛睜來。

由汽車後面冒出來的青烟往後面蔓延着，蔓延着，一會兒往上升，往上漲，散佈到太空。

慢慢慢慢天空被青烟染上一層淡灰，太陽噲噲着躲到西山的腳下去，祇讓一抹紅暈在半山腰豔笑，但仍被青灰一層一層的蓋飾着，淡下去，淡下去。

天黑了。

車箱裏擠滿了人，坐着的人永遠坐着，站着的也永遠變着腰站着，誰也不能動，除非把一隻手伸到車箱外面去透一透風

，不然全車箱裏的人都得來一個大翻身。

車夫坐在前面，目不轉睛的盯着車頭，舵輪一扭一扭的隨着手轉，車子就東倒西歪的往前走，不時的發出「恐隆空隆」，「嘩拉拉」的聲音。

在車夫的右邊空出一塊不小的地方來，舒適的坐着一個抱着拳打盹的跟車夫，一隻圓滾滾的腦袋，順着車的勁東搖西擺的，由鼻子裏用力的吹出甜甜的叫聲。

坐車的都不管車夫叫車夫，他們管他叫「司機生」。

司機生怪不耐煩的斜了跟車的一眼：

那傢伙一個呼跟着一個呼的打，越打越大，越打越大，就好像車後面跟着一條牛，不住的：

「哐，哐，哐——」

司機生的眼睛正經的瞧着前面，底下的脚可慢慢的移向旁邊去，「巴！」的用力的蹬了跟車的一脚：

「喔！」

跟車的一怔驚，轉了一個身，又努力的打起呼來。

司機生就朝車外面唾一口吐沫：

「娘的！」

坐車的有一個突然的伸了一個懶腰，往窗戶外面探探頭，車箱裏立刻就混亂起來。

「別動，別動！」

「喔！」

「擠死啦！」

伸懶腰的來不及說話，「哇哇哇」的打了一個哈欠，用力的出一口氣：

「噫——」全身的勁都洩了出來：「天黑了！」

大家都像受了傳染，一個個都捂着嘴，悶勁犯了上來：

「唔——」

扭扭頭望望外面：

「天黑了……」

市街上的灰土房灰土牆一間一間一座一座的走過去，又走回來。車還是搖搖擺擺搖搖擺擺的架着雲霧往前走。

前面的黑洞影子裏好像抹起來一座蓆棚子，一下子把車帶住：

「下店吧，秦嶺底啦！」

司機生把脚一踹開，車子被扎了一下子似的尖嘯一聲，停住了，全車的人都往前一擁：

「喔，喔。」

「喔！」

跟車的腦袋差一點沒有伸到玻璃窗外面去，怔怔的揉揉眼睛，含混的揮揮手：

「不要緊，停住了，停住了！」

車外面響起來：

「長發棧——」

「香茅店——」

司機生一脚跳下車來，把兩隻手亂擺：

「不下店，不下店，打完尖還得趕。」

車裏的人有的想提着小包下來，就又放下了。

蓆棚子裏拿出一盞風燈來，在黑洞洞裏亂幌悠：

「打尖這裏，打尖這裏！煎炒烹炸，葷素酒席，大小麵點一應俱全哪！」

忽然吃了一驚似的：

「喔，曲五哥！」

司機生立刻裂開嘴：

「黃掌櫃，黃掌櫃自己出來了。」

扭回頭來招招手：

「來，打尖的全這邊來，吃完了好趕路。」黃掌櫃諛着肩笑：「這早晚還趕站？」

那個衝着掌櫃映映眼：

「趕，今天晚上要不盤過這條秦嶺，那就，那就……噫！脖子一仰就沒有再噫出來。」

黃掌櫃立刻像在亂塗地裏看見大鬼似的那麼假裝的大吃一驚：

「盤過秦嶺，大黑夜的？」仰起頭來看看天。

月亮由秦嶺的東麓升了起來，面團團的。就緩一口氣：

「就說有月亮吧，大黑天的，中間一道八盤山，爬上往下墜，盤下打出溜……」

曲五哥把胸脯一拍：

「看不出我曲五，黃掌櫃？」

黃掌櫃就滿臉堆着笑，彎着腰像要把什麼東西捧起來似的：

「那裏，那裏，也錯非你曲五哥，手下穩，別人？這話就不敢說。」

跟車的就着蓆棚子底下，摸着一把椅子就坐下，一隻脚蹠



着板襖沿，手巴掌往大腿上一拍：

「錯非咱們老五，八盤山黑夜裏盤上盤下還是第一趟？幹什麼的吃什麼，這叫做有一手！」

那有一手的人立在那裏就好像怪不得勁的。

跟車的把眼睛往四周掃一眼，一口氣又接下去：

「這話可也有兩說，旁人，咱可不敢保，路過八盤山你往下看吧，三步路五步路的，那一條山澗裏不削着車，八盤山，跟你說，除去曲老五，半夜裏摸黑路，誰敢盤？大晴白日的還不是一樣？」「啾」兩隻手指頭湊在一起捻了一個榧子：「照樣的往下翻！」

大家伙全都湊過來聽。

曲五哥也找條榧子坐下：

「黃掌櫃，先來壺茶」，一面高亢着嗓子：

「胡二，又是瞎白。」

胡二一歪身，襖子腿一蹶歪，趕緊用腳蹬住：

「瞎白，五哥！那次你不是親目睹？咱們前頭那輛車也不是做什麼的，走入盤山麼，兩腳可像不着地，淨想騰雲架霧，這一下子也好，架心，他媽的澗裏頭見，撲來撲來，憑那麼重的身子楞往下滾，往下一冒眼，喝，真叫深，瞧着也眼暈，一輛車摔成八瓣……」

曲五哥就嘆一口氣：

「瞎——」

胡二這一下子可來了勁：

「還有哩，那，那」沒有說完就「咕嚕嚕」的笑了起來：

「你還沒有看見，那小娘兒們由窗戶口進了出去，張着嘴像似還要喚，一下子掛在樹枒枝上，得，脖子拉得老長，舌頭

吐出半截來，那，那，有個樂子。」

黃掌櫃田裏面提出兩壺茶來笑着：

「胡二哥，您先來碗茶吧，別看把大姑娘們嚇着。」

胡二哥就像上足了絃的留聲機，越法停不住，衝着一羣繞由車上下來的女客們：

「嚇着？可不是就是這樣，你們初次行路，不知道，走一趟就知了，現在這年頭出遠門，這就叫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路上出個三回五回險，屁事，逃出一條命來是揀着了……」

大姑娘們全都聽楞了，一個個舌頭尖舐着上嘴唇，再不然上牙根死勁的咬着下嘴唇。

黃掌櫃就趕緊的揀過一盞茶來：

「胡二哥，您先來一碗，新沏的。」

胡二順手接過來，還忘不了找補着：

「……你當這碗汽車飯好吃的？出生入死，這是玩命換的，要不是咱們曲五哥……」

呷一口茶：

「……這碗飯好吃？……」

司機生在暗裏皺着眉：

「胡二，你渴不渴？喝茶吧！」又撥轉頭：

「黃掌櫃，咱們來吃吧，吃完了還得趕，這一晚上……」

自言自語的：「趕不到就又，就又……」用手掌一拍桌子：

「反正夠瞧的！」

胡二聽了一大跳：

「曲五哥？」

那個怪無聊賴的用手搥一搥臉，讓話從手指頭縫裏透出來

，「唔唔唔」的：

「吃飯，趕路！」

兩個夥伙肩膀上搭着條油布，手還背在後面繫圍裙絆，由裏面踩着鞋跑了出來，順手由肩膀把油布扯下來往近旁的桌子上擰一擰，嘴裏不閉着：

「落座諸位，落座！」

「您吃什麼，您？」

隨着就仰起脖子來喊：

「灶上的，炒餅兩盤哪！」

「煮蝦段，炒雞雜，外帶大米飯！」

「燒酒兩壺，兩壺！」

櫃裏的刀勺也立刻熱鬧起來。

曲五哥端着一碗茶怔怔的望着天上的月亮。

胡二精神特別來，忒忒的湊了過來：

「五哥，今天晚上有月亮好，我就怪，那回大老子不也是月亮天，撲來來，八盤山的頂都沒盤上去……」

曲五哥微微的裂一裂嘴：

「噫——」

月亮慢慢的由秦嶺的顛上冒起來，升到了半天空，彎彎上撒下一大片疎疎密密的金星——是一個大晴天。

曲五哥把飯碗往桌子中間一推，抹抹嘴，端起碗茶來「咕

嘟嘟，咕嘟嘟，嘆——」：

「胡二，把車搖起來！」

胡二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嘴裏念叨着：

「噫，大月亮的天，八盤山哪，八盤山……」

汽車前頭就「咕來來，咕來來」「噓，噓」的叫起來，一

會兒「嘍！」像放一個屁，一會兒又「嘍，嘍」……

「嘍，嘍，嘍，嘍，嘍嘍嘍嘍嘍……」

曲五哥就揚起嗓子來：

「開車啦，上車，諸位！」

黃掌櫃趕緊趕過來：

「一路平安，曲五哥，下次您多照顧。」

曲五哥撥着頭：

「噫！」

一踩機關：「嘍來來來來來」車屁股後面冒着一股青烟，車身子就有力的顛簸起來，像是被縛在那裏的一條大恐龍，用力的掙呀掙的，車箱裏也「空呀空呀」的叫，半天半天，突然的「吐——」

車子就又搖搖擺擺搖搖擺擺，捲起大堆的泥沙來，在車後面拖着老長的黑烟的尾巴繼續的駛下去了。

胡二坐在車前面寬綽的座位上，一隻的溜圓的大腦袋往懷裏一扎，衝呀衝的，鼻子裏又吼了起來。

汽車箱裏的人左顧顧右盼盼，一片黑忽忽，大家伙「噓噓噓噓噓」的：

「八盤山呀，噫！」

汽車可騰雲架霧的衝進黑暗裏去了。

有人由車窗裏探出腦袋來往前面看看，車箱裏的人不再「

噓呀啞」的喊，都把脖子伸得老長：

「有什麼，噫？」

那個搖搖頭，不言語。

前面祇是黑骨隆冬的一大座山，有些地方被月光照得閃亮，但也看不清楚。

順着車輪子往地下瞧，公路越來越狹，越走越窄，汽車差不多變成一張紙板子了。

曲五哥不住的按着車喇叭：

「啞，啞啞——啞——」

車搖着搖着將過一個彎——費了好大的力氣：

喇叭就像過了電似的，不住的：

「啞……」

坐車的全都儘量的伸出頭來：

「來了！」

車好容易轉了過來，車皮跟着往下一陡，像突然又加了馬力似的「出溜溜」的滑下去。

胆小的不住的喊：

「踩住閘，司機師，踩住閘！」

曲五哥把長頭髮往後面捋一捋，怪閉適的：

「不要緊，小開口！」

「小？」

車裏的人差不多都跳了起來：

「八盤山啞，這不是？」

司機師由鼻子裏哼出一口氣：

「八盤山？這纔幾盤啞，喲，一盤山！」

接着「哈哈哈哈哈」的笑了起來。

車還是往下滑，月亮跟着車跑，像飛一樣，飛呀飛的：

「匡！」車夫把塞帶一踏，汽車落了平地，在平地上打了一個旋子，就又用力的扳起油栓來：

「恐，恐，恐，恐龍龍龍……」

「恐，恐，恐，恐龍龍龍……」

「恐，恐，恐，恐龍龍龍……」

曲五哥斜着瞧了胡二一眼：

胡二的大圓腦袋瓜子還正掛在脖子上往前一衝一衝的。

曲五哥的氣就不打一處來：

「這小子！」一隻右腳往右邊挪呀挪的，「巴」一脚踩在胡二的左腳上。

胡二怔了老半天，靈魂飛出半天空，繞了好大的一個圈子纔轉回來。

「喔！」緊趕着伸了一個大懶腰：「呵——」

曲五哥悄悄：

「八盤山啞，胡二！」

車箱裏就像扔下一顆炸彈似的，大伙的騷動起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比蚊子吵了高還厲害：

「八盤山啞！」

「八盤山了哩！」

曲五哥還在那裏用力的扳油栓：

「恐，恐，恐，恐龍龍龍」

車搖着，扭着，擺着，一窺身又動了起來。

所有的窗口都有腦袋探出來看，就好像車箱裏裝不下這些

腦袋。

汽車慢慢的爬上陡坡，車上的人就好像全都躺下了似的，一個個全都仰着。坐在後面的人全都用力的喊：

「不要往後擠，不要往後擠，不要……」

整個車箱裏的人都恐嚇的：

「噴，不要喊，八盤山了哩！」

八盤山變成了一個隱伏着的惡魔。

人們就祇讓汽車一個子在那裏「匡朗朗，匡朗朗」的顛樣似的抖。

窗戶外面的爛袋，把兩隻眼珠子努力的嚙着，死勁的瞪着前面，大家全都在用勁。

忽然車子平傾了一下，窗戶外面就喊了起來：

「轉彎了，轉彎了哩！」

車子裏面舒了一口氣似的：

「喔，一盤了。」

胡二把嗓子順順扭過頭來：

「噯，八盤山，八盤山，上八盤下八盤，八盤山一共十六盤哩！」

大家的

大家的心上就又拴上了勾。

曲五哥又在那裏扳開油栓了：

「恐，恐，恐，恐，恐龍龍龍龍龍！」

人們扳着手指頭數：

「兩盤了！」

「三盤了！」

「四盤了！」

車子裏不再吵雜，就像朝頂進香的善男信女們，把一切幸福

患難全交給菩薩，自己祇是虔誠的數着自己的那三步一叩首：

「一，二，三，」一叩首。

「一，二，三，」兩叩首。

有的不太虔誠的人順便用眼瞪了車路下面的峭壁一下，便

吃驚的喊了起來：

「喔，好深！」

乘客們全都嚇一大跳：

「呵？」

那個撫胸脯舒一口氣：

「黑忽忽看不見底的！」

曲五哥在前面用力的「噯」一下子，把馬力一加，車用力的往上一竄。

虔誠的朝頂的信徒們便更悄悄的數起來：

「五盤了。」

「六盤了。」

「七……」

剛剛六盤半，突然車子裏「噲噲噲，噲噲噲，吧！」屁股後面冒出來一溜青烟，停了。

就着怪陡的山坡，車子往後一溜，曲五哥趕快跨住塞帶：

「滋楞楞」停在半山腰。

坐車子的全都探出腦袋去：

「什麼事？什麼事？」

曲五哥一揮手：

「胡二，下去，電火不着了。」

坐車的人像一塊石頭落了地似的場實了許多：

「沒有什麼，車子壞了！」

車子不開，有的人就在車子裏唱起小調來。

胡二倦眼矇矓的挾起兩個木墩子一溜歪斜的滑下車去。

曲五哥急赤白臉的喊：

「擋住沒有？胡二，擋住沒有？」

胡二胡裏胡塗的把一個矮木墩子往一隻的後輪底下一塞

「行了，五哥！」

「擋好，山坡陡！」

「錯不了，五哥，胡二嘛！」  
曲五哥一抬脚，塞帶鬆開，騰出手脚踹起電火來「突，突，突……」  
車子就「匡朗朗，匡朗朗」的大震動起來，車輪子都跳得要離了地。

電火沒有踩着。

曲五哥就更用力的一踹：「突，突，突……」

「匡朗朗，匡朗朗……」

車身突然被震得一歪，木頭礮子就蹭呀蹭的溜到半邊。

「匡朗朗，匡朗朗！」

突然有人叫了起來：

「車動了，車動了！」

臨窗的人就又把頭探出去：

「往後溜了，往後溜……」

輪子像另加了開，拖着車身用力的往後退。

曲五哥急得大喊：

「老二，塞住，塞住……」

胡二毛腰抬起木礮子來回身就退。

車漸漸跑的比加了油還快，胡二跑得氣不打一個地方喘。

曲五哥死勁的把住舵輪不住的扭。

一閃眼退下去一盤，兩盤……

山影子在人眼前打幌，車輪子掃着峭壁的沿。

曲五的脚不住的找塞帶，找不着。

一個小姑娘急得由座位上站起來，順着窗戶去揪曲五哥的

頭髮：

「塞開，塞開！」

曲五哥的頭髮都快被揪下來了。

老太太坐在座位上合上了眼睛，嘴裏抖索着：

「無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南無大慈大悲……」

胡二在前面退，帶着哭音喊：

「曲五哥，曲五哥……」聽不見了。

全車上都大亂起來，膽子小的人大聲的號哭。

有的踩着脚喊：

「不得了，不得了！」

小姑娘死勁揪着曲五的頭髮：

「塞開，塞開！」脖子臉全紅了。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

忽然車身一歪，一個探着腦袋在外面的差一點沒有昏過去：「掉下去了，一隻輪子歪下去了！」

曲五的脚滿處亂摸。

大家全閉上了眼睛，車上祇有老太太抖索着嘴脣：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

小姑娘鬆了開車的頭髮，捂着臉哭了。

突然「呼！」的一聲，大家吃了一驚。

車頭上冒起一股青烟，曲五的脚找着塞帶了。

曲五揮一下頭上的汗：

「奶奶的！」

大家全舒了一口氣：

「車上一定有大福氣的人，臨難不死，後福無窮！」

老太太還抖索着嘴脣：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

夜深了，大家用脚盤過八盤山。

# 結婚

## 白日做夢



司城第一次看見她，

是在血之池地獄（日本溫泉地別府的勝跡之一——譯者）最近發生大爆發的紀念柱的旁邊。把一隻手靠在鐵絲網上，她向一對西人老夫婦說明血之池地獄的起源。

他和她離開三文多遠。她的外國語雖聽不清楚，可是熟練的樣子，可以從她的表情看出。

——大概是西人嚮導員吧。

看來是二十六、七歲的模樣。身體瘦長，偶爾向血之池警視的眼光，含着理智的感覺。

司城在茶館休息的時候，她領導着西人，正從入口出去。她沒有像東京常常可以看到的嚮導員那樣，卑鄙屈膝，獻媚撒嬌的腔調；有問必答，可是却沒有故意獻慫慫的模樣。她的態度無嘗說是近乎冷淡的。反而是西人方面為她所吸引，老夫婦從左右兩方向居中的她，時時探問着。

她對司城的存在不加一瞥。

司城不好意思離開茶館隨後趕上，只得讀着嚮導指南的豐後風土記：

……此溫泉原在郡之西北之燻灶山，其四周達十五丈許，泉水色赤而混濁，可用以塗屋頂。流出外間成清水，故名赤泉。

她們乘上了旅館的汽車。

等一會兒，司城乘上了遊覽汽車。

——大概是別府市觀光局的女嚮導員吧。

不知怎的，她的面容却深深地印在腦中。

第二天，司城去參觀海地獄（勝跡之一——譯者）。是一片熱水的海地獄，呈着淡藍色，並且在澄清而迴旋的水蒸氣之下，可驚的熱度和多量的噴出在滾沸着。可是，有趣的是，周圍的樹木却像是懷抱着普通的水池似地，靜靜地圍繞着。

在茶館敲着煮熟的蛋殼時，他的背後傳來了不聽慣的會話。那是一羣英國人的家族，而旁邊又站着她。

她雖然穿着昨天一般的西裝，却像是

又換了一套新裝。也許視所嚮導的西人之種類，而心情迥異，今天她頗為愉快，一點也沒有看見西人膽怯的樣子。

——簡直像是他們跟着她的背後。

司城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第三次，當司城在坊主地獄的茶館，吃着用地獄的熱氣烘熱的饅頭時，她領導了五六個西人女子過來。這次司城也未免感到不好意思，故意裝着沒有看見她。

一行走進茶館，叫了饅頭。她坐在司城的旁邊。好像偶然坐在並排的人似的，她暫時默默地注視着漠然的一個方向。

「你住在那裏？」好像繼續剛才的談話，她轉向他問道。大概司城的轉過頭來顯得笨拙，她的面上泛起了微笑。

「觀海寺的松之井館。」

「呃，原來是那個旅館……！」這樣的對話是出乎意外的。司城把動搖的心，顯在面貌，態度。簡直太不雅觀了。

當西人們站起時，她也離開坐椅。

「晚上來拜訪你。」若無其事地說着，她在前領導着，走下樓梯。跟在她後面

陳冬林

的兩人女子們，竟顯得粗陋而不優雅。司城以為這不要是自日做夢呢。這確是現實的事件，可是如不把它形容為白日做夢，却不能確切地表示當時的印象。

——大概是給她看破了吧。

自從在血之池地獄看見後，自己再到海地獄及坊主地獄去的心理，自然不無含着再度和她碰見的希望。

——哼，大概自己看到她時，顯着如有所求的表情吧。

### 俯視海面

女傭走來說：

「有一位叫內藤小姐的女人來看你。」

他知道就是她。

「叫她進來。」

司城躺在俯視別府之海面的陽台之藤椅上。別府和熱海（日本避暑地名——譯者）相像。就在合抱着海，三面圍着山的一點上而頗為相似。觀海寺溫泉正處於俯視熱海之鎮市的十個峠的位置。

「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的？」她已換上了和服。

「這就是我的職業呀。一看就知道是來自東京，幹着什麼事的人。然後再把旅

客簿翻開一看！……」

「原來如此。」

「第一次是偶然碰到的？」司城微笑着，點點頭。

「第二次是有意的，第三次是預期的？」

「幹着嚮導員，連這個也會曉得的麼？」這樣地被看破了，也並不感到怎樣惱恨。反而是給她看破了，可以使事情較為簡單，而司城可感到輕鬆。「——晚飯呢？」

「還沒有。」

「一起用好麼？」

「好的。」

嚮導員這職業，會變成這麼不怕生人，泰然自若地這般親密地舉止着。司城好像看到了職業在不知不覺中把人的性格改變的例子。覺得她是作為嚮導員到這旅館來的，司城感到侷促不安。

「洗浴麼？」

「進共同浴室？」（按日本溫泉有男女共浴之浴室——譯者）

「不。」

「是的，還是這樣來得安閑。」

二人走向浴室。她走進左邊的浴室，司城走進右邊的浴室。這裏的共同浴室是在山崖的一端，可以一邊浸在浴盆中，一

面眺望山林和海。暮色蒼茫，燈火在眨着眼睛。

浴後的性情，心理上許會使人感到鬆弛吧，好像素識一般親熱地談起話來。

「預備乘了明天的船回去吧？」

「連這件事也在賬房間裏問了來麼？」

「不知怎地，我感到如此。」

「是訪問日田的朋友之歸途，明天或後天回去都沒有關係。」

「你在什麼大學服務的？」

「××大學。」

「科目是……？」

「經濟。」

在晚飯中，喝了啤酒。她也喝了。因為這樣，吃起飯來更為有味。她不是在幹着嚮導員，而像是到知己的朋友處來玩耍。司城不能把她的心，適中已意地將之抓住。

二人坐在藤椅上，一直談到十點左右。談到她——內藤佐保子曾結過一次婚，曾畢業於神戶的西人所辦的學校，現在和母親及哥哥夫妻同居着。

「那麼，你預備此後獨自過去麼？」

「現在有一頭親在談着。只要有好的對象，隨時預備結婚。嚮導員是因為有人



託我，勉強在幹着的。還是成了家，可以少麻煩，而比較清爽得多。」

「那麼你喜歡那求婚的人麼？」

「他是官吏，是濃厚正直的人。不過我須得給他一個回音。他不見得有多大的本領，也不見得有發跡的希望。但是和他結了婚，可以過中等的生活。也許這是最妥當的辦法。雖然覺得如此，可是總不大願意……！」

她已不是少女了。曾一度結過婚的二十七歲的女人，對於人生已抱着確定的態度，不懷夢想，而對於自己的事已有自己負責的決心。腳踏實地，使人起一種堅實之感。

已經過十一點鐘了，佐保子還沒有動身回去的模樣。反而使司城擔心了。

「出外旅行，男人尤其會像被解放出來，過放縱的生活，這確是事實呢。」

「一直被束縛着的人，更容易變成這種樣子。在東京碰到你，和在這地方碰到你，心理上就大有分別。」

「你大概是用這種眼光發見我的吧。」

「你生氣了麼？」

「倘使生氣也不會到這裏來了。」

司城覺得心中的祕密好像要顯露在面

上，感到偏促不安。這祕密是早已被她看破了，可是却也不得假裝不知着。

「我愛妻。妻也信任着我。男人真是自私自利的，既有着美滿的家，却又在這裏親密地和你談話。男人却這樣地一點不感到矛盾，這種男人對於女人真是愛不得的。」

「不，你的心理我十分明白。」

別府的燈光已變成深夜之色。是無風之夜。時時聽到駛上斜坡的汽車聲。

「我還是早一天在這地方組織家庭較為幸福，不過老是動搖不定着……！」

### 送行

是日般的啓碇。

司城走出頭二等的甲板，望着碼頭上的人們。離去的人，送行的人，引起離別之情緒的，好像僅限於船。又好像悲傷，又好像熱鬧之感。司城只有旅館的茶房一人送行，沒有父母或朋友的送行，心裏比較感到輕鬆。自己的送行如是那麼盛大，倒是討厭，不過別人的送行，儘可更形熱鬧，他這樣地想着不負責任的事。

他在人羣中找着佐保子。昨晚她沒有確定地答應來送行。她的冷淡的態度，反而使司城期待她的送行。

——佐保子當真不預備來麼？

不一會，開船的鑼響了。船身上流出慌張的感覺。船開始震顛了。引擎發出有韻律的響聲。

——到底不來了麼，那個女人？

司城的眼睛逐漸帶上絕望的色彩。他好像碰到非常悲傷的遭遇。船隨着它的震顛，緩緩地離開了岸。送行的人們的位置，像在夢中一般的速度開始離去。這與人以非常寂寞之感。

——呵，那不是佐保子麼？

司城發見在人們的背後向這邊注視的她，舉起了手。可是她的面孔毫無表情。手也沒有舉起。司城覺得自己像傻子一般地舉着手，怪難為情的。

像賭着氣，他靠在欄杆上，凝視着她。船近乎無情地頃刻間離開了碼頭。當船駛出港口，改變方向時，他才不再看見她的面容了。

右邊的國東半島，正面的由布岳，鶴見岳，及左邊的高崎山，漸漸地遠去了。山景可以一望而見時，溫泉之都的別府，更顯得是被埋藏於山與海之間。

——旅途遇見的女人？

從佐保子遠去，也就是從別府的眺望遠去，隨着船的距离之遠開，在司城心中

的她的面目也遠開了。痛苦而不安的愛情，在心中盤旋着。

——在旅途遇見，在旅途忘却的女人？

她在司城的心中沒有留下一件足以成爲負擔的事，反而使他感到寂寞。可是逐漸遠去的回憶是無可如何的。他覺得活生生的記憶已經留在別府了。

——這該是薄情麼？

司城想起了妻的面孔。微微地感到良心的譴責。然而，這種痛苦却使他越益想起妻的面孔。

他巴不得早一點看見妻。

——男人確是太自私自利了。

——這心理我很明白。

佐保子那時候的話，好像對良心的辯解一般的，司城在心中咕噥着。

把回憶留在別府之碼頭——而把留下的回憶渾身保持着，佐保子感到不知所措。到現在，自己會這樣被昨夜的事所煩惱，真是出乎意外的。

她等船縮得很小爲止，站在碼頭。

——決不至如此的。決不至如此苦悶的。他不是有太太的麼？並且他和太太不是聽說相愛着的麼？自己還想乘什麼間隙軌進去呢？

船定於明晨抵神戶。

回到家裏，嫂子對她說：

「剛才觀光局裏有電話來。說是你爲什麼不願意幹嚮導員了？擔任嚮導，男人遠不如女人來得適宜，他們好像頗爲可惜呢。」

「一年到頭談着十樣的話，也談膩了。」

「真奇怪。昨天深夜回來，突然說不願幹嚮導員了，真弄不明白。哥哥也擔着心呢。」

「再過一時期，又會去投考嚮導員的。現在不知怎的，非常疲乏，厭倦極了。」

「嫂子始終不明白佐保子的心境之變化。這也難怪。連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突然不願幹嚮導員了。」

### 一往情深

她走到自己的房間，隨手抽了一本西書，翻開來讀，可是讀了五六行，就把書丟了。她覺得自己是幹着心不在焉的事。

一看鐘，已經過二點鐘。船開之後，還沒有經過二小時。

——遲疑不決？沒有的事！  
拿出小型的手提箱，裝入最少限度的旅行用具。

——思慕之念，一往情深……？

對於自己這麼慌張的態度，心裏也不免作冷靜的批評，可是轉念一想：

——女人對於這種事也會不顧死活地做去的。

嫂子駭了一跳，問道：

「你到那裏去呀？」

「有一點事到東京去。」

「東京？怎麼突然想起會……？」

「想在沒有變心前，馬上動身。」

「乘晚船吧？」

「不。」

對瞠目發呆的家族也不說明一下，佐保子乘上了火車。

到福岡時，已是深夜了。這種時候，和旅行社預先取着聯絡是頗爲便利的。

第二天，在雁之巢飛機場，乘上駛向東京的陶格拉斯旅客機。

在晴快的天氣中，飛機在攤着一塊藍布似的濠戶內海上飛翔。白帆像是插在青蓆上的玩具。內海航線的船，一動也不動着。從引起海面的水脈上，好容易才看出船是在移動。

——他說，從神戶乘特別快車回東京乘了別府的日船，可以在翌晨的七時

抵神戶。從碼頭乘了汽車到神戶車站，也不能趕上七點十九分的「櫻」號快車。那麼只好等一小時，乘八點的「海鷗」號快車。要乘上「燕」號快車，須得等到中午。乘了「海鷗」號抵東京時，已在晚上五點之後。

佐保子所乘的飛機，是隔日往來於福岡東京之間的陶格拉斯機，於下午一點二十分離開雁之巢，可以在四點十五分抵羽田。從羽田乘了汽車趕到東京車站，只要有三四十分鐘已足，那麼至遲可以在五點抵東京站。

可以抄近路，迎接司城。佐保子在飛機上一直看着時刻表。抄近路是怪愉快的。她恍惚地耽溺於這愉快的惡作劇之中。

飛機女招待送上紅茶。

在靜岡附近。飛機駛向海上。

海岸的波浪，成一條白線，形成頗為印象的濃淡法。佐保子只是期待着走下東京站的月台時，司城的驚駭之表情。

不久，羽田飛機場，微小地出現於屋宅與海面之間。落入河中似地下降，飛機的位置像翻了一個身，它終於降落在地上。

佐保子乘了汽車，在京濱公路（東京

與橫濱間的公路——譯者）上駛去。她感到急不容待。昨天在別府的碼頭分別的同伴，今天再在東京碰見，這裏含着近乎冒險的快感，消滅距離的速度的科學，使人們的心理發生意外的驚異。

到東京站時，五點還差幾分，佐保子在「海鷗」號到站的十分前，走出到月台。來接的人頗多。大概有可裝一列車的人數。

佐保子努力抑止欲露面上的微笑。獨個兒微笑着的光景，是怪滑稽的吧。

碰到了司城，該怎麼辦，她還沒有想到。只要看見對方驚駭的面孔，就心滿意足了。她的心像孩子一般地緊張着。

「海鷗」號輕輕地滑入站內。

月台上開始充滿生氣。敏捷地迎到對方的人們，互相趨近，走下出口的階段。也有為尋覓對方，奔跑着的人。恐怕有找不到的危險，佐保子站在出口階段。

人們對站立着在佐保子眼也不顧地，向出口擁來。佐保子渾身變成眼睛。屏住了氣，向四周掃視。

司城的面孔決不至於忘記的。如果看漏了，可不得了。她擔心着。

——啊！  
她看見司城向這邊走來。司城的顏微

笑着，他在說什麼。俯視着，對左右兩邊向他話別後之言的家族，他好像感到困惑。

——太太和孩子？  
當司城趨近出口的階段約有一丈遠的地方時，佐保子慌忙向後一轉。

面孔發青得駭人。手提箱放在腳邊，錢袋却軋在腋下，兩隻手像折斷似地握緊着。她感到茫然如有所失。身體震顫着。她覺得這樣站着，竟不會倒下，才怪呢。

是欲哭無淚的感覺。  
在這其間，司城沒有注意到她，而步下階段。

經過好一會，佐保子才使出了全身的力量，無力地走出下車口。

她恍惚地走着。提着手提箱，向吳服橋方面走去。

——這絕望！  
可是，可以向誰怨訴呢？本來是無從怨訴的事，腦中感到空虛。連司城的面孔也像從記憶中消失一般地沮喪。

——太太和孩子？  
是矮小而高尙的一位太太。孩子是女孩子，大概有七八歲吧。到那瞬間為止，沒有料到太太的來迎，她唯有怨恨自己的天真。對於太太的出現，她不能認為意外

，如果能夠的話，她也不會感到這般地絕

望。惟其來迎是當然不過的事，她無法向對方咆哮。

路迢迢地趕到東京，結果只是顯出了自己的可憐相。倘使再這樣發着熱度一般地走着，真像是把自己的可憐相對自己自吹自擂了。回到車站，佐保子託旅行社替她找旅館。

飯店到處都客滿，結果決定神田的日本旅館。

到達旅館後，佐保子的動作也恍惚如有所失。答非所問地，回答着女傭的話。

——我這樣的人像，怎麼會幹出這樣尷尬的事？從別府動身時，爲什麼沒有注意到這種事呢？

自從第一次在血之池地獄碰見司城以來，她覺得自己被什麼東西作祟着。像是一場夢，可是作爲夢又太殘酷了。到二十七歲的今日爲止，藉口一次的結婚歸於失敗，一直過着獨身的生活，在這間把異性不當異性看待的傲慢，不遜，竟會在這種時候得到報復，未免太出於意外了。

吃過晚飯，她向司城打了電話。偶然出來聽電話的却是司城。

「是我呀。」

「是那一位？」司城還沒有知道。

「你不記得我的聲音麼？真是不足爲

持的人！」

「是那一位呀？」

「旅行使你這樣疲乏了麼？」

「什麼？我的旅行……？是那一位呀？」

「我就是昨天在別府分別的內藤。」

「喂，喂？」

「呢。」

「你知道了麼？我就是那時候的佐保子。」

於是，司城突然改變了語調：

「我剛才從關西方面（指日本西部而言，別府等亦包括於其中——譯者）回來，一切還沒有安頓下來……！」佐保子不禁懷疑自己的聽覺。

「我現在住在神田的××館。請你馬上就來好麼？」

「呢，不過今晚我非常疲乏，反而有失禮貌。」佐保子覺查到一定有太太或什麼人在旁邊。他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

「我無論如何要和你碰面，就是牛小時也好。你可以馬上就來麼？」

「呢，不過……！」打了電話反而使佐保子的可憐相更形顯露了。悔不該打的，她咬着嘴唇。

「我馬上回鄉下去。」

說罷，也不等回音，佐保子割斷了電話。

倒下身體，放聲大哭還覺得不夠。她巴不得仰天躺下，雙手猛打席子，把陷於極端幻滅的自己盡情地嘲笑一下。

女傭來倒茶，談起東京的情形。可是，佐保子却不想從旅館出去。女傭開始舖床了。

老早上了床，可是總不容易恢復平日的心情。全身好像被翻了一個身，坐在針氈之上。這時候，驀地她想起了向自己求婚的官吏的面孔。

走下床，佐保子打電話到飛機票發售處。事有湊巧：

「六點三十分開的，還有一張。早先預定的，可是中途取消了。」

「只要在三十分鐘前到飛行會館就行了麼？」

「是的，因爲是清晨，所以有接送汽車把你送到羽田的。」

買到了飛機票，佐保子的心比較安定了些。

十一點模樣，有電話打來。

「……太出乎意外了。一時想不到你會乘了飛機抄捷徑來的。可惜今晚剛回家

裏，不好意思出來。明天一定來看你。」  
是司城的聲音。背着家人偷偷地打來的，聲音也很低的。

「我明晨回去。」

「東京也不逛一下？」

「我不是來遊覽的。」

「乘火車回去吧？」

「從羽田動身。在東京站已經看見過你，所以也可以滿足地回去了。」

「呵，那時候你在着麼？」

「使你那位溫順的太太擔心，太對不起了。本來是多此一舉的事。我現在已經明白了。對於你……！」

「我現在就來看你。」

「不，不必了。我一點不恨你。你所取的态度，是當然不過的，這麼深更半夜到旅館來看我，是有損於你的人格的。」

「又是乘飛機回去麼？」

「懷着現在的心情，乘幾個鐘頭的火車及船，是多麼痛苦的事。這心情，回到別府，就會完全忘記的。正好把你把回憶留在觀海寺一般。把這回憶帶回到東京的我，才是傻瓜呢。」

「你恨着我吧？」

「我決定和那位官吏結婚了。」

「……………」

「這件事不意成爲人生的交叉點，使我發生了結婚的意向。你覺得滑稽麼？不過我可以毫無遲疑地結婚了。」

「我想再和你碰一次面……！」

「你不是有那麼好的太太和可愛的孩子麼？你也做一個好丈夫吧。」

「你諷刺我麼？」

「明天六點三十分從羽田動身。很是疲乏，恕不奉陪了。再不和你見面了。祝你健康！」

割斷了電話，佐保子感到像被推入深淵似地悲傷。回到床上，她仍是呆坐着。伸出了雙手，把面孔埋在蓋被上，眼淚不斷地流下。爲什麼要哭呢？

絕沒有悲傷的理由。在別府替司城送行時所感到的烈火一般的思慕，已經雲散霧消了。既然如此，爲什麼還要哭呢？她不明白。可是這時候，還是哭最適合她的心理。

### 蔚藍的天空

清晨被喚起，佐保子像被趕跑一般地走出旅館。趕到田羽村町的飛行會館，今天的乘客已經乘半乘上了接送汽車上。

汽車在清晨的公路上飛馳而去。

在羽田飛機場上，整頓完了的陶格拉

斯機，休止着雙翼，與人以莊重之感。

佐保子討了一張電報發報用紙：

——求婚接受。

她對自己求婚的官吏，通知承諾之意。

「這張電報請你發出去，」她把電報紙和電報費交給飛機場的女子招待員，乘上陶格拉斯機。

引擎的震顛和在船上迥然不同。時間一到，信號手颯地把旗放下。飛機開始起飛。中途改變了水平的位置，在不知不覺中已離地升空。

飛機直指高空上騰。

——再會吧，東京！

——再會吧，司城先生！

佐保子懷着一顆輕鬆的心。二日間慌張的心理，她並不以爲最徒勞無益的。她並不恨誰。這不是強自譬慰。

想起這是最青春作最後之告別的適宜之結束，佐保子不禁微笑了。飛機正在離開東京。

她當然沒有知道，當陶格拉斯機起飛時，乘着汽車趕到羽田飛機場來的司城。司城知道已經來得太遲了，他從車中下來，向空中舉了手。

晴朗的天空，連一片雲朵也沒有。

原著者：丹羽文雄



# 粉紅蓮

徐碧波

十一點鐘時候，萬邦企業公司曹經理，關照茶役說：「馬上有一個姓葉的客人來見我，叫管門人不要擋駕」。所以今天鳴春走到企業公司門前，那看門人就笑臉相迎說：「經理先生有請」。鳴春心裏更加覺得滿意，以為梅生能這樣給面子與自己，說不定就有很好的機會，而對於昨天那看門人冰冷冷的顏色，早忘在九霄雲外，反而向他笑笑，點了點頭。

梅生和鳴春同學時，本來是一對搗蛋朋友，兩個沈瀝一氣，專事欺壓同學，處處佔儘便宜。現在雖然時隔五六年，那前塵影事，當然全都裝在心裏。他倆一談之後，就此入港。那時恰巧這公司裏的庶務先生，爲了舞弊，露了痕跡，剛剛出缺。梅生就暫請他承了這個乏。庶務原是一個肥缺，也是他時來運來，輕易地得到了。他運用他靈敏的手腕，一步一步的被他弄得了些錢。可是他浪費慣的，家裏雖有老母在堂，却全無甘旨之奉。有時老母有信來索錢，他便愁苦愁窘，反說生活難以維

持。但是他忽然動了一個傷天害理、殘害骨肉的心頭。有一天他拿了一疊發票，給梅生去簽字，忽地在發票堆裏，掉出一張女人照片來。梅生忙搶過來一看，覺得妝束雖然舊式些，而花嬌笑倩，姿色很是不差，便笑問道：「小葉，你的活兒倒不差，那裏給你弄上了這個女人。」鳴春故意驚慌，檢來一瞧道：「唔！這那裏是什麼弄來的？是我的妹妹。怪道家母昨天信裏，附了來這張照片，後來遍尋不得，原來夾在這中間呢？」且說且將照片藏在袋裏。梅生相了相他面龐說：「真人面前別說假話，你別扯謊好嗎？」鳴春着急道：「我肯發誓」。梅生道：「得啦，就算是令妹，那麼這照片，再給我仔細看一下，成嗎？」鳴春道：「這可以。」梅生端相了好久道：「嗯！兄妹的確有幾份像處，尤其是耳部鼻部更像？她喚什麼芳名呢？」

鳴春含笑道：「寒瓊。」梅生念着：「寒瓊，寒瓊。名兒雅極了」。鳴春貌似備促，伸手來索回那照片樣子。可是內心却十分安慰，而不願梅生脫手。果然梅

生緊握着照片，抬頭問鳴春道：「喂！令妹幾歲了？現在家鄉？還是在什麼學校讀書？有沒有許配給人家？」梅生發問的鵝的，却在最後一句。所以這一句的尾聲，拖得特別長。鳴春忙一一依次回答道：「她今年十九歲，在杭城湖濱大學念書。」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看着梅生的面孔，然後慢吞吞地，一字一字的道：「還沒有婆家」。梅生故意翻了一翻簽到簿冊，蓋了一個章兒，沉吟着道：「嗯！這裏打字的一位女書記，告假好久不來，大約另有高就了，令妹會打字嗎？假使她能夠拋棄這沒有意思的讀書生活，倒不如謀個職業，以事生產；可肯到這兒來，風就這小事兒嗎？我想假如令妹不反對的話，那麼你們兄妹倆一起做事，倒也並不寂寞，而且互相得到了照應，你道是嗎？」

鳴春覺得他第一步的計劃，已經成功，不自覺的笑逐顏開道：「多蒙大經理瞧得起，加以栽培，那是求之不得的。不過令妹恐怕對於打字，是外行罷？」梅生接着道：「只要令妹不嫌棄這兒範圍小，其

他都沒有關係，不能打字時，請她和文書科裏密司陸，對調好了」。鳴春恭謝他的盛意，道：「承情之至，我立刻寫快信去，請她來」。

湖濱大學的門房，遞一封快信給葉寒瓊，她蓋了章，拆開一看，却是二哥哥的，很是納罕？一口氣讀完了，頓時覺得躊躇起來，當時也決不定主意。晚上回到麗德

那裏，將信先給嫂子看了，滿擬再商進止。那知麗德看完信後，很率直的說道：「在理你們是親兄妹，我不該說上離間的話兒。但是你也該略略知道，你二哥哥的為人。況且上海是一個最污濁的地方，好像大洪爐一般，任你本性堅強的人，也會逐漸熔化的。這事我不贊成，也無庸商量。」寒瓊起初以為嫂子在那裏負氣，不則一聲。

後來仔細一想，確是不錯，因為常常接到母親來信，提起二哥在上海賺錢，却沒有一個子兒寄回去，他的入格，又這樣靠不住，便斷然拒絕的回了一封信給她哥哥。

鳴春接到了這封信，好似焦雷劈頂，他的計劃，却全部打得粉碎；但暫時不將這消息告知梅生。

約莫又過了一星期，梅生等得有些不耐煩，問起鳴春；他只得直說，並且埋怨妹子不識抬舉。梅生聽了，當時也很快快

地現出不快活的神情。

寒瓊硬着頭皮，和友竹告別；友竹那天，特地備了一席豐盛的肴饌，饒她的行。可是陪客只有余太太母女二人，和麗德的兩個孩子；寒瓊是行色匆匆，友竹却閒愁萬種。余太太是不大會講話的，還是麗德的話多一些，好像冰天雪地裏，吹上一陣和煦的春風。

第二天一清早，寒瓊上車時，友竹也送往車站，一種不忍分離的情景，恕我不再俗套，加以描寫。因為是過來人，都知道個中滋味。使非過來人，就是寫上十張紙，與他們和她們也漠不相關。所以這種黯然魂銷的情形，筆者也不再徒占篇幅了。

寒瓊到了家裏，老母幸而康健。但是因為生活的高昂，鄉裏也不輸於城市，天天在愁眉苦臉的轉錢鈔念頭。忽地綠衣人送進一封從上海寄來的掛號信，寒瓊一見是他二哥發出的，也不高興開拆。她媽便自己啓封，信裏却出於意外的，附上了一張一百元的匯票。葉太太大喜過望，忙對女兒說：「他終算還沒有忘掉老娘。」寒瓊也並沒有將他曾經叫自己到上海做事的那回事，告知母親，祇點了點頭。

在一個廢歷元旦的晚上，葉家大門外

履聲彙彙地，却走進了一個服裝十分漂亮的青年，背後跟着的，便是這家門裏的小主人，鳴春。葉太太陡見貴客光臨寒舍，真是手足無措。鳴春却扯了那少年說：「這便是家母。」對母親說：「這位便是兒子在做事的公司裏經理曹先生。趁了農曆新年休假期裏，特地從上海來到這兒，賞覽風景的。」這時梅生很恭敬地，向葉太太鞠了一個躬，很清楚地叫了一聲「伯母」。葉太太笑了。

鳴春招待梅生坐了，便問他母親「妹妹在那裏？」葉太太回說「在裏邊。」他就直奔進去，一回兒寒瓊跟了鳴春出來，和梅生互相介紹過。梅生盛贊着寒瓊的品學，語無倫次，很使寒瓊厭惡。她謙遜了一陣，推說有些頭疼，仍回裏邊去了。梅生一雙眼睛，釘在寒瓊身後，直到不見她的影兒為止。

當夜梅生就住在鳴春房裏，兩人唧唧噥噥的講了半夜。第二天一清早梅生先走。鳴春送了他到埠頭回來後，連忙趕到母親房裏，見阿妹不在旁邊，便單刀直入的問道：「媽，您瞧這姓曹的經理，人品怎樣？」葉太太不解他發言的本意，隨口答道：「很不差！」

(待續)





## 農人們

契科甫原著  
楊絢雲譯

她心裏總納着悶，生怕家人們會吃得太多，並且留心着不使她的丈夫和媳婦空手閒坐。她一看見那酒店老闆的鵝跑進她的菜園，她就會立刻拿起一根長棍奔到屋外；在她椰菜——他們是和牠們的主人一樣地瘦小——的近旁銳聲地嚷上牛個鐘頭。過後，她又覺得有隻鷺鷹正在追捕她底小鷄，於是她又趕去追那鷺鷹，而且還高聲地詛咒着。她成天地使着性兒，嘮叨着，並且常常那樣地高嚷着，連那些過往的人們也會停下來傾聽着。

她待她的丈夫很壞，有時說他是個懶虫，有時還說他是個「害人精」。這老頭兒是個沒出息的虛浮的農夫，而且，或許，真的，要不是她督促着他，他就會什麼事情都不幹而祇成天地坐在坑上，談着聊天。他詳細地給他兒子訴說道村子裏的某些仇人以及他每天所遭受的侮辱；他的話語，叫人聽了着實有些煩悶呢。

「是的，」他一面說，一面把他的手臂放在腰際。「是的。在褲袋裏的一星

期，我賣了我的乾草——每浦特（註二）三十布盧。是的。真好！……而這就是說在某天早上，我靜悄悄地駕着我那滿載乾草的雙輪馬車；於是突然，我向四周一望，真倒霉，我看見從那酒店裏走出來那位頭目奄諦柏·薩台爾尼萊甫。「你往那兒走，老××？」隨即便在我的耳朵上重重地打了幾下！」

基拉克因為喝多了酒而覺得頭痛，而他當着他哥哥的面也委實感到有些難為情。

「這是喝酒的緣故。呀，我的天！」他期期地說道，繞着他的腦袋。「你，弟弟和你，妹妹，饒恕我，請看基督的面；我覺得我自己真不舒服。」

爲了慶祝日曜日，他們便往酒店裏買些青魚，拿牠的頭做成了湯。在日中時，所有的人都坐下來喝茶，直到他們都淌着汗水，而且，看來象是發腫的一般。當他們喝完了茶，於是又開始喝湯——他們全是從同一隻碗裏喝的。至於青魚，却早給

這老女人藏起來了。

在晚上，有一個陶工在峽谷裏烘焙他們的陶器。在牠下面的草地上，村裏的姑娘們却在異口同聲地唱着；同時，還有人奏着手風琴。在小河的對岸，陶工的烘窯也在發着紅光，而且也有姑娘們唱着歌兒；在遠處聽來，這音樂是怪柔膩而和諧的。農人們集在酒店裏，他們嘈嘈地唱着，每一個人都唱着一支不同的歌兒，但他們所用的語腔却使奧爾伽發抖，同時她就這樣地叫着——

「啊，聖徒們！」

她對於那繼續不休的謾罵——而且事實上，那位瀕死的老頭兒罵得更惡毒些——感到驚訝。男孩和女孩們也都傾聽着這些話語，而且也並不覺得難過似的；這不消說他們是已經成了習慣，因爲在孩提時代他們就聽到過了。

夜半時分。小河兩岸的篝火已經熄滅，不過在草地上以及在酒店裏，人們依然在那裏戲樂着。老頭兒和基拉克，這兩個

都喝得酩酊大醉的，手攬着手，相互撞撞着，走到了奧爾伽和瑪爾亞躺臥着的那間披棚裏。

「別擾她呀！」老頭兒說。「讓她去呀。她並不是一個壞種。……這是一樁罪孽。……」

「瑪爾亞！」基拉克狂吼着。

「停住！這是罪過的。……她並不是一個壞種。」

這兩個人在披棚旁邊站了一會，也就走開了。

「我愛野花！……」老頭兒用着一種高大的，尖銳的次中音唱着。「我愛在田地採摘牠！」

唱完了道，他就吐了一口痰，謾罵着，於是走進了小屋。

(註二)「浦特」(Food)，俄國銜名，合英國常銜三十六磅。

### 第四章 夢！

老婆婆把薩莎打發到菜園裏，並且還吩咐她不要讓鵝兒跑進園裏來。這是一個酷熱的八月天。酒店老闆的鵝可以打從後面跑進這菜園，不過現今牠們却在酒店附近傍忙着啄拾燕麥，而且還在那裏安靜地交談着；祇有那隻老公鵝却站在遠處，昂

起了牠的頭，象是確認那位老婆婆毫不曾拿着她的棍子走過來的一般。其他的鵝兒雖然也能跑進菜園裏來；但牠們却遠在小河的對岸吃草，——牠們象是一個伸躺在草地上面的白色花卷。薩莎守了不久，覺得有些疲倦，又因為沒有看見鵝兒，於是她便朝着峽谷走去。

在那裏，她瞧見墓脫卡——瑪爾亞的大女兒——兀立在一塊大石頭上，凝視着教堂。瑪爾亞已經養過十三個孩子，不過祇有六個活着，全是女兒，最大的才八歲。裸着雙腳的墓脫卡，穿了她那長長的襯衫，站在陽光的下面；她的頭頂已給太陽晒焦了，但她却不曾注意到這一點，正彷彿已經變成了石頭一般。薩莎站在她的旁邊，一面望着教堂，一面說道：——

「上帝住在教堂裏。人們點起了洋燈和蠟燭，但上帝却有紅色的燈，綠色和藍色的燈，正如眼睛似的。在夜晚，上帝在教堂的近處踱着，伴着的還有聖母和聖尼古拉斯……噲！噲！噲！……更夫受了驚，這真可怕！……是的，我的心肝，」她說，模仿着她的母親。「當世界末日來到的時候，所有的教堂便會給帶到天上去。」

「連牠們的鐘在一起？」墓脫卡用着

一種低音問道，把每一個字都拖得很長很長地。

「連鐘在一起。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善良的人們會昇到天堂，而邪惡的人們便會給那永恆不滅的火焰燒死，我的心肝——對於母親和瑪爾亞，上帝會這樣說，「你不會冒犯過什末人，所以該向右首走，到那天堂去；」但是上帝對於基拉克和老婆婆却會這樣說，「你該向左首走，到火裏去！」至於那些在齋期那天吃肉的人們，也要到火裏去。」

她抬頭望着天空，睜大了她的眼睛然後繼續說道：——  
「抬頭望那天空，不要瞬眼……那時候會看見天使。」  
墓脫卡望着天空，沈默地過了一分鐘。

「你可曾看見他們？」薩莎問。  
「沒有，」墓脫卡低聲地回答道。  
「但我却能夠。小天使在天際飛行着，長着翅膀，……小小的，小小的，象蚊子一般。」墓脫卡想着，望着大地，隨即問道：——  
「老婆婆真會給燒死嗎？」  
「她要燒死的，我的心肝。」  
(待續)

# 孝經講義

唐文治

## 聖治章（天地之性人為貴悖德悖禮非人之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敬，因親以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

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案易復卦傳，言天地之心，咸卦傳，言天地之情，孝經不言心與情，而獨言性者，蓋天地以仁愛為性，人亦以仁愛為性，所以最貴也。然惟孝乃能不失其貴，或疑嚴父配天之說，恐啓僭竊之漸，不知孟子亦言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蓋充大孝之分量而言嚴父配天，嚴者，尊敬也，敬之極即孝之極，雖賦畀之中，而事親如事天，即有嚴父配天氣象，不必帝王備禮始為尊其親也。阮芸臺先生郊祀宗祀說，謂周初滅紂後，武王歸鎬，殷士未服者多，此時鎬京尚未以後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於周，於是周公監國之五年，與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善治，祀天與上帝，以後稷文王配之，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書召誥用牲於郊，即孝經之郊祀配天，此周頌思文之詩所由作也。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洛誥宗禮，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此大雅文王之詩所由作也，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孝至此而極矣。故親生之膝下，以養，讀此經而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當孩提時，人子親愛之心，純一不雜也。及長，父母日嚴，而人子親愛之心亦日漓矣，古人所以定父母為親字，其當終身視之，而痛其日疏而日遠也。聖人立名，所因者本，仁人之於孝，猶枝葉之有根本也，故曰孝為德本，父子天性，根於天地之性而生，君臣之義，實於事父以事君也。人生不過百年，故以繼續為貴，繼續者不徒在形骸，而在神明志事，父母之神明志事，賴人子而常存於世，謂之大者，推衍無窮，如天地四時之氣之不絕也。詩斯千篇，似續妣祖。即本續字義，大雅既篇及生民篇，皆上溯民之初生者，蓋由始祖推而至於吾身，由吾身推而至於靈初，勿替引之，故曰大也。親有君道，教養布施，故其恩之厚如地之重，愚幼時讀孝經，以為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四句，恐世間絕少，及長而閱歷世變，始知世道日漓，人心日喪，遺其親而敬愛他人者，比比皆是，他人者何？達官顯宦是也。愛達官，敬顯宦者何？求富貴利達也。於是在家庭間，則驕盈放恣，在政界中，則奔走趨承，廉恥道喪，事事出於悖逆，善德泯而凶德日張，百姓胥被其毒。以順則逆，則字作虛字解。民無則焉，則字，作法則解。得之者何？得富貴也，阿媚貪污而得富貴，君子方鄙之賤之，斥之誅之，又何貴焉。凡經書中贊君子，有就心術言者，有就心術言者，如論語君子不重章，兼威儀學問心術品行而言，而此章則兼言行德義事業威儀而言，成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也，行政令，德義中之政令也，引詩淑人君子者，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弟而已矣。

# 中庸新解

胡樸安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得於心者謂之德，見於行者謂之道，不睹不聞，是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所以行所修之道，于身必先以所修之道，得之於心，時時事事戒慎，時時事事恐懼，此修道之後，上有所施下有所效時之用功也。荀子云：飢而不敢先食，將有所待，寒而不敢自衣，將有所讓，勞而不敢休息，將有所代。必不敢先食，不敢自衣，不敢休息之理，得之於心，而有所待，有所讓有所代之事，行之於身，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君子所以異于凡民者，不必鞭策督率之也。隱者，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不睹不聞也，見則人皆知之矣，微者幾已發尚未形之時，雖可睹可聞，尙非共睹共聞也，顯則事已形矣，未有隱而不見者，未有微而不顯者，使不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地，迨其既見既顯，而已無及矣，是以君子必慎其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是七情之四，七情者，欲樂哀喜怒哀惡，欲為六情之總，能如欲則樂，不能如欲則哀，能如欲則喜，不能如欲則怒，能如欲則愛，不能如欲則惡，樂哀由於內發，喜怒哀惡由於外來，喜怒哀樂於一時無意識的感觸，愛惡屬於永久有意識的作為，茲不言欲愛惡者，欲是六情之總，故不言，愛惡是緣喜怒哀而起，亦不言，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猶屬於性也，不言性而言中者，就將發未發之時而言也，若謂之性，將發也，不可謂性，若謂之情，未發也，不可謂情，性則無善惡可見，而為善惡之所由出，中則自戒慎恐懼以後，而屬於善，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大本者，言為人之根本也，戒慎恐懼於未發之先，自然能發而皆中節，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不言情而言和者，蓋情屬於善惡兩方面，發而不中節，亦是情，就善的一方面言曰和，故曰，天下之達道，達道者，言人人生活之道，共行而無抵觸也。自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以下，皆是修道之謂教以後之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推中之大本，和之達道，教化人民，一人中，天下之人皆中，一人和，天下之人皆和，推中和之極致，而天地位，萬物育，其感應有如是也，天地位者，位，安其所也，以形象言，天為氣，地為質，以事理言，環境即人生之天地，天下之人皆中和，各有各之職業，安其位而不遷，真太平之環境也。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者，育，遂其

生也。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一  
人中和，而有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之政令，以至天下之人皆中和，而有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  
時入山林之事實，必有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之徵驗，故曰，萬物育焉。言修道為政之要，此中庸之總起也。

右第一章，言教之所由興，與教之所極致，為一篇之總起，朱子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猶續也，言繼續可用也。中庸者，推天下之大本，為天下之達道，而繼續用之  
也。庸，訓常，非是。時中者，不忘記時間，而處空間之中也。着一時字，極為重要，學者當注意時中，始可免讀死書  
之弊，忌，認之借字，說文：「忌，戒也。」。晉語注：「憚，懼也」。無忌憚，無戒懼也。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者。此孔子評論君子小人之斷語，此書以中庸名篇，當是社會上，中庸已成為一名詞，君子  
之行爲，固是繼續可用，以為中庸，小人之行爲，亦自謂繼續可用，以為中庸，孔子以一反字斷之，以見小人之自謂中  
庸而非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以時處中，所謂無可無不可，亦所謂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不僅空間之中，而又時間之中也。小人之中庸，不僅不時中，而又粗心暴氣，無所忌憚，不戒慎乎其所不睹，不恐懼  
乎其所不聞，小人之本身，其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之和，所以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  
也。程朱從之，實則反字不可加，上句是孔子之斷語，故曰，小人反中庸，下句是小人自以為中庸，故曰，小人之中庸  
也。

子曰：中庸其至乎！民鮮能久矣。

時中，為君子之中庸。無忌憚，為小人之中庸。君子是中庸，小人是反中庸，可見中庸之德為至，中庸之德，在一時字  
，承平康寧之世，而耀武揚威者，非時中也；弱肉強食之世，而怠懈國防者，亦非時中也；當其可之謂時，非知之艱，  
行之艱，故曰，民鮮能久矣。能者，行之有效者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是中庸之道，實即修飾生活之道為禮教是，知者行之太過，緣禮繁文，流為虛偽，愚者行之不及，粗陋野鄙，安於  
樸質，賢者明之太過，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至於瑣碎，不肖者明之不及，隨意所動，任心而安，至於怠惰，行屬禮教  
之行爲而言，明屬禮教之制作而言，今之極端宣傳共產主義者，類於知者賢者之過，今之極端反對共產主義者，亦類於  
愚者不肖者之不及。人民生活之道，經濟支配，固不足解決，經濟集中，更不足以解決，以二者，皆非中庸之道也。



# 歷代文體的沿革

王治心

我國文體，種類繁多，其能概括地分門別類的，要以昭明文選爲首出；他把梁以前的文章，分列成賦詩騷七……等凡三十七類。

還不是儒家專屬的經典；所以在儒家以外，如道家的莊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韓非……等等，都曾一再提及，於是知百家之文，亦莫不淵源於經也。

厥後如姚姬傳的古文辭類纂，曾濂生的經史百家雜鈔以及涵芬樓文鈔等，更有詳細的分類。但是名目雖多，歸納起來，要不外文筆兩大類；即劉彥和所說「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說到老子，是一種哲學的詩，全書八十一章，大半是押韻的，與詩經的形式差不多。尤其是莊子，全書中所用的寓言譬喻，真是美妙無倫，他那種浪漫飄逸的寫出，正像他的人生一樣，所以歷來稱讚他的文章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宋濂說：「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未有易及者」。《見諸子辨》

其言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誦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見宗經篇》這是承認五經爲一切文體的淵源，其言不謂無見。詩經與尚書中的歌頌，易經中的文言，實爲後世一切韻文的根據，特別是詩經，牠所演成的系統，正如嚴

論孟二書，歷來把牠們放入經的範圍內，但從性質上講，也不過是一種子，與老莊等發表個人見解沒有兩樣。當然的，從漢代崇儒的結果，便成爲人人必讀的書，在思想上文學上所給予人們的影響，也就特別的大了。論語的簡潔渾厚，孟子的縱橫排募，的確是說理和論辯的好模範。我個人敢承認在文章上所得的益處，孟子比論語爲多。韓昌黎朱晦庵都曾加以優美的稱贊，蘇明允趙襄周等專門從文學上加以推許，以爲二百六十一章莫不各有其章法，實在駕乎左國之上。

滄浪所說：「風雅頌一變而爲騷賦，再變而爲兩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見滄浪詩話》沈宋律詩，實爲唐代近體詩的開創，前乎此者有漢代的辭賦，後乎此者有宋元的詞曲，皆與三百篇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此則從韻文

南方之老莊，北方之孔孟，不但在學術思想上分成兩大系統，就是在文學上也成爲兩個支流：一以神韻清澹爲主，演成漢魏的辭賦與六朝的駢文；一以樸素謹嚴爲主，演成唐宋的古文；是顯而易見的事。其他諸子，亦莫不各有其文章上的特點

方言之，若無韻的散文，也不能否認牠與經籍的關係；例如：尚書中的謨誓訓誥，爲後世詔令奏議所從出，易經中的繫辭說卦，書經中的洪範，禮經中的大學等，爲後世序跋論說等體所從出；他如典志之於禮，敘記之於春秋，要皆開散文的先河。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同時，所稱爲百家的子書，亦莫不稱道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因爲詩書禮樂，實爲當時各家共同研究的對象，



：墨子的明白曉暢，韓非的奇峭峻拔，以及管子的勁練，荀子的富瞻，公孫龍子的博辯，縱橫家的豪放，……等等，在後世文學上都各有不可磨滅的影響。

降及漢魏，其文體與作風，顯然與先秦不同。從秦始皇統一以後，各方面都受到政治力的統制，先秦時代那種自由而活潑的精神，一一為之摧毀。漢代繼續下去，也有同樣的趨勢，在思想方面，以尊崇儒術為其鵠的，文學也就被籠罩在儒家經術之下。前此所具有自由抒情的文學總集——詩經，至此也被視為倫理教科書，文學使成為獵取功名的工具以至於貴族化了。那些文人學士只知道應用富麗典雅，歌頌昇平的古典文學來博取帝王的歡心，遂產生了以此為目的的辭賦。

辭賦的來源是楚辭，因為漢武帝雅好楚辭的緣故，便有司馬相如等鋪張揚厲的作品，造成了一代的風氣，賦便成為漢代文學的特產。同時，也產生了古詩與樂府，相傳蘇李的河梁贈答，漢武的柏梁聯句，認為是五七言詩的濫觴，說雖未必可信，然而如枚乘傳毅司馬相如揚雄……，以至於建安七子等人，卻是有許多五言七言詩流傳下來，不過不及賦的產量之多罷了。

至於散文，大概可以分四類：一為政客之文，是專門討論政治的，就是那些奏議詔令之類，這在全漢文中要佔到半數以上，也就是全漢散文中最精采的一部分。例如：賈誼治安策，東方朔諫除上林苑，董仲舒賢良對策，賈山至言，崔實政論，……等等，都是極有名的代表作。二為經生之文，是專門發揚經術的，例如：孔安國的尚書序，鄭玄的詩譜序，以及何休之於公羊，服虔之於左傳，特別是劉向父子許慎賈逵馬融鄭玄那

些人，他們或註解，或討論經義，或研究訓詁，也是當時的重要作品。三為史家之文，是專門記載史事的，例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實為紀傳體的首創；荀悅漢紀，亦依春秋而推助編年體的作風。他如班彪的史記論，劉向的戰國策書錄……等等，尤開論史的先河。四為文人之文，包括賦家詩人在內，除詞章外，又有各體散文，枚乘東方朔司馬相如揚雄張衡蔡邕……等人，實可以為代表。上列四派，其述作的旨趣雖不同，要皆不離乎經術，經生不必說，即其他各家，亦莫不導源於經，此從思想方面言之，若言其文體，語調文腔，因受辭賦影響，大都組織整齊，字句錘鍊，即使是一篇普通應用文字，亦往往夾雜許多排偶對句，而以典雅整鍊出之；到了建安時代，幾乎是無文不整，無句不鍊，這種風尚，就漸漸造成了六朝的駢儷。

六朝文體，實受漢代辭賦的影響，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不獨造句遣詞，莫不講求整鍊，而且注重到對仗的工巧，聲調的諧和，以文藝而兼音樂，成為這唯美主義的駢體文。開此風氣的，不能不推本到建安時代的三曹，李諤在「上論文體輕薄書」中這樣說：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遠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這裏明言六朝文風，實作備於三曹，我們一讀洛神賦，就可以證明此言的不謬；洛神賦雖是摹仿宋玉神女賦而來，然而



其辭藻的綺麗，對仗的工整，實為神女賦所不及，且看：

「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勢驚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

這一類句調，就可以見得一斑。繼之者乃莫不崇尚駢儷，又加以宮商角徵之說既興，無論是詩是文，皆以華麗鏗鏘為第一義。

就詩的一方面講，可以說是五言詩的抬頭時期，所有的作品，大多數不像前此的信筆寫來，却是極盡其鍛鍊的能事。蕭子顯說當時的詩，則曰：

「今之作者，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開釋，託辭華曠，宜登公議；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全借古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麗」。（南齊書文學傳）

可見當時做詩，全注重於對仗與音調，開唐人律體的先河。梁陳諸帝，創為體體，江淹庾信何遜陰鏗等繼之，皆以工麗見稱；徐陵選錄梁以前的作品而成「玉臺新詠」，大唐新語說：「梁簡文好作豔詩，境內化之，乃令徐陵為玉臺集以大其體」。總之：全在形式上做工夫，不獨是詩，文也是這樣，胡翼雲說：「在這三百年間的文學，不可謂非純粹美文的發展期，不以載道，不以致用，不陷於淺薄的功利主義，而朝着藝術至上主義的路進展，這在文學史上本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中國文學史）這是從純文藝觀點上說的話，自有其相當的價值；但是只求形式上的美觀，不顧內在的實質，錦繡纂組，堆砌雕繪，從另一方面說，實等於娼製的美人，宜乎唐人欲起而加以反對了。

同時，有一種絕對相反的佛教文學，不尚詞藻修飾，只取其意義明顯，並且間雜了許多俚語白話，或附以極淺近的韻語

，就是所謂佛偈，這種作風，不但是影響於當時一部分作家，如范縝蕭琛等人，一反駢儷文的面目，並且也做了後世「話本」「語錄」與「民間小說」一類的根據。至於開創文學批評的風氣，產生了若干名著，如文章流別論，翰林論，文心雕龍，詩品，……等等。與音韻學上的發展，四聲清濁，雙聲疊韻等學理，受到梵音的外助，都於當時的文學有重大的貢獻，這裏恕不加以煩述。

X X X

唐宋文體，實為魏晉六朝文的解放，當得起這解放運動的先驅者，莫不承認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其實在韓愈以前，早已有過幾個革新運動的人，像初唐時的陳子昂，他那書疏一類的文章，都是樸茂的散文；其次如元結獨孤及……等人，都已把駢體變成散體了。不過到了韓愈，這運動方始成熟，大家推尊他為唐宋文的第一人。他的文章，上以追孟莊荀韓諸子，下以啓宋元明的作風，他自己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書）對三代兩漢是復古，對六朝却是革新。他以為文章貴乎實用，並且要大衆化，不應該是少數人的裝飾品；他要藉這工具來宣揚孔孟的道德，以道統自任。這種「文以載道」的意見，果然不無可議，然而他的文章，却沒有一人不表示欽佩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稱贊過，他的弟子李翱皇甫湜曾經這樣說：

「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修其文，焯焯烈烈，為唐之章」。

的確，他為唐朝散文創造了一種新風格，而羽翼這散文運動的有力分子，不能不推到柳宗元，他的散文作風，也是發揚

先聲的聲采，他自己述說過文章的來源：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之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答章中立書）

與韓愈在「進學解」裏所說相同，都是承認自己的文章是直接得之於經子，而擺脫了六朝靡麗的惡習，所以韓柳二人，可以算得是唐代散文運動的雙星。不過他們兩人的文章，也是沒有分別的，韓文得力於經，說者稱其貫通六經，閱深奧衍，故長於議論；柳文得力於史，韓愈曾說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故長於敘述。他們既開創了唐代的文運，使唐以後的文章趨勢，走到樸素平實的路上，這種劃時代的功勞，實在不容泯滅的。響應運動的後起之秀，有李翱皇甫湜孫樵等人，是韓的弟子，他們的作風，都是效法他們的老師，而他們的學識，却比老師更見高明。此外如歐陽詹李漢李觀等，也是沿襲韓柳風格，給後來學者以極大影響。可惜到了晚唐，駢偶文學，仍舊復活起來，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一派的所謂三十六體，成爲最流行的文章，直到宋朝歐陽修等起來，以提倡韓文相號召，而繼續韓柳的散文運動。而歐陽修自己，却說：「本朝古文，自仲淹始」，（郡齋讀書志）范仲淹也有同樣的說法：

「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淹起而麾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尹師魯集序）

柳開尹洙穆修都是歐陽修以前的人，只因他們的才力不夠

號召，並且又敵不過當時楊億等的駢文勢力，所以沒有什麼成就，及至宋眞宗明令禁止浮豔文章，與歐陽修出來登高一呼，遂有王安石曾鞏三蘇等起而響應，方始奠定了散文基礎，駢文便日就衰落了。這一班人，連韓柳在內，那就是一般人所稱的唐宋八大家，他們都是致力於實用的文學的，不過在作風上也有顯然的分別；歐陽修雖是學韓的，但他把韓的陽剛性變成爲陰柔性，所以他的妙處，全在風神。曾鞏則質實厚重，雍容大雅；王安石則得韓陽剛氣，筆力雄峻；三蘇中尤以東坡的縱橫卓犖爲最，各有各的個性表現。不過他們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繼承韓柳的主張，用平易樸素的文字，來發揚孔孟的道德，所以朱子說過：「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語類）所謂「平易說道理」，本不單是歐蘇如此，也是韓柳以來散文運動的總目標。特別是宋朝，受了佛教翻譯的影響，不獨文字務求淺顯，更是糴雜了許多俚言俗語，而產生語錄體的白話文。宋代理學家，差不多都有他們的語錄，尤其是朱熹，他的散文，無論是說理敘事，更趨向於明晰淺近。他如陳亮呂祖謙葉適等人，風格雖有不同，要皆同以平易淺顯爲原則。及至宋末那班民族文作家，更是辭意縱橫，不拘常格，也可以說是散文運動上的一派。我們知道唐宋在文學上的最大特色是詩與詞，不過這一方面說起來，未免話多，這裏暫時把他放開。

明清文章，大致是直接發揚唐宋，當明代開國之初，有宋濂劉基王禕方孝孺等人，受開國時蓬勃之氣所感召，宗主韓愈，頗近於陽剛風調。成祖以後，漸入於承平時期的，楊寓楊榮楊溥以內閣大臣的地位，效法歐陽修，造成和平典雅的風格，即

後人所稱的「臺閣體」。臺閣體的好處，是從容閒暇，但到了後來，却變成庸靡空虛，兼且有李夢陽等前七子出來主張「文必秦漢」，以壓倒恬淡平易的唐宋文，但過分著意於雕飾，而忽略了情意的表現。到了嘉靖時，乃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先後起來提倡唐宋文，以資反抗，其間成績最好的，要算歸有光，他用平易的文字，寫出家庭社會的瑣事，神態生動，黃宗羲稱之為明文第一。不過復古派的氣燄猶未盡熄，有李攀龍等後七子起而復張其燄，接下去又產生了所謂前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為復古運動吶喊；從此這兩派的對峙，約有五十年之久，及至所稱為公安派的袁宗道三兄弟，與竟陵派的鍾惺譚元春等出來，立在同一戰線上，與復古派對抗，他們主張屏絕摹擬，抒寫自我，比王唐茅歸尤趨平易。從此兩派爭持，繼續不斷，宗前後七子的，有張溥所主持的復社，陳子龍所主持的幾社；宗歸唐的，有艾南英所主持的豫章社，以至於明末。

明代又產生一種特別的文體，就是代聖人立言的「八股文」，這文章雖然是由於宋以來的制義所演成，但在這時候却成了功名的敲門磚，從此以至清末五六百年間，凡屬讀書人，莫不致其精力於此種毫無實用的文章。但是從文學的立場說，八股文的寫作，亦有其藝術上的價值，與漢賦唐詩同樣佔有時代產物的地位，不過說來未免話長，只好等將來另篇說明。

清代文章，除八股外，可分兩個系統：即一為駢文，一為散文。但這也是中國歷來文章史上的兩大分野：魏晉南北朝，是駢文全盛的時代；自唐至宋，上溯秦漢，是散文發達時代；所以一部文章史，無非這駢文散文兩陣營的對壘。而在散文陣營裏，又有宗唐宋宗秦漢的反對，上面已經說過。這時候駢文散

文的分別發展，更是異常明顯；先說駢文，其作家有陳其年吳綺章藻功等人，他們提倡天寶以前的排偶文章，汪燦曾這樣稱贊過陳其年的文章說：「自開寶以來，七百年無此等作矣」。當時一般人都以能作駢文為矜貴，於是駢文又興盛起來了。不過清代的駢文，不像以前那樣只重辭藻格律，而注重到內容上的思想與情感，孔廣森討論到駢文作法時，曾說：「文以達意明事為主，當開闢縱橫，一與散文同」。當時如胡天游洪亮吉馮齊齋以至於汪中阮元等人，都是善為駢文的，其間要以汪中為最傑出，王念孫在「述學」序上稱讚他說：「其為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摩仿而神與之合」。繼其後者則有劉開梅曾亮董基誠董祐誠方履綏傅桐周壽昌趙銘王闓運李慈銘等十大家，才力薄弱，終不及汪中的豐富。

說到散文，在清初以侯方域魏禧汪燦為最著，特別是汪氏，上接歸唐，下啓桐城，其影響比較的大。乾嘉之際，直接承襲公安一派的，要以鄭燮章學誠袁枚最可注意；他們都是反對摹仿的。鄭喜做白話式文章；章曾提出「清真」二字為作文標準；袁論詩文，主張自寫「靈性」。桐城派起來，以為此種作風，太嫌肆慢，乃倡「義法」以圖糾正，其創始人方苞解釋「義法」二字，則曰：「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書史記貨殖傳後》繼方之後有劉大櫆，繼劉之後有姚鼐，始完成這一派的作風，姚鼐在他所編的古文辭類纂上說：「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說明格律聲色的不容忽視，管同梅曾亮方東樹等人

，都遵守這種家法，轉讓傳授，結果，也和明朝的臺閣體發生同樣的流弊，變得枯虛拘泥。於是就有兩異派產生：一派是張惠言慷慨的所謂陽湖派，他們於遵守桐城義法之外，主張縱橫矯厲。一派是龔自珍魏源主張艱深潑辣，語不平凡，到了曾國藩出來，主張以深宏的氣息，駿邁的辭藻來發揚桐城義法，就成了一種新的文派，稱之為湘鄉派，也可以說是桐城派的復興。厥後有薛福成張裕釗黎庶昌吳汝綸等人，繼續發揚，支配當時的文壇四五十年，直到清代的末年。

從清代末年起頭，進入了一個革新時期，當桐城文體盛行的時候，便有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起來做新文學運動的開路先鋒，他們不受桐城派的拘束，縱橫恣肆，任意所至，特別是梁氏，以明白為第一義，不守一派一系的規律，說來莫不痛快淋漓，別創一種風格，初期所作，雖是文言，也近於白話，所以不待胡適等出來提倡文學革命，舊文學的基礎，已經發生了動搖。當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主張八不主義以後，就有陳獨秀發表比較激烈的「文學革命論」，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綱要：（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推倒迂晦的艱澀的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胡適又發表一篇「建設的國語革命論」，說明建設的宗旨，就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二話，於是文學革命運動，便變成白話文運動了。響應這運動的，先有北大的一般教授和學生，如錢玄同劉復周作人沈尹默羅家倫傅斯年等人，接着便有「五四運動」發生，從政治的範圍影響到了文學的範圍，使文學革命的旗幟，飛揚到全國。雖

有林紆嚴復胡先謙章士釗等人，為舊文學保持壁壘，攻擊白話文，究竟因潮流所趨，亦無能為力了。從此，無論是散文詩歌小說戲劇等等，大都採用白話，文學的面目，完全改觀了。在散文中要以小品文的影響為最大，著名的作家，有如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葉紹鈞……等等，都是清淡深厚，開出一種新風氣。特別是魯迅，長於罵人的藝術，頗受人歡迎。此外如徐志摩謝冰心蘇雪林許地山鄭振鐸徐蔚南林語堂及一班新興的作家，應用最新式的白話，寫作小說詩歌戲劇及散文，雖然作風不同，可以分成各種派別，（此點說來亦很煩，只有另篇說明）而給予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實在是很大的。

### 張叔通甲申端午後重訂筆單

- 書例 扁額每字方尺四百元 加一尺加倍  
 楹聯堂幅三四尺六百元 五尺八百元  
 六尺千五百元 六尺以上另議  
 單條照楹聯例減半  
 扇面冊頁各六百元  
 裱鉗漆序跋等另議  
 北魏體加半  
 山水每方尺二千元 四尺以上另議  
 扇面冊頁各二千元  
 劣紙不畫泥金細楷加倍  
 墨費加二經手有墨費無折扣



# 鄉諺證古

陳康祺撰稿  
張壽鏞編次

頰 (烏勿切) 玉篇：頰

眼 (音張) 集韻：眼，目大貌。敬止錄

欸 (音朔) 說文：欸，吮也。通俗文：

內頭水中也。敬止錄

：私窺曰眼。

欸，含飲也。敬止錄：吮曰欸，昌黎

云：皮日休詩：學海

叮 玉篇：瞳，叮視貌。韓愈城南聯句：

詩：酒醪傾共欸。

正狂波，子頭向水頰。蓋皮陸多以吳

眼瞠強叮瞳。案：俗謂力視而不釋曰

嘔 集韻：嘔嘔，吐貌。

音入詩也，而邑人亦有之。

叮。

西 說文：西，舌貌。敬止錄：以舌取物

碰 古俗字略：叩頭有聲碰，音渴。

相 說文：省視也。段玉裁曰：目接物曰

曰西，曰話。

雍 周禮，雍氏注：雍，讀如第小兒之鬢

相。月令廣義引諺云：六月三日雨一陣，

設 (音哏) 說文：設，歐貌。左傳哀公

，說文：雍影，別髮也。徐鉉曰：俗

上書芸田下畫田。案：俗謂眠曰睏。

二十五年：君將設之。方言據：喉中

別作剃，非。

筓 雲煙過眼錄：載王齊翰嚴僧筓耳圖。

陽 (音莠) 五音集韻：陽，耳聾。

噀 禮記：毋噀羹。

案：俗以撚耳為筓耳。

髒 (音資) 坤倉：髒，鼻病也。十六國

嗽 (音或) 玉篇：嗽，吐聲。

顛 (音拗) 玉篇：顛，頭凹也。肯綮錄

春秋：王謨鮑鼻，言不清暢，獲隔聞

噉 廣韻：噉，往洛切。口噉噉無度。越

：面凹曰顛。平延壽替鬚光殿賦：顛

評：王充論衡云，鼻不知香臭為瓮，不

語肯綮錄：信口出語曰噉。

顛顛而睽睽。

則今人以鼻不清亮為鼻，作此瓮，不

叫 說文：叫，呼也。揚雄解難：大語叫

糖 肯綮錄：人面色紫曰糖。

為無自矣。

叫。

皸 說文：面生氣也。正字通：凡手足臂

皸 集韻：皸，臥鼻息。

哈 說文：哈，噉笑也。楚辭九章：又衆

肘暴起水泡者，謂之皸。

呷 說文：飲也。又作飲。說文：飲也。

兆之所哈也。敬止錄：哈，呼來切，

曉 玉篇：曉，深目貌。案：通作暉。

張平子西京賦：飲灑吐瀉。敬止錄：

謂調笑聲。案：吳都賦注：楚人謂相

覷 廣雅：覷，方小切，字林云：目有所

吸而飲曰呷。

噎 (音轄，又音害。) 玉篇：噎，大開

察。敬止錄：目略一過曰瞞。

呷 集韻：呷，啖也。風俗通：入口曰呷

口。敬止錄：噎，大開口聲，驚訝意

瞞 (音砌) 說文：瞞，察也。類篇：一

。亦作頓。越語肯綮錄：酒略上口曰

也。

曰麥視。晉康琴賦：明慧際惠。

頓。

歎(音閱) 集韻：歎，去涕也。敬止錄

：歎，哭後作聲也。

歎(音哀) 說文：歎，皆也。一曰然也

。揚子方言：歎，醫然也。南楚凡言

然者或曰歎，或曰醫。敬止錄：邑人

以不然為歎。陳芳雲窗私志：今人暴

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歎。又作唉

。歎恨發聲之辭。

嗽 列子周穆王篇：眠中噉噉呻呼。敬止

錄：夢中驚語曰噉。

噉(音腫) 史記外戚世家：武帝下車，

泣曰：噉，大姊，何藏之深也！正義

曰：噉，責失聲，驚愕貌。敬止錄：鄞

人發語多用此聲。

歐 漢書食貨志：歐民而歸之農。案：歐

呼也。備謂高呼曰歐。

嘖 玉篇：嘖，聲破。集韻：楚人謂啼極

無聲為嘖。老子道德經：終日而嘖，

不嘖，和之至也。案：俗謂應辭亦曰

嘖。見龐居士集。

嘖(音甬) 玉篇：嘖，多言也。案：吾

鄉以旁人多言為嘖。

誦 正字通：誦，語不相入也。

誦(音扇) 類篇：誦，以言惑人也。

欬 廣韻：欬，許激切，笑聲。

肥(音肥) 集韻：肥，齧，齒出貌。案：

俗謂齒差跌者曰齧牙。

齧(康很切) 說文：齧，齧也。案：俗

謂以齒齧曰齧。亦作齧。札璞：齒齧

曰齧。

搨 籍海：搨，呼梗切，上聲。手搨鼻膿

曰搨。焦贛日用雜字：音省，義同。

爬 廣韻：爬，搔也。敬止錄：手撥曰爬

。進學解謂爬羅是也。

掀 廣韻：以手高舉也。左傳成公十六年

：乃掀公以出于淖。敬止錄：揚起曰

掀。

掬(音孽) 正韻：掬，拾聚也。敬止錄

：指執曰掬，亦作捻。開元遺事：杜

丹有一捻紅。

摺 韻會：摺，裂開也。敬止錄：對裂曰

摺，細裂曰斯。詩：楚以斯之。亦離

去之謂也。

叉 說文：叉，手指相錯。增韻：俗呼拱

手曰叉手。

捧 廣韻：捧，兩手承也。史記商相如傳

：身所捧飯。

壓 說文：壓，一指案也。

捺(奴曷切) 廣韻：捺，手案。敬止錄

：手重案曰捺。

拓 廣韻：拓，手承物。杜甫詩：罷酒酣

歌拓金戟。吳下方言考：吳中以手量

布帛之長短，曰拓。

播 玉篇：播，(抄者案，下播字係「研

」字之誤。)研物也。又與礪同。韻

會：播，推石自高而下也。案：播本

作雷。通鑑：趙雲雷鼓震天。胡三省

注：雷，盧對翻。

扒 元包經：拔片扒氏。

搯(音登) 韓愈石鼎聯句：豈比俎豆古

，不為手所搯。案：俗謂以手持物而

審其輕重曰搯。

搯(音客) 集韻：搯，手把著也。古俗

字略：手握物曰搯。

搯(音蛙) 集韻：搯，手捉物也。類篇

：吳俗謂手，爬物，曰搯。

擻 蜀語：手推人曰擻。

搯(讀若傲，入聲) 揚子方言：南楚，

凡相推搯曰搯。張衡西京賦：徒搏之

所撞，搯注撞搯，謂撞而搯也。

挖 說文：挖，曳也。漢書嚴助傳：挖舟

而入水。敬止錄：曳物曰挖。

抻 集韻：申，(抄者案申字當為「抻」

字之誤。)展也。伸物長也。越語肯

綮錄：扯物令長為抻。

扭 揚子方言：扭，攪取也。南楚之間，

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扭，或之攪。

(待續)





# 書學淺論

葉百豐

此篇前半頁曾刊大美晚報午刊，今足成之，喜書法者，知所取徑矣。

編者

## 一·研墨

前人每謂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故水墨之於書畫，猶血肉之於人體；是以精研墨事者，莫不重視用墨。觀覽名賢墨妙，雖去今百數十年，無不色彩煥然，且沉着透入膚理，誠如周午事所謂：古入字畫流傳久遠之後，如初脫手光景，精氣神采不可磨滅，不善用墨者，濃則易枯，淡則近薄，不數年間，已淹淹無生氣矣。然則所以有此等殊異者，乃在於善用墨與否耳。

用墨如何？當自研墨始，研墨之法，言之簡而明者，則有所謂八字訣，曰：重按輕推，遠行近折是也，他如朱長文墨池編曰：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墨不易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而墨熱也，李陽冰曰：用則旋研，勿令停久，久則墨埃相汚，膠力隳亡，如此泥鈍，不任下筆矣。則謂研時不可停頓，研得即用耳。高深甫曰：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煙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研新水，磨若不勝，……用過則濯，墨積勿盈，藏久膠宿，墨用乃精。高氏所言，兼及觀墨之法，並研池與用水。以此二者，亦極與研墨有關也。元陳繹曾翰林要訣中曾言曰：硯池寬而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血肉得所，凡磨墨不得用研池水，令筆帶墨沫，須以水滴汲新水，臨時斟酌之，謂研當每夕一洗，不得用研池水，亦即新研新水之言，而陽

泳翰林九生法中，已有生水生墨之語，且謂不得用煎煮之水也。至於研池何以取其寬而細，墨劣之研，固不堪用，是無待言，寬太則研時較便，蓋墨較多，宋趙希鵠亦言：研必大而深，謂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研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不得過小也。

所用之墨，應自磨，抑可假手於人？此點陳繹曾則以為不得自磨，謂令手頭筋骨木強，是大忌也，夫自磨固有手頭木強之患，倘家鮮僕婢，或有之而不諳研墨之方，則所研之墨，必沸熱而多渣滓。色澤晦暗，書時既不能如孫虔禮所稱之紙墨相發，而蹈紙墨不稱之一乖，是亦有害也。

綜觀諸家所言研墨之方曰：不用污水，不用熱水，研時宜徐不宜急，故古人有研墨不厭遲，研墨如病之語。東坡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明此，則於研墨之方自知矣。

若夫所研之墨，其色澤以何者為佳，東坡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宋晁氏墨經曰，黯而不浮，明而有黠，澤而有瀆之紫光為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身州山人王世貞曰：色黝於漆，其光可鑑。晁氏身州之語，雖出於評墨，墨色亦猶是也。

## 二·染翰

### 三·用墨

濡毫染翰，似無關書法宏旨，然右軍筆論，已有言及。濡染之初，厥有二端，爲用新筆與開筆，斯二者，惜歷代書人或略而不論；要之是亦不可忽者也，若言之而又詳盡者，則有倪閣公，閣公且自矜爲華亭祕傳，茲錄之，聊供書人揮運之一助耳。閣公曰：凡用新筆，以滾水洗毫二三分，膠腥散毫爲之一淨，則剛健者，遇滾水必軟熟，與筆中柔毫爲一類，然後以指攪圓，不可令扁，攪直不可令曲，聽乾三四日後，別研上垢去墨腥，新水濃研，卽以前筆飽蘸，不可濡水，仍深三分，隨意作大小楷白餘字，再以筆攪圓直，候乾收貯。臨用時量所用筆頭淺深，以清水緩開，如意中式，然後蘸墨。此法傳自玄宰先生。

用新筆之法，閣公既言之詳矣；至於新筆一經書寫之後，更用時，曰以清水緩開，如何緩開之法，閣公亦曾言之曰：凡欲作字，先開筆，開筆之法，先點清水，少歇又點，如此二三次，全水透毫，然後取筆向乾淨研上旋轉輕捺，令四面之毫，無一絲不和，又由淺入深，令四面之潤處，無一絲不齊，酌字大小以分淺深。若臨米，縱寫小字，亦須深開，方用運輕重如意也。

既經開筆，卽爲蘸墨，蘸墨之方，前賢言之者衆矣。逸少曰：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毫弱無力。陽冰筆法訣曰：入墨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宣君宣曰：蘸筆欲潤。周午亭曰：濡染自有法，作書時，須通開其筆，點入硯池，如箭之點水，使墨從筆尖入，則筆酣而墨飽。揮灑之下，使墨從筆尖出，則墨渴而筆凝。夫陽冰所謂毫副諸毛勿令斜曲，乃無一絲不和不齊之意。實則濡毫之方，不外宣江上所舉一潤字，而周午亭言之最爲明切矣。倘於用新筆開筆蘸墨三者，既得其法，次之則在乎揮運與用墨如何矣。

夫墨之濃淡燥潤枯滯，書之風神氣韻屬焉，雖曰以濃淡燥潤取媚於書，乃子厚之惡習，但歷觀名賢書論，於此亦不敢稍忽，是誠姜堯章所謂，此亦不可不知者，古法所謂，欲求體肉之適均，先審口藥之融液也。

歐陽信本曰：墨淡則傷神彩，絕濃必滯鋒毫。姜白石曰：凡作楷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陳繹曾曰：水太清則肉散，太燥則肉枯，乾研墨則滯點筆，溼研墨則乾點筆，太濃則肉滯，太淡則肉薄，玉燕樓論書曰：字之肉係乎毫之肥瘦，手之重輕，然尤視乎水與墨，水溼則肉散，水香則肉枯，墨濃則肉凝，墨淡則肉瘠，粗則肉滯，積則肉凝。然則何以可免枯滯瘠瘠之病，是在於水墨之勻適，以及善用否耳，故前人每言血法肉法，觀之歐陽姜陳諸家之言，益可知已。

李乾齊曰：墨全在於用，用得其法，同是一墨，而精采煥發，不得其法，雖洗研提顯，亦復無益。夫既在於用，是當先審諸融液矣，虛舟曰：用墨之時，但取墨華，而棄其渣滓，故墨彩黠發，氣韻深厚，經數百年，而墨光如漆，餘香不散也。至融液已備，則在於揮運提頓之間，釋曾曰：筆尖受水，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毫之內，蹲之則水下，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玉燕樓論書亦曰：提之則血行，捺之則血滿，搶法所以生血，頓法所以補血，是故疾行不失之枯，徐行不流於滯也。然而不知用筆，安知用墨，故午亭周氏曰：此事難於俗工道也。

(待續)

## 病廢閉門記

胡樸安

## (三) 從文字學上考見古代辨色本能與染色技術

關於色由何發見，當先知色之意義，說文：色，顏氣也。顏，眉目之間也。則是色之發見，即於自己本身，說文：「色从人，从尸，自瑞信。」段玉裁云：「心達於氣，氣達於眉間，是之謂色，顏氣與心若合符尸，故其字从尸。」按段說非是，殷墟書契後編卷下第九頁，龜甲獸骨卷一第二十二葉，釋者皆以爲印字，我以爲色字，與兒字略同，（我另有色字印字說，茲不詳引。）首先發見是白字。說文：「白，西方色也。陰從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此是漢代陰陽五行家之思想，最初白字，當不如是。（古隸白作𠄎，與自略同，自鼻也，白當是人面。）說文：「兒，頌儀也。从人白，象形。」白當是从兒省人，而爲人面之色，發見白色之後，繼續發見者，當是赤色。說文：「赤，南方之色也。从大从火。」（按赤南方色，青東方色，白西方色，黑北方色，皆是漢代陰陽五行家說，不足以爲字義所由起之證，亦从大从火，甲文金文皆然，則赤爲大火之色可信。）上古以獵爲生活，獵獸之時，必焚山林，火光熊熊，其色可嚇，赤嚇音同，因以赤呼之，而爲赤。古文赤从炎土作𠄎，則火焚之後，其土變爲赤也。與赤相同而稍別者爲丹，爲朱，上古食艸木之實。鳥獸之肉，此等之物，處處皆有，取食即足，所最感缺乏者爲水，吾人讀易經也卦需卦大象，可以知之，（我的周易古史觀，可以參考。）古人飲料，除天雨外，必鑿井取之，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按採丹是後起之說，最初當時鑿井取水，而得赤色之礦物，遂名爲丹，庚羅甫作𠄎，古甸作𠄎，皆與篆文略同，以所鑿之井也。所得之礦物而名丹也，朱之發見，由於析木爲薪，以爲炊爨之用。說文：「朱赤心木，从木一在中。」一爲赤心之符號，金文朱作米，赤心之表示也。析木爲炊爨，見其赤心而遂名爲朱也，繼赤色而發見者，當爲黃色。說文：「黃地之色也，从田从艸，（艸古光字）艾亦聲。」金文黃略同，黃當是地氣之光，耕種時代，耕土而地氣上騰，其光如是，黃从田，黃色之發見，必在耕種時代也。繼黃色而發見者，當爲黑色，上古茹毛飲血，不知火化，黑色之發見，必火化以後。說文：「黑所熏之色也，其炎上出𠄎。」（𠄎古窗字。）蓋上古人發明火化之後，所熏灰灰之色，呼爲黑色，黑金文作𠄎，（鑄子叔臣鼎，鑄子叔臣匱，皆同。）全其窗，其火之結爲灰灰者也，黑字从𠄎，黑色之發見，必在火化時代也。白色之發見，在於人之本身，當爲最先，赤色之發見，在獵獸，黃色之發見，在於耕土，黑色之發見，在於火化，由游牧時代，進而爲耕種時代，再進而爲火化時代，即赤黃黑三字觀之，亦可以略知上古生活之狀況矣。

或曰：未耕種之前，炙鳥獸之肉而食之，當已有火化，黑色之發見，未必在黃色之後，則應之曰：炙鳥獸之肉於火上薰之，當是時必無凶，黑字从凶，則火上薰者，必是烹飪時代，此黑當是繼黃色發見也，至於青色之發見，似乎稍有審美之觀念，說文：「青，東方之色也。从生丹，丹青之信必然。」此種解，是漢代人之思想，吾人不必據以為信，丁青爵作盎，吳尊作盎，从生从丹，金文皆然，是可信也，蓋古人見古木之葱龍，其色頗悅目，無以名之，見艸木之根其色丹，（丹朱同色，故木根謂之株。）而發生之枝葉，遂名為青，枝葉由根株而發，故从丹从生也，辨色之字，在說文解字中，有一百二十八字，此等之色，雖辨之極析，在工藝之染色，必不可用，工藝之染色，必以植物之汁為之，說文：「汁，液也。」「液，氈也。」「氈，氣液也。」古人搗取植物之汁，為氈液，而為染色之用也。說文：「涕，棠棗之汁也。从赤水，」當是棠棗之汁，滴之衣上，其色皆赤，故字从水从赤，但後世染色，不聞有用棠棗之汁者，（惟類篇云可染。）涕未必為染色之發見，欲考染色之始，當於染字研究之。說文：「染以縮染為色，从水染聲。」朱駿聲云：「染古簋字，非聲，當从九木。」（段玉裁亦如此說。）裴光遠云：「从木者，所以染，梘茜之屬也，从九者，染之數也。」按周禮序官掌染艸注：「蓋蓐象斗之屬。」掌染艸，掌以春秋斂染之物，注：「茅蒐囊蘆豕首紫荊之屬。」周禮所記，雖後世染色所用植物之汁，則為必然之事。段玉裁云：「禮一入為緇，再入為緇。（即經字。）三入為纁，朱則四入，五入為緇，玄則六入，七入為緇，从九者數之究。」言移易本色，必深入之也。段氏所言，雖不足證明染色之發見，（段氏本周禮說。）以意度之，移易本色，斷不能一染即成，一入二入之說，當可信也。茲據說文可染色之植物，計有蒐，茜，苳，苳，藍，梘，槩，草，藍，九種。何種發見在前，何種發見在後，則不可考，照色之發見次第記之，自本無色，染色無白色之發見，說文：「蒐茅蒐，苳，人血所生，可以染絳。」陸璣云：「茅蒐，倩艸也。」（說文無苳字，即是茜，）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說文：「茜，茅蒐也。」徐廣史記注云：「茜一名紅藍，其花染繪赤紅。」說文：「苳，苳艸也。」段氏玉裁云：「紫葳，即苳艸也。」本艸經云：「紫艸一名丹紫，紫苳同音，陶隱居所謂即今染紫者是也。」則是蒐茜苳，皆可染赤者，今以意度之，蒐之赤色深，苳之赤色淺，苳為紫色。又說文云：「苳，艸蘆豕首也。」周禮鄭注云：「苳，苳亦是染赤色之屬，此染赤色之植物發見者也。說文：「梘，黃木可染者，」段氏玉裁云：「梘各本作梘，今梘樹實可染黃。」史記貨殖列傳：「千畝厄茜，」厄即梘，則漢時有專種梘茜者，以茜可染赤，梘可染黃也。司馬相如謂之鮮支，梘支同音，鮮者，言其色鮮明也。說文：「槩，黃木也。」說文雖不言可以染，而其汁當可以染黃者，此染黃之植物發見者也。說文：「草草汁，槩實也，一曰象斗。」段氏玉裁云：「其殼為汁，可以染阜。」（今以草為艸，另製阜字，玉篇已有阜。）按象即槩，亦即木部之樣。說文：「樣，槩實也。」（錢坫云：今樣槩子。）以槩

般染色，今鄉人猶然，此染黑色之植物發見者也。說文：「藍，染青艸也。」青是自然之色，藍是人爲之色，以今日之工藝言之，可用藍色之多少，配合他色，而染成或深或淺之青色，青色則不能也，此染青色之植物發見者也。辨色之色爲白赤丹朱黃黑青，染色之色，爲菟茜芘藍藍靛草藍，古時染物之色，皆是植物之汁，而仍用白赤黃黑青之名，呼爲五色，染赤色之植物，發見者有菟茜芘藍五種，多於染他色之植物，或亦因周代尙赤之故歟？其白赤黃黑青之色，雖祇有五，而五色相和，其色甚多，所謂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此染色之植物九種，雖不可謂是染色之原質，以當時審美及工藝之幼稚，則此九種，幾可謂染色之原質矣，此染色之發見也。全篇分色之發見，白色之發展，赤色丹色朱色之發展，黃色之發展，黑色之發展，青色之發展，辨色之結論，染色之發見，染色之發展，染色之結論，事物名詞有色之關係者爲總論，共十二章，約三萬餘字，茲其大意并其目如上云。

#### (四) 從文字學上考見中國古代之婦女

婦女問題，爲今日學者所注意，其問題頗爲重要，夫解決一問題之根據，與歷史必有幾分之關係，現今情形，無不由往日歷史之習慣而來。今之論及婦女者，未有從歷史一方面，考察婦女以往之情形，惟是中國歷史，記載婦女之事極少，即有之，不過如列女傳之類，略記一二出類拔萃之婦女，以增彤史之光榮，至於婦女在社會上之位置若何？家庭內之責任若何？皆語焉不詳，吾人雖盡讀列女傳等書，祇能得少數貴族婦女之事實，而不能得多數平民婦女之狀況，至如小說家之記載，大半係汗鱗婦女者，不足當歷史之價值。今之論及婦女者，不注意歷史一方面，亦處於事之無可如何，以無歷史可考之事實也，予謂關於婦女之事實，經部所載，視史部略多，而詩經中且略涉及平民婦女生活之狀態，然據經以考求上古婦女之情形，則漏略之處必多，文字之孳乳，隨社會之發達而孳乳愈多，古人製文字，斷不能憑虛出臆，必據已發生之事物，然後製造文字，以代言語之用，說文解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雖非製造於一時，大約必萌芽於黃帝之初，完成於周秦之際，雖殷之甲文，周之金文，秦之小篆，遞有變更，其製造文字之思想，約略可尋，則此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即可作自黃帝時至周秦時歷史之參考，且爲重要之參考材料，以此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孳乳，與孳乳發達之程序，息息相關，與經傳紀政治不同，所以根據經傳，可以得上古政治的形情。根據文字學，可以得上古社會之形情，婦女爲社會一部分，經傳中雖有記及者，大概視爲不甚重要，而東鱗西爪，亦未成有片段之記載，而說文解字中女部諸字，即不啻爲上古婦女歷史之縮影，特未表而出之人，遂不察耳。予肄業文字學，發見文字之孳乳，與社會之發達，有密切關係，乃本文字學之條例，以說文解字爲根據，更參之羣籍，從事於婦女之研究，全篇分婦女之職業，家庭之組織，女

統先於男統，婚姻之制度，婢妾之原始，婦女之普通稱呼，男子玩視女人七章，共約二萬餘字，茲錄其大意，并目錄如上云。

據文字考古人類，及古社會，亦可謂自我發見一種，惜未成有統系之著作，雖能發見，未能成功，病廢以來，半身偏枯，檢查書籍，諸多不便，只能據已搜集之材料，寫此四篇，不知後來作者，可能繼續完成此事業否？中國文字之價值有二：（一）讀書工具。（二）歷史材料。讀書工具的工作，清漢學家已臻絕詣。歷史材料的工作，我初開其始，其不周密之處，當然無可諱言，但願後起者終有成之也，其所搜集的材料，尙未作成文者，有古代之衣食住行，古代之農商業，古代之思想與制造，他日或能寫成也。

我十餘年前讀書，嘗注意於書之背景，讀周易一書，發見有騎老虎搶帝位之事實，有搶稻竊米之事實，有男女同獵交合之事實，有野獸變為家畜之事實，蘊埋二三十年，無人發見，而為我所發見，由此發見，繼續探討，做了一部周易古史觀，記之於病廢閉門記第四周中，茲不述。我覺得詩經中，亦有許多社會史料，而為正史所無有的，不過是周代的社會，比較稍為近古，我遂根據詩經，做一篇周社會史，記之於下；

### 從詩經上考見中國之家庭

自來中國學說，與民族有關係者，只有儒道墨三家，墨家在社會上之影響，道家在政治上之影響，但皆是裏面的，且社會上雖影響於墨家之學說，而不承認是墨家，政治上雖影響於道家之學說，而不承認是道家，自漢武學術統於一尊以後，二千年來，無論在社會上，在政治上，無不受儒家學說之支配，即影響於道墨二者者，莫不自以為儒家，人亦以儒家稱之，所以中國在社會上在政治上，表面上有力之學說，只有一儒家而已。儒家學說，當然以孔子為代表，究竟孔子之學說，其中堅何在？或者本儒以道得民一語，以孔為教育學家，或者以孔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言，以孔子為哲學家，實則孔之倫理學的政治學家也。自孔子言吾志在孝經，行而春秋，孝經所言的，家庭之事，天子諸侯之孝，天子諸侯之家庭也，屬於倫理學的範圍。春秋所言的，國與天下之事，尊王攘夷，屬於政治學的範圍，倫理與政治，不可分開，蓋以倫理為基礎，而推之於政治，大學所謂：「格物而致知，致知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倫理與政治，非並時的，實一貫的也。儒家學說，以倫理為基礎，倫理起於家庭，欲知儒家學說之原起，當先知家庭之原起，家庭之原起甚早，家庭之名稱則甚晚，古謂家室，不謂家庭，後魏高允徵士頌：「怡怡昆弟，穆穆家庭。」



# 壽言

沈禹鐘

## ——許潤生先生事略——

先生名亦鳴，學名應明，字潤生，一字韻笙，爲朝議大夫仁齋公之次子，世居古壽春之君子里，壽邑踞淮水上游，爲皖北重鎮，襟山帶水，八公山屏列北郊，桓玄破秦，又安晉室，所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卽此地也。民氣激越，風俗淳美，文事武功，代有傳人，地靈人傑，與桐城合肥，並稱於世，孫文正公狀元宰相，爲清代有數名臣，至積功官提鎮者，後先繼起，蔚然稱盛，而許氏則以儒將見稱，詩禮之緒，相承不替，先生才識卓異，度越流輩，而守約履素，不求聞達，有高士風焉。幼而岐嶷，穎悟過人，仁齋公鍾愛之，課讀加勤，年十九以案首入泮，既而赴金陵鄉試，將入闈，聞太夫人病篤，忽歸去，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凡數月，人事既竭，則哀泣而禱於天，冀損己壽算，以益親年，其孝思之純篤，有足多者！時清室浸衰，先生鑒於國是日非，乃奮起投筆，與同學友栢烈武諸公結伴入省校，講習武備，效祖劉之擊楫渡江，既又共議游學東瀛，以求深造，方道出滬上，忽接家報，以父病促歸，當行止兩難之際，自念人生遭際非偶然，古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丈夫志在匡時，而忘情於親，有虧子職，烏乎可，遂星夜遄返。清廷變政令下，先生奉親居白下，經營商業，守仁齋公淡泊明志之訓也。迨民國肇興，金陵兩遭兵燹，損失不貲，且以京地衝煩，慕吳中山水，遂卜居焉。時栢氏已握軍符，駐兵浦鎮，遣使來迎，以共事黨國爲請，先生重故人之誼，雖往而不受職，栢氏知先生深，不相強，待以上賓，知先生有全羽癖，浦地無佳茗，特遣急足過江致之，其禮重如此，先生感其情意之優渥，臚陳治理之策數千言，大旨不外整肅軍紀，安全民生之蓋言論，栢氏深爲嘉納，笑語其幕僚曰：世稱嚴子陵，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其識度之雄偉，襟懷之高曠，從可知矣。先是蘇省創辦新軍，先生嘗佐治軍務，其不欲重爲馮婦者，蓋有感爲宦海浮沉，無裨實際耳！北伐時雖曾參贊戎機，但

功成即退，先生每謂挽救國事，不在好高騖遠，須從下層機構起，力圖改革，皖之主政者，先後數易人，類多舊識，素稔先生長於法政及地方自治之學，屢函電邀致，先生以仕宦徒重爵位爲不取，苟服務地方，而可以見諸實效者，雖百里侯非不可爲，以故所宰毫縣諸名邑，勤政愛民，循聲載道，祇以淡於利祿，皆不久而掛冠引去。初先生於白下經商時，爲子弟耕讀計，曾置產於浦口商埠之附近，迨辭官歸後，督促佃農耕植，不問外事，僅執行律師職務，藉口身有所事，以謝舊日苦苓之身居要津者，一再促使出山也。其爲律師，快持正義，平反冤獄，凡以遺產及離婚案件請於先生者，輒謝絕之。事變後，就養滬上，取禮之「學然後知不足」之義。榜其居曰知不足軒，亦即蘇長公詩，我亦一軒容膝住之意也。室中羅列四部書，日常隨意瀏覽，兼課文孫，怡爲自得，近以惕於人心之陷溺已深，以重振道德爲當務之急，因選錄古今名賢有裨世道人心輔翼教化之說，彙爲一集，名曰嘉言類纂，分治生、修省、攝生、教養、處世、治家、器識、閑逸、曠達、概論十門，義主勤勉，而平易近人，先生爲人寬厚有容，接之溫然，每論事晰理，精闢條達，切中肯綮，爲文詞，氣體高妙，動與古合，其教子姪，嚴而不厲，有過不稍假借，嘗詔嗣君曉初先生曰：皖北號稱多軍門，吾先世亦以武功顯，然不廢耕讀，爾祖仁齋公性至孝，篤守詩書，行誼見稱於鄉里，享壽至八十有三，遺訓有曰，「存心須厚，處世毋欺，見義勇爲，當仁莫讓」，「人格能保存，雖貧賤可稱清白，居家知勤儉，不富貴亦自寬餘」，邦人景仰，私謚惠莊，設執政頒鄉國垂型匾額，並保褒詞，子孫仰承先志，幸勿數典而忘焉。嗣君曉初先生，幼秉庭訓，偉才遠識，當世莫不承望其豐采，所主工商金融諸企業，咸著稱於時，先生晚境之樂，有非尋常所得企及者焉。德配蔣老夫人，持家勤儉，相夫以禮，淑德稱於里黨，今年雙十節後一日，即夏歷八月二十有五，爲先生與蔣老夫人七十雙壽之辰，先期戚友羣謀稱觴，先生力持不可，引魏敦果公象樞之說曰：生日乃母難之日也，矧世亂方亟，流離載道，是烏可以酒食聲樂之是務哉？戚友感於先生之誠，不敢固請，嗣君曉初先生，乃請以所輯嘉言類纂梓以行世，期爲挽救世道人心之一助，先生領首笑曰：誠如是，庶符節約之旨矣。先生道德學問，爲世欽仰，今壽躋古稀，體貌充固，耳聰目明，談笑步履如少壯，與蔣老夫人白首齊眉，兒孫濟美，可謂今世之人瑞矣。於是戚友退而私議曰：先生雖不欲事聲俗之樂，然不可無文詞以資紀念，用垂久遠，爰述梗概，以稔世之立言君子，藝苑名流，所冀不吝珠璣，而有以投贈焉。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嘉善後學沈禹鐘敬撰。



# 梁山人物論

何若

水滸傳裏非梁山人物也有寫得好的，而梁山人物却不是個個都寫得好。前者如王進，智真智清兩禪師，潘金蓮，王婆，牛二，黃文炳等；後者之中，可以挑選的不夠二十人，嚴格點說，十五人也太多了。梁山頭領天罡地煞總數一百零八人，加上關山祖王倫和奠定日後基礎的晁蓋，恰是一百一十人。王倫不是真好漢，給林沖火併了的，應否算在內，似宜考慮，但是我現在不用史家的史法，沒有想到本紀或列傳那一類的問題；按事實，他是為頭一個選定這好地點的，當然是個梁山人物，而且應該居首。一百一十，為什麼作書的要湊到這麼大的一個數呢？人太多便不能個個都寫得好，所以有人說他太笨，不學濟，沒有精彩的地方反而使全書受到不良的影響。這批評是對的，如果單憑一般小說作法的教條來做繩尺。作者竟如此不憚煩，果然好像要應什麼上界星魁之數，初時計劃太大，後來力不從心，便隨時找機會把那一批描寫不了的人物硬插進去。我却以為這批評還要商量。勉強拉插無可否認，我們要懂得的是作者的用心。宋江領導下的山寨異於王倫，晁蓋時代的山寨，更非少華山，桃花山，清風山，二龍山諸寨之比；那些山寨的大王嘍囉祇以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為業，他們別無其他的目標。梁山泊幾個中心人物却有點抱負，山寨不過是暫時的避逃處，藉此結合一班有特種能力的人，準備將來另外做一番事業。這山寨到大聚義時才是組織成立，宋江當時提出「盡忠

報國」和「替天行道」，衆無異言，這是他們那一班義士結合的宗旨。百幾個頭領出身不同，過去的行徑有好有壞，其中還有頭腦簡單的，一向念念不忘分金銀，吃酒肉，搶女人；這是強人本色，但試想史書上的開國君王，勳臣名將，類此的還少麼？不管他們本來怎樣，祇要有過人的勇力，有異能奇技，夠得上做同志的，便收容起來，水滸傳原是偏於寫這一流人的。到大聚義，全書便完。（七十回本），至於他們有無前途，行了什麼道，是否報過國，並沒有下回分解，作者不負其責，我們何必去根究呢？

梁山泊不是小朝廷，勉強可以說類似軍政府。它要有組織，雖然不必完密，這組織也不可以過於簡陋。假如忠義堂上擺着八九把交椅，宋江手下祇有林沖，楊志，魯智深，武松，阮小七，李逵等幾個人，還有成大事的希望麼？「邊庭上一刀一槍，博個封妻廕子，圖下半生快樂，」這明明是空想，個人進行在當時多半失敗，所以他們要結合來造成力量。要力量大，人便越多越好；要大舉便需要多種適用的人才。此所以一百八人中，有能謀的軍師，呼風喚雨的術士，統兵的將校，熟識水陸路途的流浪人，刀筆吏，書手，印工，縫衣匠，火砲手，土木工程師，造船匠，屠夫，鐵匠，菜園子，販馬者，鴉醫，獸醫，治酒食者，操舟者，神行人，金鎗手，劊子手，獵人，如

此種種，還有貴族，財主，將門之子以至鼠竊狗偷之流，可謂濟濟多士了。這不是為湊數而硬插進去的，祇因像湯隆，孟康

，安道全，金大堅等已具專長，沒有顯出特異個性的必要，就不必着意描寫罷了。

山寨的組織是很草草的，當然用不着周公去制禮，叔孫通去定朝儀。學究氣重的小說家會借機會來賣弄一番的，水滸傳作者却不。他祇把寨中頭領分作兩級，用今日的名稱，三十六是上級幹部，七十二是次級幹部，領袖以下，量材任使，各有專司，這就可見得不是烏合之衆。爲什麼要拉進本來立意與山寨爲敵的盧俊義來坐第二把交椅呢？爲的是玉麒麟志氣高，人品好，號召力大吧，而各人沒有一個以勞苦功高的元勳，先進，前輩，老同志自驕，而一致推舉他，這就是他們的義。三國志演義的關羽，張飛看不起諸葛亮，能無愧死？戰敗的俘虜，降人，其地位也往往高於舊頭領，如關勝高於林沖；秦明，呼延灼位列第七第八；董平，張清遠在劉唐三阮輩之上；不聞他們有奸賢忌能，結黨營私，排擠異己的。至於舉大事雖藉武力，而謀先於勇，所以武次於文，智多星，入雲龍等於左右丞相，朱武號神機軍師，做了地煞之首。新進附從者陸續加入，同志越多，內部越見充實，作爲主動者的幾個，其性格已經描寫詳盡，好漢不過如此，足以代表其餘，又何必把一百多人逐個加以細敘。紅樓夢三百多人中，顯著的也不過百分之十而強。

論者又愛擲白勝黃泥岡上唱的苦熱歌來代表梁山人物的階級意識，以爲苦樂勞逸的懸殊，不平等的社會必然的產物是反抗，報復，暴動，由少數人的活動演變至有組織，大規模的行動。這種批評是否適用於梁山人物的全體，是有待於再作觀察之後才能夠決定。做私商，走私鹽，恐嚇取財，做小竊，劫客商，開賭場，賣人肉之徒，是否被壓迫階級？如果認定他們因爲受着不可忍受的經濟壓迫才走上這條不光明的路，那就應該

寄予同情，再推至因虧本，賭輸，亡命，便鋌而走險的一羣也是受經濟壓迫者，其不安本分也是可恕。可惜我不能從本書中覓得這一大批人過去的詳細行狀，不敢驟然斷定，不知在獄中重讀水滸傳的陳獨秀有無新發見呢。我最憎惡的是戴宗，李逵二人。神行太保在牢城專門敲詐囚徒財物，宋江刺配初到時也不能免便可以爲證；黑旋風因殺人亡命跟隨戴宗做小牢子，就他的性格來推測，平日的暴虐可知。這兩個其實都是壓迫階級，不能以自己受着經濟壓迫來自解於壓迫可憐的囚徒，然而後來兩人都成了好漢，在山寨居於重要的地位。

山寨頭領中至少有五種人原來不屬於被壓迫階級。最先的王倫是不第秀才，眼見得由科第取富貴無望了才入山爲寇；蔣敬亦然，不第才棄文就武，終於落草；吳用設館授徒，無甚出色，平日又結識三阮之流，便起意劫取那一套富貴。這是第一類。第二類是土豪，史進，晁蓋，施恩，孔明，孔亮，李應，扈三娘（土豪之女）等屬之。史進少不更事，自恃武勇，本想捕盜邀功，爲仇人陷害，投靠不成，迫得上山自全；晁蓋有祖上遺下大量家財，做了保正，獨霸村坊，如果不是他平日存心行劫，那不識面的劉唐不會跑來送信；施恩放賭庇娼，父爲營營，故能獨霸快活林；孔明孔亮都是土財主的不肖兒子，恃強陵人，不遵父訓；李應也是大地主，因救時遷與祝家莊爭鬥；扈三娘戰敗被俘，其父逃脫，全家被李逵殺死，後被逼與王英成婚。第三類是富戶，如盧俊義先受愚弄，後乃入夥；朱仝更冤枉，入山後一見李逵，即要拚命。第四類是敗軍之將，如呼延灼，關勝，張清，董平幾個，被俘不殺，祇得投降。第五類是被騙的，如徐甯，安道全輩，上山絕非本心。這五類中幾十個人，如果硬說他們都有「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這種階級意識，那裏來的憑據？

真正備受壓迫，飽嘗痛苦的人不過幾個，林沖，楊志，魯達，武松，柴進，宋江，解珍，解寶便是代表。這幾個人的不幸的經歷，寫得最詳細深刻，這才可以見到作者的用心。逼上梁山的是他們，逼他們的是那一種惡勢力，讀水滸傳者無有不

知。  
俗語說的「官逼民反」，老百姓確都承認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歷史也承認，由秦到清，二千餘年，例證很多。沒有人寫過一本完備的中國歷代民變史，更沒有人原原本本敘述每一次內亂由星星之火發展到燎原的烈燄，由微弱的幾個人發展到千軍萬馬的聲勢這其間的過程，舊史書記載不完全，近年來頗有人專心研究太平天國史，但是真能寫出洪楊輩初期活動的實情的書却仍未出現。水滸傳是小說，作者要寫出「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這一個勢力的形成，到大聚義為止，刻畫得是否像真，草澤英雄的思想，言論，行動是否一如所云，也許還有研究之餘地。書中出類拔萃的好漢都太不平凡，有些就體力論簡直是超人，這是作者「語不驚人也便休」的態度使然，或是書齋裏的我輩少見多怪呢？

現在再把梁山人物的出身列一個表，給好讀水滸傳者作參

考。

軍官——魯達，林沖，楊志，索超，朱仝，雷橫，花榮，黃

信，秦明，李雲，孫新，孫立，呼延灼，韓滔，彭

玘，凌振，徐寧，宣贊，關勝，郝思文，單廷珪，

魏定國，董平，張清，龔旺，丁得孫，歐鵬。

富——戶——史進，柴進，孔明，孔亮，晁蓋，施恩，盧俊義，

李應，扈三娘，穆春，穆弘。

商販——燕順，呂方，郭盛，杜興，石秀，曹正，孫二娘，

朱富，顧大嫂，王定六。

農業——宋清，陶宗旺，張青。

手工業——鄭天壽，金大堅，侯健，孟康。

公務員——宋江，戴宗，裴宣，楊雄，樂和，蔡福，蔡慶。

秀才——王倫，蔣敬。

教師——吳用。

兵學者——朱武。

醫術——安道全，皇甫端。

書手——蕭讓。

獵戶——解珍，解寶。

船戶——李俊。

魚牙子——張順。

車家——王英。

賣武——李忠，薛永，湯隆，焦挺。

私商——阮二小，阮小五，阮小七，李立，張橫，童威，童

猛。

閒漢——劉唐，白勝，武松，李逵，馬麟，鄒潤，鄒潤，石

勇，燕青。

左道——公孫勝，樊瑞。

盜匪——郁保四，鮑旭，段景住，項充，李兗，楊林，鄧飛

，時遷，周通，楊春，陳達，杜遷，宋萬，朱貴。

外國學者說，紅樓夢偏於寫柔性的人物，水滸傳寫的是剛性的。這話不錯，梁山人物無一不剛，連三個女性也不在例外。孫二娘的兇狠，幾乎連她的丈夫也制止不住；顧大嫂的果決，躁急，類於魯達；扈三娘嫁了她親手捕捉過的俘虜。作者如

此寫是故意的。

人的個性不是從娘胎帶出來的，體格雖然大半屬於先天，體格與個性自然有很大的關係，例如武松如果生得像他的哥哥一般身體，決不會做出許多驚人的事來，人格是在複雜的環境中慢慢地養成，却不是先天的。作者看清楚這一點，描寫幾個重要人物時，絕沒有弄錯。典型人物的性格大致相同，而同一中有異，大同不難，小異就非經過仔細思量不能有忠實的筆墨。

史進是梁山人物最先出現的。他是史家村地主的獨子，嬌縱慣了，不肯務農，幼年失母，父死時才二十歲左右吧，懂得什麼？柳下乘涼，想吃野味，生活得很舒服，富貴子弟的童騷，詩禮家子弟的文采，他都沒有，自恃武藝過人，有的是英雄思想，要做保衛本村的領袖，當然還要保衛自家的財產。史進果然英勇，活捉陳達，準備解官請賞，但是因為平日誤聽「好漢識好漢」這句江湖熟語，誤信苦計為義氣，反而與強盜往來，却不料少年財主平日驕矜的口氣，得罪了人還不自知，給一個無恆產的獵人陷害了。他逃到少華山匪窟避難，不特不肯把清白的父母遺體來點污，還要去尋師父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這一點，換言之，這少年財主還自愛，還想做官，後來失敗祇是機運不巧使然。

魯達本來是軍官，做軍官時，威風十足，酒保怕他，鄭屠也怕他，閒遊吃喝，好不快活；做了和尚，忽然想起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可謂不堪回首了。雖然爽直鹵莽，究竟做過官，涉世久，又雖然不識字，而人頗聰明，所以口雖說殺也要做都寺監寺，一聽到還有出身時便管茶園的職務也屈就了；做過幾日和尚，桃花村之夜居然會扯謊自謂學會說因緣；這是武

松，楊志，李逵們辦不到的。他的心空空洞洞，最大的慾望好像是塞服肚皮，為己不過如此，為人却肯犧牲一切，在他們一羣中，做和尚惟有他最適宜。楊志不特應過武舉，做過軍官，而且戴着令公之孫這難得的光榮，所以沈着穩健，在惡運中未嘗停止掙紮，為的是要恢復原有的地位。魯達未嘗為己，楊志未嘗為人；魯達洒脱，楊志緊嚴；兩人都有智計，而魯達勝些。李逵真像饒牛，硬而且笨，心直口快，天真未鑿，活像個頑童，這種人宜於橫衝直撞，所以也有用得着的時候。雖然性起時殺人不眨眼，愛其母是至性流露，別人不及，作者故意表他一點筆吧。他原是個無業閒人，好賭好吃，一點做事的經驗沒有，遇事一往無前，好處就在此，所以不能和魯，楊二人相比。這種人不可太多，也不可沒有，世之以領袖自居的往往喜歡利用一兩個這樣的人，戴宗，吳用就懂得這個方法。

林沖是個卓異的好漢，而且建立山寨，功居第一。金聖嘆以為宋江忌他，自從宋江落草之後，急急於培植自己一系的勢力，林沖便平平無奇了。聖嘆的看法不錯，晁蓋時代，他坐了第四位，是武將班列之首，到大聚義時，宋江偏把這元老排在新來的關勝之下，武將的首位讓關勝坐了。這事一面見得選賢與能之公，一面見得林沖失去原有的地位。林沖不計較這些，他是逼上梁山的第一人，折磨夠了，感傷和憤怒各半，兩次出過氣了（山神廟前和聚義廳上），他的心境變了不少吧。父親也是個武官，他小時想必受過武藝以外的相當教育；性情又和一般好漢不同，流過幾次淚，歎過不少次氣，足見他沒有一個偏的，過度的剛。一個謙和謹慎，奉公守法的君子如林教頭，無端遭了橫禍，千辛萬苦才投到他極不願意去的地方安身，念念不忘的妻子又終於死別了，正是為高太尉之子逼死的，無限傷



心，難道還有心在這種山寨爭權奪利麼？兩次扶立大頭領都是他主動，正可以見他無意於權位。

武松，石秀，智深勇沈，堪稱伯仲。尤其是武松，可推為山寨裏至剛的模範人物，沒有他，全書便減色了。打虎一役，與其說是氣力大，不如說是胆子大，大胆的人多冷靜，他是最冷靜的，在歷史上也難找着這樣的一個人。他年青，沒有經過什麼修養，所以更難得。田光識得荊軻，這兩個人是千古劍俠的首選，特長就是冷靜。田光決定自殺時祇對太子丹一笑，荊軻失敗將死時也倚柱而笑，武松是具有這種精神的，他的鐵一般的意志使他謀定而後動，初時一聲不響，事到了便全力躍進，疾風迅雷般幹到澈底；鄧虎的猛撲，鷹隼的衝擊，他是這般模樣。石秀稍偏於陰鷲，但是跳樓一幕，顯出他到緊急關頭，毫不猶疑，拚命三郎的綽號是這樣來的。當他賣柴時，像個鄉愚，賣肉時是個夥計，誰認識他？武松石秀都像精鋼打造的短刀，在鞘裏，無殊凡物，一出鞘便寒光逼人，不可擋。石秀沈靜寡言，到應該發聲時，他又轟雷似的爆出，如鳳梁中書以「你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可謂千古絕唱，可以下酒，可以愈頭風。武松說過一句代表他的特性的話，這句話是在牢獄時發自心底的。他說，「我若能掙得性命時，却又理會」。他不是個束手待斃的人，手束了時祇有「掙」。掙而得脫，這「理會」却是十分怕人，他幹得出來的便幹，以血濺鴛鴦樓為例。這種人最可怕是正當他沈默的時候。具有這種性格的人，豈但可以做好漢，報私仇，伸正義，舉大事者不當如是耶！施恩與蔣忠原是一邱之貉，武松感免杖之恩，力圖報稱，替一個土霸王倒別一個土霸王，事的本身，毫無價值，這叫作士為知己者用，是封建時代的武士的道德，現代人看來，對他當然不無微詞了。

宋江是小吏出身，有點政治知識，明瞭民間情狀，還上下通是綏的；橫的是他結識了好多江湖好漢，他們尊重他不已，還替他宣傳，他的名聲早已洋溢。凡做領袖的，其本身不必有奇材異能，有羣衆並且能指揮羣衆就夠了。宋江具備這種資格，他的本領正是頭腦簡單的好漢們所欽佩的。弄權術不足為病，反而好，那一個成功的領袖不這樣做？吳用不是個書獃子，所以贊助他，書獃子作史論時，才好發些誅心的，神大義的，責備賢者的種種迂腐的高調。晁蓋平庸，即使沒有史文恭的一箭，山寨的實權已不屬於他而屬於宋江；宋江之尊重他，也無非是名義為重，人心又不可動搖，有位者不必有權有能，讓晁蓋有其至高的位好了。晁蓋既死，其神位還供奉在正廳。吸引好多人物，擴張山寨勢力的宋江，一打東平，兩打東昌之後，山寨興旺了，宋江的初步事業方告完成。盧俊義有錢，有社會的地位，人生到此，又容易感覺無聊，慾望是會生長的。他給吳用提醒了，人隨時可死，未必不在百日之內，於是他每日傍晚，獨自看天，忽忽不樂，自言自語。這時的盧員外正深思着人生的意義這個大問題。他不是哲學家，也沒有研究過人生哲學，貧弱的思想逼他想到功名上這條路上去了。功名之念一動，配合了吳用提示的東南角，一思想到梁山泊，再想到擒宋江。說他迷信星卜，是大錯了。可憐這財主英雄單人匹馬，憑藉一條棍棒，幾袋麻索，便想建立不世之功，殺人龍潭虎穴。及至身為囚虜，然後知道力小謀大，興致索然，況且壯志未酬，而世事已經大變了，沒有人了解他，原諒他，至親至信的反而誣陷他，要置他於死地而後已。玉麒麟的悲哀，正中了他多星的巧計，山寨衆人的義氣救了他的命，轉移了他的心，他於是死心

塌地，願執鞭以隨宋公明。後來成了山寨的次領袖，除了活經史文恭這一大功外，時間還未許他有所作為，所以無從多論。

以上九個人雖不能作為梁山人物全體的代表，我所見又或者不免偏畸，而這九個都是頂重要的人，在書中最高為顯著，所以不能已於一論。用讀史書的態度來讀小說，或為大雅所嗤，其實史書之一部也何嘗不有似於小說？如果梁山人物事實上不會存在於我國的舊社會裏，或者人性並不如此，這便是作書者太重理想之過，然而我還未敢作這樣的批評。

前輩為水滸傳做考證，做得多了，竊不自量，想做說明。說明而取七十回本，原因第一是私意七十回可以自然成首尾，梁山好漢後來征方臘也好，被勦滅也好，與正史符合與否也好，那是另外一件事，可以另為一書，或雖然同在一書之內，也可以作為另外一部書讀；第二是七十回本最流行。

蔗糖 葡萄糖

# 正牌煉乳

替代舶來。優越一切  
育嬰效力。無異人乳

上海正德煉乳廠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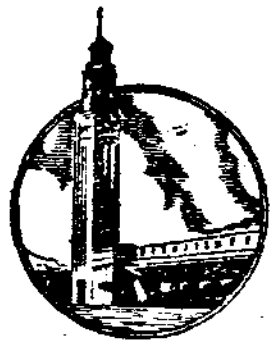


## 瞿伯華孫子詳解序

孫夢蕉

世所傳孫子兵法註釋，著錄於馬端臨經籍考者；唐代四人，宋代三人，然歐陽永叔序梅聖俞注孫子，有云：余頃與撰四庫書序，所見孫子注者。多至二十餘人，則諸家註釋。未列於經籍考者，蓋不在少數，豈其書不足以傳世而行遠，及至南宋，散佚已多，為馬氏所未及著錄歟？儘公武有言：宋仁宗時，天下久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故本朝之注孫武書者，大抵皆其時人，著者既多，揣摩時尚，挾為干祿之具者，雜出其中，不足以信今而傳後，閱世稍久，零落無聞，固其宜也。上海瞿君伯華，少習名家家言，操律師業，有聲於時，於孫子十三篇，獨有篤好，觀事之暇，博引歷代用兵得失成敗之故，為之旁證，著為孫子詳解一書，以友人楊君國平之介，徵序於余，昔宋儒真德秀，著大學衍義，以史證經，使人主了然於興衰隆替之由，其言切近而易曉，故世之言經筵講讀者恆宗之，胡益陽撫鄂，為培植將材，采通鑑之涉於軍事者，著讀史兵略一書，切於實用，亦為當時所宗仰，孫武子兵法，博大闡深，涉及政治哲理，兵略戰術，未易猝曉，使效漢儒訓詁箋注之故智，以釋是書，豈特以詞害志，蹈經生聚訟之覆轍而已，君一以史事為證，而先之民微言奧義，渙如冰釋，未知於真氏之大學衍義何如？而其步武胡益陽之讀史兵略也必矣。爰承君請，樂為之序。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八日孫夢蕉序。



# 投機談

張毓珊

世人嗜不欲投機，投機失敗者，比比皆然，後來者絕不因此而裹足，僥倖之心，賭博之癖，使其然也。張毓珊先生，為留法經濟博士，事變前歸國，曾任中央商學院教授兼系主任，並為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撰述，對於經濟原理，金融狀況，研究有素，有「經濟思想史」，「國際貿易原理」等書行世，斯篇為其實驗心得之言，尤覺深切有味。本刊得此，榮幸毋任！

荒亂難禁飢餓推，誰甘束手儘吁唉？投機人道堪溫飽，小本亦求生鉅財；

揚目掀眉聽票價，盡心絞腦看懸牌，萬頭鑽動聲嘈雜，心計拚將拙與乖。

人生大部份的光陰和精力，往往消耗在生活的囚籠中，當社會情形動盪不安之時，這種現象，更為明顯。欲擺脫生活的枷鎖，任何人都希望用最少的辛苦，獲得最速和最大的效果，達到這種目標的法寶之一，便是投機。現在整個上海的市民，不分國籍，無論男女，只要手頭有些游資，無不作些投機的買賣。照學究們的見解，所謂投機是指買賣商品或證券，希望在價格變動中獲取利益。

投機的勾當，古已有之。聖經創世紀曾有下列記載：「約瑟見埃及王法老時，年方三十。時值連年豐收，出產極富。約瑟乃收藏食糧，貯諸各城。嗣後埃及連續發生七個荒年，人民乃乞糧於法老，法老囑人民向約瑟哀求，約瑟乃開放

各處倉庫，以糧食糶給埃及人民。」這是外國關於商品投機方面最早的故事。不過約瑟在投機上應得的利益，並未飽入私囊，而完全散給貧民，與現在投機致富者，徒知個人窮奢極侈，就財富消費的功効而言，固不可同日語也。

中國古代，也不乏投機的能手和幸運兒。史記貨殖列傳曾謂：「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白圭不僅是投機的實行家，他還是投機的理論家。現在投機的三大祕訣，所謂「等」「狠」「滾」，白圭實已闡發無餘。

股票的投機，為時較晚。近代的股份公司組織，至十八世紀初葉，始蓬勃孳長。這種客觀條件的存在，然後股票的買賣，方有其必然的需要。在十八世紀中，關於股票投機最

——編者——

大的風潮，莫如英國的「南海公司事件」The South sea

Bubble。「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 創立於一七

一一年，獲有英國對南美及太平洋羣島的貿易專利權。當公司開辦之時，即應募一千萬鎊的國債，嗣後營業發達，對英政府繼續有鉅額的放款。一七一九年，公司方面擬定接受英政府全部債務的計劃，經過朝野的劇烈爭論以後，終於一七二〇年四月，獲得國會的通過。是年正月間，南海公司的股票，價值為一二八鎊半（票面一百鎊），三月為三三〇鎊，五月為五五〇鎊，七月升至一〇〇〇鎊。當時因「南海公司」股票的價值狂漲，故新設的公司，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全英國人民，都捲入股票投機的漩渦。王孫公子，也要嚐試投機的滋味。威爾斯親王（即以後的英王喬治二世）做了 Welsh Copper Company 的總裁。許多公司創立的宗旨，真是滑稽突梯。有一家公司的目的，是要製造永久旋轉的輪盤。更有一家公司的營業計劃，須待將來再行公佈。大物理學家牛頓曾謂：「我能夠計算不規則物體的行動，却無法計算羣衆投機的瘋狂」。可惜好景不常，「南海公司」股票暴漲的現象，直如曇花一現。一七二〇年九月，他的價值最高飛躍至二、〇〇〇鎊，但至九月二十九日，即狂跌至一五〇鎊。許多人民都因此傾家蕩產，有些銀行也因此倒閉。下議院特地組織委員會調查此事。財務大臣愛斯那皮 John Ainslie 亦因此案鑄入獄。在中國倘使發生同樣事件，或不至致有如此嚴重，因為可以從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縱然官僚們出了什麼岔子，也是官官相護，至少可以在黑市中暗

盤了結。

中國是經濟落後的國家，股票買賣的把戲，也是後進。同時，中國在經濟上是處於附庸的地位，經營股票，不免也以洋人為先導。光緒十七年，外商有上海股份公所之組織，光緒三十一年，成立上海衆業公所。當光緒末年，橡皮股票，投機頗盛，卒至宣統二年，發生橡皮風潮，當時傾家蕩產者，不知幾許。錢莊倒閉，金融呆滯，結果還是向外商銀行借款維持。至於華商經營股票者，最初以惠芳茶樓（大新街福州路口）為集合之地，與現在各業中之茶會相同。民國三年，始有上海股票商業公會之成立。民國十年及十一年間，股票投機市場曾闖下了大禍，這便是有名的「信交風潮」。當時創辦交易所及信託公司之風，盛極一時。僅就交易所一端而言，在上海設立者，達一百二十家之衆。營業時間，不分晝夜，更無所謂星期日。這種投機的熱狂，可謂登峯造極。在民國十年冬季，各交易所及信託公司的股票，已漸趨下流，至十一年，乃狂瀉至不可收拾。有位先生曾作打油詩兩句：「一聲槓板響，雙淚落襟前。」實足以描寫當時投機者之情緒。至於因投機失敗而自殺的，亦頗不乏人，去年三月三日海報曾載着一段新聞：「某君居德隆邨，其鄰四層樓上，居夫婦二人。夫在盛年，而妻當妙齡。夫經商，兼經股票。近頃以股風劇挫，自戕其身，妻亦殉夫而死。」聽說最近交易所將做便交——變相的期貨，則「跳黃浦」的朋友，恐大有人在也。

買賣股票，看來非常簡單，確是五花八門，巧妙無窮。

買進股票，不想在股票價格漲跌上獲取利益，只想享受各該企業的利潤，這是投資。聽市井流言，憑一時衝動，忽焉買進，忽焉賣出，這是賭博。外察經濟社會客觀之情況，內探各種企業之實情，當機立斷，以冀在預期之股票價格變動中求利，這才是投機家的作風。實際上，所謂投資，賭博和投機，並沒有明確的界限，當行情飛漲之時，投資者認為大利所在，不妨拿一部份鎖在保險箱裏的股票「出籠」。反之，當市面疲軟的當口，一般賭徒和投機家，深懼有「割股」之痛，也不得不將股票暫時保藏起來，咬緊牙關，勉強做個投資者。

證券字號的門口，並沒有掛着「閒人莫入」的招牌。進出的人們真是形形色色，包羅萬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俏的，無奇不有。他們帶了惟一共同目標，便是賺錢。一般機關的職員，公司的雇員，和律師，醫師，甚至大學的教授，他們雖有固定的職業，都希望在股票上找些「牌頭」，貼補開銷。聽說現在堂堂的大學教授，月薪不滿萬元，白米一石售價却二萬元，苦力如黃包車夫和三輪車夫，每月收入也有三萬元，這許多著西裝長衫的隱貧士大夫，當然不甘為五斗米折腰，不免也跑跑股票市場，湊個熱鬧。這般樂餘顧客，在股票市場上，可稱為「散戶」。

有錢的人，不論他的財產係享受祖宗的餘蔭，或是工商界的幸運兒，或是搜括的民脂民膏，甚至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得來的，他們往往也要拿出一部份資金，玩玩股票。這些人的實力雄厚，金融活動的能力亦強，他們買進或拋出，雖

未必一定能左右股票的價格，但在短時期內，却能影響股票的行市，因此他們在股票市場上榮膺「大戶」或「大投機家」的尊號。

證券市場和顧客之間，則為代客買賣股票的經紀人。各經紀人都雇着許多職員，聽電話的，跑場子的，他們和市場締結了不解之緣，當然不免心動技癢，自己做些「搶帽子」的買賣。這般人和市場過於接近，感覺特別敏銳，因此不論做「多頭」「空頭」，一見有利可圖，便爾了結，稍有損失，也立即忍痛斬割。他們在市場上卜得「拾面鬼」（吳音讀居）的綽號。證券字號的機構，和其他商號不同。普通商店裏聽電話的，跑街的，都是由學徒，或低級職員擔任，但在證券字號聽電話的和跑場子的，他們是執行業務的中心人物，因此都由高級職員或經理老闆們親自出馬。這般人每天過着「賭博式」和「刺激性」的生活，在市場收盤以後，往往「另找賭路」，或別尋新的刺激，如看戲跳舞之類的活動。這種準浪漫式的生活，對於從事證券業者，實有其必然之需要。因為證券市場的行市，瞬息萬變，他們时时刻刻處於患得患失的情緒之中，若生活方法再過分拘泥，一定有患神經病之危險，至少也有神經衰弱的可能。

有錢的太太們，一切家庭瑣碎，都有傭人料理，每天委實閒着無聊，又麻將似乎不夠刺激，不免跑跑證券字號，藉此破除寂寞。還有達官顯爵的誥命夫人，老爺們未使親自出馬與民爭利，於是由太太出面做些股票的買賣，比較可以掩人耳目。但是太太們做股票，往往犯着心狠意亂的通病，股

票市面上漲，却希望漲無止境，賺個十足，因此不願脫手。股票市面稍形下挫，便心慌意亂，搶着「出籠」。在中國，女人們直接對於投機市場的影響，畢竟還小。但在世界投機史上，娘兒們却不乏個中能手，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法國有位安納夫人在投機市場中，真可謂雌名藉藉。她還獨自創辦一種經濟日報，——「力報」。成千整萬的投機者，莫不奉為圭臬。雖然她在一九三二年和荷蘭皇家公司 Royal Dutch 鬥法，致遭失敗，終究在投機史上，曾留着轟轟烈烈的一頁，為巾幗們揚眉吐氣。

買賣股票的人，對於股市前途，都有相當的推測。在經濟社會安定時期，一般人往往根據各企業所發紅利之多寡，作為購買股票的標準。但是在經濟社會動盪不定之時，尤其是在通貨膨脹的情形之下，股票價格與紅利之關係，可謂極微。至於銀根緊縮與鬆弛，對於股市，實有重大影響。因為股票市場上的一部份資金，完全依賴銀行的放款，若銀根緊縮，對於股市的影響當然很大。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德意志銀行總裁沙哈脫召集各銀行談話，通知他們對於交易所的放款從事收縮，股市便一蹶不振，因此造成了「黑暗的星期五風潮」。一九二九年紐約的垣街，也曾演出同樣的故事。上海股票市場，當然也不能例外。銀根鬆緊，雖然是股市漲落的重要因素，却不是惟一的因素。因為股市的變動，完全是買賣股票者心理反應的結晶。若客觀的政治，經濟，或軍事消息對股市有利，雖銀根緊縮，股市却仍舊上漲。反之，則雖銀根鬆弛，股市却照樣下跌。股票市場上所謂「人心

看好」，「人心疲軟」，正是這個道理。

有現代商業智識的人，往往根據各種統計資料，推測股市的前途。股票係代表各種產業的權益，當產業繁榮之時，股市自應上漲；反之則應下跌。在出超的國家，投機者可以根據對外貿易統計，作為推測股市的藍本。農產收穫之盛衰，與農民購買力有密切聯繫；因此也直接間接影響到工業生產和股市的前途。這種所謂科學化的預測，在經濟社會處於常態的情形之下，確有相當的真實性；但是在戰爭時期，尤其是通貨膨脹的國家，根據上述科學方法來推測股市的演變，往往容易令人失望。我們可以看到一年來西藥和地產的價格，至少增加十倍，但藥房股和地產股却反下跌。如此離奇的情緒，可說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特有的產物。因為上海的資金市場，缺乏嚴密的監督和管理，股票發行可以無限制增加，股市遂與物價背道而馳。去年下半年股市比較蓬勃，一般所謂企業家，乃利用增資或組織新公司的方法，增發股票，吸收民間的資金，其數額達八十萬萬元之鉅。最可笑的，便是一家地產公司，其預定資本額為一萬萬元，而應募額却超過一倍有餘。這許多發起人乃異想天開，用了擴充資本的名義，將全部資金悉數吃進。某某實業公司更早在一年以前，採取了如此技倆，誠可謂開風氣之先。這樣違背法紀和投資者意志的勾當，也可以不受任何制裁，實令人百思莫解。這樣用欺騙手段的無恥之徒，也竟可以在企業界立足，真可謂「奇蹟」。這種人可說是股票市場的「魔鬼」，是產業界的「毛賊」。我想在中國未來的產業界，這部份玩翻戲



的小丑，一定在被肅清的列羅！

除了用科學方法來推測股市，在股票市場上，也有許多迷信的傳說。中國人想發財，往往拜求財神，是否有人在購買股票以前，先到財神廟去燒香，我雖未親眼目睹，但也不能說絕無其事。有位朋友曾說，太太小姐們大批到交易所，行情便不行了。這話雖近乎滑稽，但也有極微妙的真實性。因為太太小姐們平時不常常到交易所，及行情高漲，到交易所去看看，已經是大家拋出的時機，行市當然下降了。在歐洲，投機者有足踏進交易所，認為是不吉的預兆。中國人往往歡喜算命，看相，占課，來預卜自己的命運，外國人何嘗不是如此。這種迷信的行為，可以說是人類僥倖心理的產物。

投機市場中曾經產生幾個幸運兒，他們的一舉一動，足以左右一般投機者的意向。十八世紀初葉，法國有位勃朗先生 Le Blanc，他到交易所的時候，若面帶笑容，表示他獲利「出籠」，行市必趨下跌；若面帶愁容，表示他恐怕不能低價盡量買進，行市必趨上漲。十九世紀紐約街街的風柳 Daniel Drew，第一次大戰後柏林交易所哥德斯密脫 Jacob Goldsmitt，都會造成這樣的地位，他們說股市漲跌或穩定，股市却大都和他們的推測相符合。在中國像這樣的寵兒，似乎尚未產生，有幾位內行對我說，在場子裏跟某某人買進賣出，包可賺錢，這恐怕僅屬於搶帽子的性質，是否「靈光」，還須待長期的試驗呢！

各個人分頭買賣股票，對於市場的影響，畢竟微弱；於是投機者便運用集合的力量，來操縱股票市場。這便是多頭

集團和空頭集團發生的原因。多頭集團的組織，一定要客觀的各種條件，有利於股票上漲，於是先將一部份集合的資金，購買預定的股票，然後再散佈利多消息，並運用實力，抬高股票的價格，使一般散戶跟進，這股價漲到相當程度，再將股票拋出。其價格上的差異，即多頭集團的利益，在世界投機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即一九二八年三月在紐約街街所組織的多頭集團，這個集團以杜倫脫 W. C. Durant，拉斯開勃 John J. Raskob，費休 Fisher，與略頓四人為主角。他們集合二千萬美元，並獲得鉅額的信用，從事購買「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 和「廣播公司」Radio Corporation 兩種股票。「通用汽車」股票的平均買價為一百三十九元，至一百八十元左右拋出；「廣播公司」股票的平均買價為九十四元，至一百六十元左右拋出。每人獲利在一千萬美元以上。在上海股票市場這種集團操縱的行為，也不勝枚舉。最顯著的便是去年十月十一月間「中聯電影」股票，其價格從十一元抬高至九十六元，現在又跌到二十元左右；參加這個集團的人，當然賺得眉飛色舞，但是高峯套進的人，却不免叫苦連天。

至於空頭集團的組織，實較多頭集團為少。因為股市上漲，可漫無止境，而跌落則有一定的限度，在心理上已是組織多頭集團的佔優勢。同時像上海的股票市場，係現貨買賣，大規模空頭集團的組織，比較困難。一般人以為股票價格狂跌，一定有空頭集團從中操縱，其實未必盡然。在股市下跌之時，拋出股票，不過減少損失，談不到獲利。但是做大

是拋空的玩意，也並非沒有；聽說今年上半年曾有人放出巨款，以借款人抵押的股票拋出，再以拋出股票的資金放款，如此循環，到低價再補進股票，結果一方面有高利息收入，一方面又有拋空的利益，其獲利頗鉅。至於這是否係集團的行爲，抑係個別的行爲，則無從探悉。一八六八年紐約街，也曾有一大規模的空頭集團，其主角爲屈柳 Daniel Drew，費斯克 James Fisk 古爾德 Jay Gould 三人，當時股市正在上漲的當兒，他們便異想天開，將一萬萬四千萬美元分存各銀行，同時在市場上做巨額的空頭，遂後向銀行立即提現，各銀行措手不及，市場爲之紊亂，股票狂跌三成，他們因此獲得鉅利。當時垣街人士曾謂：「屈柳爲了想煮熟兩個雞蛋，不惜縱火焚屋」。但是「善泳者死於水」，二年以後，他組織了另一個空頭公司，終於慘敗。

各企業的大老闆和經理，他們倘要操縱本公司股票的行市，比較處於有利的地位。因爲他們對於企業的內幕，如營業狀況，股票散佈的情形，均洞悉無餘。同時還可以操佈各種「噱頭」，如分股，送股，增資等，來騙取旁人的金錢。凡稍有經濟常識的人，應知現在各企業所謂賺錢，僅屬虛構的繁榮，資產的價值是增多了，但是物資的數量却逐漸減少；這種「水月鏡花」的財富，還可以說是真正的得利麼？至於股票上市開拍的正當目的，是要維護股東的利益，使他們需款時可以隨時在市場上脫售，同時若企業擴展則增募資金較易。中國一部份所謂企業家，既不想方法去維持股東的利益，還要用盡圈套去剝削他們的資財，這般人而獸心的敗類

，更有何話可說。我自己常常有一個信念，即任何事業之成功，係於客觀的條件者半，係於主觀的人事者半，像這樣的企業家，而希望企業之能成功者，未之有也。

商場是藏垢納污之所，商人係賤丈夫，輕商之習，由來已久。這當然是因爲商業上充滿了不道德的行爲所致。自資本主義社會逐漸發展以後，商人却搖身一變，成爲「天之驕子」。他們可以過着舒適和奢侈的生活。更可以左右政治。俗語說得好，「有錢可使鬼推磨」；他們運用金錢的力量，雖可以獲取一切，但是却喪失了人類一件寶物，這便是「良心和道德」。在股票市場上，種種不道德的行爲，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經紀人吃顧客的盤子，填客吃委託人的盤子，成爲家常便飯。至於散佈謠言，操縱行市，其行爲卑劣，實罄竹難書。我想在中國商業社會中，兒子吃父親的盤子，丈夫吃妻子的盤子，恐怕不是沒有的現象。余未見證券交易所開業以後，對於資金市場，實際上有何裨益，但人民在道德上的墮落，已成爲無法填補的深淵，實令人不勝扼腕之至。

上海成千整萬做股票買賣的人，真正能夠賺錢的，直如鳳毛麟角。每天「搶帽子」的朋友，他們因缺少資金或股票，於是做當日買進賣出或當日拋出補進的交易。這種買賣，在心理上已經有一個弱點，即先買進的人，在收盤前不得不賣出；先拋出的人，在收盤前不得不補進。每天收盤時，往往有「殺多頭」或「軋空頭」的現象，便是拿這些人做對手。在買賣的技術上，「搶帽子」交易也佔着「下風」，他們因爲急於賣出或買進，因此買進的時候，往往要依照市場上

所掛的賣出市；而賣出時候，只能照市場上所掛的買進行市。再加上佣金和交易稅的負擔，獲利的機會，實在很少，何況有時還有「剃大衣」的危險。至於買賣股票，想在將來價格變動中獲利的，試問交易所的二百家經紀人，及非經紀人的證券字號，至少有四百家，每字號每日平均收入以二萬五千元計，即達一千萬元，這樣龐大的數字究竟在什麼人頭上出產呢。投機勾當，這完全是「大戶吃小戶」的現象。大戶們實力雄厚，消息靈通，甚至自己便是製造消息或散佈消息的人。他們買進賣出，都可以先人一着，結果將股票高峯套在「散戶」頭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大資本併吞小資本，原來是必然的現象，他們所玩的法寶，便是「競爭」；在投機市場上，也是大資本吃小資本，但是所用的手段，却是「欺詐」。有一部份「散戶」，雖然能僥倖賺錢，也僅能得些餘沫，真所謂「刀頭上舐血」，危險萬分。最後，買進股票作為長期投資的人，照現階段上海企業界的情況，大可不必自尋苦惱，多此一舉。倘有餘資，不妨買些柴米油鹽，比較實惠。或是做些慈善事業，私心更覺安適。因為一般所謂企業家，無不以企業視為私產，虧蝕有股東的份兒，賺錢却飽入私囊，投資的人等於請客，拿着股票和廢紙沒有什麼分別。企業道德，墮落至此，人民何必還要談什麼投資呢。

我對於上海一部份經營證券業者，以及企業家和商人，有個誠摯的哀求，——「救救你們的良心」。我更奉勸做股票買賣的人，「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同窗老友樂幻智兄會堪菩薩變一閱，語重心長，正好喚醒癡夢，覺人覺世，持

錄於後，聊當結語。

人生誰肯安愚慧？鉤心鬥角渾欺誑，他人金盡之，正我歡欣時。可知金谷夢，轉眼隨樓櫓，何若海東頭，滄波弄白鷗。

### 秋陽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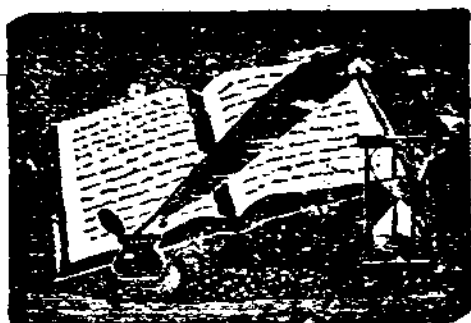
夏敬觀

呂君白華將刊其尊人湘蓀孝廉遺草，請於余曰：先君子生平所為詩文，多散佚，不肯屢請萃集刊布，未嘗首肯，及棄養，尋求遺稿，才得此數十篇，不亟刊存，懼後益散，無以垂示子姓，先君子以癸卯舉於鄉，僅一試鹽官，不樂棄去，居恒枕藉經史，至老無倦，曾校訂四部舉要，晚耽研佛藏，日必誦誦，今謹署遺草曰秋陽，乃用先君子夙昔詠歎孟子恒言，亦遺志也，惟先生序而彰之，幸莫大焉。余按孟子趙臺卿注，周之秋，夏之五月六月，盛陽也，夫四時之氣，根於天，以運行五行，人感其氣，發為文章，以道其志，木主春，愛志也，火主夏，樂志也，未至乎秋冬，則不為金嚴水哀之氣所感，故其文常曠曠而明盛，天常以長養為事，故得夏之氣者盛養而樂生，觀其文，知其志，署之曰秋陽，誠有契乎董生天辨之旨者歟？昔劉夢得序呂衡州集，有曰：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俊人。又曰：天之所與，有物來相，湘蓀之文，殆亦無愧於斯言矣。甲申秋，新建夏敬觀。

白華附誌：秋陽草，先君子遺著也。合先大父之質璞草為一集，蒙陽湖鏡丈名山畧曰：「新昌呂氏兩代詩文集」，又蒙新建夏丈劍丞為之序，秀水沈丈淇泉，侯官李丈拔可，各項墨寶，發幽潛之光，甚幸事也。本書毛邊八開印，仿古書面裝，近方殺青，為非賣品。倘海內癖好，欲一覽觀者，請附下成本五百元，由本社轉，當寄應高明也。

# 秋星閣筆記

包天笑



## 章太炎改唐詩

章太炎先生以

一樸學大師，而好

為游戲文字，當時

散見於報章雜誌，

以及流傳人口者亦不少也。大概劉四罵人

，在所不免。曾一度拘禁瀛台，我記得他

有改唐詩數首。我於友人處鈔得五首，但

頗聞不止五首。此本隨手塗抹，旋即棄去

，復來詢及太炎，也不復省記了。錄之於

下，亦足見當時掌故云：

雲移鷺尾看軍帽，日繞猴頭識聖顏。一

臥瀛台驚歲晚，幾回請客吃西餐。

孫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臨演說開

。三點會員皆北向，四條兵艦自西來，

少川總理誰能識？好木將軍去不回。且

欲徑尋某小姐，陶然共醉白蘭杯。

此人已化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狼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渡，芳草萋萋白鷺洲。日

暮鄉關何處是？黃興門外使人愁。

此雖改唐詩，然每句皆有本事，非泛

指也。其本事中，愚有知者，有不知者，

故未敢為之註釋。但其本事，均在民國五

年以前，其時袁世凱正在帝制自為中，而

太炎瀛台被拘，遂於無聊中作此。故先從

瀛台着筆，所謂「景帝旌旗在眼中」者，

因光緒亦被囚於瀛台中也。

其中有數聯，改得均神妙。如「雲移

鷺尾看軍帽，日繞猴頭識聖顏」一聯，讀

之真令人忍俊不禁。因為在袁項城當國時

，軍服均極燦爛，而軍帽自將校以上，俱

有白羽毛一叢，為鷺鷥鳥之羽毛。每逢閱

兵，一白如雲，頗為好看。至所謂「猴頭

」者，以袁與猿音相通，而猿與猴為同類

，當時所鑄銀圓即有袁頭之稱了。曰「日

繞猴頭識聖顏」，分明猴頭已是皇帝了。

「少川總理誰能識？好木將軍去不回

」。此一聯亦甚得神。「且欲徑尋某小姐

」，所謂某小姐者，當時手鈔之人，乃於

小姐之上，空了一格，故以某字代之。其

實當時之交際明星，最出風頭者，為朱三

小姐。朱桂莘先生之第三女公子也。記得

那時還有一副對子，上聯是「張四先生治

水利」，下聯是「朱三小姐出風頭」。蓋

其時南通張季直先生（謇）為水利督辦，

張季直，人呼之為張四先生。以張四先生

對朱三小姐，以治水利對出風頭，亦頗工

穩呀。

## 記太炎女自縊事

章太炎有兩女，其名均奇。長曰癸，

次曰丑。太炎初來北京時，住居於東四牌

瀛台湖水滿時功，景帝旌旗在眼中

。織女竊思蒸夜月，石師鱗甲動春風。

刀疆鬍子沉雲黑，雨溼國旗墜粉紅。開

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兩漁翁。

袁四猶疑異簡書，芝泉常為護儲胥

。徒勞上將揮神腿，終見降王走火車。

饒夏有方原不忝，蔣張無命欲何如？可

憐經過劉家廟，汽笛一聲恨有餘。

蓬萊宮闕對西山，車站車頭京漢間

。西望瑤池見太后，南來晦氣滿冥關。

樓錢糧胡同，屋頗寬敞，并有花木之勝。那時他的兩位女公子，伴父同居。民國四年的秋火，太炎忽發狂疾，草書「速死」兩字，釘在他的長女公子室中，但立刻被她撕去。然而未及十日，其長女公子忽自縊，恰巧就在太炎所釘速死二字之下。因此人家說有鬼祟，還有說錢糧胡同的宅子，本是一所凶宅的。太炎對於這位長女公子極鍾愛，既死，哭之甚慟，爲之撰文，錄如下：

亡女歿，字蘊來。性端簡。生十歲，喪母，余適以事遭胡清逮捕，散歿，從其伯父就學。三年，余避難日本東京，始通書存問。又四年，發東行，余教之詩，不深好也。適嘉興龔寶銓，年十七矣。寶銓素與會稽陶成章善，亦數避難東走，從余學，故成章爲致詞。既婚，未得歸國，滯滯東京歲餘。武昌興，余始與寶銓，發，先復歸上海，而成章解遯遇禍。寶銓不自憐，夫婦居錢塘西湖，無問世意。民國元年夏，復與寶銓同赴東京治病，逾年歸。發猶好潔，平居衣服，有小疵垢，必覺感，則治之，而惡與乘時取勢者往來。然處家委順，善得尊長歡。與叔妹居，無閒言。獨時邑邑不樂，常欲速死。余數遇禍，而寶銓亦時快鬱。民國四年。發如京師省親，

言笑未有異也，然燕處輒言死。南面王樂。余與季女亞，常慰藉之。寶銓數引與觀樂，或游履林園間，終不怡。見樹色，益憮然若有亡者。九月七日，夕，與寶銓，發，談笑，至夜，就寢。明旦起視，已自縊，足趾未離地，解撫其胸，大氣絕矣。醫師數輩，皆言不治，遂卒。嗚呼！余以不祿，出入生死，幾二十年。寶銓亦顯沛數矣，幸雖有功，未得以觴酒，與寶婚故人相勞，而豐咎時復中之。成章之死，與其他故舊，無窮失據之狀，皆發所親親也。身處其間，若終身負疾病者，其厭惡人世，則宜然。發未死十日，余嘗以苛恙，欲購石藥，發懼有故，輒止僕人勿往。其操心危厲如是，而遽自毀其躬。比斂，顏色如生，更如歡笑者，此曷爲而然耶！民國四年九月十一日，章炳麟書。

按太炎文每多古奧艱深，而此文則質書直敘，不必敘哀，讀之乃令人悲愴。應知此等至性文章，不必繁文縟詞，即瑣碎述之，亦覺情生於文也。試讀韓昌黎祭十二郎文，不是也僅僅述一點家庭瑣事，而邇腸蕩氣，竟使人不能卒讀咧。

## 記白汪兩女士

近有友人告我以白汪兩女士事，輒令我扼腕歎惋不已。我今先記白女士事，後述汪女士事，也足見現代女性，呻吟於被蹂躪之下的微弱呼聲而已。

### ▽記白有慈女士事

白有慈，燕趙世家女。懷。任事，有鬚眉氣。祖若父皆官吳越，女北籍而生長南省。母南昌萬氏，廉山先生承祀曾孫女，系出名門，服膺閨訓。女幼承母教，從父讀，習問詩禮，於經史得所講授。屬文具有根柢，不僞吟詠絮絮已也。優於才，長於識，針黹烹飪，尤其餘事。父鍾愛之，謂此女易釵而弁，亦克家令子。年十二，喪母，十七適某。直隸邢臺令之子。結褵後，賦蘋蘩，鼓琴瑟，兩小尙稱無猜。乃姑妒悍性成，平日以離間人夫婦爲能事，見燕好則怒，聞詬諍方喜，蓋別有肺肝也。女雖盤區將順，難博姑歡，而棗栗修儀，仍勤婦職。會某留學東瀛，深染惡化，終風且暴，夫婦道苦。女謹守三從七誡，容忍十年，抑鬱成瘵，無可告語。薄命自傷，仇離永歎，若志短者，早自經溝瀆矣。詎某乖戾日甚，某方威屬，多不直其母子所爲，太息女遇人不淑而已。至是父深悔當年擇婿不慎，誤聽人言，鑄

成大錯，自疚無地。探厥原由，某於愛其中表妹，年甫及笄，略具姿首，家貧依附姑母，某以其易與，強納之，中表妹以有正室拒絕，自此某仇視女，非遺棄不能娶中表妹，強迫離異，愈更堅決。加之惡姑助虐，家庭鬼域，非復人境，一飲一食之細微，其苛刻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倡言白刃相加，多方恫嚇，意在逼女自裁。幸女機變，陽為歡笑，怨憤不形於色，得以窺測真隱，偵悉暗算陰謀，幾至防不勝防，久必危及生命。遂歸而訴諸父，決定法律對待，事聞某方，頗畏公庭制裁。嗣經雙方戚屬調停，愈云：合則玉碎，分則瓦全。且提議離異，語出自某，應由某籌付終身養贍金為和解條件。議定，女走滬次就醫，兼習醫三載，舊疾若失，而醫術因之研究亦有進步。居久，海上戚友知女文學名，爭相禮聘。專課家塾。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及門者衆，師嚴則道尊矣。脩脯所入為甘旨奉，此孝養之一端。若同母姊妹多，其兩弟一妹繼母出，友于之愛，動囊之勞，從未異視。尤難能可貴。課餘禮佛誦經，由智慧而成食噴，感身世以悟因果，其修持又如此。人身不幸作女子身，世上難言惟聞

闖事，世之遭家變如女者，書不勝書。惟女豐於才，蓄於遇，卒能自立自全，謂非真定也耶？

▽記汪復熙女士事

汪女士復熙，吳中閩秀也。系出世家，其從父榮寶，曾持節出使東邦，雅負時望。父歿後，為謀老母甘旨，出就審計部文書科職員，一應文牘，均出其手。女士耽吟詠，工山水，善書工北魏，於張黑女志，尤能得其神髓。鴛湖沈定先先生，時掌審計部祕書，深器重之。先生嘗以四十年結婚紀念，作「鴛社證照圖」，倩女士繪圖題詠。女士為繪虎阜山水遠景，並系以一絕云：「小春風物最清妍，笑挈兒孫證夙緣。借隱湖山天不老，鴛鴦長是伴雙仙」。蓋因沈先生暨年隨官姑蘇，結褵時，其尊人繪雙鴛圖以賜，此鴛社之緣起。庚午紀念，挈兒孫作虎阜游，得七絕四章，一時和者不下百數十人，圖十餘頁，女士其一也。殆沈先生五十歲紀念為壬午歲，徧徵海內名流題詠書畫，而女士不與焉。緣女士初與本部總務處處長王君相識，王君百端取媚於女士，遂為所惑，而不知使君固有婦也。復王君升任監察委員後，且許離其大婦，女士遂嫁之。但

家中人輒不以為然，羣起非難，謂名門淑媛，詎可為人二室。女絲是鬱鬱不得志，滄桑世變，以避兵隨其夫至宣城，驟以婉亡，亦可哀已。近者汪氏以汪華熙女士璞廬詩鈔相贈。按華熙女士與復熙原為姊妹行，以兩女士之才，足以相埒，乃有幸有不幸。固自遭際各殊，而一以名顯，一旦湮沒無聞於世。噫！關清德而發幽光，其有待於稗官野史乎？

上記白汪兩女士事，一為白石農先生所記，一為沈隱公先生所記，兩先生皆為老友，年均七十餘矣。余既悲兩女士之遇，而更讀白沈兩先生之文，感不絕於予心，爰錄其事，以資吾筆記。

題唐石霞女士山水

偉光

▽畫見本期插頁△

水暖春歸來，春來滿谿谷，欲知來幾許？且看山頭綠。衆木齊欣欣，和風吹煥燠，層巒疊翠間，佳氣繞紅屋。



# 余之記者生涯

張叔通

余於光緒三年生，即西太后垂簾聽政之三年，申報館創辦後之五年，迄今六十有八年矣，其時太平天國初平，所謂中興名臣如曾國藩輩，逐漸凋謝，清政日益腐敗，而余之家庭，亦日衰落，先君敦篤忠厚，敬策畏葸，不善治家生產作業，家况日益貧困，余兄弟四，長嗣出，次早夭，三家兄某，早歲勤學，年十七即博一衿，余則浪漫跳蕩，不肯讀書，專與里中流氓兒角逐，先君雖時時訓斥，然亦莫可奈何。

余幼時，母親嘗爲余算命，贊者云，是兒走竹節運者，余初不知竹節運作何解，迄今余重翻個人已往歷史，因頓之事多，幸運之事少，失意之時多，滿意之時少，竹節之說，似覺信而有徵，故余至今極信運命論，以爲萬事均由前定，莫可強求，余觀世之強兇霸道倒行逆施者，其必定得悲慘之結果，而安分守己循理守法者，雖未必得良好之報酬，而亦少有意外之惡果，似冥冥中大有主宰與支配者存焉。

年十九，先君就館於劉氏，教其二幼子讀，命余伴往，一日先君謂余曰，而兄十七歲而入泮，汝今十有九歲矣，破承題似應能作，今日試作一破承題，給余觀，破承題共祇五句，即兩句破題，三句承題，蓋極簡單而易就之文字也，余歷久作就後，送於先君，而竊窺先君之顏色，以卜該文之優劣，先君閱後，輒浩然長歎曰，「牽牛上井」，「牽牛下井」，其時余愧悔與憤激之心境，幾若無地自容，如地上有空隙者，余必縮身而入矣。

余少時，惟好遊嬉，踢毬子，滾銅錢，放風箏，均爲余拿手好戲，尤嗜技擊之術，我邑西門外東嶽廟，在市集中，一如上海之豫園，蘇州之玄妙觀，江湖賣藝者流，多集於此，余日往觀焉，歸則手舞足蹈，彷彿效之，雖先君嘗以「告化坯」言之，然終莫之改，現則踢毬子放風箏習技擊諸遊戲，爲兒童正當學科，政府提倡於上，社會推行於下，時代不同，思想習尚亦隨之而異，緬懷先訓，真有不勝今昔之慨。

年二十，姑丈黃鶴齡先生，總辦曹娥權務，父親以余讀書不成，命余學幕，隨任娥江，姑丈與人通函，日輒十餘起，口授而令人筆述，雖不加修飾，而事理調暢，文彩蔚然，余往往不能舉其辭，姑丈則於大庭廣衆間厲聲曰，吃飯須要本領，文理不通，焉能吃飯，余爲之面赤過頸，後見姑丈影，即趨而避之，懼其命余捉筆也，姑丈以余學幕難望成就，乃令教其猶子讀，即小鶴表弟，時僅七齡耳，天地玄黃趙錢孫李，村學究生活，尙能勝任而愉快矣，然余之用心研究國文，實自此始。

同事中有李級三者，浙江餘姚人，徐致祥侍郎之內姪，余與之通譜者也，彼之失學與無聊，正與余同，一日借余至曹娥廟中求籤，以卜畢生命運，曹娥位於舜江之濱，因漢孝女曹娥投江而死，故又名曹娥江，廟貌巍峨，香烟極盛，鄉民之有疾痛疑難者

，莫不於茲叩禱焉，余求得之籤語中，有「今朝落泊娥江上，他日重上讀書臺」之語，余自思，余之愚憤，讀書斷難成就，即以家境論，亦不可能也，曹娥其誑我矣。

年二十一，歸家，時家兄在家授徒，一日二生至秀野橋保嬰閣會課，（聚地方青年學子定期假座會文，以較量學藝，名曰會課）歸，先君詢二生日，今日課題云何，曰「魯懿衛文中輿論。」先君顧謂余曰，曷以此題試作一文，不計短長，余從未作過長篇文字，先君命，何敢違，即以此題寫就一文，長約八百餘字，余亦未知其優劣也，先君及家兄見之，頗為驚異，以為非持文辭豪放，且通體古文氣息，初次為文，有此成績，實非易易，蓋余在此二年中，專門讀書，而於國策史記文選等，更為嫻熟故也。時學憲將按臨考試，先君促余與考，但論文則不拘繩墨，而文章則有一定法度程式，余未之諳，固無僥倖可言。

年二十二丁內艱，余於是常為無恃之人矣，嗚呼，痛哉，次年為人徵租，年薪四十元，端午八月半各十二元，年終十六元，然必歸其半於先君，以佐家用，服闋，父親議為余結婚，余力請從緩，以為不能養身，焉能養家，其時子女婚姻問題，認為父母責任，且以姑母之督促，遂力主其事，故二十四而余妻王氏來歸，王氏飭生公之長女，勤儉敦樸，克苦耐勞，恆為人所不能堪，鄉里共稱之，年二十五，余亦幸博一矜，其時科舉之制，雖尚未廢，而以制藝取士者，已屬末次矣。（後改為策論取士）先是父親以余讀書不成，疾之甚，幾不欲以為子，至是轉憎而愛，因愛而憐，益喜余之力學，而憫余處境之困窮也。

光緒二十七年，余年二十六，始入上海申報館為記者，其時康有為上書請變法，京師大學堂開辦，德國租借膠州灣，法租廣州灣，義和團擾亂京畿，八國聯軍陷京津，帝奔西安，孫中山先生起事於惠州，內憂外患，相逼迭乘，而滿清維新之議始起，申報原為英商美查公司所創辦，地方而兼商業報性質，總主筆為王式權先生，是時該公司無意經營該報，乃歸席君子佩接辦，席君本為該報經理，華人在滬設有日報館，蓋席君始，亦即自申報始，席君接辦後，欲大加整頓，重行刷新，乃延請青浦金君劍化為總主筆，而請張君蘊和、雷君君曜、孫君玉笙及余，共襄筆政，余擔任半宮課式之論文，每月約六七篇，每篇約千二百字，決定數目也，其時申報篇幅既少，新聞資料，亦極簡單，宮門抄為極有關係之政界新聞，火燒盜劫等事，已為報紙之絕好材料。

（待續）

## 學習日語之捷徑

自修適用「日語學習」（計二百餘頁），內分讀本文法造句翻譯等欄，文字淺顯，講解詳盡，為初學日語者無上良師。茲為優待本刊讀者，僅售特價九十五元（郵票通用）。欲購者請附款逕寄上海長壽路公益坊二十三號日語學習社，當掛號寄奉。



# 寄瑣散葉

范烟橋

## ▽二十八年一月△

午赴萬利酒家，參與東吳大學新

年會，到百餘人，晤虞山俞志培兄，驚悉其兄天憤客死陽羨，為之悵悵。天憤兄治中國偵探小說最早，其人仗直，敢言敢行，故里人稱之曰「俞慧」，其實乃熱心古道人也。能作畫，自

號怕人山水，可見其風趣。作詩壽錢自嚴年伯暨凌文之周心梅兩鄉長，蓋同屆古稀之年，同鄉會為之祝同壽也。

東海揚塵風，江村難安住，流轉來海上，往往不期遇。相逢一破涕，顛沛各傾吐，以為國多難，毀家何是數。人生如朝露，上壽得天助。三老尊鄉黨，清石羣流譽。共晉延齡酒，齊賦洪範句。太史我父執，操守久貞固，借酒澆塊壘，冲和得真趣。凌老與周老，亦各具雅度。平生多嘉行，一時不勝舉。此時圖苟安，他日復國故，相期抵黃龍，重來約飲釀。

## ▽二月△

孫東吳先生云，津沽管孟仁先生於前年客死烟台，身後殊蕭條。孟仁小有才，惜不擇木而棲，遂致無以自見。其主新營日報時，頗喜羅致文士，然生活不能檢束，一旦失意，即無以支撐。前年曾來吳下見訪，余適在滬上，未值，向東吳假數十金以去。

## ▽四月△

金松岑師主講光華大學，以餘魯組織曉文藝研究社，講習詩文，余為之宣傳於各報。

至大新四樓參與中國歷代書畫展覽會開幕式，頗惠慶林康

侯致詞。就中以劉海粟所藏關全山水為最古，以虞伯書真草千字文為最偉大，以道濟黃牡丹圖為最典雅。其他精品，美不勝收。湖帆兄云十五可信，蓋鑒別甚精嚴也。

國華影業公司攝製「李三娘」，囑余為作主題歌，因參合宋詞元曲與近代歌詞，別創一格，成「夢斷關山」一闕。

「念良人，從軍遠別，十二度青春。千里送離兒，消息又沈沈。挑水磨粉，茹苔含辛直到今。實指望重圓破鏡，再見光明。爭奈干戈擾攘，關山險阻，恨不能插翅飛，便好夢也難成。只落得朝朝暮暮，思思想想，淒淒切切，冷冷清清。」  
逐節說明快慢緩急高低，俾作曲者有所依據，曲性不失詞意。

## ▽五月△

至繫弟處探視吉姪，已成彌留狀態，云是結核菌入腦，無術可祛除之。姪質鈍而媚學，且深知人事，嘗於病中語其母云：「伯父與我父最勞苦，惜兒年小，不能分擔一二也」。蓋余初來滬，下榻繫弟許，晨出暮歸，兄弟同之，燈下復共事寫作，彼固習見之而深體味之。

昨謁自嚴丈，留飲，各微醺，今日得片，見贈以詩：「楚囚相對酌，祇以澆壘塊，願待吐氣時，痛飲與君再。」

接任純九兄電話，驚悉趙雨蘇兄客死重慶。余就傅以來，惟雨蘇始終交好，未嘗或間。渠一生與艱苦搏鬥，卒成家立業

，非易易也。余與渠同學數載，自問不如其致力之勤，渠攻路  
礦之學，曾為導淮工作，於風雨中奔走視察，其治事之忠，余  
亦有所不逮也。所幸子女已有深造，連袂游美利堅，他日當可  
一振門楣矣。

▽八月△

挽胡帆夫人：

「天半落朱霞，魂歸海雨斜。仲姬才絕世，道蘊出名家。

漱玉新詞倚，幽香佳畫誇。蒙莊能曠達，有鶴守梅花。」

並至護國寺弔唁展觀所陳遺作詩詞書畫數十件，頗是令人

仰重。與高吹萬先生姚石子兄鄭逸梅兄等，公祭胡石子師於法

藏寺。其孫思屯出家訓，知師歷受艱困，卒賴勤儉以克之，談

之感奮。並有遺作詩畫陳列。

▽九月△

得家報，父親右目失明，向友人詢問，云海上有日醫可治

。即去信請來療養。得諒謂，因憐於跋涉，就蘇城求醫矣。

赴中華礦儀館弔趙省身先生，其長公子漢威為余總角交，

而余至八測為小學教師，省身先生長其校，故相處甚習。遺囑

勿學哀，有宗教家思想。

▽十月△

吳門名醫顧福如先生病卒，往弔之。先生於傷寒之治療，

特擅勝場有識有膽，尤稱能手。前年艾兒之病已瀕於危。幸賴

其力，得以轉危為安。渠少聰穎，長即馳名，體以勞而衰，藉

阿芙蓉濟之，然更受銷蝕。未享遐齡而歿，惜哉。

菊高弟來信云父親久未能進食，博習醫院洪醫生云是結核

性肺炎兼肋膜炎，甚可慮。母親盼余往省，余遲遲未去，負疚

至深，決明日赴蘇。

兩載未離上海，出門舉步荆棘，至家見父親目垂頹啓，吐

音嘶啞，須附耳始可辨。形容憔悴，不圖相離兩年，遽勞瘁至此

。旅食於外，不能長依膝下，愧為人子，不禁泫然。退與家人

商治療方法，決中西兼用，而以扶原為急。翌日至上海，摒擋

諸事，方期悉心歸付，不圖越兩日，得電報云已危急，無夜車

可通，俟黎明言旋，抵家則已於半小時前棄養壽六十有九。不

得作最後一訣，抱恨終天。飾終之典，悉遵平時教誨，以儉而

中禮為歸。一切商承母親與藹叔母行之。

檢父親遺著及日記，編為年譜。

題女弟子鄭淑瑛手冊：

「妙擅簪花格，慧兼詠絮才。還當憑纖手，一挽世風頹。」

▽十一月△

巨川兄喪父以訃至其行誼與先君同，挽以聯云：

「為桑梓盡瘁，為戚族解紛，若翁與吾翁同，讀瀟岡表，

彌增哀思。」「能隨傳漫遊，能長昏定省，君境較我境優，誦

陟帖詩，深悔難行。」

▽十二月△

於沈雷漁兄席上晤龍榆生先生，詞人也。論及新體詩，渠

主張須協韻，有音節。與余意同。至北京路新生中學，聽大同

樂會奏國樂以合奏之「大中華」，及琵琶「十面埋伏」為最悅

耳。前者為新曲，係以絲竹金革諸器，混合配奏，別饒風味。

龐執中兄之夫人劉女士，能詩，余在蘇輯明報副刊，女士

數以竹枝詞見示。挽以聯：「嫁績學壻，更見女成行，福慧雙

修偏不壽。」「擅詠絮才，有竹枝傳唱，徵音過絕悵無歸。」

（上期「寄瑣散葉」中，徐虎發應改徐電發，隨傳外家，

誤傳為傳）。



# 雉尾集

屈彈山

## ▽論大儒學佛△

昌黎諫迎佛骨一表，後人或譏其為沽名釣譽之舉，然昌黎實不知佛，其於佛書，平生未嘗瀏覽，雖其方外之友，有惠師·類師·文暢·無本·類師·澄觀·廣宣·秀禪·高閑·諸人，集中多酬唱之作，然於佛理從不道及，送高閑一序，有曰：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又曰：浮屠人善幻，多技能。直是隔靴搔癢之談，絕未闕其門徑，晚在潮州，與大顛僧往還，人又譏其有逃儒之意，余謂韓公本疆人，於佛學蓋有格不相入者矣，歐陽文忠少年時，亦作本論闢佛，及公晚年，聞富韓公師淨慈寺僧大本，執禮甚恭，以為害非苟下人者，因亦從薦福寺僧法顯問法，顯為本老之高弟，勸讀華嚴，乃讀未終而公薨，後葉石林訪歐公之子樂於汝陰，入門，聞歌頌鐘磬聲，自堂後發，裴移時出，手猶持念佛珠，飄佛名，具謝今日適齋，與家人共為佛事方畢，問之，云：文忠在時，薛夫人已自爾，公初未禁之也。然則歐公晚年，殆有學佛之意而未暇學者，蓋北宋名公鉅卿，多喜學佛，如文潞公彥博，趙清獻公抃，王文正公旦，蘇文忠公軾，皆學佛功深，即司馬溫公，范忠宣公，亦能粗識禪理，嗣後道學諸公，亦皆出入內典，蓋風氣所趨，其所由

來者漸矣。

## ▽眼鏡△

玉山聶崇侯謂余言，柏林有眼鏡博物館，僅一物耳，年代已千餘歲，品類至千萬種，好古者咸往焉，中國之有眼鏡，始於明代，蓋來自番舶者，惟宋時人已知水晶能照物，故史沅為獄官，凡案牘紙渝敝者，以水晶承日照之則見，其時已知水晶之用，而尚無眼鏡之物也，明張靖之方州雜錄云，「向在京師，於指揮胡龜寓，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形色絕似雲母石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紐之，合則為一，岐則為二，老人目昏，不辨細書，張此物加於雙目，字明大加倍，又於孫景章參政處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於西域賈胡，其名曰僂遠。」據此以觀，則明宣宗時已有之，以其物足珍，故為御賜之品，而孫景章得自賈胡，猶用其原名曰「僂遠」尚不稱之曰眼鏡，嘉靖間仁和郎瑛撰七修類稿云，「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人用以觀書」，吳匏庵尚書家藏稿，有謝屠公送西域眼鏡詩云，「……此鏡從何來，異哉不可詰，圓與英錢同，淨與雲母匹，又若台星然，兩比半天出，持之近眼眶，偏宜對書帙，蠅頭瑣細字，明鑿類椽筆……」，匏庵吳

人，官成化弘治間，屠公爲我邑屠康僖公，是時已有眼鏡之稱，是耶瑛所謂貴人有眼鏡，或正指屠吳諸公而言，清呂巖行云，「明提學潮陽林某，曾得眼鏡一具，每日力倦，以之掩目，能辨細書，來自番舶滿加刺國賈胡，名曰雙鸞」，是既譯其音，而又臆造二字之形以象之，清高宗時，曾以眼鏡爲試帖題，得他字，以試翰林，時阮文達中首選，中有句云，聖明安用此，臣昧必須他，爲高宗所賞拔，是爾時眼鏡猶尙珍視，故以之命題，幼時塾師吳縣劉驥雲孝廉，曾誦一眼鏡詩，以一字至七字爲句，借韻寶塔詩，首句一字，「俺」，（吳人名鄉曲之士曰俺，此謂帶眼鏡者似鄉曲之士也）。二句二字，「無邊」，三，「水晶片」，四，「兩個連牽」，五，「耳朵上背纏」，六，「鼻頭上上齊圍」，七，「隔了一層倒看見」。玩其體態，與近代通行者不同，似亦清代中葉時人所撰也，惟古時所用眼鏡，大率凸鏡，用之於老而昏花者，至短視之凹鏡，則至近代四五十年而始備，使古人見之，其喜形諸歌詠者又當如何也。

### ▽王照與勞乃宣△

清末有三賢，一寧化王照，一桐鄉勞乃宣，均有改善漢字讀音之志，照所撰有官話字母，勞公所撰有簡字譜，二法雖未大行，然足爲注音符號之先河，二人者志趣雖同，初不相識，光緒戊戌，清德宗銳意新政，下詔求言，雖小臣得上封事，由長官代奏之，時照方官禮部主事，遵遞封章，堂官不爲之上達，照復遞於都察院，院不敢過，上之，德宗怒，禮部六堂官皆

革職，未幾，孝欽垂簾，捕王照，照易僧衣遁，時勞公官吳橋縣令，照衣僧衣，攜名刺曰學照，謁勞公於官廨，勞公曰，僧人以何事來見耶，姑延之入，觀其儀表，疑非常人，遂謂之曰，君殆隱名者耶，照曰，是也，君既能識之，余不敢欺，余實王照也，勞曰，此地非君所宜居，宜入僧寺以避之，五臺山可往也，予之牒而謹以行，二人遂爲莫逆，此事若在明代，殆可譜入雜劇，迨庚子後，黨禁稍弛，照仍返俗，清廷復其官職，並昇以四品京堂候補，勞公後官江寧提學使。

### ▽記浙撫任道鎔△

晚清光宣之際，學者有攻斥滿人之思，往往形諸翰墨，當局者於法不能禁止之，而又不易禁止，以故摸切者易肇事端，杭有求是書院者，收漢學生，而又兼收浙省駐防滿員子弟，掌院事者號難治焉，一日，浙省巡撫宜興任小園中丞道鎔，忽得滿學生金梁等告密書，謂院中漢人，輒作排滿文字，意欲興大獄焉，願中丞不動聲色，輕車減從，直往書院，拜晤院長，先之以詢問大略，既而親至講室，坐聆各教員講解，又巡視宿舍，屬從者密錄院中條教，又力索近年各學生所撰文及考卷等，捆載而去，數日後，閱覽已畢，中丞復約同城大吏，同赴該院，是時有滿員將軍者，亦邀往焉，坐定，中丞乃發言曰，向者有人告密，謂此院員生，多有排滿者，余已親自詢查，實無此事，該院試卷具在，不難覆按，一面袖出告密書，以示司道，復從容言曰，此案署名之人，多屬本院滿生，不免喜事，應請將軍將各該滿學生嚴加管束，勿令生事，遂以原書遞交將軍



將軍心甚憫之，顧不敢違中丞之命，遂將各滿生攜之署中，思有以懲戒之，時長院者為仁和陳仲恕世丈，聞之，遂親往軍府，為諸生作保，恕其年少無知，仍令照常習讀，一場風波，無形消滅，大事化為小事，亦見官僚手腕之巧焉。

### ▽吳城寶積講寺△

吳城有寶積寺，古刹也，與余故寓屋廬相望，晨鐘暮鼓，初猶守僧家舊法，以故家中僕婦，晨起煮粥，率以寺鐘為率，藉紳士大夫家，偶作佛事，則素筵一二席而已。共和以後，寺規大替，鐘鼓闐然，豪富之家，往往以祖先誕日，追慶薦福，雞豚魚蝦，設筵恆數十席，葷腥之氣，充塞殿宇，僧眾亦多不守規律，公然開戒，方外之人，亦習自由，無人能令止之矣，考該寺舊址，相傳為要離故宅，據宋平江圖考之，則其大門面西，在護龍街中，寺介兩流之間，四隅有四橋，東北曰北倉橋，東南曰天心橋，西北曰周太保橋，西南曰黃土塔橋，寺前故有一塔，故橋曰塔橋，巷曰塔巷也，（新吳縣志有寶積寺橋，未指所在，恐誤。）今兩流已無踪跡，而橋址尚在，余家鑿井，得岸石數條，知舊為河道也。晚近數次築路，漸將橋石移去，後人亦不復知其昔為川流，昔為橋梁矣，寺之大門，今在塔巷，不知何時遷改，西鄰鄰侍講宅，有大石四方，舊為大殿柱礎，陵谷遷變，疑鄰宅初為寺基也，寺名講者，以講經為主體，與禪寺律寺不同，明弘治時，有僧文苑者，為該寺住持，月必一執麈尾，為里人講佛氏法，閱二十年而傳之其徒宗文，後不聞有嗣之者，近六十年中，從未一開講筵，有住持曰紫峯者

，知圍棋，能書，學武進費昶懷太史體，然其晚年，戒行大虧，不知所終，嗣是以後，每况愈下矣。

### ▽蝙蝠石△

漁洋池北偶談云，張華東公延登，崇禎丁丑三月，游泰山，宿大汶河口，偶行飯至河濱，見水中光茫甚，異之，則一石可尺許，背負一小蝠，一蠶腹，下蝠近百，飛者伏者，肉羽如生，蠶尤天然，公製為硯名為多福硯而銘之，爾雅，蝙蝠服翼，郭璞注，齊人呼為蠶蠅，因又名之曰蠶蠅硯，張公門人，知劉文正理順，馬文忠世奇，夏考功允彝，高中丞名衡，皆有題贊云云，然由今日觀之，則諸公銘贊，皆可不作，蓋言之而不能得其故者也，爾來地質之學甚盛，已確知其為古代之化石，民國三年夏，吾友章演華教授，率北京師範學生二十餘人，登泰山，抵大汶口，以察地質，至則土人數十輩，方掘地收集是石，而名之曰蝙蝠石，章君因購其大小十數石以歸，余妻弟陶山，獲其一，製為鑲紙，石之上有蝠形物二，宛然如生，章君曰，此非蝙蝠也，乃古代名三葉蟲之尾部也。其尾旁有長刺，左右開張，如蝙蝠，中具環節，又似蠶而非蠶，此物遙在人類以前，其蛻化於中國地層中，謂之寒武，紀距今已不啻十萬萬年矣。凡上古物，無逾於此，而埋沒於地下者，距明季又三百年，而復新出於土，其塚以為藝林之具者，方日出而無窮，然昔人之所以為具者，不過供耳目之玩好而已，今則賞鑑之餘，又能了然於天地變化之意，興廢存滅，雖十萬萬年。猶且暮焉。惜不能起明季諸公及漁洋山人而語之。



# 上海名人論

俞珍

## 顏惠慶

顏駿人先生，是現代中國資格最老的外交家，生於清光緒三年（即一八七七年），算來現在已經是將近古稀了。凡是在照片上見過顏氏的人，如果在路上偶而遇見，決不會將他錯過。他的相貌，與美國前駐日大使現在美國被認為日本通的格魯，很有幾分相像，不過格魯稍有嚴峻之態，而氏則溫和敦厚。說他是江蘇省上海人，恐怕有許多人要奇怪。「南人北相」，真可以將他做一個好例證。

### （一）編輯和教育的工作

在我們這一輩的學生時代，誰都知道顏氏是一位編過英文字典的人。那便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華大辭典，厚厚的巨冊，實在是中國英語字典中的權威之作。不過顏氏雖任商務編輯，却從未在館內工作一日，他的大辭典是在館外編成的。這部辭典在中國，幾乎有英國大文豪撒母耳約翰遜所創作的英語字典（The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的地位。

顏氏所以有此學力，即因為他最初乃由上海同文館出身（按同文館本為宋朝四方館之一，其時有都亭驛以待交趾，有都亭西驛以待西蕃，有懷遠驛以待交趾，有同文館以待高麗。後清咸豐十年，因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於署附設此館，延西人為教習，教授英法德俄四國語言文字，其科目為天文，化學，算學，格致，醫學之屬），後來又赴美國入弗幾尼亞高中，旋卒業於弗幾尼亞大學，得學士學位。回國以後，應第一次學部留學生考試，賜譯科進士。那時候請他編英語字典，自然再適合不過了。宣統二年，進授翰林。在這以前，他一面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教授，一面即為商務編書。他的教授法是很嚴格的，分數打得很緊，然而凡是經過他教授的，對於這一科即沒有不通曉。

### （二）轉進外交家

既然外國語如此精通，自然是政府所需要的人材，所以不久以後，他就踏進了外交界。第一步是在荷蘭公使陸徵祥處任翻譯官，後來（一九〇八年即光緒三十四

年）即在駐美公使張蔭桓處任一等參贊官，二等秘書。宣統元年回國，三年，任外務部參議，和清華學校總辦。

辛亥革命成功，清室遜位，民國成立，顏即一躍而為外交次長。民國二年一月，轉任駐德公使，赴柏林就任，同時兼任丹麥公使。一九一七年中國對德宣戰，氏乃由德赴丹，同時兼任瑞典公使。回國的時候，大戰已停，同時靳雲鵬組織內閣，氏乃代理外交總長，中德兩國的和平條約，即是由他簽訂的。（按巴黎和會因山東問題而擱淺，中國代表鑒於民意所在，拒不簽字。後各國對德和約簽字，我國代表未赴會場，旋簽字於奧約，得為國際聯盟會員之一。奧約簽字後五日，政府布告中國對德戰爭終止，至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德始訂立條約，恢復邦交。）

十年十二月，留任梁士詒內閣的外長，十一年一月，任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四月，周自齊組閣，仍任外交總長。其時直奉戰起，奉軍撤退出關，直系之勢大張；六月，氏復任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

從此顏氏可算是直系的重要員之一。當時有一個財政整理委員會，氏任會長。

民國十三年一月，在孫寶琦內閣任農商總長。同年七月，復任顧維鈞內閣的農商總長。九月，再任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會直奉二次大戰又起，氏副署討伐東北令。及馮玉祥班師回京，直系顛覆，氏亦連帶下野，專任財政整理委員會會長。

後段祺瑞入京，被推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組織政府，其公布之條例，執政為國內最高長官，總攬軍民政務，統率海陸軍，下置國務員，分長各部，可謂合總統及國務總理之職權為一，實在沒有法律的根據。然而當時不但南北將領通電擁護，連國民黨也沒有表示反對，可知人民的心裡，但願政府力能維持治安，使大家安居樂業，其他非所問了。

十四年十月，執政政府任氏為駐英公使，迄未赴任。又任關稅特別會議中國代表，及國際聯盟全權代表。

十五年三月，賈德耀組閣，任氏為外交總長，亦未就職。五月，因直系勢力恢復，乃繼買之後，任國務總理兼攝大總統職務，並任外交總長。可是奉方閣員，採取敵視態度，其他閣員，亦均觀望不前，六月，氏乃通電辭職，所有兼任關稅會議

，財政整理委員會，以及安國軍外交討論委員會中的職務，也一概辭去，立時退隱天津，不問政事。

民國二十年九月，伍朝樞因寧粵分離之關係，辭去駐英公使之職，即由顏氏繼任。二十一年十二月，被任為駐蘇大使，二十五年辭職回國。事變以來，寓港頗久，後即遷居上海，以至於今。

### (三) 美德二班

顏氏有一件美德，是我們應該特別提出的，就是他為官廉潔。其律已之嚴，實為今日一般從政者所應取法。他的做官便是做事，並非為了發財。這是數十年來朝野所一致公認的。

此外他的熱心於公益事業，亦為國人所稱崇。他創設中國寰球學生會，中國教育會，以及纏足反對會。他從民國十三年起任職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極著勞績。同年又任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評議員（十七年辭職），二十年又任華洋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直到現在，他還主持着許多的公益事業。當年寰球學生會發刊的中英對照的學報，由他主編。他曾應青年會之邀，擔任長期學術講演。他是一個基督教徒。篤信教理。近年隱居上海，祇替人家證婚，和當年許世英相像，我們很希望他將來東山再起，為社會造福。

最品質  
最優

式樣  
最新

帶背褲



永不  
斷裂

潔白  
透明

斷不

牌心

斷不牌心

售出有均店商司公大各

品出廠工化新中

室一一六號二五路東廣梅上

# 此時此地

張超

## ▽上海的人口△

據十月二十六日各報發表，物品配給當局公佈上海人口總數，共計三，四五二，二七人，計前第一區一，三八〇，〇〇〇人，前第八區七三二，五〇〇人，前滬西區二五〇，〇〇〇人，第一區及第八區之棚戶六〇，〇〇〇人，滬西區之棚戶五〇，〇〇〇人，第一區及第八區水上保甲三二，〇〇〇人，印度籍人民八，〇〇〇人，西籍人民六〇，〇〇〇人，第二區七一，七五〇人，第三區一四七，〇〇〇人，第四區五五，九八七人，第五區二一，九〇六人，第六區一七三，五五二人，第七區四〇九，五三二人。

最近數年以來，上海人口號稱五百萬，可是據現在統計，只有三百四十五萬餘之數。減少的原因，不外三點，（一）上海生活困難，居民陸續疏散回鄉；（二）生殖率減低；（三）死亡率增加。

拿中國整個而論，前據郵政局的調查，為四萬萬七千萬，但還不過是一個近似

的數目罷了，中國各部的居民分配，非常不均，在百分之十五的土地上，居住着全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江蘇省平均每一平方公里的人口，達三百四十人，如果以濱江的或太湖周圍的農村來算，則達八百人以上。記者推測上海人口的密度，至少必在五千人以上。

## ▽文化復興△

文化復興是現在大家熱烈討論的題目，記者不想提出什麼方案，只願供一些有趣的材料，文化的原料之一，是紙。我們就談紙吧。上海主要華商工廠，如華綸，神州，申華，天豐等家，據調查他們九月份的產量，約等於本年初一二月月份百分之七十左右。若與去年每月平均數比較，則約等於百分之百分之五弱。

上海華商各大紙廠，過去每月所用電力，平均約在七八萬度間。三十年十二月廿五日起減少百分之五十五，三十二年十二月減去餘額之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本年八月再以去年十二月為基數，減至百分

之七十。又過去機製木紙所含木漿約有六七成之多，如今各紙廠之連史海月等紙所含木漿，則鮮有三成以上。

第二件關於文化復興的材料，則為魯迅藏書有擬出售的傳說。按魯迅生前旅居北平最久，其平生所搜集之中外書籍及碑帖等，均儲藏於北平寓所，南下後繼續擴購，亦隨時北運，故收藏極為豐富。迅翁逝世以後，紀念委員會蔡子民先生等除編印全集外，並擬翻印其所藏碑帖，以供研究我國文化沿革之參考。後因事變發生，計劃未能實施。最近聽說迅翁在平家屬，擬將其藏書出售，且有人攜帶目錄，向人接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感慨的消息！

## ▽合作社不再「合作」△

外國人常常譏笑我們中國人「一盤散沙」，沒有團結，我們也有「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扛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的俗諺，因而我們要談合作，實在是非常困難的。然而近數年來，各處的合作社

却非常發達，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現他我們且把奇跡之一找出來看一看究竟

上海在一年多以前，曾經組織過一個市民消費合作社，成立迄今，有口皆碑。可是到了最近，却忽然宣告結束，令人非常詫異。關於結束的消息，記者是在兩封公開信裏看到的，登在申報的「國民論壇」上，一為社員的詢問，一為該社的答覆，（見於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

那位社員說，該社一年餘以來，僅配給一二次，以後便杳無音信。配給之時擁擠不堪，他等候二小時還是空手回去。他又說該社徵求社員五萬人，以每股一百元而論，為數亦不小。他希望知道這筆大款子存在什麼銀行，並且如何運用。

該社的答覆非常令人滿意。第一點，因無法取得配給，故只能黑市購入，黑市配給。第二點，去年十一月間決定將剩餘物資盡數配給，收回社證，以謀結束。第三點，通知社員以後，若干社員並不前來領取配給或辦理結束，第四點，該社既不能結束，只能實行緊縮；第五點，該社決不使社員利益有所損害，現正準備最後一次之配給，以資結束。據記者所知，該社已經結束了，這就是不再辦合作了。

場歌袖領·袖領場歌

# 高樂場

新世界三樓原址 電話九五九五

新聲社小神童 每逢星期三、五、日、晚演

（起半時七晚每場夜）

基本歌星 陣容堅強 歡迎點唱 伴座候教

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對面

# 亨得利

鐘表總行

專售高表等鐘表光學眼鏡

全國分店聯號最多  
修理鐘表經驗最富

本埠第一分行

霞飛路華龍路口

本埠第二分行

靜安寺路戈登路口

# 國·際·知·識

安納

## ▽西線的華兵△

西線的反軸心軍，種族非常繁夥，除英美兵士以外，有自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去的，也有從南非聯邦去的，更有美非兩洲的黑人，以及歐陸各小國的軍隊和特戈爾的部下。可是中國人參加的，却寥寥若晨星。有之便是爲德軍所俘的中國青年。據十月十一日的柏林電訊，「德國新聞社訊，有二十二歲之中國青年名劉高（譯音）者，在埃斐爾地區之蒙斯楚附近，被德軍所俘。渠在美受徵入伍時，曾獲允於戰後得歸化入美籍，渠所保之壽險爲美金一萬元，已被美當局宣告無效，因渠之父母現居於中國和平區也。」

又據十月十六日柏林電訊，「海通社軍事訪員柯達稱，艾森豪華將軍之侵歐軍中，有華兵一名，於昨夜七時四十分被俘，其名爲王望龍，年二十二歲，其身份號爲三二八二〇五八二。渠於黃昏時在帕落森林迷途，即被德兵二人繳械，二小時後入德軍師部時，由德軍官威廷加以華語問之，王氏大奇，綠威氏曾在北平多年，任美最時洋行代表，能操流利之華語，但王君僅能操粵語，致談話須以英語。王君稱入伍時，聞係將

對日軍作戰，今乃被遣至歐，任第七九師信號兵。」

兩人很有是一人的可能，但消息上却並未說明，兩人的姓名，雖然讀音不準，亦可看出絕對不同，可是兩人被俘時間相差至多不過十天，如果西線華兵絕無僅有的話，這件事可也太巧了。

## ▽荷蘭的水災△

荷蘭是歐洲大西洋沿岸的一個澤國(Netherlands)，地勢凹陷，猶如沼澤，海岸曲折，土地大半在來因河的三角洲上，大半疆土，都較北海海面爲低。所以他們有一句成語說，「上帝造海，我們造岸。」從這句話上，就可知道該國人民的苦水患和築堤防水的辛苦了。他們的祖先是弗里西安人，弗里西安的古法會規定，地球一日存在，風一日在雲裏吹動，種族的自由，即須一日保守。這一個信念，他們世世保守，雖在千戈擾攘的時代，也決不放鬆一步。

在中古世紀，澤國被西班牙侵略，人民曾經拚命反抗。其中以來丁城(Lyden)之圍，最爲有名。這城除偶或延緩進攻外，先後受圍共一年之久。城內守兵雖饑寒交迫，猶不稍讓，到了最後，他們只得用決堤的方法去趕走那些西

班牙人。跟着洪水的泛濫，西班牙人都退走了，同時久羈圍外的船隻，也便直駛到城下，載糧食來接濟圍城中的人民。這便是荷蘭人用決堤去抵抗外敵侵略的故事。

誰知二十世紀的今日，慘酷的決堤又被用爲作戰的方法。據十月三十一日柏林電，荷蘭流亡政府曾致送一牒文與反軸心國，指敵德國曾故意放水淹毀大部分荷境地區，因此要求鉅額賠償，其中一部份由德國割讓土地作抵。德國官方最近宣稱，德國從未否認曾因軍事上之目的，依照防禦之方策，而放水淹沒一部份荷境地區，但大部係使用淡水，僅在極少數情形之下，使用鹹水，此項放水情形，與英軍之炸毀瓦爾赤倫隄岸所致之損害，絕不相同。

我們不必研究誰是罪魁禍首，總之荷蘭因此而發生水災，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 ▽希臘大倒賬△

小型報「海報」，十一月七日有下列一則，值得一鈔：  
頃據十五日海通社電訊，希臘政府新頒整理國內金融辦法，其新舊法幣之折合率，經公布如左：

50 Billion Old Drachmae (五  
百億舊幣) = 1 New Drachmae  
(一億新幣一元)



(200) 號海軍一(一)海軍(海軍)

2,400 號海軍一(一)海軍(海軍)

斯為歐洲貨幣史上，繼盧布馬克之後之第三次大倒賬。依右志推算，希臘之富豪，在戰前擁有十二萬萬「德拉瑪」者，比至今日，蓋不逾一金鎊之富。而戰前能廣聚讀者謂今日之希臘人民，恐無人能富有一元之產。是則世之巧取豪奪，惟以增加其財產之數字圖兒為務者，觀此應惕然知所憬悟矣。

本刊附註：Billion (1) 萬億(英國海軍)

即 1,000,000,000,000。

(2) 十億(法美兩國之算法，即 1,000,000,000)。

Drachm—Var. of Dramthe Weight.

### ▽兩個國王△

在通地的烽煙時，有兩個國王的消息是令人聽了感覺興趣的。一個是羅馬尼亞前王卡洛爾。他正在海外旅行。最近他曾在阿根庭郵船「吐努根」號上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據瑞典京城十月廿七日訊)，稱渠目前唯一之計劃，在赴巴西。渠稱在歐洲目前局勢之下，渠實無他念。卡洛爾攜有行李二十噸，汽車兩輛，愛犬五頭。又據哈瓦那訊，卡洛爾曾被美國拒絕入境，所以他只能往巴西去了。

另一位是與我們闊別十年的阿比西

尼亞國王塞拉西，據十月廿日米蘭電訊，他已經將戰爭犯之名單一紙，交付與英國。令人感覺興趣的是該名單為首諸人，則為義大利前王子恩培多，與巴特里奧元帥等，正是目前和反軸心合作的幾個人。

### ▽英美忙於戰後問題？△

戰爭的結束還遙遙無期，可是世界各國都在談戰後的計劃了。其中尤以英美兩國，談得最早。這是因為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由於事先的毫無準備，所以滿懷希望，盡成泡影，痛苦的經驗，使他們要預為綢繆。關於戰後的計劃，談得很多，在國際方面，英美蘇另有會議討論，我們不必去說它，至於各國國內的事，英美兩國也說得最多。如果從開始談論的時候敘述起來，一定可以寫成一本很厚的書。現在我們只能摘錄一二時間較近的，以見其一斑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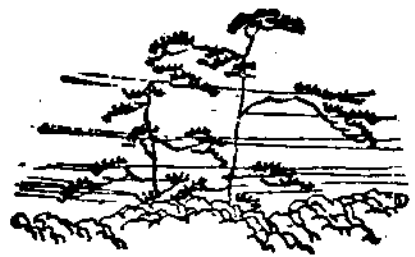
據十月九日內瓦電訊，英外相艾登曾於八日向下院宣稱，此次大戰之教訓，已顯示公眾利益必須高出個人利益。英工人已表示大企業如礦區，交通機關及電氣廠，均須改為國營。英實業之地位必須提高，俾於戰後保持英國社會安全，故私人企業應賦與自由活動權。艾氏論及外交政策時宣稱，吾人當謀全世界和平，否則任何人均不能享受和平。又據十月四日里斯本轉華盛頓電訊

，羅斯福總統昨簽署若干法案，使美國之軍備工業於戰時結束後，回復平時之情形，該法案中包括將固有之工廠及其原料存貨，合法移交於私人企業。該法案並禁止軍人保留其武器，以防失業。

由這兩段消息，可知美國還是完全維持私人資本主義的本來面目，而英國則有國家資本主義的傾向。例如皮佛勃羅傑的社會主義的計劃，更是一個明證。然而不管如何，他們為自己打算總

是無微不至的了。反之他們為別人打算呢？——也是無微不至的，不過用心不同罷了。

據十月十三日里斯本電訊，美財長摩根，曾擬有一和平計劃，據美國時代雜誌載稱，該計劃已得羅斯福之認可，內容如下：(一)撤除德國之一切工業設備；(二)德國割讓一部份領土後，其仍為德國所有之礦場，一律永遠封閉；(三)割讓薩爾地區，及萊因河之全部工業與法國，並對普魯士與波蘭；(四)將大規模之土地所有權，分割為小田莊；(五)對德拒絕經濟援助，禁止德國建設鐵路及工廠；(六)英美蘇軍進駐德國二三十年；(七)德國不必支付賠款，蓋以後將不准德國有任何收入，故德國將無支付賠款之能力。據說這計劃提出內閣討論時，曾遭國務卿赫爾及陸長史汀生之反對哩。



# 菲律賓賓素描

嚴懋德

翻開太平洋的地圖，我們馬上看見東南角上有一羣星棋羅布的島嶼，為馬來亞羣島的一部，這便是舉世矚目的菲律賓羣島。地居熱帶，在赤道之北；南起自北緯

二十一度，北至北緯四十度；東起東經一百十六度四十分，西至東經一百二十六度三十分；東西凡七百餘哩，南北凡一千一百五十餘哩。東面太平洋，和帛琉羣島相鄰近，北隔巴時海峽，和台灣對峙；西瀕南海，和我國南方及越南相望；西南隔蘇祿海，南隔西里伯斯海和舊英屬北婆羅洲，舊荷屬西里伯斯島應接；距廣東，香港，廈門甚近。

全非合七千零八十三個大小島嶼而成，其中有名稱的島嶼，僅二千四百四十一個，面積在一方哩以上的有四百六十二個，沒有名稱的島嶼多半只是一塊岩礁，非但面積極小，並亦無人居住；而有人居住的島僅有三百個，總面積達二九六二九四方公里，人口為一六〇〇三〇三人，茲將非島主要島嶼面積人口列表於下，以供參考。

島名	面積(方公里)	人口(人)	每方公里人口
呂宋島	一〇五七〇八	七三七四九九八	六九、七
民答那峨島	九五五八七	一八二八〇七一	一九、七
三貓島	一三二七一	四七〇六七八	三五、四
尼格羅島	一二六九九	一六一八七一〇	九五、九
巴撈溫島	一一六五五	四三八一三	一一二、二

班乃島

民都洛島

禮智島

宿霧島

保和島

馬斯巴泰島

和魯島

卡坦特安尼斯島

其他島嶼合計

總計

一一五二〇

九八二六

七二九四

四三九〇

三九七三

三二五〇

八九三

一四三〇

一四七九八

二九六二九四

一二九一五四八

一一六九八八

八三五五三二

九四七三〇九

四四九五四九

一四五〇六五

一三〇八七〇

九九九七六

一〇四七三九六

一六〇〇三〇三

五三、四

一一二、一

一一、九

一一四、五

二一五、八

一一三、一

四四、五

一四六、五

六九、九

六九、九

六九、九

從地形上看，非島為太平洋沿岸的一羣火山島（一九三三年呂宋島南端的布羅火山 *Mount Bulos* 曾爆發）有山脈縱貫南北，上與台灣山脈，下與婆羅洲，西里伯斯山脈相應。島形參差，地面崎嶇，火山數達三十餘座，災害屢見，時有地震發生，東部沿岸，因山脈縱斷，無風曲海濱，且多暗礁，故沿東海岸，無大城鎮，西南各面附近諸島以有良港，可泊鉅艦。海岸線長約一萬一千哩，沿線有二十個良港和八個圍陸的海峽。非島雖無大河，但因雨量很多，所有河流却都水量豐富，便於航行，在呂宋島的北部，有一條名叫亞各斯河，牠所經過的流域即被稱為非島農產最豐富的亞各斯平原，南部有一條名叫倍河。民答那峨島也有兩條河流，在南邊的叫亞來名，在北邊的叫亞岸，一般說來，羣島山陵較多而平原極少，在呂宋島

中部有塔拉枯平原，北部有亞各斯平原；民答那峨島有考他般平原，尼格羅島有哥老絲平原。

菲島雖是許多火山和珊瑚性質的島嶼，位居亞洲東南海上，且在亞洲貿易風的範圍內，氣候為熱帶性，白晝酷熱，晚間涼爽，雨量充沛，暴風雨和颶風時常惠臨，這可說菲島氣候的特徵。每年分乾溼兩季，溼季自六月至十月，多西南風；乾季自十月至翌年五月，每年有東北風。一年間的温度，最低為華氏六十度，最高也不過九十度。南方諸島，降雨量大致平均。馬尼刺平均雨量為七十六吋，降雨日數，每年平均約二百日。温度以四五六等月份為最熱，以十二、一、二等月份為最冷。每值西南風起時，有一種暴風雨，俗號「日耦」，海面上船隻，陸地上房屋，果實，牲畜等，每歲受其損失不少，尤以近東海岸太平洋諸處，為患最多。

菲島於一二〇〇年時，屬於擁有印度支那，蘇門答臘，婆羅洲等的印度馬來國，在一三二五至一四〇五年間，歸入爪哇馬查巴伊特王國，一五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葡萄牙人航海家麥哲倫發見羣島的三貓島，由三貓島而至宿務島，為抵達菲島的最初歐洲人。未幾麥氏死於馬坦士會之手，待麥氏死後，葡西兩國便互爭這個羣島的統治權，乃遣米藝魯泊 Vitalobos 經營菲島南方，欲收將來殖民效果。此島名 Filipinas，乃取與嗣王腓立力第二 Felipe 同音。腓立力第二嗣位，欲取菲律賓羣島歸屬統治之下，特派遠征總司令黎牙石庇 Legazpi，以一五六四年率五戰艦，三百八十名水軍，先殖民於宿務。於是修街道，築砲台，建營寨，於一五六九年，西王承認收菲島為殖民地，委黎氏為第一任總督。

西班牙統治菲島，共計三百二十四年之久，至一八九八年

，始讓渡於美國。在這三百餘年中，西班牙更換一百十五名總督之多，其行政的腐敗，可想而知；另一方面，西班牙缺乏統治殖民地的實力，對於古巴的叛亂，不能削平，遂予美國以可乘之機，緣當時美國正欲向太平洋與加里賓海積極進展，美西戰爭，即以此利益的衝突為其背景。

彼時有一美國巡洋艦梅因號泊於古巴的夏班那港，忽告炸沉，兩個長官和二百五十八個士兵皆被遭難，激動美國民氣，即以此為藉口，發動一八九〇年美西戰爭。美國艦隊由大將杜佛司令率領，進駐菲律賓，在馬尼刺經過一度劇戰，卒將西班牙駐在太平洋的艦隊完全殲滅；同時美國海軍，與海軍合作，是故為時無幾，即由美國將菲島完全佔據，於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日，在巴黎締結和約，規定美國可以兩千萬美元收買菲島，從此西班牙完全放棄菲島了。

全羣島總面積的百分之六十三適於農耕，所以菲島是有數農業的國家，熱帶農業為世界第一，農產物輸出達百分之八十，主要農產品有米（產額為一百五十二萬七千噸），砂糖（粗糖達一百零六萬八千五百噸，精糖為五萬七千五百噸），煙草（馬尼刺煙草，為世界上有數的品質優良的煙草，所謂呂宋名煙，便是這裏的出品，年產三十二萬七千噸），麻（馬尼刺麻，為菲島重要農產，年產額達二百萬噸，佔世界第一位），椰子（年產五百二十萬公擔，亦佔世界第一位）等。除農產物外，尚出產木材，全境的百分之六十三·五，均為森林面積，以硬木，洋松為著，投資額為三千一百萬比沙（菲幣），賴此業生活者，達四十萬人。

礦產方面，以金礦為主，不過近來鐵、銅、銀、錳、鉻、銻、錫、煤、鉛、磷、亞硫酸、硫磺及石油等的開掘，亦相當

可觀。在馬尼刺北部的金礦，據一九三六年的出產計值二千萬美元，在離潮水八哩地蘇爾區域，有亞酸鹽礦十萬噸，含有百分之五十五的酸化，在倉貝山爾山埋藏量更多至一千萬噸，含有量約百分之三十五，其次在呂宋的鐵礦估計為五百萬噸，含有量約百分之六十一，據說鐵的埋藏量約有五億噸，此外在呂宋及其他各地，還有錳礦，有千萬噸左右，茲將一九四一年主要礦產類列表於下：

類別	生產數量	價額(比沙)
金	一〇七二〇〇一盎司	七四八五六一〇五
銀	一四〇三二七七盎司	一九八二八八二
精銅	七九五七噸	三三三八六三五
銅礦	二九八七四噸	九五四九〇五
鉛礦	一八六〇〇二噸	二六一二一九二
鐵礦	一二三六二〇六噸	五五六四九九二
鉛	一〇四一噸	一一八〇〇八
錳礦	五二一一六噸	一四二〇三八九
合計		九〇八四八一〇八

據菲律賓大學人種教授畢瑪爾(H. C. Raven)研究該島人種的來源，約可分為三種：即皮格邁人，印度尼散人及馬來人；從體格方面講，皮格邁人又可分為三種：即短黑人，小馬來人及澳斯地利安奴人。文明馬來人就是現在的所謂菲律賓人，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九一，在這個種族中，又分為維薩雅族，泰加洛格族，伊羅卡諾族，俾科爾族，班加西南族，巴姆班加族，卡加揚族，桑巴爾族等。

非島共有四十三個種族，當西班牙佔據羣島之初，即將居民別為基督教徒與非基督教徒，其比率為八對二。茲將非島信

仰宗教者所得統計，大約如下：

基督教(係繼承初期的西班牙的宗教)	一二六〇三三六五人
新教(係美國領有後所信者)	三七八三六一人
非島獨立教會	一五七三六〇人
回教	六七七九〇三人
佛教	四七八五二人
異教	六二六〇〇八人
神教	一三六八一人
其他	六七一五七人

遠在周秦時代，非島與中國便已經有往來了。菲律賓人有許多是中國人的混血種，其農具，其風俗習慣，乃至其名稱的發音，有許多都是與中國相同的，這些事實，都可以充分證明中國與非島關係的密切。華僑在非島約有十一萬人，以福建晉江南安兩縣人佔多數，作工為多，販運土產也不少，酒菜館業幾全為華僑包辦，而經營米業的佔百分之八十。據調查華僑投資於該地其工商業總數達兩萬一千八百餘萬元，佔非島全部投資的九分之二。

非島首府為馬尼刺，亦稱岷埠，又稱小呂宋，其命名之意，乃西督黎牙石庇抵此時，見沿地多一種野花，詢之土著，答以馬尼刺，故即沿用是名，位在呂島中部，巴石河口，西臨馬尼刺海灣，適當太平洋航路衝途，形勢異常險要，所有非島的貿易，大半集中於該地，成為世界的市場，而非人多自稱為東方明珠。

在馬尼刺，到處可以看到高高的棕櫚樹，迎風擺動着風尼一樣的葉子。香蕉椰子棧果是這裏最通行的食物，簡直是一個熱帶的果園，市內街道寬闊，祇見兩旁欄柵夾道，建築物玲瓏

可愛，純為一座熱帶島城。在地理上，馬尼刺分為兩部：在巴石河北岸為北部，南岸為南部。北部計分七區：仙里區、叻區、棉倫洛區、仙查戈律區、中路區、溪亞泊區、仙末乙區，三巴綠區，南部各區中，有所謂王城區，在巴石河口，其地即昔之馬尼刺城，係總督刺示描仁迎(Dasmariñas)所建築，城牆猶在，而無城門，天主教堂林立，鉅大建築，即前西班牙時代的遺留物，房屋均用泥磚築成，全為西班牙堡壘式，頗有古色古香的意味，其餘棉棉查區，馬拉地區，邦那干區，仙查安那區。

馬尼刺最熱鬧的市街為依示果打街，市容繁盛，市中心有郵政局，立法院，市政廳等，建築宏偉，具有古代希臘建築的美觀。馬尼刺的海關碼頭共有七個，聯在一起，所有從國外來的船一概在第七號碼頭靠岸，故第七號碼頭尤負盛名。至於巴石河上，架有鐵橋，遊人可憑欄遠眺，其北山中的碧瑤，氣候真爽，為避暑的勝地。

碧瑤位於呂宋島中部的班傑山之麓，離馬尼刺約一百八十里，乘飛機出發，一小時可達。係一座小山城，拔海達八千呎之高，在碧瑤，山麓湖水，水聲潺潺，山崖多飛瀑，水珠成簾，並且處處和蒼翠的森林，美麗的街道相掩映，風光明媚，氣候常春，各地來此遊覽消暑者特別多，為非島避暑第一勝地。其中著名的珊士馬斯山峯，高矗雲霄，一登斯峯，全非皆在眼下。碧瑤地方，一切供應遊客的新式設備，如旅館醫院，劇場，舞廳，高爾夫球場，浴場等，莫不應有盡有。

科銳及多島是扼馬尼刺入口的小島，形勢險要，為非島首府馬尼刺的天然屏障，瞭望着太平洋西部洋面，宛若一座守衛台。科銳及多島是一個神祕的島，原來那些青翠的樹林，是

軍事工程師種的，特地把各種各式的巨砲，秘密地道，和神祕的要壘，掩蔽起來，島中居民約八千人，船經過時，也是看不見的。在地底深處，貯藏着很多的燃料，食物，水料發電機和許多其他軍用品。牠四周小島羅列，每一小島上的砲位，皆向海上瞄準，據說就中有一小島，形如戰艦，航海家稱為「石戰艦」，在過去數年中，美國曾耗數千萬比沙，動員無數非人的心血，企圖仿直布羅陀，曾誇稱為無畏軍港。現在戰爭報捷的雷伊泰灣，在菲律賓的全體上看來，不過九牛一毛之地。

## 美華酒樓

粵菜 咖啡 茶點

音樂茶座  
三時半起  
咖啡夜座  
十時半止  
美華大樂隊  
日夜伴奏  
著名歌星  
獻唱名曲

地址 靜安寺路斜橋口五十五號  
電話 六一〇七八號轉接各部



# 省米吃飯法

徐傅霖

米糧問題的嚴重，不自今日始。像北方人慣吃雜糧，糧食的範圍還廣些；而我們南方人，就非吃飯不可。雖然有時也可以吃麵食，然而不能多吃，不能常吃，主要的食糧，還是米。

在今日這種情形下，無論如何，米是不夠吃的。戶口米祇能當做一種點綴。即使不脫期，也吃不飽肚子，何況日期不準，而且米質還不純粹，那裏可以拏他來充飢呢？戶口米既吃不飽，自然只有用黑市米來補充，所以黑市米只管昂貴了！

情形既如此嚴重，我們這些一向吃白米飯的人，不能不各自籌畫一下了。假使改吃雜糧，也有種種問題。麵食，本來還可以充南方人的第二種食糧，有一時期，價錢也沒有米那麼昂貴；不料在近來，爲了缺煤省電等等原因，各處許多麵粉廠，就不能儘量出貨，甚至停止工作，所以在今年中秋節後，麵粉之價，突然飛漲，節前每萬元，可買麵粉五袋，而節後萬元竟

購不到兩袋麵粉了。於是大餅一面漲價，一面縮小，弄到大餅階級之人，啼笑皆非，所以要把麵粉來代米糧，現此也難以實行了。此外，如高粱，北方人也當牠一種重要糧食；但南方，一來購不到多數高粱，二來，也不明白吃法，所以又不能充米的代用品。種種研究的結果，我們既無法拋棄米糧而不吃，又不能以他種糧食代米，所以折衷的辦法，只有兩端：一消極的，減少吃米；二積極的，在飯中略和雜糧。

消極的辦法，筆者家中，在二十九年時，已實行兩粥一飯的辦法了。即午餐吃飯，早餐晚餐吃粥。在這時候，筆者已經覺得米糧的問題，將來一定會嚴重的。講到節食，我這裏，要介紹一位竭力提倡的人，即三友實業社的陳萬運先生。他一面研究節食療法，斷食治病法等等，而一面再三勸人少吃飯。因爲中國人的吃飯，實在吃得太多，反而把胃袋擴大，弄得每天非多吃不可。其實，一個人的食量，並不需要這些，只要足夠滋養好了，何必塞滿了胃袋，弄出許多病來呢？試觀日本的軍

人，是個何等用力的人；但他們每頓只吃兩碗飯，而飯碗又比我們中國的小得多，可見人之健康強壯，不在多吃。陳先生還發行一種飯碗，是在三友實業社出賣的，這是標準飯碗，比普通的小，碗上還有種種標語，勸人要少吃而免病。碗底裏，有四個大字：「八分正好？」他的意思，叫用這小碗的人，還是不要吃滿飯，吃到八分，也就夠了。

在今年夏季，新聞報的分類廣告中，最後四五行，有一二句標語，都是勸人少吃飯的金玉良言，這便是陳先生花了錢登的廣告，標語凡一百種，登了一百天。當時，或者注意的人還不多罷？不過湊巧得很，他的標語，一百天剛登完，上海米價忽然大跳特跳，到這時候，就有人憶及這新聞報上陳先生登的廣告了。同時我還要介紹一個人，是消極積極兩法混合在一起的，即生生牧場的沈九成先生。他是提倡吃糙米飯的，因爲糙米含滋養料極豐富，一朝春成了白米，則滋養料盡去，只剩些精粕了。如果要證明這句話，也非常容易，凡是



每頓吃三碗白米飯的人，假使給他吃糙米飯的話，他吃到兩碗就飽了。這分明告訴你：滋養料足夠，不必再吃了；若是吃滋養料不足的白米飯，那就非吃三碗不可。

而且糙米外面的一層糠內，不但含有豐富的滋養分，還有可以抵抗腳氣病婦女病眼病等種種疾病之力。沈先生也曾印刷過許多勸人吃糙米飯的標語，分送給那些吃牛奶的用戶。新聞報訥廠先生，也爲了這吃糙米飯的問題，開過一次座談會，大家討論的結果，糙米飯有百利而只有一個缺點，就是不容易消化；但這或者是試吃時的情形，吃慣了，說不定可以避免的。

要避免這一層，還有一法，就是打去一半糠，這叫半打米，亦稱半糙米，很容易吃。筆者家中，曾經吃過十年以上，那時凡親友們到我家裏來便飯，都說我家的飯很香，他們也不知道是什麼米，後來我因爲搬了家，無從購買，才停止的。

這種半糙米，市上亦稱衛生米。最可笑是近來人家擊到了戶口糙米，都去叫米店裏打光，甚至米店門口，排隊等候者，有數十人之多。把糠打去，滋養料是損失了，而米的量，也大爲減少。一方面對於這米店裏，白送了米糠給他們，還要花打米的錢。四重損失，其愚真不可及也！糠

者康也，有使人健康之意。白米二字，合之成粕，還有什麼滋養可言？如用人工打米，便沒有機器那麼打得光，差不多就是半糙米，很含衛生。自從打米一用機器，米是白了，滋養就不夠了，所以腳氣病，有人稱爲文明病，就是這意思。

現在擊到戶口糙米的人，其實，正是試食滋養豐富食料的好機會；但多數人不明此理，以爲米是白的好，於是紛紛送到米店裏去打光。吃了此種白米，缺少維他命皮，是必然的事，到一朝發見了身上有病，再去打針，打的是價錢很昂的維他命皮。他們却不知道糙米的糠內，維他命皮，十分充足，現在自己去白送給他人，一面反而花了重價，把針藥打進去，不是庸人自擾麼？

現在再談積極的方法：

筆者最初試驗的，是豆餅粉。將豆餅敲碎而磨成粉，蛋白質當然極豐富，先把牠炒一炒，然後混入粥內，其味極佳，且有香氣。恰巧那時的戶口米，煮成了粥，有些氣味，被這炒熱的豆餅粉的香氣一沖，居然把這氣味沖去了；但只宜混入粥內，或者和入麵粉米粉內，去做麵衣粉衣等物，不可混入飯內，這是缺點。（如不炒，即無香味。）玉蜀黍，混入飯內，細看

似蛋炒飯，粥內更相宜；但胃腸有病之人，或老年人，或者有些不安當。把牠磨了粉，即北方人所謂棒子麵，我們可以混入麵粉內，做各種麵食，也可以節省一些麵粉。赤豆入飯內，或粥內，都很相宜，滋養料也極富；不過近來其價很貴，有些不上算。藜豆，宜乎夏天混入粥內。

鄉下人在路上賣的麥頭，即碎麥，可以加入粥飯，價亦便宜，滋養勝過白米。雜糧店中賣的麥片，與舶來品差不多，和入粥飯內，膩而香，如果把牠單獨煮粥，那便是麥糊粥了，不過要加牛奶與白糖下去，其價未免太昂。山芋入飯，可以節省許多米糧，甯波山芋，生吃雖不佳，而入飯則頗可口，大可用得。

有一次，包天笑先生到舍間來談，談到早餐問題。他說：「吃大餅比粥便宜，既省粥菜，又省燃料。」我們聽了，都很贊成，第二天起，立即實行，這樣吃了兩個多月，後來大餅遭殃，忽而縮小，忽而加價，我一打算盤，覺得不對了，只好恢復吃粥制度。

總而言之，糧食問題，一天嚴重一天，我們如果不能辟穀的話，那只有各人在買得到而足以滋養的範圍內，自己去尋覓食料。現在的人，好比禽獸一般，要吃，非自己去找不可了。



## 血型的話

孫介玉

遠在七百年前，國人已經知道利用「滴血」與「合血」來作為案件偵查的佐證。洗冤錄載：「親子兄弟，或自幼分離，欲相識認，難辨真偽，令各刺出血，滴一器之內，真則共凝為一，否則不凝也。但生血見鹽醋則無不凝者，故有以鹽醋先擦器皿，作奸贗混，凡驗滴血時，先將所用之器當面洗淨，或於店舖特取新器，則其奸自破矣。」

而歐美一直到一九〇一年 Landstein 發現血液型以來，至今不過四十多年，然關於血液型的研究，日有進展，對醫師臨床上、法醫學上均有極大供獻。今日我們反須學諸歐美，真堪嘆惜。

### ★生命之流

像葡萄酒一般殷紅的血，自肥嫩而富有彈性的心房出發，按着心房一收一放的節拍，順着血管的一漲一縮，像潮水一般洶湧地周流全身，循環不已，晝夜不息。血液真是我們身體裏最神祕的一種流汁了，美麗活潑，蘊藏着生命的原動力。

當它微露在少女的頸上，那種含羞不語的神情，當它在戰士傷口奔放又是何等的悲壯！

### ★血裏有些什麼東西？

偶不經心，誤被針頭或刀尖之類戳破了皮膚，流出一點血，這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常有的事。

若然手頭有一架顯微鏡的話，把向來忽略的一滴血，移到顯微鏡下去觀察，我們將會驚奇得無以形容哩！

在顯微鏡下觀察稀釋了的血液，可以看見一顆顆瑪瑙樣的圓球在血液中游游着。其實這種「紅血球」並不是圓球形的，乃是一種扁圓體，中間略凹，粗看像一個輪子，所以有人叫它為「紅血輪」。

人體內紅血球的數目，健康的男女每〇。約有五百萬個（男）或四百五十萬個（女）。如果不足此數，便會發生貧血症狀，而呈現病態了。

### ★勞苦功高的勇士

在這一滴血裏我們還可以看見一羣白色的細胞，他們的形態沒有一定，遇到敵人（細菌等）來侵，他們都會挺身而出，迎頭痛擊。所以他們是衛護我們生命的小英雄。

這種「白血球」大都到處巡遊，遇到有形迹可疑的東西，立刻把它包圍起來，不稍存畏縮退怯之念。白血球尤恨細菌，細菌這東西一旦侵入人體，白血球不論遠近，就立刻動員前去圍剿。

### ★血液型的稱呼法

世界上各種人的血型共有四種，就是「O」、「A」、「B」及「AB」四種（這名是由國際聯盟保健部決議採用的）

若將紅血球混在生理食鹽水中則成一種不透明的均勻浮游液。這血球的浮游液在種種情形下均可失去其均勻狀態，而血球凝集成團集之狀。譬如加入酸、鹼、毒素等均可引起這種血球凝集現象。

「A」型與「A」型的血相混和時不生凝集現象，若是「A」型和「B」型的

血混在一起時立刻就有凝集現象了。輸血「型」的人可以接受任何人的血，但是他的必須檢查血型，就在防止這種衝剋現象的發生。

### ★輸血與血型

凡遇外傷流血過多，消化器潰瘍出血，虛脫狀態時，輸血能夠挽救生命於呼吸之間。但當輸血時，必須選擇適宜的給血者，「A」型輸給「A」型，「B」型輸給「B」型方可。否則必引起種種危險的症狀如脈搏衰微，惡心嘔吐，意識不明等。

輸血時給血者與受血者的血型相同為最佳，若事實不許可時，可採用「異型間輸血」。原來「O」型的血可以輸給任何人而不生弊病，所以「O」型稱為「通用給血者」，這人的血可以慷慨地輸給別人，而自己却不能接受別型的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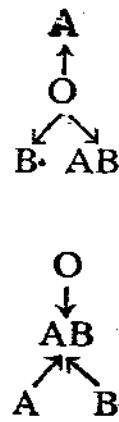
「AB」型要算最自私，具有「AB

### ★法醫學上的供獻

血型的檢查可以應用到犯罪偵查上，例如私生子問題，親子關係，換嬰事件，拐騙疑案等均可得而鑑定。

原來血型的遺傳完全依據孟得爾定律。生理學家不斷的研究，在四種血型中又找出了種種亞型，M，N，P，Q，E等新型。總之研究方興未艾，將來的發展還未可限量。

更使人驚奇的是血型不僅見於血液，在各種體腔液及體細胞中都含有。所以已經死了千餘年的木乃伊也可以從他的肌肉，腎臟等間證明他的血型是「A」還是「B」。科學的進展真是使人驚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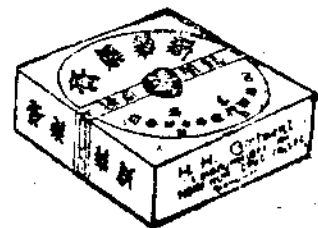
### 偶感

朱鴻達

風鶴頻驚日，陰晴未定天，九州成鐵錯，萬惡是金錢！骨肉因讒間，生靈痛倒懸，兒時釣游侶，白髮漸盈顛。

# 新華藥膏

## H. H. Ointment



△主治▽  
癬瘡，丹毒，化膿瘡，急性濕疹，疥瘡，面疱，痔瘡，化膿性膿疱瘡，各種皮膚潰瘍等症。

外科 姚瑟若醫師 經驗處方

藥學 劉步青藥師 指導配製

上海新華藥行發行

問世四載 到處有售



# 銀海滄桑 四幕劇

姚克

## 第一幕

時間 十餘年前的一個春夜，約八點半鐘。

地點 上海時代電影公司的攝影場。

### 景二

時間 一小時後。

地點 時代攝影場之導演辦公室。

### 第二幕

時間 越一日上午十時許。

地點 林樓寓所之會客室

### 第三幕

### 景一

時間 三年後臘月某日晨。

地點 全第二幕。

### 景二

時間 同日午時。

地點 鐵匠店樓上

### 第四幕

時間 半小時後。

地點 荒場。

## 劇中人物

### 第一幕

蔡國璋（佈景師）

木匠 甲 乙

阿培（錄音助手）

徐倫（劇務）

電燈曼

張玉華（女主角）

阿毛（茶房）

中年婦人

看拍戲者

少女

小孩

青年

馮明哥（攝影師）

小唐（攝影助手）

管道具人

場記

揮景堯（宣傳主任）

高士奇（導演）

劉風（男演員）

老陳（男演員）

柳金（攝影記者）

賈月亭（影片公司老闆）

林樓（蕭寒之妻）

賈小亭（賈月亭之子）

阿庚（茶房）

蕭寒（編劇人）

小雲（蕭寒之女）

### 第二幕

張媽

送貨人

林樓

賈小亭

賈月亭

揮景堯

柳金

高士奇

蕭寒

小雲

### 第三幕

張媽

林櫻

郵差

賈小亭

賈月亭

憚景幾

高士奇

蕭寒

鐵匠店老闆娘

小雲

鐵匠店老闆

### 第四幕

蕭寒

小雲

賣饅頭的

小麻子（地痞）

過路人數人

林櫻

高士奇

有台詞者共三十二人  
不開口者至少五六人

### 第一幕 第一景

時代電影公司的攝影場——一個沒有窗戶的龐大建築物。在形式上說，它很像人家家狗棚的木棚，雖然體積有大小巫之分，其簡陋醜惡則殊難軒輊。其實，「攝影場」這個名詞祇是對外用的雅號，園內人是一律直呼這個建築物為「棚」的。

這個「棚」的上面是洋松和美國代瓦釘成的棚頂，下面是黃土春實的地基，四面是塗上一層洋灰的磚牆。因為建築費的限制，牆內並無完美的「防音」(Sound-proof)裝置，只在四壁掛着麻袋布的壁障，以禦外面雜聲之侵入，同時也遮蔽了建築上的許多缺陷。

在民國二十年左右，這種草率造成設備窳陋的小攝影場，幾乎遍地皆是。那時國內國外都在鬧着經濟不景氣，加以農材破產，生產衰落，內地的遊資像雪後的山雀都飛到大都市來找出路。可是大都市只有浮面的繁榮，實際上市面之不景氣視內地更形尖銳。於是比較冒險一點的商人為過剩的資金找宣洩的尾閘，羣起投資於新興事業，而小規模的電影公司遂乘時崛起。

時代攝影場就是些投機商人所創辦的許多小公司之一。它的場地原是一所洋式住宅，現在改為總管理處的各部辦公室，又在後面花園裏造了一個勉強可以用的攝影場——這就是觀眾們所看見的「棚」了。

棚內設備之簡陋自不待言，右下角有一間支在木架上的小房子——那是錄音室；棚的正中搭着佈景，那是兩間毗連的房子，從佈景的窗戶向後望去，可以看見一幅畫着滿山紅葉的遠景。佈景前面橫七豎八擺着麥格風之支架，燈光架，和幾張帆布摺椅。左下角站着一架舊式的電影攝影機，左上角站着幾只置樂譜的架子；此外只有滿棚的漿糊臭，和泥筋，顏料，三夾板，和燈線橡皮的气息羶和着，變成一種莫可名狀的奇臭。

開幕時棚內沉黑，僅有佈景前幾盞光力微弱的工作燈。燈光架如怪樹一般森然矗立於兩邊；包着環狀鉛殼的粗燈線，在地上蜿蜒着，像許多糾纏在一處的蛇虺；迴光燈和聚光燈蹲在燈光板上面，似枯枝上鷓鴣的夜眼……假如這時有個不熟悉的人驟然間走進來，他也許會恍若置身於童話中

的巫窟。

在這暗澹的燈光下憶憶往來的是木匠燈匠和幾個工作人員。佈景師蔡國璋又手對着已搭好的佈景作最後的檢視，木匠在旁邊等着他的「OK」，錄音助手阿培正在相度適當的地位，安置「麥格風」的滑桿架(Traveling Microphone Boom)。

蔡 (向木匠們) 差不多了……不過回頭窗戶外頭還得下雨，要先拿噴筒到燈光板上去試試。

木匠甲 我們搭佈景的時候就湊好地位的，回頭下雨準沒錯兒。

蔡 要是下在窗戶裏頭可不行呀。

木匠乙 沒有的事，保你沒錯兒。

蔡 那就算了。

(劃務徐倫自左上。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做事很負責，但極忙亂，跑一騎可以做完的事，他至少得跑三騎，所以滿公司就顯得他最忙碌，達到拍戲時，他更像沒頭的蒼蠅似的轉個不停，彷彿甚麼事他都得管，可是實際上他甚麼都管不了。因此，他未免有點討人厭，時常要碰人家的釘子，可是這種實力不討好的差事除了他，也沒有別人肯當，而且他也真肯賣力

真肯跑腿，別人的冷嘲熱罵他也滿不在乎；結果，他漸漸變成了公司中的「安全瓣」(Safety Valve)——公眾的「出氣筒」——反而人緣極好了。

徐 (手裏拿着油印劇本，匆忙地進來，向蔡) 老蔡，佈景還沒搭好嗎？

蔡 你眼睛沒帶來？

徐 (碰了這個釘子，換口氣) 呦，算你搭好了，你爸爸問問你，問不得嗎？

蔡 (跳過來抓徐倫) 我揍你！

徐 (掙脫，逃到阿培背後) 阿培，幫幫忙。

培 哎——哎，你別拉着我呀！把架子弄倒了我可不饒你！(一把抓着他)

蔡 阿培別放他！(跑過來)

徐 (笑着央告) 哎，老朋友，咱們嘴說不動手——

蔡 (抓住他的雙手) 你想討我的便宜！(向阿培) 抓着他那頭兒！

徐 哎——哎——哎……(雙腳亂踢；老蔡把他放翻在地下，按住了兩腿，阿培順勢抓住他的雙手，二人把老徐提了起來)

蔡 這小子，咱們來種他的荷花！(邊

說邊與阿培把徐倫搖蕩得像秋千似的)

徐 (極叫) 哎——哎——老朋友幫幫忙！

蔡 你說誰是孫子？

徐 好好好，我——我是——孫子，(口氣不對)

蔡 你說自己的名字，好好兒說。

徐 (帶笑) 哦——我——徐倫——是你的孫子，好嗎？

培 還有我呢？

徐 你是我的大舅子。

(旁觀的工匠們哄然大笑，老蔡更笑得前仰後合，鬆了手，徐倫趁勢站起來掙扎)

培 他媽的！(邊罵邊笑，還想絆倒他)

徐 得了，得了。一回兒導演就來了，我事情還多着呢。

培 (放了手) 你呀——叫無事忙。時候早着呢。

徐 可是，高士奇導演片子是從來不遲到的。

蔡 你急甚麼？九點鐘的通告，現在才八點半，老高早來也不能馬上開拍呀。

徐 不過，今天是一紅紫二開拍的第一



天，我總得早點兒準備，省得到了臨時，短這個缺那個的，說起來倒算是我做劇務不負責任。

培 好，你負責任。可惜老闆到北京去了，要是他在這兒，準給你加薪水，說不定還升你做副導演哪！

徐 我們是從來不跑老闆的香檳（註一）的。

蔡 （向阿培）哎，他不跑香檳，不過喜歡跟在馬屁股後頭這麼這麼（用手做拍馬屁的姿勢）罷了。

徐 得了，別開頑笑了。（一本正經地向阿培）麻皮通來了嗎？

培 （指錄音室的窗子，窗內微露燈光）他老早來了。

徐 （呼喊）電燈曼（註二）！

（電燈曼在右後方遠遠地答應）

電燈曼聲 哎……（自錄音室旁出來，手裏拿着兩張遮燈的鐵紗）

徐 燈光校好了嗎？

電 校好了，等高先生看了OK就行。

（註一）「跑香檳」電影圈切口，謂「奉承」也。

（註二）「電燈曼」即「電燈匠」

——「曼」是 Man 的譯音。

蔡 （向徐）你放心，甚麼都預備好了，佈景也乾了，就等導演來開拍了。

徐 （指着一塊佈景板）我好像聽見導演說鏡頭要推到這邊兒來拍的，這塊佈景正擋着。

蔡 你懂甚麼？你是老高肚子裏的蛔蟲？……少在這兒「魁」（註三）了！

徐 得——得，我不開口。（向四面看了一通，用手點着，好像在計算）M

——M，都齊備了。演員也到齊了，就剩女主角張玉華還沒到！

（一個穿着漂亮春大衣的女明星恰自左方走出來）

女 誰說我還沒到？

徐 （愕然轉身，臉上浮起一層詭笑）對不起，張小姐，我沒看見您進來。

張 老高還沒來嗎？（自皮夾內取出一枝金頭 My Darling 香烟）

徐 （趕緊給她擦洋火，邊點邊說）導演剛打電話來說他一回兒就來，準九點鐘開拍。

張 （吐了口烟）這堂佈景拍幾個鏡頭？

徐 一共十四個鏡頭。

張 （聳肩）呦！那今天得拍通宵了。

徐 （點頭）稀飯我已經叫他們預備好了。

張 我不吃稀飯。教他們給我叫一客 Club 三明治一杯可可茶吧。

徐 哎。

張 （看看手錶）我該化裝去了。（轉身向左走去，走了幾步再回頭）哦，我的劇本在車上，你給我去拿來，好嗎？

徐 好，我送到您化裝室來。

張 馬上就送來呀。（下）

徐 哎。（轉身向右去）

蔡 要跑香檳就跑快點兒！

徐 （回身）誰要跑她的香檳？

蔡 說起來也怪不得你。她是大名鼎鼎的張玉華，時代公司的台柱子，又跟老闆有這麼一手兒——要跑就得跑熟門兒，（向阿培）你說是不是？

徐 可是，她親口教我去拿劇本，我好意思回她不去嗎？

培 他媽的！你爲甚麼巴巴兒地要自己去？你不能教茶房去拿嗎？

（待續）



## 新婦

顧仲彝

費 這恐怕就是科學家所講的愛，你簡直不知道好歹的分別。

瑛 我是一個科學家，並且是個醫生，我明白生與死的區別，蓬勃向榮謂之生，瘠弱枯萎謂之死，我給他的愛是生的愛，對於他的身心都是有益的，你給他的愛，是一種枯萎的愛，在他已經毫無需要，而你偏偏要他們接受，要他們丟棄了生的愛來接受你死的愛，你怎麼能夠希望他們有成就的發展？現在我的話說完了，家賊，你預備怎麼樣？

麟 這個話說得離題愈弄愈遠了！  
費 好，現在我要她回答我一個問題。

瑛 非常願意，請問是什麼？

費 你今年幾歲？

瑛 二十五歲了！

費 我結婚的時候只有十九歲！

瑛 桂英今年也是十九歲！

費 我結婚的時候是十九歲，我丈夫大我三十歲，四十九歲，年紀不能算大，但是他娶過親，並且是個半身不遂的病人，那時候我年輕漂亮，沒有一個人不替我可惜，但是我在結婚之前，我對於丈夫什麼都不知道；結婚之後，我好像大夢初醒，把我的希望完全打得粉碎，雖然我也讀過幾年書，但是那個時候，又是門第關係，可有什麼辦法呢？我丈夫待我很好，他什麼都依順我，但是我一點樂趣，一點生趣都沒有。後來我就生了麟兒，三年之後又生了麟兒，我就把我一切希望一切熱情全放在他們身上，把奶媽，娘姨，家庭教師一切責任都放在我自己的肩上，我成天忙到晚，不怕辛苦，不怕麻煩，後來他們

的父親死了。他們父親死的那天晚上，麟兒剛巧發痧子，也病得很利害，那時我很為難，我不得不在兩種責任中間挑選一種，後來我決定服侍麟兒要緊。大少奶奶你是個科學家，我想也一定同意我的，我好不容易把麟兒服侍好了。我對我的兒子除了把命送掉以外，什麼都替他們做過了。：你們想一想，他們的父親死的時候，我只有二十四歲，人人都稱讚我漂亮，人人都說我可惜，但是我認清了我的責任，我的意志決不給外來的引誘搖動，那時有許多人向我表示好感，我毫無考慮的拒絕了，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再嫁人，我把我的兒子，看作比我自己的生命還寶貴，我的心眼裏，就只有他們的幸福……你說我的許多弱點，我不願意回答

，我不消回答，不過有一點我不能不回答你，你說我的愛是枯萎的愛，難道麒麟，這二十幾年來所受的僅不過是枯萎的愛麼？叫他自己答覆，我的一生全爲了兩個孩子犧牲了，我的夢想，我的金錢全化費在他們身上了，我有什麼個人的野心？我有什麼自私的動機？我不過拿慈愛來照顧他們，照顧他們到能够得到適當的配偶時候，才給他們結婚，這就是我對他們計劃的終點，可是現在麒麟娶的是你這樣可怕的人，一個不肖的媳婦！老實說吧，我願意斫斷我的臂膀，弄瞎我的眼睛，來叫我的兒子和你分開！

：阿昌阿昌！（阿昌上）你把這許多喜事的東西都拿掉，我們不辦喜事啦！（阿昌不知所措。）

瑛 我是嫁給家麒，不是嫁給這間屋子！更不是嫁給你！你辦不辦根本與我無關！

麒 阿昌，你先下去！（阿昌下。）

費 不在我家裏辦喜事的就不是我的媳婦。

瑛 （在麒麟兩人能啓口以前。）我明白了……很好。……這就是你給我的正式答覆！你說的話當然是算數的。不過你吃了丈夫的虧，要在兒子身上找報復找滿足。……我不願意再說下去，我不必再說下去。（轉向麒麟二人。）可惜她當時沒有再嫁人。要是她再嫁了人，你們兩個要幸運得多了。（用更大的力量向家麒說話）昨天晚上她一定要我們分開睡，就是因爲她妒忌跟你睡在一起！（他們聽了都表示畏縮，但他鎮住他們，繼續說下去。）她爲什麼要妒忌，因爲她還不相信你們是發育完全的成人，還以爲你們是吃奶的小孩子，還以爲你們沒有男女的情慾。並且在她心底裏她還很想抱你們在懷裏，喂奶給你們吃呢？

麟 （驚怕而叫）瑛！

麟 （同時）我的天哪！

費 （同時）胡說！

瑛 你們想到了那樣子就會作嘔受不了，但是事實的確是如此……

家麒，我不能再等你的答覆了！

麒 你說話粗鄙到這步田地，骯髒

下賤……

瑛 你這樣想，我真抱歉！

麒 我還能怎麼想呢？

瑛 這是不是你的答覆了

麒 我只知道做應該做的事，不過

……

瑛 很好！再見吧（她走至門口，

叫）桂英，你預備好了麼？

麒 你太不原諒我了！我們總得講

公平，對母親的一點孝道也是應該的。

該的。

瑛 我一點也不來反對你孝順母親

呀！

麒 那麼你希望我怎麼樣來答覆你呢？

呢？

瑛 我不知道，我一直沒有知道。

這就是我們兩人中間一個極重要的謎！

的謎！

（桂英也穿着出門的大衣，走進

來，站在瑛身旁，瑛用臂圍住她的肩。

瑛 桂英，我們該動身了！

桂 表哥跟我們一起去麼？

瑛 他恐怕不去了。

桂 喔！嫂嫂！

瑛 不要緊！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麟：（忍受不住暴發出來。）桂英

！桂英！我們再試一試好不好？

你可以不可以……。

桂 什麼？

麟 我的意思說……你……現在……

……預備怎麼辦呢？

桂 我不知道！（於是微笑）喔，

是的，我知道，我要去嫁一個沒有

有父母的孤兒。

瑛（看了家麟一會）家麟，再會

。

麟（作最後掙扎的請求）瑛，你

不能這樣，你對我不應該了！

瑛（依着看看他）我很抱歉，逼

得我這樣做……照情理不至於……

……（她聲音哽了，哭出聲來，但

她立刻掉頭，拿起了手提箱，很

快的走出門去。桂英責備地看了家麟一眼也跟了出去。麟站看一

動也不動。費太太注視着他。

家麟用手捧着臉。於是聽見外

面大門關門響聲，家麟給驚醒了

。

麟（發瘋一樣的喊叫）瑛！瑛！

（興奮的轉身向費太太）媽，對

不起，我不能不跟她去！

費 麟兒，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麟 我想她的話是對的！

費（踉蹌搖擺）喔，不對的！不

對的！你不能這樣說，你不能這

樣說！（費太太過去拉住他的肩

。）

麟（拉下他的手推開去）媽！我

沒有辦法，她說我應該求生的愛

，不是死的愛！

費（已控制不住自己了）不，不

，她不對的，她不會對的，你不

能相信她的！

麟（脫離母親）媽！我沒有辦法

！

費（與麟同時說話）麟兒，你不

要跟她去，跟這個可怕的女人一

同去，麟兒，她是個壞女人！天

哪！你不能够去，麟兒，我要你

在我的身邊！不要離開我！（她

瘋狂的轉向家麟）麟兒，你知道

她說的話全是騙人的，骯髒的，

下賤的，麟兒，你對哥哥說，叫

他不要跟她去！說呀！說呀！（

但家麟已走）麟兒！麟兒！（衝

到門口）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我的麟兒！你聽我的話！不要去

！不要跟她去！麟兒！麟兒！麟

兒！（外門關上的響聲，突然靜

止，可怕的靜默了一會）他走了

！

麟（把蒙着臉的手放下）誰去了

？哥哥？（急走至窗口）

費 你看見他們嗎？

麟 看見的……哥哥追上去了，追

到了！他們在路上說話……哥哥

把手提箱接了過去，阿昌也在那

兒，他在吩咐阿昌……他們向東

走了，轉灣了，看不見了。

費 我太愛我的孩子了，我也真是

苦命，娶了這樣一個好媳婦！把我孩子帶走了。（哭泣成聲）我還是孤零零一個人，受苦受難！

麟（轉向她）媽，可憐的媽！（走過去）。

費 幸兒還有一個孩子，他不會拋棄我的。

麟 媽，我不會的。（坐在脚凳上）

費（摸他的頭）麟兒，我們永遠住在一起，我照顧着你！

麟 媽！

費 我們明天一同出門燒香去，到寧波大舅舅家裏去，我們一同去呀！

麟 媽！

費（她的聲音比前堅強了一點）麟兒，你要記得你哥哥從此以後，就做了不肖的人了，他一時情慾蒙了心，忘記了母親的偉大，忘記了專親的孝道！

麟：是！媽！

幕

糖腸潤味美製煉汁菓

**果 導**



主治：腸部燥熱，便秘，大便燥結，食久，或煙者之血，瘡，吸，久病，或特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宇宙牌

**Cosmos**



新穎別出

大馬路製造公司出品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 史可法

陶秦

可法 下去吧！（兵下）我還以為爲鷄犬

無聲却是鷄犬不留，想不到民間一窮，會到這個地步，國家一弱，又到這樣的局面，李自成張獻忠未滅，吳三桂又把清兵帶進關來，正是內憂外患，兩相交通，你我朝廷重臣，正該慚愧！想到這兒，還喝什麼酒？

高 我也不想喝酒，你就不必客氣了。况且史大人領兵到此也決不是單單爲了要請我高傑喝杯酒。（有惡意）

可法 可法此次奉旨督師淮揚，一者觀察地理，以作防衛清兵之計，二則皇上爲了四鎮出征在外，要可法代盡慰勞之意，三則要與各位將軍商議軍機。

高 大人有何高策？

可法 可法以爲南方可守者有四點，淮安其一，瓜州其二，儀真其三，寧州其四，大江而上現有左將軍，天靈州而下至儀真三汊河，應設守備，三汊

河而北至高郵再設一軍，自淮安而北

至清江浦，又一險要，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爲危險重地當爲大軍所駐，自宿遷至駱馬湖，再駐一軍，如此方可保守南都。

高 依大人之意軍隊如何分派！

可法 可法以爲澤清可駐淮安，將軍可駐瓜州，得功可駐儀真，良佐可駐壽州，可法願帶兵駐守宿遷。

高 照大人說來，揚州是沒有高傑的份了。

可法 將軍何作此言？將軍何必一定要揚州？

高 高傑不是爲別的，就是爲了馬道尊的腦袋。

可法 將軍不能把小小的私仇記在心上，應以國事爲重。

高 國家有這種糊塗的官，殺了也是爲國家。

可法 將軍如果以爲馬某有罪，應以國

法治之，將軍又何必結此私仇。

高 老實對你說，我高傑雖是出身綠林，可是這一次却並不是想到這兒來搶劫的，他們關緊了城門，不許我進去，才惹得我發起火來，一把火燒了道四野，這是我高傑做的事，我打獵你也已經知道了，所以娶帶了三百個兵士來看住我。

可法 將軍如此想，真叫可法不知道說什麼好，可法帶兵三百，純爲軍容着想，如果高將軍疑可法不義，可法願以二百騎相贈，惟須與可法約法三章。

高 你說。

可法 可法爲國，將軍也是爲國，你我必須放棄私見共以復興大明，替先帝報仇雪恥爲志，以後，須聽可法調度，不能再有私見。此爲第一。

高 成。

可法 第二，將軍如果必須進揚州城，



號令必須嚴肅，在城內不許有不法之事，將軍各事須請邢夫人作主。

高 他是女流，懂得什麼。

可法 邢夫人雖是女人，可比將軍精細。

高 也成，第三件呢？

可法 請將將軍之兵卒屯於瓜州，聽取調遣。

高 好，高傑唯大人之言是聽。

可法 將軍能如此大義，正是大明之福，容可法一拜（作起立狀，高忙攔住）。

高 道不成！除了皇上，誰受得你拜！

高傑出身綠林，不能說忠，也當知義，你能像自己兄弟這樣待我，我高傑不是胡塗人！咱們就這樣說好，從今以後，高傑祇知爲國，不知爲己，要殺，就殺賊人，再也不亂殺一個百姓，再不亂殺一只民間的雞。

可法（正色）古來爲聖賢，爲盜賊就在這一念之間，吾兄能知過去之非，一定會有將來的是。你看，這好好的大明江山，北有外敵，西有內賊，就剩這東稍一隅，還算是我河山本色，如果外敵不去，內賊不除。這小小的一角也就不再會是我大明的江山，（

執傑手）你我先帝之恩未報，皇上之恩又加，這就是我們的責任一天要比一天大，自從先帝遭難以後，可法每

每爲了國家中興無望，自己掉眼淚，自己恨自己，自己罵自己，爲什麼這樣無用，上無以報君恩，下無以安百姓，可法這一次被人從朝內排擠出來，滿朝文武替我不平，我倒反而覺得高興，因爲殺敵殺賊皆你我外臣之事，如能身死疆場，也可以早一點了了心願，（越說越激昂）吾兄有猛虎之勇，身經百戰，如肯與可法攜手共進，那怕匈奴不走！內賊不除！

高 你別再往下說了！聽了！我心裏不舒服，高傑知道以前那種強盜行爲是錯了，以後一定改過，咱們現在不再提這些，以後高傑必聽大人調度，你叫我上那兒咱就上那兒，高傑有一把寶刀，有一顆頭顱。活着有刀不怕，要死有頭，更不怕！

可法 思誠，吩咐拿酒來！我要與高將軍痛飲三杯！

汪 是（下，侯方域上）  
侯 稟大人，許定國有緊急公文告急，請大人急速派兵援救。  
可法 徐州爲軍事重地，奚能疏忽，吩

咐升帳！

侯 是！（將下）

高 慢着！高傑願往。

可法（喜極而涕）高將軍願去？（音

啞，情感衝動）

高 高傑願往。

（汪思誠方入，手中持酒，可法即以靈斟酒。）

可法 將軍請飲此杯！

（傑飲下。）

可法 思誠，吩咐兵士二百隨高將軍回營。

汪 是。（下）

高 傑先走一步。如何？

可法 可法送將軍。

（傑行至門上，一面說笑）

高 等我回來，咱們再喝酒！

（傑回身，忽笑）

高 史可法！你爲什麼不早和我談談，害我多胡塗了幾年。

（可法目送高去，高兵在門外向可法

下跪）

高兵 小兵等向大人拜辭！（立起，跟出）

（可法愕然，思誠奔入）

汪 稟大人，二百兵士願水隨大人，不

願跟隨高將軍！

可法 爲什麼？

汪 他們都說高傑殘暴好殺，大人能如此寬大待他，心裏都很不服，現在再叫他們跟隨高將軍，將來也就沒有好的前程。

可法 可法能原諒他，難道他們反不能原諒他？

汪 思誠斗胆，敢有一句話問大人。

可法 (驚) 什麼？

汪 大人是否爲了高傑乃朝廷新封之興平伯，手下又有那麼許多兵士，官高爵顯，不敢得罪？

(可法大怒。)

可法 什麼話！(思誠伏地不敢起) 虧你跟我十年，難道連我是個什麼樣的人也還不知道？可法豈是個怕得罪權奸之人？高傑的強盜行爲，論之國法，碎屍萬段，也嫌不夠，可法豈是個不知國法的人？祇是自先帝遭難，福王登基之後，全國上下，最要緊的一件事，莫過於復興大明，要復興大明，第一，要有能言的文官，第二要有能戰的武將，高傑出身流寇，身經百戰，勇悍非常，所缺少者就是不懂大義不知王法，遂心所欲，爲所欲爲

。如果訓以君臣之大義，教以忠臣烈士之故事，不難成功一個入上之人，可法如以國法爲第一，高傑早就應該正法，如以國家人才寥落的現狀來看，高傑不能死。爲了大明的江山，爲了大明的中興，可法不能殺高傑，大明不能殺高傑，侯相公剛才說「可以用則大用，不可以用則殺之」，此爲古今明言，可法不殺高傑之理由在此，可法情願挨人唾罵，情願爲人責難，爲了人才，我才這樣做！我不得不這樣做！(置拳桌上，言下痛心萬分，聲淚俱下)

(思誠伏地飲泣。)

汪 思誠該死！

侯 大人一片愛國的赤心，聞者誰不感動，請大人息怒，原諒汪將軍，他何嘗不是爲國。

可法 我知道你們都是忠義之士，起來

，再傳令下去，吩咐他們即刻到高營報到。

汪 思誠當將大人之言轉達兵士。

(汪下，屋中僅可法與侯二人。)

侯 (欲有所言) 大人……

可法 侯相公以爲可法對付高傑的方法對不對？

侯 大人已用大義說服了高傑，祇是高傑有勇無謀，況且高傑與許定國曾有前仇，此去……

可法 啊，不是相公提起，可法倒忘了。就請侯相公跟同高將軍同去，隨時可以指點他，不知侯相公意下如何？

侯 (出乎意外) 方域……(扇落地，注視扇)

注視扇)

可法 相公是否不願去？

侯 (拾扇入袖) 方域……方域願往。(揖)

可法 可法謝相公。(揖) (幕下)

### 偶感

朱鴻達

百物均騰貴，難爲巧婦炊，米鹽非瑣屑，衣食強支持，室比投珠暗，人同累卵危，有懷何處白，惆悵惜芳時。

# 石氏整形醫院

· 院醫容美氏石名原 ·

雙眼皮  
隆鼻術  
吊眼皮  
眼·缺唇·斜白  
鼻·耳形矯正  
雀斑·瘡疤  
面·痘粉刺  
皮膚病  
點痣·角化母  
斑·種毛術

索備程章

院址 靜安寺路五八七號即張園對面  
電話 三三五七二九  
初診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復診 下午二時至六時

石海光 日本醫學士  
石霜河 東京醫學士

# 萬壽山酒樓

· 點茶 啡咖 茶粵 ·

喜慶 禮廳 商皇 富麗 | 外送 筵席 專辦 承辦

廳 鳳 凰

夜名 茶交  
座山 座際

行舉起時九 半時五至時三

口路馬四路藏西

四五九五九·九四五二九：話電



· 號一六一路寺安靜 所行發  
三五六八九〇話電

劑製素胎胚產國

# 蒙生胚

損虧天後補。物補天先用

宜延康物謂大有·老有製膏體鐵他含  
照齡損·用補效且幼益·等賀鈣命有  
· · · 補先劑之為之於故精爾腦乙人  
四却後天·合唯營男不密蒙下一參  
時病天補所理一養女僅配肝垂麟維

· 能 功 · · 治 主 ·

亢進食慾 發達腦力 輔助發育 返老駐顏 血管硬化 久不生育 神經衰弱 腰酸腿軟

售均房藥 製監廠藥亞新



# 拈花記

## 第三十五章

包天笑

人世上的離合悲歡，在佛家說起來，無非是一個緣字。尤其是男女之間，所以向來有兩句古話道：『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至於將來的是真緣，是孽緣，是隨緣而生出來的事。於是又造成了因，而再結成了緣，如此的循環不止。

不過緣也往往起滅不定，本是好好的緣份，忽然中途離緣了。有緣無緣，究竟冥冥孰為主宰呢？

左詩晨與香君大概也有些小小因緣。倘然不在城站照相館裏見她的照片，也不會問起了她。問起了她，恰又被蘇善生誇張了一下子，說她是杭州花國大總統，於是却使左詩晨更加歡動了。但是大家說過了事，倘然沒有李宛亭的十分熱心，立刻打電話到拱宸橋去請她進城，而她也或者另外有事，不能進來，這件事也淡然置之了。偏偏香君立刻進來，與詩晨以同鄉的關係，而一見如故。李宛亭更欲玉成好事，而又發出了進一步談判的建議。雖然談

判未有結果，然而好像基礎已經確定了。

——或者左詩晨以後不到杭州，或者距離了一年兩載，再到杭州，這重小小情障，也無影消除了。但是左詩晨回到上海以後，似乎心中常存一杭州不能不再去一次的心念，說不出在杭州尚有一未了事件。偏偏李宛亭每一次信來，總提起香君。他說：『某一次，見到了香君，她問你什麼時候來？她說：你應許她下一個月就來的，怎麼不來？她說你爽約了。』他信中又說：『白宮垂注甚殷，於閣下可謂特別知遇，他人所求之不得者，閣下受此特恩，不可錯此機會。』又有一封信上說：『這一回，大典籌辦處，仍設在新新旅館，不須再上勸進之文的了，而總座早經默許，現在萬事全備，只欠東風了。』這樣的一封信來，早使左詩晨的心中，有點兒搖不自持了。

到了夏曆六月十八日，那一天，杭州非常熱鬧，他們稱之為『落夜湖』，好比

蘇州人的八月十八日遊石湖一般。這個習慣，相傳已久，也不自今日始了。因為杭州是個佛地，而六月十九日，又算是觀音誕辰，各處進香。在從前杭州省會之區，門禁森嚴，城關早閉，西湖是在城外，城裏的人，就只許在白天遊湖，不能到夜裏泛棹。惟有在六月十八這一夜，是金吾不禁，城門洞開，全城的人，都趁着這一夜遊湖，名之曰落夜湖，其實到如今，城門早已拆除，夜湖也天天可以去遊。但是杭州人却每到這一夜，仍然十分起勁，好像這一天是特許正式遊夜湖的樣子。

在六月十八以前，李宛亭和鄭子丹，都預先來約定左詩晨，而且蘇善生這時也仍舊在杭州。左詩晨便約定十八日的中車，到杭州來了。他們給他在新新旅館預定了房間，而且也打電話到拱宸橋約着香君了。六月十八那一天，天氣很熱，而他們的興趣很高，左詩晨在城站下車，便覺得今天杭州很熱鬧，便是火車中也非常擁擠。心裏想：難道也有像我那種人，從上海趕到杭州去落夜湖的嗎？

他雇了一輛黃包車，便到新新旅館來，果然有許多朋友，都在那裏。大家都坐在平台生，談笑風生。一見左詩晨來，自然十分歡迎。他今天坐了半天的火車，早已汗出如漿，好在都帶了替換衣服來。現在至少是要洗一個臉，揩一次身，因命茶房預備

「喂！電話已經打過去了，馬上就來。」宛亭沒頭沒腦的說。

左詩晨自然知道他說的是誰，却還伴問道：「你說是誰呀？」

「你心中想到了誰，就是誰了。」宛亭道：「因為你剛纔進來時，看見許多朋友，都在此地，而不見了你的心上人。或者要疑心我們把她藏起來，因此我特地告訴了你。」

「謝謝你！」左詩晨只得笑着說。

蘇善生問：上海的情形，他那時和新開界還沒有十分關係，也不會迷戀着金縷。不過他曾一度住在上海好久，他很憧憬於上海一切。現在雖然住在杭州，却是常常和鄧子丹等跑到上海來的。有人說：上海地方，好像是鴉片烟，明明知道有害的，然而趨之如鶩。住慣了上海的人，又好像染上了鴉片烟癮，要想脫離，很不容易。因此有許多人，幾次要脫離上海，都

不可能，就像有許多，幾次要戒絕鴉片，都未能成功一般。

「今天詩晨兄來了，我們要暢遊半天，先要定一個秩序。我們循序而進，方有頭緒。」宛亭道。

「好！就請你定一張秩序單出來。」蘇善生道。

「第一件大事是吃夜飯，我們今天在那裏吃夜飯？」宛亭道：「夏天人家吃夜飯，本來很早，都在太陽未落山的時候便吃了，我們現在就要預備夜飯工作了。」

「等一等，也不嫌遲。」左詩晨道。

「等一等！自然是等一等。」宛亭道：「我知道的，還有一個人未來，自然要等一等。不過現在我們決定到那裏去吃？便可以預備起來，今天不比往常，他們生意很忙，或者我們早點去定好了座，省得跑去沒有坐地。」

「依我說！」鄧子丹道：「今天我們要在湖裏吃飯，在那些樓外樓，杏花村之類，不大合適。一則，今天他們生意很忙，生意一忙，菜便一定做不好了。二則，他們那裏的地方小，座位不舒服，再加今天的吃客一擠，座位更不舒服了。三則，熱人太多，碰着了便要招呼，我覺得很為討厭麻煩。」

「愛！你就是一則，二則，三則的講出許多理由來，請問還有四則，五則，六則嗎？」李宛亭道：「那末你說到那裏去吃夜飯呢？直捷痛快，不必說出如許理由來了。我本來沒有什麼成見，你說到那裏去，我們便跟了你到那裏去。」

「我說不到那裏去。」子丹笑嘻嘻的道。

「怎麼說不到那裏去呢？你這陰險秀才！到底也說出一個地方來，我們可以商量。」宛亭道。

「我說不到那裏去，就是不到那裏去。」子丹道。

到底還是蘇善生聰明，猜出了子丹的心理。

「不到那裏去，便是就在新新旅館吃了。」蘇善生道：「我倒也贊成在這裏吃。今天湖邊的幾家館子，一定忙不過來。子丹所說的一則，二則，三則，都有道理。在新新旅館吃，當然是吃大菜了，在這樣夏天六月，還是吃大菜比較潔淨些，雖然這裏不免都是些罐頭貨，冰箱貨。」

左詩晨聽蘇善生這樣一說，也贊成在新新旅館吃了。因為他自己住在新新旅館，倘然在新新旅館吃，這筆吃賬，只要吩咐賬房裏，上在自己賬上，這個東道主，

便做成了。再則，聽說香君不久就要來，在新新旅館吃，隨便她什麼時候來，都可以等她。在別處地方吃，她要尋來很覺麻煩了。倘然香君此刻就來，帶了香君一同去吃飯，即使自己在杭州熟人較少，而香君在杭州熟人很多，那也是必然之勢。在菜館裏遇到了熟人，的確是最討厭的事，因此左詩晨也極力贊成在新新旅館吃了。

此外還有一位是鄭子丹的弟弟鄭仲梅，蘇善生的弟弟蘇稼青，他們是無可無不可的。於是決定在新新旅館吃了，李宛亭便喚了一個茶房而兼西崽的過來，問道：「今天有什麼新鮮的菜？」

「什麼都是新鮮的。」西崽笑嘻嘻的說。

「那我不問你還好得多。」宛亭瞪着眼睛說。

「那你本來不必問呀。」子丹笑道：「這裏的菜，每天都是從上海來的，有什麼新鮮不新鮮呢？就是不新鮮，他們當僕歐的，可以回答你說不新鮮嗎？自然對你說：什麼都新鮮了。」

「好！那末你比我內行得多，就請你點菜吧！」宛亭道。

「我也並不內行，我想也不用點菜。」鄭子丹說道：「我們把他今天的公司菜

單取來一閱。公司菜單上的菜，按照上海每天新進的貨色而搭配的，不能太不新鮮。我們看了菜單之後，或是要改換的，或是要加添的，都無不可。」說着，便命僕歐去取今天的公司菜單來。

「子丹身上有懶骨，因此有一種懶性的。」蘇善生笑着說道：「剛纔大家商量到外面吃夜飯時，他懶得動彈，只怕遇着了熟人，主張在新新旅館吃，我們也都贊成在新新旅館吃。他的第一個懶惰政策是成功了。及至要他點菜了，他又想出了公司菜單來，躲去了點菜的義務。大家聽得他說出理由來，也覺得很妥當，於是他的第二個懶惰政策，又告成功了。然而他雖懶惰，却也說得頭頭是道，大有指揮若定之概，大家也就安於懶了。」

那時僕歐便送上了今天的公司菜單，鄭子丹看了一眼，大致不差。他覺得天氣炎熱，第一還是注意衛生。

「這菜單裏的魚，是烟鰻魚，恐怕不大新鮮吧？」子丹道：「夏天熱暑的魚，倒要小心。這樣吧！我想既是罐頭食品，索性用罐頭食品了，教他們開聽『金錢冷鮑魚』，我知道詩晨兄喜歡吃這東西的，在上海看見他常常吃這東西，不知諸位贊成嗎？」

大家聽了，都說贊成，正把菜單交與僕歐時，只見一個茶房，引着香君進來了。左詩晨舉目看時，却見香君穿了一套白華絲紗的衫褲，裏面隱隱的映出粉紅的小襯衫。梳了一條辮子，上面紮了一個大紅的蝴蝶結，雪襪玄履，清潔非常。左詩晨瞧她時，覺得比了上次，又豐腴了許多。因為肌膚本來是白的，穿了縐素衣服，就愈顯其白了。跟隨她同來的，仍舊是那位侍從武官，手中却攜了一個衣包，那一定是什麼替換衣服了。李宛亭眼快，見了這一包替換衣服，便向左詩晨露着眼睛，意思說是：「你瞧吧！替換衣服也帶來了。」

但是左詩晨伴爲不睬他，只算沒有看見。香君和許多人招呼過後，便走到左詩晨面前：「二少來了多少時候了？」

「也沒有許多時候，我是中車來的呀。」左詩晨道。

「李四少打了電話，我馬上就來的。」香君道。

「今天不是長途黃包車，不至於坐得腰酸背痛了吧？」宛亭想着了上一回的事，這樣問她。

「今天雖然坐了火車來，然而火車中也非常擁擠，幾乎連坐位也沒有。天氣又是熱，真擠得一身汗。」香君道。



「那末你要擦臉嗎？二少在樓上的第二號，開好了房間，你儘管可以去洗臉更衣。等一刻兒，我們就要吃夜飯了，你就去吧！我們等着你。」宛亭和地說了。

香君點點頭，便和那位喚她阿姨的姨，自到樓上去了。宛亭吩咐僕歐，把剛纔所點的菜單，加添一位。隨從來的姨姨，問她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有兩位喜歡喝點酒的，就喝點什麼酒，好在新新旅館洋酒中國酒，什麼都有。

「今天我們是吃詩晨兄的喜酒，大家都應得喝一杯酒兒。」李宛亭又向着詩晨如此說。

「你是一位大媒老爺，也應得敬你一杯謝媒酒。」蘇善生道。

「雖然我是媒人，但是香君的傾心於詩晨兄，可以說是溢於言表。」李宛亭道：「就像我今天打電話時，也並沒有說，今天晚上，留宿她在這裏，長夜不歸。然而你看她剛纔來時，帶了一個衣包，替換衣服都帶了來，可見她是立定主意，今夜不回去了。詩晨何修而得此？所以我雖是個媒人，只可以說是現成媒人。」

「是的！」鄭子丹說道：「我們要祝賀詩晨兄的福，要請他多飲一杯。好在我知道香君也能喝兩杯的，自古說：酒落

歡腸，我們定當暢飲一回。」

「但是我們還有許多事咧，我們要按着秩序單而行。」李宛亭道：「今天的落夜湖的事，一年一度，不可錯過了。我已定好了兩條銅欄杆的船，他們等在那裏，吃過了早夜飯後，我們便大家下船，逛夜湖去。我們先不可灌醉了他們兩人，現在大家且略喝一點兒酒，到遊湖回來的時候，不妨弄一點半夜點心吃吃，你們意下如何？」

大家也覺得以為是，等到他們這一聚大菜吃完了，已經夕陽西下，暮色蒼然。實在夏天的西湖，真沒有意思，因為白天被驕陽晒了一天，西湖裏的水也蒸的熱了。到了夜裏，漸漸的蒸發出來，人坐在船中，好像是隔水燉。況且西湖四圍都是山，將風擋住，因此人家說：西湖是宜於春秋，而不宜於冬夏。然而凡是一個名勝之區，隨着時序，終要想點新花樣來，以鼓舞地方人士的興趣。六月十八落夜湖，在杭州當然是鼓舞地方人士興趣之一種了。吃完了大菜以後，大家便下船。李宛亭便吩咐帶了一點汽水，瓜果，小吃，香烟之類，以便船中消遣。仍舊讓左詩晨和香君兩人，坐在一船，可以讓他們二人，娓娓情話。船仍舊魚貫向西冷橋划出，

今天可不同了。但見這時候，西湖裏東船西舫，燈火燦若繁星，似穿梭地往來。笛韻簫聲，夾着幾片清歌，搖蕩一湖烟水。把個西湖，裝點出另有一番景象。

「我們往常到杭州來逛西湖，總是在下午時光。」左詩晨說道：「偶然在早起裏也來遊過，那是因為就住在西湖邊上的旅館裏，因此一起來便可以逛湖。至於夜湖，到沒有逛得，這總算是第一回了。這個情形，很像我們八月十八的遊石湖。」

「是的！二少！」香君說道：「我覺得從前還沒有那般熱鬧。記得我小時候，初到杭州的時候，也是在六月十八來遊過夜湖一次，那時落夜湖的人很少，只有幾個燒香老太婆而已。現在的杭州，不比從前了，所以近幾年來，每逢六月十八落夜湖的日子，非常鬧忙。僅僅從上海來的人，也就不少咧。二少今天來，覺得火車裏很擠嗎？」

「怎麼不擠？」左詩晨道：「我是坐二等車來的，二等車裏擠得實實實，有許多只好加票坐頭等車裏去。女太太們也來不少，究竟遊夜湖是什麼意思呢？」

「我聽得他們講。」香君道：「因為六月十九日是觀世音菩薩生日，大家一清

早就要到城外各處燒香。所以在六月十八的夜裏，燒香的人就要出發了。從前杭州有城門的時候，城裏的人，要到城外來燒香，都擠在城門口，等候開城門，也很有許多公館人家。但杭州是個佛地，對於燒香的人也很尊崇的，因此地方官傳下命令來，惟有六月十八那一天，城門是不開的。許多燒香的地方，也都沿着西湖的，因此湖裏的划子，也做起生意來，起初原是搗燒香人的，現在却都是搗白相人了。」

「原來如此！你倒說的頭頭是道。」左詩晨握着香君的手，很喜歡她的娓娓清談。

那時他們的幾條船，有時魚貫，有時雁行，參差不齊的向前進行。有幾位還喜歡自己划船，像鄭仲梅，蘇稼青兩位，常常的數船並絃而進，這船上和那船上可以互相談話，互遞物件之類，六月十八日已是下弦的日子，暝雲西合，天光漸漸黑了而明月尚未東昇，湖上充滿了夜氣。鄭仲梅和蘇善生等，坐在一船，傍在左詩晨的一條船邊，並絃而行。

「你們船上，是誰帶了一隻小哈吧狗來？」鄭仲梅道。

「船上那裏有狗？是誰帶了狗來呢？」詩晨還摸不着頭腦，怔怔地問道。

「既沒有哈吧狗，爲什麼一陣陣有了零零的小響鈴聲音呢？」鄭仲梅笑着說。

「噫！鄭二少！你罵人呀！」香君道。

左詩晨方纔知道，是因爲香君的手腕上，帶着一雙金手釧，每一個手釧上，繫着四五個玲瓏小巧的金鈴。只要香君的手一搖動，手釧上的金鈴，便丁零作響。他連忙握住香君的手腕，搖了兩搖，果然敲金戛玉，琤琮可聽。

「這倒很有意思。」左詩晨道：「鄭二少說你哈吧狗，我還摸不着頭腦呢。」

「這不過是好頑意見，看見別的姊妹，也鑲了這個。」香君道。

「不見得吧！」鄭仲梅道：「恐怕走失了，所以拴個鈴在腳上，倘然不見了，可以聽了鈴聲去尋。」

「鄭二少！你專門尋人家的開心。」香君道。說話中間，遠遠看見三潭印月那邊，一片粉紅色明荷花燈，東一盞，西一盞，約有二三百盞，隨波逐流，飄蕩在湖面，因爲一盞荷燈，映入了湖中，幻出了兩三盞的燈光。一被波光蕩漾，遠遠的望過去，正不知道有幾千萬盞的荷花燈了。

「今年的夜湖，真算得好玩呀。」香君拍手道：「我們的船，可以開得近一些

去看看嗎？」

詩晨便吩咐船家，把船划過去。漸近三潭印月，荷花燈反而少了。別處雖然也有放的，然而零零落落的不多。只見殘燈點點，搖曳於菱花蓮葉之間。

「怎麼我們遠看這荷花燈很繁密的，到了近看便少了許多了。」香君問舟子。

「你沒瞧前面有許多小船嗎？他們拚命在那裏撈呢。一面儘放，一面儘撈，自然漸漸地少了。」隔船的鄭仲梅答道。

「好好的荷花燈，放在湖面上，大家看看，不是很好？何必要把它撈去，又撈去做什麼呢？」香君道。

「誰知道呢？」鄭仲梅道：「這就是杭州人逛夜湖的惡習慣。年年有人放荷花燈，年年有人撈了去。前年我和王家，預備了五百盞燈，在湖心亭點放。誰知放一隻，便有人撈一隻，我和王老二兩人，冒起火來，拚命的罵，可是撈燈的人，依舊是拚命的撈。難道爲這點小事，給人打架不成？所以後來也不願意再放燈了。」

「我想燈還是讓他們撈去的好。」半天不開口的蘇善生，忽然開口了。

「爲什麼讓他們撈去的好呢？」仲梅問道。

「你想他們倘然不撈去，我們果然當

時覺得好着，但是到了明天，你看這殘燈敗紙，飄浮在湖面，試想有什麼意味。况且你們這些燈，放了出去，本來也不要的了，讓他們代你收拾去了，落得一個眼前清淨，豈不是很好。」

蘇善生說這話時，大家也覺得無話可答。但是左詩晨覺得蘇善生的話，說得太深涼了。這裏面寓有一點禪機，然而善生正在青年，何以常發那種感慨，這恐怕於他非福吧。正在想時，又聽得鄭仲梅說道：「今年的燈，聽得是一家香烟公司裏放的。香烟公司裏來放燈，不無有點廣告性質。」

「不是的！二少爺！」船頭上一個板槳的舟子，聽了插嘴道：「香烟公司的那一批燈，他們在平湖秋月放，早已放過了。燈也不多，做得也不好，一丟下水裏去便沉了。這一批，是王家七姑太太放的，因此燈也多，又比較考究一點。」

「七姑太太自己出來放嗎？」鄭仲梅問。

「自己放不自己放？我可不知道了。」那舟子道。

「七姑太太的船，搖出西冷橋，有好半天了。此刻恐怕還停在三潭印月咧。」後面另一個拿舵的舟子說道。

「那末快一點划過去！」鄭仲梅催着舟子道。

一回兒，船已靠近玉潭印月，只見水天一色的房子下面，站着幾個人。鄭仲梅打聽得放荷花燈的七姑太太，早已走了。

「大家可要上岸走走？」鄭仲梅問了船中各人。

「不必了吧！」李宛亭道：「關帝廟左近，那兩條大狗，最是可怕，我瞧還是

在船上容與中流了吧？」

「不想李大塊頭這樣一個人，却是怕狗。」鄭仲梅笑說道。

「怎麼不怕狗？狗是無可理喻的，被它咬了，也是白咬，因此不能不避它。」李宛亭說到那裏，又向香君道：「不比小哈吧狗，我們就不怕了。」

「四少！你是說我嗎？」香君道。

「不！不！不敢說你！」李宛亭連忙掩飾其詞。這時只聽得隔壁一條船上，有人高呼仲梅。仲梅從星月中一望，正是王家昆仲。這王家昆仲，便是仲梅在杭州一同遊玩的人。

「我們這裏人很少，你過來吧。」隔壁船上說。便有一隻銅欄干船，傍了過來。仲梅跳了過去，蘇善生便說：「我們不等你了。」兩船便即分開。李宛亭吩咐舟

子，揀熱鬧的地方，搖了一週，重復進錦帶橋，回到新新旅館。

「在湖裏兜了這麼一個大圈子，委實有點吃力了。」詩晨道。

「我是加二吃力，火車裏擠着也沒有坐，背脊也酸了。」香君道。

「不要大家喊吃力，一會兒大家就睡了。」李宛亭道：「不過大家肚子也有些餓了，我早就吩咐他們弄一點消夜，要喝酒的略喝一點酒。」說時，挖出表來一看道：「時候真不早，快兩點了。」

「兩點鐘算什麼遲，我們在上海，不是正熱鬧嗎？」左詩晨道。

「杭州不比上海，一過十一點鐘城裏頭也如入鬼域，漫說是城外了。我們吃一點東西，就要預備睡覺了。」李宛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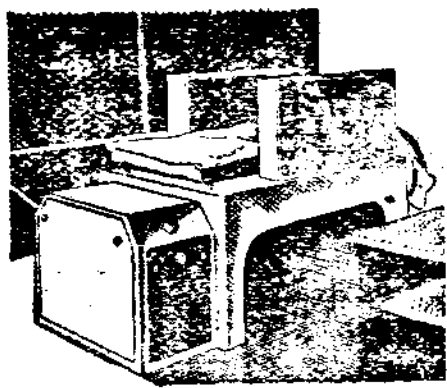
他們當時便吃了一頓半夜飯，大家對於詩晨及香君兩人勸酒。香君雖略能喝一點酒，量却不安。小飲數杯，已是桃花上頰，春透眉梢，愈覺其可愛了。

「睡吧！」宛亭向詩晨香君說道：「今天子丹和稼青都要回去，我和善生，也懶得再跑，另開一個房間，聯床對話。香君的娘姨，我已替她安排了一榻之地，都已安排妥貼，你們好好兒的去睡吧！明天再見。」

# 京塵影事

張恨水

## 第二十六章



梁寒山祇聽見電話裏說道：梁先生，您已經回來了，路上辛苦嗎？今兒晚上，我替您洗塵，在您愛吃的頂小的館子恩成居！

梁寒山聽得出是解玉貞的聲音，笑道：解小姐，您的情報真快，我到家祇有兩小時，您怎麼已經知道了？解玉貞道：我打您動身那一天，就跟您的當差訂了一個君子協定，說是祇要您到家，馬上向別處借打一個電話給我，我特別給他賞錢；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雖不是重賞，但這一點兒事，他一定要給我掛在心上，所以祇在您到府不過十分鐘，我就接到他的電話了。梁寒山笑道：多蒙關愛，實在不敢當，今天晚上想早些休息，這兩三天當中，還要料理一部份文債，實在是走不開！解玉貞道：得了，得了！您不肯賞臉，我有什麼辦法呢？電話中聽去，好像是有點生氣的聲音。梁寒山是一位著名的好好先生，第一怕得罪人，第二磨不過面子，便回答道：好吧，我來做箇小東，請解小姐吃便飯！解玉貞道：做東不做東，倒是小事，我們不過借此談談！梁寒山道：好！好！便掛上了電話。到了傍晚，梁寒山到恩成居，揀了一個小的雅座坐下。說起這個恩成居，在北京酒館中，小得無可再小，兩間沿路的破門面，在陝西巷口，裏面勉強隔開兩個祇可容膝的小房間，算是雅座，可是他家的菜，單是洋蔥炒牛肉這一樣，已經是人人聞名了。

；他家的牛肉絲，是揀裏肌絲，橫切，泡在鷄蛋清裏；要炒的時候，先把洋蔥炒熟，透出香味，然後再放下牛肉絲，在鍋裏一攪，便盛上來，所以到口非常的嫩。顧客們有專為吃牛肉絲而來的，地方雖小，汽車階級人士，光顧很多。梁寒山坐在雅座裏等候解玉貞，左等不來，右等也不來，梁寒山心裏暗付，塵登女子的說話，多少有點靠不住。正在這麼想，一陣香風，解玉貞翩然而入，一見面，便說：梁先生，對不住得很，我在理髮店裏做頭髮，一做就做了兩個鐘頭，所以來遲了！梁寒山道：吃便飯，您何必再考究打扮呢？解玉貞微笑道：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您這位大文學家，難道不知道嗎？梁寒山微笑着點點頭，看着解玉貞一身香豔，滿面風情，不覺心中也有點古井微波的感覺！解玉貞更伸出右手，和梁寒山握着，梁寒山覺得柔夷在握，溫暖如綿，更有些心蕩，趕忙拿自己的理智來克服情感，立起身來，拉開一張凳子說：解小姐，請坐，請坐！我已經要了四樣菜，您再要兩樣！解玉貞道：咱們兩個人要許多菜幹嗎？根本不是來吃菜，我祇想跟您談談！真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祇要有一樣洋蔥牛肉就得了！梁寒山笑道：有，有，豈但有，並且叫了一個雙份。解玉貞笑道：您清瘦一點哪！梁寒山笑道：出門旅行，無論怎樣的好，究竟沒有在家裏舒服，況且我最怕的是應酬，喜歡在家裏，粗茶淡飯，怡然自樂，解小姐是歡喜熱鬧的人，北京飯店哪，震昌飯店哪，

都是您愛跑的地方吧？解玉貞道：不，逢場作戲，偶一爲之，我可不是樂此不疲，您不要拿我當交際花看待；因爲我的父親，是一個老學究，我小時候，他老人家叫我念了幾年死書，之乎者也，孝弟忠信，所以我的腦筋裏，受着舊禮教的洗禮很深，我平常所喜歡的，是美術，音樂，戲劇，我所說的戲劇，京戲也好，話劇也好，電影也好，都是我歡喜的，對於賭博，絲毫不感興趣，跳舞也不過偶一爲之，到了真正空閑的時候，我愛狂西山，香山，當常一住三五天，覺得山巒之美，偉大而且幽麗，梁先生，您看怎樣？梁寒山想不到解玉貞的胸襟，與一般女子大不相同。於是格外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情感，比以前的「古井微波」要加上幾倍，一眼不霎的看着她說話，等到解玉貞說完，梁寒山還是對她默看着。解玉貞見梁寒山一股書獃子的傻頭傻腦，不答她的話，便道：您怎麼啦，難道是老僧入定嗎？梁寒山這才警覺，忙道：我正在這兒回味解小姐的話，所以沒有答詞。您方才所說的話，句句打入我的心坎，我以前看錯了您了！解玉貞笑道：承愛，承愛！我只希望下回約您吃飯，不要再推三阻四的。梁寒山笑道：什麼話？我是一「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解玉貞笑道：我對於文學，雖然愛好，可是只有一點三腳貓，看書還看得通，寫作就非常吃力，首先感覺困苦的，就是辭不達意，我想每個星期請您到我舍下來兩三回，教我的國文，您肯不肯呢？梁寒山笑道：我不夠老師的資格，還是彼此研究吧！解玉貞道：研究嗎？說着臉一紅，頭一低，眼睛一瞟。梁寒山看了格外心旌搖搖，幾乎不能自持，幸而跑堂的送上菜來，才打斷他的念頭。解玉貞道：說正經話，您到奉天有什麼新聞嗎？梁寒山道：奉天跟北平大同小異，所以它從前的老名字叫做盛京，完全是模仿北京的。我到那裏，除

了和韓慕樓酬應之外，還遇着一位神交已久的胡公超，這位胡先生的議論，實在超人一等。解玉貞道：胡總長嗎？我也見過兩面，我有一個朋友的女朋友，叫做媚杏樓老四，她和這位胡總長，在上海花叢中叫過幾回條子，老四跌宕花間，享着盛名十年以上，真所謂纏頭是錦，堆積如山。可是姐兒愛俏，愛了一個伶界的四盞燈，兩個人同居了一陣，吃盡用光，便跑到北京來找胡總長，胡總長說：我已經多妻，不能討你回去，還是在胡同裏混混吧！此後，常常三千五千一萬兩萬的接濟她，她還是要匯到上海去接濟四盞燈，真成了填不滿的窮坑，老四手頭不寬，却拚命的想發財，後來碰到一個三姑六婆看香頭的人，騙她說老四時運不濟，因爲沒有得着菩薩的保佑，假如她有一萬元的手飾，包成一個紙包加上符籙，交給你親自保護，供在菩薩面前，三天之後，打開來看，祇要金子上現出紅斑，便是你時來運轉，一萬變十萬，十萬變百萬，老四一聽，心痒難熬，便向姊妹們七拼八湊，湊了五萬塊錢的手飾，包成一包，看香頭老太婆外面用黃紙嚴密包裹，加上四五條的符咒，硃墨燦然，十分隆重，每夜三更以後，大香大燭，拜到天明。第一天拜過之後，老四把紙包拿在手裏看看，分量相同，原封不動，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天功德圓滿，老太婆對她說：今晚子時，你要多多焚香，在四面無人的地方，打開紙包，你看，金子上必定顯出紅斑，自然而然你的財星高照，什麼事都可稱心如意！老四一一依從，當天晚上，打開一看，阿呀！原來都是鐵塊鐵釘，分量倒是沉甸甸的，金珠，翡翠，鑽石，連一毫踪影都沒有了！老四道：非同小可，再看看外面紙包上的符咒一摸一樣，原來老太婆做成的圈套，是一種掉包伎倆。老四自己的損失還小，怎麼對得起小姊妹們呢？便和姊妹們分了

一個小小竹圓桌會議，姊妹們都說：你在北京，有錢的客人，祇有一個胡總長，還是去找胡總長吧！老四趕忙打電話到胡公館去問，同說總長在天津，要耽擱幾天才回來，老四沒有法子，祇得趕上天津，每天在東車站等胡公超上車，左等右等，有一天居然等着，看見胡公超同了金粟海一千人上車，進了包房，媚香樓見胡公超剛剛落座，便走了進來，說：胡總長，我等您等得好苦！胡公超笑道：噢，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從北京趕到天津？媚香樓剛要說話，忍不住一包眼淚。胡公超道：你受了什麼委屈，這般傷心？媚香樓道，別用提，人家都說：凡人愈老愈江湖，我可是愈老愈小了，變成了一個小孩子，會上人家的當！於是一五一十，把經過的一切說將出來，說到傷心地地方，痛哭不已。胡公超却對着金粟海搖頭，金粟海道：總長，您是護花若命，這一件事，總得給她成全成全！胡公超道：祇有到了北京，多挑兩場頭！老四便轉悲為喜，拉着胡公超的手，說道：這一回您不救我，沒有人救我了！果然到了北京，就在長安飯店給她挑頭，一共兩次，大概得着了七八萬塊錢。胡公超乘機勸她，不用再在北京混了，還是早點回上海去吧！這一樁事，媚香樓非常感激胡公超，真是一個雪中送炭的人，對於一個混世的妓女，尚且如此，對於知己的朋友，還用說嗎？一般人都說胡公超古道可風。梁寒山笑道：所以我對您說：這一次到奉天，除了韓慕樓外，又得了一個知己。正說到這裏，忽聽到隔壁雅座裏，有人說：可惜這兒沒有電話，要不然，我們約張梅仙上這兒吃飯，梁寒山一聽張梅仙三字，十分刺耳，便很注意的聽下去。

X X X X X  
(待續)

訂婚結婚必備

柳影夫婦繪製

# 龍鳳證書

經銷處

先施公司

中國國貨公司

百新書店

中西書局

啓新書局

大豐紙號

元益印刷所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

新國民書店

南京

陶朱商店

華新文具紙號

建國書店

杭州

大東美術館

硤石干河

四喜商店

上海四馬路二號東軒內 柳影畫社發行 電話九五八三轉



## 編後小記

▽本期加價，實因印刷。裝訂。百物騰踊之故，敬希讀者鑒原。所可告慰者，則本期有「新作家」值得推薦，有張毓珊博士，孫夢蕉先生，沈禹鐘先生。

▽張毓珊博士 留法歸來，歷任中央商學院主任教授，專攻經濟，名著數種，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採為大學教本，投機一文，輿到偶為之作，切貼有味，非經驗學理，兩俱豐富不辦。

▽孫夢蕉先生 久任新聞報社論撰述，膾炙人口，近來惜墨如金，罕以著作問世，瞿氏孫子集註序，推溯源流，清疏有據，文字優美，猶其餘事。

▽沈禹鐘先生 文壇早負盛名，書法為世珍貴，書畫似為酬世文字，然非老斲輪手，不能舉重若輕，敘述許曉初先生之家乘，足垂治家典範，彌可誦也。

▽何若先生之梁山人物志，不特修辭警闢，命意亦超人一等，允非凡品。

▽本期插圖，有華北名畫家唐石霞女士之山水橫幅，賡以慈溪名書家魏友琴先生題識，美具難并，堪稱璧合。

▽姚克先生執教聖約翰大學，少寫劇本，今以銀海滄桑付刊，殊足珍視。

▽復旦大學文學系主任顧仲彝先生，新著「朝露」劇本，寓意深遠，即將上演，決自下期發刊。

▽海內音書，稿摺暫停。

握科學之樞紐！

陣容堅強

研討細密

大型月刊

# 曙光

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筆鋒犀利

思想前進

集文藝之大成！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每册一百三十元  
存款預約優待八折

編輯兼 錢 須 彌

發行 上海鳳陽路三六弄四八號  
大衆出版社  
電話九一一三一

印刷 大沽路三八三弄四〇號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

總經理 五洲書報社

### ▽大衆改訂廣告刊例△

封面	每方	三寸三分高 三寸三分闊	一萬三千元
封底	裏	四分之一	五千元
封裏	裏	四分之一	四千元
封底裏	裏	四分之一	三千五百元
目錄前	每條	四分之一	三千元
目錄上下	每條	四分之一	四千元
普通欄	每條	四分之一	二千五百元

▽以上係每次刊登價目△

# 富樂色

## 衫襯



膠領軟硬適度  
衣身寬大舒適  
做工精細挺括  
式樣美觀大方

**FLOSSOL**  
*Shirt*

品出部衣內廠染印濟同

每  
 日  
 定  
 價  
 中  
 儲  
 銀  
 壹  
 百  
 元



此  
 項  
 商  
 標  
 係  
 本  
 廠  
 所  
 有  
 之  
 特  
 許  
 權  
 其  
 他  
 廠  
 家  
 不  
 得  
 仿  
 冒  
 違  
 者  
 究  
 不  
 貸  
 恕  
 不  
 再  
 贅  
 言

- 阿司匹靈 ASPIRIN
- 加... 藥
- 拜耳牌... TOMICINA BAYES
- 藥... 藥
- 藥... 藥
- 藥... 藥
- 藥... 藥